
武俠世界
第38年
25
$20.00

## 編者話

今期刊登蕭玉寒先生撰著的三國天機風雲之七「龍飛鳳舞」。曹操赤壁之戰大敗之後，閉門謝客，謀士荀攸拜見，使他豁然想起祖墳之事……三王初立，劉備借得荊州五郡，漂泊了大半生的他始有了根據地，周瑜爲討回荊州戰略戰術上的要衝，始有「賠了夫人又折兵」的章回故事……蕭玉寒先生之本意並非重複章回故事，而以另一角度來闡述劉備如何得以「天機」之導引方具備「三王鼎立」之勢格，且看蕭玉寒先生如何妙論「三氣周瑜」「孫劉聯婚」「進取蜀川」等精彩片斷的天機風雲。

*　　*　　*

臥龍生先生撰著的中篇故事「玉釵盟」在今期續刊完，一直捧場的讀友千萬莫錯過大結局。

金戈先生所著的「無影幻魔」下闕續刊上，欲知錯換魔血的大俠結局如何呢？請閱。

*　　*　　*

下期將刊登「猿魔煞」「魔尊劍聖」「蛇鬼山鬥蠱記」，篇篇精彩，請拭目以待。

*　　*　　*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龍飛鳳舞（三國天機風雲之七）
曹操大敗之後，閉門韜光養晦，荀攸道：「丞相，你盼望的『心藥』來了……」……蕭玉寒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無影幻魔（新派詭異短篇故事）◀下▶
天良未泯　解除魔性……金　戈 49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九手抓鬼（江湖踩雲生故事）
詐裝中毒被綁架　放長線爲釣大魚……霍去病 63

香車夫人（新派俠義倫理故事）
重入迷宮探究竟　險被嫁禍入牢房……西門丁 71

古桃源傳奇（新派武俠中篇故事）
較技爭奪副壇主　驚心動魄險喪命……東方玉 79

血戰黑龍黨（現代奇俠偵探故事）◀二▶
女俠援手查案情　獨闖虎穴被留難……魏　力 87

彎月刀（江湖鏢客傳奇故事）
總管上當發狠心　喬裝名醫等殺人……辛彥五 95

玉釵盟（新派江湖復仇故事）
大義凜然救羣雄　古墓一戰傳千古……臥龍生 102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武林情未了（新派武林傳奇故事）
二郎臨危解母難　謹遵慈命尋兄長……辛棄疾 111

神劍（新派俠情長篇連載）
妙手回春復容顏　換取承諾爲武林……司空羽 121


85.10.2


督印人：羅　斌
主　編：鄭　光
執行編輯：鄭　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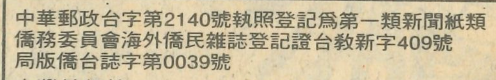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二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25404422
營業部：電話：2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 | | |
|---|---|---|
| 港九連郵： | 半年港幣 | $630.00 |
| | 一年港幣 | $1,206.00 |
| 澳門・台灣： | 半年港幣 | $671.00 |
| | 一年港幣 | $1,342.00 |
| 外埠連郵： | 半年港幣 | $765.00 |
| | 一年港幣 | $1,529.00 |

半年（26期）　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部：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 $1,600
郵政劃撥帳戶 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 武俠世界


第38年
第25期
（總號1937）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 每冊港幣二十元
H. K. $ 20.00

Printed in Hong Kong

三國天機風雲之七/蕭 玉 寒•文
可 飛•圖

# 龍飛鳳舞



## 三王初立　暫借荊州

荊州隆中北面五十里外天目山巔，天際間突現「赤色龍雲」、「青色龍雲」、「白兔龍雲」，經一番慘烈廝鬥互撞，終於各返東、西、中三大方位。

一時間，天際東、西、中三面，各懸三大龍雲，虎虎對峙，形神俱備，灼灼生輝，猶如三陽臨空，耀於天宇，雄峻而又詭異。

天目山上的諸葛亮、龐統、老左慈、雕雪、諸葛慧、趙子龍、司馬芝、笑猴兒等「天機、仙靈門」中男女老少諸人，目睹此驚世天象，均心神俱往，極目凝注。

就在此時，忽有一道強烈電光，形如金蛇，從九天疾射而下，劃破天際，隨即一聲驚雷震響，天地搖撼！那三條「三色龍雲」被雷電猛烈衝擊，霎間天昏地暗，飛沙走石，天地變色……

* * *

亦就在此時，剛遭受「赤壁之戰」慘敗，幾乎全軍覆沒，僥倖脫得華容生死大難，出得華容道谷口，回顧身後隨從，竟僅剩二十七人的曹操，當終於見到前來救應的留守江陵大將曹仁時，曹操痛定思痛，不由仰天長嘆道：「哎……吾幾乎再不能與你等相見啊！」

曹仁迎曹操進入尚在曹軍手中的南郡（郡治即江陵），安頓下來，曹仁又擺酒為曹操壓驚。曹操飲了幾杯悶酒，忽地拋酒杯於地上，大哭道：「哀哉！痛哉！」

曹仁忙慰道：「丞相已處身安全之地，還憂心痛哭甚麼？」

曹操道：「吾不哭甚麼，祇為郭嘉而哭！若郭嘉健在，又怎會令吾遭此慘敗啊！」

在座中人，包括隨軍出戰謀策的荀攸，以及大將張遼、許褚、徐晃等人，一聽均知曹操心中已在思謀尋找此戰之敗的「代罪羔羊」，借悼惜已逝的郭嘉，痛責身邊的文武眾官將。各人心中雖然明白，但曹操亦未坦露出來，各人又怎敢挑破？祇嚇得眾人噤若寒蟬，氣也不敢粗喘。一時間江陵府上一片死寂，猶如地獄忽然浮了上來。

曹操本欲借機發作，但瞥一眼諸人，自荀攸到張遼、徐晃、許褚，均衣衫襤褸，臉如死灰，顯然均餘悸未息，曹操心中忽然暗道：吾若於此時斥責，祇會令動搖的軍心加速潰散，日後重振便百上加斤，難上加難了！他心中轉念，急欲尋「代罪羔羊」的念頭便忽然無奈的收斂。

曹操又安排徐晃、曹仁二人負責留守荊州南郡，設法抵抗孫權和劉備的乘勢追擊進攻。然後他便由張遼、許褚、于禁等大將，率曹仁分出的五千兵馬護送，先行返回許昌去了。

曹操返回許昌，整整七日七夜呆在他的丞相府，不出門亦不見客，丞相府中門高掛免見牌，他猶如在這世上消失了。

朝中文武大臣因曹軍於赤壁戰中慘敗，曹操回朝後又拒不出朝理事，人心十分驚惶。眾人赴丞相府探問，又被曹操唯一留在身邊的心腹大將許褚擋駕，誰也不許踏入丞相府半步。

這一天傍晚，曹操的丞相府門外，忽地有一人飄然而至，原來是曹操此時唯一最信任的謀士荀攸。丞相府的中門由許褚親自執雙戟鎮守，他見荀攸來到，不敢怠慢，向荀攸拱手道：「丞相不想見客，荀先生請回。」

荀攸微笑道：「許將軍，吾知丞相並非不欲見客，而是正在韜光養晦，尋思療心病之法而已。你進去向丞相說知，吾料丞相必肯見客。」

許褚深知曹操對荀攸十分信任，便果然進去向曹操呈報。僅一會，許褚便快步奔出，向荀攸道：「丞相有話，說荀先生並非客人，而是丞相的『心腹』，因此可以進府相見。荀先生請進！」

荀攸進內堂，直抵曹操的臥室，祇見曹操蓬頭垢臉，躺在床上，一動不動。若非深知曹操的心性，任何人見此情景，祇怕立刻嚇得轉身便逃。

荀攸卻悄悄走近，輕聲道：「丞相，你盼望的『心藥』來了！」

曹操身子背着荀攸，面向牆壁，身子依然一動不動，也不知他是否聽到。忽地，曹操伸手向上一伸，打了個呵欠，喃喃的道：「吾一睡七日七夜，若非『心藥』來到，祇怕尚須沉睡呢！但未知這『心藥』治甚病症？」

荀攸一聽，立刻又輕聲道：「這病症呵，便是『慘受重挫，無顏見朝中臣屬』。」

曹操的身子突地一動，卻不轉身，依然喃喃的道：「哎！病症雖知，未知以何『靈藥』醫治？」

荀攸輕聲道：「心病仍須心藥醫，若病在心中，則須先振心脈，心脈振奮，血脈流暢，則百病盡消也。」

曹操仍不轉身，卻立刻接腔道：「然則如何方可重振心脈？」

荀攸道：「心脈乃人之根本，又受人之『神、氣』主宰，人之『神、氣』充盈，則心脈必振。」

曹操一聽，默然不語，過了一會，卻忽然轉過身來，祇見他雙目血紅，雖然蓬頭垢臉，神色卻十分亢奮。荀攸一見，不由暗吃一驚，心道：「此乃『心火過盛、陰陽失調、虛不受補』之症狀，果然其根

源在於「神、氣」不振，若要匡正，祇怕非借助那等「玄力」不可了！

曹操沉聲道：「如何可令『神、氣』充盈？」

荀攸不敢再猶豫，立刻道：「丞相難道忘了當日於華容道所遇異兆麼？」

曹操神色不由驟變，雙目更赤紅，似欲噴火，厲聲道：「吾當日於華容道兵敗勢危，十分狼狽！你亦在場目睹，還提起此事幹麼？此乃吾之奇恥大辱！」曹操心中餘悸猶在，提起「華容道」三字，不由便咬牙切齒，似欲擇人而噬。

荀攸却從容的微笑道：「不然，丞相於華容道處境雖然狼狽，但亦由此而引發丞相命脈中的『神、氣』根源，現形於世，十分珍貴！祇是丞相當局者迷，一時未加審察罷了！」

曹操神色一緩，但仍沒甚好氣的沉聲道：「那你自然是旁觀者清也！說，你當時發現了甚麼？」

荀攸深知觸動了曹操的心事，便不再猶豫，立刻回道：「丞相當日於華容道遇上埋伏的關羽，關羽放丞相過去，但中途忽然變卦，青龍偃月刀下劈丞相之際，吾忽見丞相頂上，冒出一團青色煙雲，其形如盤臥之龍，竟昂首伸爪，將關羽下劈的偃月刀托住了！丞相這才萬幸無恙走脫。吾見當時關羽亦甚感震駭，吾和張遼、徐晃等才趁勢越其刀口而過。因此吾敢斷定，丞相頂上所現之『青色盤龍』，絕不尋常也！」

曹操神色不由一振，忙道：「當眞如此！那你可知這『青色盤龍』根源於何處？其既現形，又預兆甚麼？」

荀攸道：「依吾判斷，『青色盤龍』之根源，必與丞相的祖宗龍脈有莫大干連，而丞相必已得祖宗龍脈蔭庇，龍氣現出眞形，於千鈞一髮之際救了丞相一命也。不但如此，丞相的祖宗龍脈現出眞形，當預兆丞相的『眞龍氣運』已屆旺發之期矣！」

曹操目中精光閃爍，盯着荀攸道：「吾之祖墓有二，其一爲先父曹嵩位於徐州之墓，其二乃吾先祖夏侯海，位於故鄉譙郡盤龍山之墓，世人知之甚少，何者是『青色盤龍』之源地呢？」

荀攸微一沉吟，道：「依吾判斷，丞相先父曹嵩，雖少年得貴，但晚年遭橫死之劫，氣運並不甚佳。因此丞相祖脈之貴，必源自令先祖夏侯海，亦即丞相的貴鄉譙郡盤龍山先祖墓也！」

曹操一聽，又忙道：「既有脈源之地，吾將如何借助其力？」

荀攸微笑道：「丞相祖宗龍脈既已現形，救了丞相一命，亦即有恩於丞相，豈能不親臨拜謝呢？況且丞相現下心事重重，神、氣不足，亦正須親近先祖靈墓，以親自感受祖宗元龍之氣也！」

曹操一聽，不由恍然悟道：「不錯！不錯！吾自出仕朝廷，四出征戰，幾乎再沒回故鄉拜祖了！吾明日一早，便往譙郡一行！」

曹操一頓，又悄聲對荀攸道：「吾之行踪，切勿洩漏！吾不欲見朝中之人，徒添疑慮。」

荀攸含笑點頭道：「謹遵丞相令旨。」荀攸心中却暗道：「曹操心性高傲，赤壁之敗，他視爲奇恥大辱，又怕朝中文武對他輕視離心，因此急欲尋找一個洗脫恥辱的時機，因此正好趁機返鄉隱居靜思良策。荀攸雖然心中明白，但也不敢貿然挑破，因爲他深知在曹操面前稍一不愼，便會弄巧反拙。

荀攸退離開後，僅一會，曹操便躍身而起。他將許褚召了進來，悄聲吩咐了幾句甚麼，許褚立刻點頭，領令而去。

就在當天晚上，曹操換了一身平裝便服，隨行祇有許褚等二十餘親兵將，均作平民打扮，從丞相府後門而出，二十餘騎悄悄的馳出許昌東門，直向東面百里外的譙郡(今安徽亳縣)地域疾馳而去。

曹操等一行二十餘騎，第二天中午，便悄悄的馳抵譙郡。但郡中的官民誰也不知曹操的身份；曹操也靜悄悄的，誰也沒加驚動。

抵譙郡的當日傍晚，曹操便帶備了香燭等物直上盤龍山頂峯。

曹操此時已年近五十，一路上山，却堅決拒絕許褚等親兵將的攙扶，領先攀爬而上，雖然累得直喘粗氣，却絕不停歇。他的神色充滿焦切，就如久渴之人，欲奔山頂甘泉似的。

許褚等親兵將無奈，祇好奮勇相隨，不離曹操的左右，以便在曹操體力不支，或者有甚兇險之際，及時出手扶持救助。

但說也奇怪，盤龍山高達六百丈，而且山路崎嶇，攀爬十分艱困，曹操在攀爬上山腰一段路時，尚感十分吃力，距半山腰尚有一半路程，他便已累得呼呼直喘粗氣。不過，他拒絕許褚等人的攙扶，咬牙堅持爬上半山腰後，眼見山巔已遙遙在望，並非遠不可及時，一陣清風從山頂東面吹來，直撲曹操身上，他便不由身心一振，熱血沸騰，疲困因而大爲消減。

曹操心中不由一陣驚喜，暗呼：「妙！妙！妙！盤龍山吾少年時曾隨父親登臨，拜祭祖父，但上得一半，父親便一跤摔倒，幾乎拜祭不成。不料隔了四十多年，吾以五十高齡攀爬，越接近山巔祖墓，心神便越感振奮，莫非吾祖墓眞如荀



攸所判，乃『青色盤龍』結脈之地麼？又傳說帝王天子皆有『眞龍護體』，莫非此兆當眞應驗於我曹某人身上？」

曹操心念電轉，身上的力氣又不由陡增，他向前奮力一躍，竟一步搶先近丈，把許褚等兵將亦拋後了。

此時連許褚這位虎將亦暗感驚奇，心道：丞相以五十高齡，攀爬此山，怎的猶如返老還少，渾身勁力，脫胎換骨似的？丞相又爲甚如此神秘，不惜百里奔波，千辛萬苦攀爬此山峯呢？

但許褚不敢探問。曹操的心事普天下誰能猜透？又誰敢去瞎講？

曹操對許褚等二十餘兵將的迷惑，渾似不覺，他亦根本不打算去解釋，祇是一鼓作氣向上奔去。他的勁力忽然變得十分驚人，許褚身爲曹軍中的著名虎將，雖然奮力趨前，亦僅可勉强跟上曹操的步伐。

到日落時分，曹操等一行人終於攀上盤龍山巔。放眼望去，但見夕陽如血，斜斜的照耀山際，將整座形如盤龍的青色山脈染作一尾青紅閃爍的盤臥巨龍。

曹操却無心欣賞這「夕陽盤龍」的奇景，他躍上山巔，半刻也不停留，便向山峯東面逕直的奔去。許褚等兵將亦連忙一擁而上。

走了一會，遠遠的便見一座古樸的墳墓聳立於盤龍山巔東面，在夕陽之下，墳墓、墳周如血，平添幾許迷離詭異。

曹操一步搶前，領先向那「赤紅如血」的墳墓奔去。許褚亦連忙跟上，走近一看，墳墓的正西面聳着一塊石碑，碑上刻着「譙郡亳州夏侯公海之墓」十個大字，石碑十分古樸，上面已長滿青苔，顯然距今已有很長一段日子，而且墓中人的子孫近年必極少前來拜祭了。

* * *

許褚見了，這才恍然而悟，心道：丞相的先父曹嵩，原姓夏侯，丞相亦即夏侯氏的子孫血脈，那墓中的主人「夏侯公海」必定是丞相的先祖輩了，但爲甚在徐州的「曹嵩墓」十分宏偉雄壯，這「夏侯公海墓」却如此冷清？

此時却見曹操神色十分興奮，他吩咐許褚等人，放下帶備的香燭等物，退到百丈之外，未經他召喚，任何人不許擅入這百丈範圍之內。

許褚奉命率二十餘名親兵退出百丈之外，佈成一個外圍警戒網。

曹操獨自留在「夏侯公海」的墓前，親手燃點香燭，插上墳前，又擺好祭奠諸物。一時間，墓前燭光閃灼，香煙繚繞，夕陽如血，墓周一片血紅，十分詭異。

曹操此時竟屈膝跪下，十分虔誠的向墓碑前叩起頭來，口中一面喃喃的祈祝道：「祖父在上，請恕孫兒夏侯操怠慢祖宗之罪，但孫兒近年爲替夏侯祖宗爭光，光大夏侯一脈門楣，已竭心盡力，南征北戰，至今總算手握天下半壁江山，威震四方，夏侯列祖列宗亦該心滿意足、含笑九泉矣，祈祖宗蔭佑孫兒夏侯操天威長在。」曹操一面拜祝，一面連連的叩起頭來。

曹操整整叩祝了半個時辰，從夕陽如血到四周一片灰黑，曹操也不知叩了多少個頭。假如常人拜祖一次叩三個响頭，那曹操此時便有如連拜了廿一次了。當他叩到第六十五個頭時，他忽感腦袋一陣昏眩，再也叩不下去，身子一側，倚在墓碑上矇朧的睡去了。

在矇朧之中，曹操忽然見到墓碑後面的祖墓頂部竟冉冉的飄出一縷煙霧，煙霧越來越濃，轉眼竟凝聚成一尾青色盤龍，昂首舞爪，十分威雄，曹操正感驚奇，那「青色盤龍」竟猛躍而起，張牙舞爪，向他疾撲而噬，曹操欲避，但感手足發軟，竟連移動一下身子也決計不可，他不由駭然的驚叫道：「吾命休矣！」

就在此時，曹操眼前一花，一位土布土衣的白髮老人已飄然的在他面前佇立，望着他含笑不語，而那可怕的「青色盤龍」却已失去踪影了。

隨即，一把蒼勁的聲音在曹操的耳際响了起來，道：「痴兒，此乃夏侯一脈祖宗元龍之氣現出眞形，汝害怕甚麼？」

曹操不由又驚又疑，他但感土布土衣老人十分面善，但他是誰，却決計想不起來，急道：「你，你到底是誰？」

老人嘿嘿笑道：「汝連我也不知是誰，你尚敢稱不忘自己是夏侯氏的血脈麼？」

曹操一聽，不由猛地一驚，他微一思忖，隨即省悟，忙道：「啊，原來是先祖父夏侯公海，難怪先父曹嵩樣貌與之如此相似。」他隨即向老人跪下，叩拜道：「孫兒曹操拜見先祖父大人。」

老人又嘿嘿笑道：「汝分明是夏侯子孫血脈，又說甚曹氏操了？」

曹操微歎口氣，分辯道：「先父若非過繼曹騰爲兒，又怎會得近朝中權貴，而孫兒亦決無可能於此亂世崛起也，因此先父由『夏侯』改姓『曹』，實乃情非不得已之擧，祈先祖父諒察。況且孫兒雖然隨父姓曹，却絕無忘記原是夏侯血脈，乃視夏侯血脈惇、淵等如同族親弟，先祖父難道不知道麼？」

老人口氣這才轉緩，道：「吾當然知道，否則吾亦不會於忘宗忘

祖的不屑子孫面前現身，吾亦知汝乳名為『阿瞞』，此乃吾兒嵩暗示汝原姓『夏侯』，逼於時勢，不得不加『隱瞞』之意也。」

曹操又再拜道：「先祖父既明察秋毫，孫兒也就放心了，孫兒尚有疑謎，求先祖父指點。」

老人道：「汝有甚迷惑之處？」

曹操毫不猶豫，朗聲道：「孫兒剛才所見，原來吾之祖脈乃『青龍』貴格，吾聞『青龍』之貴，上可昇天，下可入地，中登九王天子之位，乃『王者之脈』。但孫兒為此奮戰數十載，雖已坐擁天下半壁江山，此後却難再進展，於赤壁一役，更幾乎一敗塗地，生命不保，如此奇耻大辱，吾怎能忘懷，為甚吾竟遭如此挫敗？」

老人一聽，先是呵呵大笑，隨又微歎口氣，凜然的道：「痴兒，汝之祖脈，乃天機隱俠龐德公為吾夏侯一脈堪點，名為『青色盤龍』，確有『王者之貴』。但『龍氣』之貴，亦須本命配合。汝本命戾氣甚深，為報父仇，竟大開殺戒，血屠徐州百姓數十萬，如此血煞之氣豈能不衝擊汝之本命，汝所承納之祖脈『王者之氣』亦勢無可化解也！如此氣運之下，汝仍幻想本命有『王者之貴』嗎？赤壁之戰牽動天下無數高人異士，其能量之大，無可抗拒，汝能保住生命，便已十分僥倖矣！」

曹操身上不由冷汗直冒，但他極不甘心，反駁道：「不然，吾於華容道遇險，在關羽刀下之際，吾身上不就冒出『青龍』，將奪命之刀托住嗎？由此可見，孫兒不是已得祖脈『王者之氣』嗎？」

曹操分辯之聲未落，老人已嘿嘿冷笑道：「痴兒，汝於兇危之時所遇，不過是『天機大勢』之奇妙佈局罷了，『天機之勢』已演行至『三王鼎立』之奇格，汝之生命得保，不過是此奇格之必然趨勢罷了，而絕非汝本命已具『王者之氣』也，不但如此，而且因尅制汝本命氣運的『血煞』受『天機奇格』衝擊，不得不移形換位，從汝之本命轉移到汝之血脈身上也。」

曹操一聽，不由大驚，忙道：「這將意味甚麼？」

老人微歎口氣，道：「汝積下的『血煞』，既然從汝之本命移形換位，轉移於汝之血脈，那汝之血脈必有一人代汝受此『血煞』而夭折也。」

曹操大驚道：「先祖啊！吾之血脈，亦即先祖的子孫，難道先祖不能力挽此煞劫嗎？」

老人又歎了口氣，沉默不語，似在思忖。好一會，才又道：「哎，汝積下之『血煞』太深，已勢無可挽矣，不但汝之血脈必有一人夭折，日後尚必禍延三代子孫也，其中之兇險，決非汝所能預料也。」

曹操心中暗道：吾早年初娶丁夫人，無子；妾劉氏生子昂，亦已早逝；繼室卞氏，連生丕、彰、植、熊、舒等五子，若吾之「血煞」禍延子脈，五人之中，到底降於誰之身上？又暗道：五子之中，吾喜三子曹植才華出衆，但大子曹丕却較忠厚，這「血煞之災」不是落在丕兒、植兒身上吧？但事實玄虛，也未足信也。

曹操心念電轉，便又追問道：「吾既積下如此可怕『血煞』，且禍延子孫，那先祖所言夏侯一脈有『王者之貴』，却又如何演進呢？」

老人一聽，呵呵笑道：「夏侯一脈有『盤龍地脈』蔭佑，果然有五十年『王者之貴』。但有兩點汝須牢記，其一汝雖屬夏侯血脈，但因汝之『血煞』衝擊，汝之本命絕無『王者之貴』；其二是『王者之貴』雖然必應驗於汝之子脈，但同時汝之『血煞』亦必禍延子孫三代，其中必多殺戮，汝知道麼？」

曹操心中惴惴不安，更半信半疑，但老人的確是他的先祖父夏侯海，他也不敢强硬反駁。曹操沉吟良久，方道：「多謝先祖賜示，但三分天命，七分人謀，吾絕不因天命而廢吾一統天下之雄心大志，望祖宗在天之靈，諒察吾之心志也。」說罷曹操又向土布土衣老人拜了三拜。

曹操拜畢，再抬起頭來，眼前那土布土衣老人已忽然不見了，他不由吃一驚，猛地醒來，才知剛才是倚碑而作的南柯一夢，但夢中的一切，所見所聞，却十分清晰，歷歷在目。

他一躍而起，將警戒圈外的許褚召來，下令下山返回許都。一路上，曹操沉吟不語，心事重重。許褚在他身邊小心保衞，不敢開口相詢。

曹操悄悄的返回許都，又靜靜的回到他的丞相府，曹操的譙郡祭祖之行神不知鬼不覺，滿朝文武，除了謀臣荀攸和許褚，誰也不知。而就算是護送曹操上譙郡盤龍山的許褚也半點不知曹操拜祖時發生了甚麼怪事。

不料就在曹操返回許都的第三天傍晚，他的幼子曹舒年僅十五歲，竟在打獵時摔下馬，立刻便猝逝而去。

此事對曹操震撼之大，出乎滿朝文武大臣的意料之外，就連力勸曹操返鄉拜祖的心腹謀臣荀攸亦大感驚疑。

曹操親到曹舒的亡靈前撫棺痛悼，哀痛之情猶勝他當日喪父，曹舒亡靈尚未下葬，曹操又親自向司空邴原求請，讓邴原早逝之女，與



曹舒合葬。

辦畢喪事，荀攸原來預料赤壁慘敗的曹操因舊恨未消，新痛又來，對他的打擊必定十分沉重，他甚至擔心他從此一蹶不振，正欲赴丞相府設法開導。

不料就在第二天，曹操便忽然下令，於漳水河畔新築的銅雀台大宴朝中文武。曹操此舉連荀攸亦摸不着頭腦，估料不到曹操到底弄甚玄虛。

荀攸連忙趕赴漳河畔，他但見中央一座高台，名銅雀台，左邊一座名玉龍台，右邊一座金鳳台，各高十丈，上橫一道大橋相連，台周千門萬戶，一派金碧輝煌。荀攸見了，心中不由暗道：：此銅雀台乃以發自地下的「金銅雀」命名，更由曹操兩個兒子曹丕、曹植親自負責督建，目的為曹操晚年的娛樂。如今銅雀台落成，曹操又在銅雀台上大宴文武羣臣，難道他眞的已萌「晚年退隱、享樂自娛」的念頭麼？若然如此，面對赤壁大勝正在迅速崛起的孫、劉家族大勢力，則吾方勢危矣。」

荀攸越想越心驚，他打定主意，待曹操返許都後，他無論如何要去拜見曹操，與他詳細剖析目下的危機。

此時却見曹操頭戴嵌寶金冠，身穿綠色錦袍，腰纏玉帶，脚踏鑲珠高履，雍容華貴，十分威儀。文武百官，則侍立台下，向台上高坐的曹操拜見歡呼。

曹操呵呵大笑，向台下傳令道：「衆侍衞聽令，將吾得自西川紅錦戰袍掛於垂楊枝上。下面立一箭靶，衆將士有能射中紅心者即賜贈錦袍。射不中者罰飲水一杯，射箭之人，不得近於百步內。」

侍者領令，下台佈置去了，不一會，台下的垂楊枝上便掛出了一件十分華貴的紅色錦羅戰袍。戰袍下面立一箭靶，供百步外之人勁射。

曹操微一沉吟，忽然又下令道：「衆武將又分為兩隊，吾曹氏宗族者穿紅色戰袍，其餘將領穿綠，各帶雕弓長箭，準備演射。」

曹操一聲令下，台下的武將立刻分作兩隊，一隊是穿紅色的曹氏家族，包括夏侯氏諸將，另一隊則是非曹氏宗族的穿綠色。

荀攸此時心中更感驚疑，暗道：：曹操素來用人不分親疏宗族，但有才能者即加重用，為甚今日却將衆武將分成親疏兩隊呢？這豈非人為製造衆武將的心病矛盾麼？但他尚未能摸透曹操的心思，因此也不敢貿然出言諫勸。

就在此時，曹族紅袍隊中已搶先馳出一位少年將軍，身穿紅色戰袍，坐騎快馬飛馳而來，在箭靶來回奔馳三次，再挽弓搭箭，一箭射去，正中紅心，衆人看時，正是曹氏家族紅袍隊中的少年將軍曹休。

曹休是曹操堂弟曹仁的長子，亦即曹氏宗族中嫡親子侄。因此曹操一見，便大喜讚道：「他是吾家中的千里駒啊！來人，將錦袍取下，贈予曹休賢侄。」

此時，非曹氏宗族的綠袍將隊中，一騎驟馳而出，大叫道：「丞相錦袍，該讓吾等外姓人先取，如此方不顯丞相偏私也！」此人正是大將文聘。

曹操却也並不拒絕，欣然同意讓文聘試射。

祇見文聘張弓搭箭，猛地一箭射去，亦正中紅心，衆人喝彩，金鼓齊鳴。文聘得意地大呼道：「快拿錦袍來！」

就在此時，紅袍隊中，曹休的叔父曹洪飛馬而出，厲聲喝道：「此袍乃吾侄先得，汝敢爭奪麼？且看吾為你兩人解箭吧！」說時曳滿一箭射去，不但正中紅心，更將曹休和文聘的紅心中箭震落地上，衆人更大聲喝彩，歡聲雷動。

曹洪正要上前取錦袍，綠袍隊中一將驟奔而出，正是大將張郃。祇見張郃舞弓大叫道：「你三人射法，平平無奇，且看吾如何射法。」

話音未落，張郃身子一翻，從馬背上倒轉身去，一箭早已射出，穩穩地插落紅心之中，由於他是翻身背射，其難度顯然又超過了先射的三將。張郃因而大笑道：「這錦袍該是吾囊中物了吧！」

張郃正洋洋自得之際，曹氏宗族紅袍隊中，又有一員大將飛馳而出，正是曹操的族弟夏侯淵，只見夏侯淵以曹氏宗族的口氣大叫道：「汝翻身背射，花巧之技而已，有甚稀奇？且看吾族中人，一箭射汝紅心之紅心中！」

夏侯淵說罷，彎弓搭箭，奮力一箭射去，恰好插落四箭之中央，果然是紅心中的紅心，霎間場上歡呼聲如雷，金鼓齊鳴，响徹台上台下，夏侯淵勒馬按弓，大笑道：「按箭法而論，錦袍當屬吾曹氏宗族人了吧！」

夏侯淵十分自負，卻激怒了一位猛將，只見綠袍隊中的徐晃驟馬馳出，大叫道：「留下錦袍於吾！」

夏侯淵自恃是曹操的族弟，又立下戰功無數，並不把徐晃放在眼內，一聽不由冷笑道：「吾已一箭中紅心之紅心，汝尚何反妙射之法，敢與吾爭奪？」

徐晃見夏侯淵目中無人，心中亦不由大怒，他大喝一聲：「汝射紅心，有甚稀奇，看吾箭取錦袍！」徐晃在馬上疾馳，奔馳中猛射一箭，向掛着錦袍的柳枝射去。

柳枝應箭而斷，錦袍掉落。徐晃馳馬而過，伸手接住錦袍，得意地披於身上，他縱馬上前，到銅雀台下，向台上的曹操鞠身道：「多謝丞相錦袍！」

曹操素喜徐晃的神勇，見狀不由讚道：「眞虎將也！」

徐晃正欲奔回隊，綠袍隊中早已馳出一將，竟是曹操的心腹愛將許褚，許褚大叫道：「汝從柳枝取袍，看吾從你身上奪袍！」

說時，許褚驟馬上前，伸手便扯徐晃身披的錦袍。徐晃大怒，舞弓抽打許褚。許褚揪住弓，奮起神力，猛地一拖，竟將徐晃扯離鞍橋。徐晃又驚又怒，翻身下馬，許褚不捨，亦下馬撲上，揪住徐晃便打，兩人纏住，廝鬥起來，十分激烈。

曹操見狀，連忙喝令衆將上前，將二人分開，但錦袍已被撕得粉碎了。

曹操下令，將徐晃、許褚召上銅雀台。徐晃睜眉怒目，恨恨不已；許褚咬牙切齒，兇光閃閃。兩人均有再拚死相鬥的打算。

曹操見狀，下令將有份射箭的將軍不分紅袍、綠袍召上台來。

曹操向衆將慰道：「公等皆吾愛將，因爲吾效忠，吾欲觀公等之勇而已，又豈惜區區一襲戰袍？」他下令每人均賜贈一件錦袍。

衆將向曹操拜謝，皆感激他的慷慨善用。

荀攸在旁見了，這才暗鬆口氣，心道：「曹操原來是借「射箭奪袍」，挑動諸將的爭相獻忠勇；同時又欲借銅雀台之會，振奮軍心，一洗赤壁慘敗的頹氣，曹操此舉可謂一箭雙雕，妙之極了！荀攸心中不由爲曹操的心計喝彩。

果然曹操又吩咐於台上賜座，令諸將依序而坐，再擺上盛宴，奏響鼓樂，文武百官開懷暢飲，歡聲雷動。

剛才是武將及曹氏宗族向曹操表忠示勇，已從武力方面向滿朝百官示威，起了極大的震懾及激勵作用，荀攸預料，曹操接下一步必定是轉向文方面的宣揚。

果然曹操向台上的文官笑道：「武將既以騎射盡顯威勇，公等飽學之士，今日登此高台，何不進上文章，以記頌此一時之慶？」

文官中，早有王朗、王粲、陳琳等人，紛紛進獻詩文，均是向曹操歌功頌德，極盡奉迎之意，其中更有向曹操進言，說他已得天命，當有「王天下、登大典」之意。

曹操閱看文官進獻的詩文，臉上神色閃爍不定，心中不由憶起在譙郡祖墓前所遇的「異兆」……他一切均可懷疑，但幼子曹舒的夭折，卻是千眞萬確的慘事。這不就印證了「祖靈」預判的「血煞禍延子孫」的兇兆嗎？那「祖靈」斷言自己絕無「王者之貴」，顯然絕非虛無之言也！若非舒兒作了吾之「替身」夭折，我曹操只怕早已一命嗚呼，成了關羽的「刀下鬼」矣！

曹操心中驚詫不已。他思前想後，終長歎一聲，向在座的文武百官、曹氏宗族中人，感慨的道：「公等言辭，吾豈敢自居？想吾本愚陋之人，後值天下大亂，朝廷召任爲點軍校尉，討伐逆賊，才不得不挺身而出。吾討董卓、剿黃巾、除袁術、破呂布、滅袁紹、定劉表，天下才得暫時平定。吾已貴爲丞相，人臣之貴已極，豈敢再奢望乎？吾但願死後碑上題：『漢故征西將軍曹侯墓』，平生之願足矣！」

曹操說到此處，故意一頓，審察座中文武百官的反應神色。但見文武百官皆默然不語，似各懷疑惑。

曹操心中一聲冷笑，續道：「朝中之人，或許見吾權傾天下，遂妄生忖度，疑吾有野心異志，欲據天下，此大謬之思也！若國家缺吾一人，居中坐鎮，天下已不知有多少人稱帝，多少人稱王矣！因此吾恐怕一旦自解兵權，即生命難存，而吾若一死，則國家必傾危矣。因此吾唯有不慕虛名而驅實禍，望公等明吾之志也！」

銅雀台上，滿朝文武百官，聽罷曹操的一番表白，均起立頌揚道：「丞相之德，雖周公亦不如也！」

曹操借「銅雀台之會」，運用文揚武攻，令滿朝文武懾服，又振奮了赤壁敗北後頹喪的軍心，他此時十分高興，不覺連飮數杯美酒。

他已有了五分酒意，正欲下令侍者取上筆墨，亦來作一首「銅雀台賦」。

不料就在此時，留守荊州樊城的將領派人急赴許都，又趕來漳河畔的銅雀台，向曹操稟報，說劉備不但攻取了荊州重鎮南郡，更攻佔了長江南岸四大重鎭——武陵、長沙、桂陽、零陵。

曹操一聽，不由一陣心慌意亂，連手中的筆亦掉到地上，臉上神色亦一片惶恐。

他身側的心腹謀士程昱見狀，不由奇道：「丞相於百萬軍中，矢石交攻之下面不改容，但爲甚聽聞劉備得荊州數郡即如此驚惶？」

曹操道：「你等有所不知，劉備乃人中之龍也。他生平未有立足之地，猶如龍未得水。如今他得到荊州數郡，乃如龍歸大海，後患無窮矣！吾又豈能不感憂慮？」

程昱微笑道：「丞相不必憂慮，吾有一計，必令孫、劉二家自相殘殺，丞相則可從中取利！」

曹操一聽，不由心動，忙道



：「是何妙計？」

程昱道：「東吳所倚重者，周瑜一人而已，如今丞相可表奏周瑜爲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周、程二人同爲東吳正副都督，一旦受封，必與劉備爭奪荊州。孫、劉二家必勢成水火，我則趁其火併之際，各個擊破，則荊州可平、江東可定。屆時孫權、劉備無勢可恃，還怕兩人不臣服朝廷嗎？」

曹操猶豫道：「吾與周瑜有赤壁之仇，若表奏他爲南郡太守，不會被周瑜笑吾心怯嗎？況且周瑜忠心於孫權，若孫權無奪荊州之心，則周瑜亦無奈也。」

程昱微笑道：「孫權本忌劉備，欲以兵攻之，所慮者乃丞相乘虛進擊江東而已。今封賞周瑜，周瑜欲得荊州之心必熾，亦必極力說服孫權，令其安心，孫權在周瑜的力勸下，又怎會不向劉備決然用兵呢？此乃古時『一桃殺三士』之計也。」

曹操大喜，當下再不猶豫，上表朝廷，奏封周瑜爲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第二天，又以漢獻帝的名義，派使者赴江東，向東吳宣示朝廷詔命。

＊　＊　＊

東吳方面，周瑜在赤壁之戰大敗曹操，乘勢進攻荊州，卻被諸葛亮妙計先取荊州等數郡，將周瑜氣急攻心，病倒軍中，此時又接合肥方面的孫權告急文書，周瑜無奈，只好到吳都柴桑養病，留下甘寧守巴陵郡，凌統守漢陽郡，又令程普率兵北赴合肥，支援孫權。

此時，孫權正在合肥（即今安徽合肥縣）城外五十里屯兵，與曹操留守合肥的大將張遼對峙。孫權與張遼，在合肥交鋒，大小十數戰，雙方未分勝負。孫權久攻合肥難下，唯恐張遼反攻，因此急令荊州江陵戰場的周瑜派兵增援。

不久程普率兵馬趕到，孫權親自出營迎接。接而又報魯肅來到，孫權原坐馬上，聞報即下馬以待，衆將見孫權如此厚待魯肅，均甚感驚異。

魯肅馬到，見孫權立於馬下待接，不由吃了一驚，連忙翻身下馬，向孫權拜揖。

孫權請魯肅上馬，與他併馬而行，孫權向魯肅悄聲笑道：「孤下馬相迎，足顯公之貴了吧？」

不料魯肅斷然的道：「並未足夠！」

孫權奇道：「如此，如何方足以顯示呢？」

魯肅決然的道：「吾但見主公威德蓋於四海，遍及中華九州，一統天下，得成帝業，魯肅因此可名留青史，吾願才足也！」

孫權一聽，心中欣然，不由撫掌大笑道：「子敬眞吾之大忠臣也！」

孫權與魯肅、程普等同入帳中，設宴犒軍，一面商議如何攻破合肥之策。

就在此時，合肥方面的張遼，卻派人前來下戰書，指名要與程普決戰。

孫權接戰書，不由怒道：「張遼欺吾難於勝他，故指定要與程普決戰！我明日偏不以新軍出擊，誓破合肥曹軍！」當即傳令，於是晚三更出寨，向合肥進發。

孫權統率大軍，乘夜急進，到辰時時分，兵馬行至半途，距合肥尚有二十多里路，忽聞一聲炮響，曹軍正從合肥方向殺到。

孫權自赤壁一戰，大敗曹軍，信心已日增，再不懼怕曹軍的無敵神話了。他見曹軍殺到也不驚惶，下令擺出陣勢，迎戰曹軍。

率曹軍殺到的大將正是張遼。他見孫權遇敵不懼，已擺下陣勢，亦不敢大意，下令列陣迎擊。

不一會，只見曹軍陣中馳出一將，指名向孫權挑戰，言語間極爲傲慢，似乎欲激怒孫權。

孫權果然大怒，他怒喝一聲，正欲提槍上馬，親自出戰張遼。東吳軍中早有一員猛將急馳而出，一面厲聲大叫道：「張遼休太狂妄！敢欺吾軍中無大將嗎？」此人正是東吳猛將太史慈，是孫權身邊的得力親將。

張遼見太史慈驟馬馳至，亦知太史慈的勇猛，親自迎戰，揮刀劈向太史慈，太史慈銀槍一舞，架住張遼的大刀。兩人均感手臂一麻，知遇上旗鼓相當的勁敵，兩人也不敢大意，小心迎戰，眨眼鬥了七八回合，依然難分勝負。

曹軍陣中，大將李典對樂進道：「東吳陣中戴金盔的，便是孫權，若擒得孫權，赤壁八十三萬大軍之仇可報，將軍功高蓋世也！」

樂進一聽，也不打話，猛地一拍戰馬，舞動手中雙刀，從側面馳向東吳軍，猶如一道閃電劃過，令望者心寒。

孫權身邊的護衞大吃一驚，慌忙舞戟迎住。不料樂進手中的雙刀如閃電，鋒利無比，刀到處，立斷兩枝擋架的雙戟，只能以戟身迎擊。

樂進也不戀戰，一擊不成，便即撥馬回走。東吳將宋謙挺槍追擊樂進。被曹軍陣中的李典窺破，猛射一箭，將宋謙射落馬下。樂進乘勢回馬，直奔孫權。

此時正與張遼酣戰的太史慈，見孫權勢危，只好退馬回救孫權。不料張遼卻趁勢大刀一揮，曹軍大隊衝殺過來，東吳軍頓時陣勢大亂，四散逃走。

張遼戰馬如電，認準孫權的金盔奔來，孫權甚怒張遼輕視他，不肯再退。眼看張遼的戰馬已近丈之內，孫權勢危之際，突有一員大將從側面殺到，接住張遼大戰。這員大將正是周瑜派來增援孫權的程普。

張遼見程普率軍殺到，知不可久戰，便下令回師，退回合肥去了。

程普護孫權退回大營，孫權見親將宋謙因救他而死，不由放聲痛哭。隨軍長史張紘道：「主公自恃盛壯之年，受不住敵方所激，輕視大敵，孤身犯險，才至親將折損，軍心動搖。衝鋒陷陣、斬將奪旗，乃偏將的責任，豈宜主帥逞勇呢？望主公以此爲誡也。」

孫權歎道：「是吾輕敵之錯，吾當改之。」

說時，太史慈進帳，向孫權道：「主公，末將手下有一人姓戈名定，與張遼的養馬官乃弟兄。戈定的兄弟被張遼責罰，懷恨於心，卻作內應，刺殺張遼。末將已與其約定，待他殺了張遼，即舉火爲號，迎末將殺入曹營。末將請兵五千，殺入曹軍，必可報今日敗挫之仇，更可一舉攻破合肥城也！」

孫權痛心宋謙爲他而死，急於報仇，一聽便心動了，忙問太史慈道：「戈定現在何處？」

太史慈道：「已混入合肥城中去了！有戈定兄弟二人作內應，吾必可一舉破合肥！」

孫權正沉吟間，隨軍的謀臣諸葛亮的兄長諸葛瑾卻向太史慈道：「戈定不在將軍營中，即將軍難於知道此人之眞僞也。況且張遼多謀善戰，乃曹操手下的首席大將，望將軍慎重，切勿輕敵。」

太史慈因今日一仗鬥張遼不勝，心中十分激憤，聞言便不由大叫道：「張遼乃曹操手下首席大將，難道太史慈是主公手下無名小輩麼？吾此行誓取張遼人頭來獻，主公快請允准！」

孫權爲太史慈的膽氣神勇傾倒，他亦急於報了今日受挫之仇，又急於攻陷合肥，以擴大東吳的地盤。他因此不再猶豫，決然的向太史慈道：「太史將軍神勇可嘉，吾又豈會不准？吾撥給你精騎五千，望你馬到功成！」

太史慈拜辭孫權，即時統領五千精騎，向合肥方向疾馳而去。

太史慈的偏將戈定，此時果然已隻身混入合肥城中。他尋到他在曹軍中的養馬官兄弟，兩人密謀商議作東吳內應之事。戈定道：「我已與太史將軍商定，他今夜必來接應，你打算如何行事？」

養馬官道：「我這兒距中軍較遠，夜間不便行動，祇能在草堆上放起火來，你再去前面叫喊，說有人造反，城中必然大亂，我等即可趁亂刺殺張遼，張遼一死，太史將軍必重重賞賜也。」

戈定讚道：「此計妙極！城破之日，太史將軍必重賞賜也。」

當下兩人密謀準備去了。

張遼自回軍合肥，他下令賞勞三軍，但不許解甲宿營，務必時刻警惕。他的親隨不解道：「今日吾軍大獲全勝，斬東吳大將宋謙，將軍爲甚如此害怕東吳兵呢？」

張遼肅然的道：「不然，爲將之道，不以勝爲喜，不以敗爲憂，須勝而備，敗而振也。若不然東吳軍料吾勝而驕，驕而無備，乘虛攻擊，吾如何應戰？因此今夜必須比平日加倍戒備！」

張遼說罷，即毫不猶豫的傳令三軍，加倍嚴密戒備。

到半夜，合肥城中，後營忽然起火，隨即響起一片叫反聲，前來中軍大營告急者，不下數十起。張遼接報，即親率親兵將校數十人，赴城中要道把守。有親將進言道：「叫反聲越來越急，將軍宜速往視察。」

張遼鎮靜果斷的道：「豈會滿城皆反者？此乃作亂之人故意驚嚇吾軍心而已！但遇叫反者立斬毋赦！」他隨即下令親兵親將，嚴密巡查。

不一會，大將李典便將戈定及養馬官擒捉，押到張遼面前。張遼問明戈定作內應的細節，手中大刀猛地一揮，立斬戈定兄弟二人。

此時已聽城門外鳴鑼擊鼓，喊聲大震。張遼微笑道：「此乃外應的吳兵，太史慈死期至矣！」說罷，張遼下令城內三軍速上馬，準備殺敵。他又將計就計，下令在城門內放一把火，士兵大聲叫反，又打開城門，放下吊橋。

城外太史慈率五千兵馬，前來外應殺敵。此時見城內火光衝天，反聲震耳，城門洞開，吊橋放下，以爲戈定的內應必已得手，便毫不猶豫，縱馬挺槍，當先殺入城內。

太史慈剛馳入城門通道，城樓上一聲炮響，如雨亂箭疾射而下。太史慈猝不及防，身中數箭，他知中計，祇好帶傷死命殺出城外。後面李典、樂進二將率大隊曹軍殺來，將太史慈率領的五千精騎，殺得落花流水，折損大半，五千兵馬，剩下不到一千。

太史慈率一千殘兵，退到城外的營寨，幸虧吳將陸遜、董襲率兵殺出，救了太史慈。李典、樂進見吳軍有接應，亦不戀戰，率軍退回城中。

太史慈由陸遜救護，退回合肥城外五十里的孫權大營。孫權見太史慈受傷垂危，又折了四千吳兵，



心中又驚又痛，無奈下令退兵。

孫權大軍退到半途，太史慈已不治去世。臨死時，太史慈大叫道：「大丈夫生於亂世，本願揮三尺劍而立不世之功，恨大志未酬，吾將死了！」

孫權見太史慈戰死，心中十分悲痛。又見周瑜亦出師不利，已返柴桑養病，心中更感不安。到了此時，孫權才忽然醒悟，赤壁之戰之所以大敗曹軍，根本的原因便是劉備軍與東吳軍結盟，以兩弱抗一強，才有輝煌勝利。孫、劉兩家一旦互相猜忌，各自爲戰，便決非曹軍的對手，結果祇能是孫、劉兩家兩敗俱傷而已。

孫權醒悟了這點，亦即終於洞悉了目下的戰略態勢。他自在合肥與張遼一戰無功而退，在頗長的一段時間內，亦不敢輕萌單獨與曹軍或劉備交戰的意念。

* * *

此時，天下的大勢是一種「三國鼎立基礎已定，但尚未最終確立」的奇特局面。

首先是原來最弱的劉備，赤壁大戰後，諸葛亮運用奇謀妙計，趁孫權與曹操雙方仍在爭城奪地，打得不可開交之際，先行奪取了荊州重鎮——南郡（秦，擁有湖北東部及南部之地，郡城即戰國楚都郢城；當時江陵亦包括在南郡之內，而江陵即今湖北江陵縣，與南郡是不同的兩大地方稱謂）。而荊州是西進益州（包括四川、雲南、貴州大部）的扼要門戶，這便爲稍後劉備進取益州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態勢。所謂的劉備「借荊州」，實際上所「借」的，祇是荊州的北部部份地土而已。

接着，諸葛亮又趁此時戰略上的有利態勢，率關羽、張飛、趙雲等大將，攻佔了荊州南岸的零陵、桂陽、長沙、武陵四郡。至此，漢時「荊州九郡」，劉備已攻取了其中的五郡，初步立穩了腳跟。

其次是孫權的東吳方面，孫權在赤壁大戰後，趁曹操北退之機，由他和周瑜分兵進攻荊州及北面合肥的曹軍領土。結果是周瑜攻佔了荊州的江陵，程普攻佔了江夏。而孫權自己進攻合肥，却被張遼擊退，不但無功，反而損兵折將。這令孫權從此不敢輕視曹軍。

另一方面，孫權由於周瑜、程普攻取了長江中上游的江陵郡和江夏郡，長江流域地區基本上已落入東吳的版圖，戰略態勢進可攻、退可守，東吳的形勢比赤壁戰前大大的穩固了。

最後是曹操方面，曹操慘敗於赤壁，威望受損，內患頓生，關中的馬騰等割據勢力反叛曹操的意向日漸熾烈，在此外憂內患之下，曹操在戰略態勢上處於一種不利的收縮退守狀態。曹操將戰線退回他原來進攻江東的出發點——樊城、新野一帶，以防範孫權和劉備的北侵。

不過，曹操的實力仍十分雄厚，他消滅北方的袁紹後，中華九州，曹操已據有五州，亦即天下已得五分之二。兵雄糧足，地域廣大，根基十分雄厚。孫權和劉備，任何一方亦無力單獨向曹操進犯。而曹操此時鑑於孫、劉聯盟，亦不敢有任何輕舉妄動。

神州大地上，曹、孫、劉三國形勢，正處於一種不戰不和、互相猜忌、各懷異心的微妙境界。

而曹操依從謀臣程昱之計，表奏朝廷名義上的皇帝漢獻帝，封周瑜爲「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便是利用周瑜的「急功近利」之心挑起周瑜對劉備的仇恨；進一步利用周瑜挑動孫權進攻劉備，奪回荊州南郡及南岸四郡。

曹操的戰略意圖是，祇要孫權與劉備互相殘殺，他便可以坐山觀虎鬥，然後出兵再度南侵，將兩敗俱傷的孫權、劉備一舉消滅。

曹操派出的「朝廷使節」，抵達東吳都柴桑，宣示了「朝廷」的詔令，封周瑜爲「南郡太守」，程普爲「江夏太守」。

曹操這一着攻心計十分奏效，對周瑜來說是一個極大的激勵，因爲在前孫權雖已任周瑜爲「南郡太守」，但周瑜實際掌管的僅是南郡的小部份地土——江陵而已。南郡的其餘大部份城土，却被劉備「借」去了。因此周瑜十分惱恨劉備，甚至連主張「以和爲貴、同意借荊州」的魯肅，周瑜亦恨怨不已。而對孫權來說，由於周瑜的「南郡太守」地位被「朝廷」承認，那南郡的大部份地土被劉備「借」去，便難於向周瑜交代了，他被夾於「朝廷」、周瑜、魯肅三者之間，不由十分惱怒。

果然周瑜接「朝廷」的詔命後，不久便在江陵向孫權上書，請求孫權派魯肅去南郡劉備處，討回「借」出的荊州。

孫權接周瑜文書，心中惴惴不安，無奈祇好將魯肅召來，責道：「子敬昔日主張借荊州於劉備，如今劉備遲遲不還，你有何見解？」

魯肅無奈道：「當日吾與孔明於文書上寫明，待彼得了西川便交還荊州。」

孫權不由氣惱道：「他祇說取西川，却遲遲不去動兵攻取，賴在荊州不走，這豈非等老了人嗎？」

魯肅知孫權受周瑜挑動，討還荊州之心日熾，他已根本無話可說，祇好道：「既然如此，魯肅便去荊州向劉備索討吧！」

魯肅不敢怠慢，第二天便乘船從吳郡柴桑出發，一路西行赴荊州南郡。

魯肅抵達南郡，但見城外正建新墳，城內掛起白幡，守城軍士亦披掛守孝。打聽之下，才知原來是劉備的正室甘夫人，因新野、長板坡一役，驚嚇過度，病重剛亡。又知甘夫人貌美如花，劉備至為珍愛。

魯肅見狀，心中忽然一動，但亦未作任何表示。

不一會，劉備和孔明知魯肅來到，親自出府迎接。魯肅見劉備臉有淚痕，知他必是哀痛甘夫人之逝。但劉備沒提及，魯肅就詐作不知。

劉備和孔明迎魯肅進府，設宴招待。兩人向魯肅頻頻敬酒，十分熱情，但有關「借與還荊州」之事，却絕口不提。魯肅開口不是，不開口又難於向孫權交代，不由十分矛盾，坐立不安。

又過了一會，魯肅到底忍不住了，他把酒杯一擱，道：「劉皇叔！這荊州之事……」

不料魯肅剛一開口，劉備便忽然放聲痛哭，哭得天愁地慘，十分哀痛。

魯肅不由怔住了，心道：你就算喪了夫人，也不致如此哀痛啊！他心性忠厚，見劉備如此傷痛，便祇好先按下荊州之事不提，改而問道：「劉皇叔何事如此哀痛？」

劉備一聽，却哭得更傷心了，魯肅無奈，祇好慰道：「劉皇叔但有傷心之事，可別悶在心中，說出來或有辦法解決。」

孔明在一旁聽了，便立刻接口道：「子敬有所不知，劉皇叔新喪甘夫人，本來也不算甚麼。但甘夫人當日受曹軍追殺，受驚而死，劉皇叔想到自己身為漢室宗親，本該分疆封土，但時運不濟，欲討漢賊，幾番征戰，無功而退，反被曹操逼入幾乎妻亡子喪的絕境，思想起來，能不悲傷麼？子敬乃忠厚長者，想必定會鑑諒。」

魯肅果然心性忠厚，眼見劉備有喪妻之痛，又聯想到劉備昔日的奔波悲苦，今日才總算暫「借」得荊州容身，此時此刻，他又如何向劉備開口討還荊州？他萬般無奈，祇好不提荊州之事，反而向劉備好言撫慰。

魯肅也無心再留下飲酒，他推說乍聞劉備夫人仙逝，未及備下禮儀致祭，改日再前來南郡吊喪，便向劉備和孔明告辭走了。

劉備送走魯肅，在返府途中，便忍不住問孔明道：「吾依先生之計，用喪妻之痛哭走魯肅，令他暫不提及索討荊州之事。但周瑜智計過人，先生拖延之計必被他識破，他日再來追討，却又如何應付？」

孔明從容的微笑道：「荊州九郡，非東吾之地，原屬劉表，主公以同室宗親據而取之，有何不可？若東吳敢公然追討，吾自有辦法應付。」

劉備道：「既然吾據荊州合情合理，先生又為甚主張向東吳言『借』，更簽立借據文書呢？為甚不乾脆開誠佈公，明言已取荊州，物歸原主呢？如此豈非可以絕了東吳窺伺之心麼？」

劉備深知自己在「天下競逐爭雄」中根本無法與佔據「天時、地利」的曹操、孫權，抗衡，他唯一可以佔取的便祇有「人和」之略，而「人和」之略却以「仁義」為其根本。因此劉備處事便祇能事事以「仁義待人、忠厚處世」。因此，他自然不能理解孔明的謀略。

＊　＊　＊

而孔明處理「荊州借與還」的大略，源自他出山時的「隆中對」。「隆中對」的總方針是「聯吳抗曹、立穩根基、再圖進取」。因此，孔明在他的整個拓展大計中，除了他不能控制的事態，例如劉備為報關羽被殺之仇，進攻東吳，其餘的戰略行動中，無不以「聯吳抗曹」為最重要的基礎。

荊州地處南北要衝，兵法上稱為衢(即通道)地，歷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曹操、孫權、劉備三家主要軍事力量均極欲據為己有。而對漂泊半生未得居所的劉備來說，荊州尤如是他賴以生存的「命根子」。赤壁戰後孔明助他捷足先登，取得荊州五郡。劉備終於有了賴以生存的地盤，然後他才能作進一步的拓展。若失去這一塊地盤，三國中的「蜀國」也就根本不會存在。

但東吳却偏偏要來「斬」掉劉備這條「命根」，一再派魯肅前來追討，向劉備施加沉重的「外交壓力」，劉備自然又驚又氣又惱。

但孔明雖然明知荊州是決計失不得的，却不同意劉備欲行「明刀明槍」的硬抗方針。因為孔明深知，如果不留有迴旋餘地，激發東吳用武力功解決，自己立足未穩，背後又有强大的曹操虎視眈眈，那劉備的處境便極為兇險了。

一方面是荊州絕不能失去，另一面是東吳非索回不可，又一面是曹操在背後虎視不捨。這三方面的壓力交織在一起，同時又不能與東吳鬧翻，破壞了「聯吳抗曹」的戰略大計，這等嚴峻的局面，等閒之輩亦應付不了。

天機大勢的演行，便是如此的玄妙。一方面是「三分天下」的天機大勢已演進到「三王初立」的格局；但另一方面擺在天下人眼前的這一奇格，却又面臨隨時變幻的微妙局



面。

時勢造英雄，還是英雄造時勢？天機定人謀，還是人謀導演天機？

面對如此嚴峻的演變關鍵，身為「天機門嫡傳弟子」的孔明，却可以從容對應。

孔明的戰略便是「拖」，而「拖」字戰略具體戰術是「借」。

孔明深知，劉備作為當今皇帝的皇叔，又是荊州原主劉表之弟，比之孫權更有資格(亦即所謂公理)佔據荊州九郡。但孫權方面則以赤壁大戰，東吳以損兵馬、費錢糧為理由，要求取得荊州九郡為代價補償，也並非全無道理。因此假若强硬拒絕東吳方面的要求，則必令孫權、周瑜等人大失面子，動兵攻奪荊州是必然的事。

## 周郎妙計　弄巧成拙

在此情勢下，孔明為防止雙方關係的徹底破裂，保住「聯吳抗曹」的戰略大計，他祇是向東吳據理反斥，待對方無力反駁時，却又主動忍讓，提出「立文書暫借荊州」的方案。這就顯得通情達理，亦給了東吳的一個大面子。因而緩和了雙方的尖銳矛盾，為「西返益州」爭取了極為珍貴的時間戰略。

孔明在處理荊州爭奪的大計上，充分顯示了他高瞻遠矚、洞察天下大勢的雄韜偉略。

魯肅返回東吳都城柴桑，他也不去見孫權，先赴周瑜府上，他深知周瑜在孫權心目中的份量，祇要取得周瑜的諒解，他在孫權面前便好交代了。

＊　＊　＊

此時周瑜的箭傷尚未痊癒，聞報魯肅到訪，周瑜與魯肅私交甚厚，又知他為人忠厚，對荊州一片忠心耿耿，倒沒有半點怠慢，吩咐快請，於臥室中帶病與魯肅相見。

周瑜已知魯肅剛從荊州南郡劉備處回來，他半倚半躺於床上，見了魯肅，略客套一句，便立刻問魯肅道：「子敬此行赴南郡，劉備可肯立刻交還荊州五郡？」

魯肅微歎口氣，無奈把赴南郡與劉備、孔明見面的情形說了，末了道：「劉備新喪夫人，十分傷心，吾祇好改日再前去據理力爭，務要劉備交還荊州，望都督鑑諒。」

周瑜一聽，便恨恨的道：「子敬乃忠厚之人，可惜却又中了孔明『借喪拖延』的奸計也，吾決起兵與劉備、諸葛亮決一雌雄，奪回荊州，望子敬助我。」

魯肅一聽，不由吃了一驚，因為他最擔心的事眼見要發生了，於是忙道：「此事決計不可魯莽，目下曹操雖然已退縮北方，但極欲報赤壁慘敗之仇，又極欲重奪荊州，所懼者乃東吳與劉備聯盟也。若孫、劉二家互相吞併仇殺，必兩敗俱傷，屆時曹操乘虛而入，江東勢危矣，再說劉備昔日與曹操交厚，若他被逼急了，說不定向曹操獻了城池，一同攻打東吳，都督以為東吳可以抵擋嗎？」

周瑜一聽，臉色不由驟變，因為魯肅所說的後果十分可怕，單是曹、劉一方，東吳尚可抗衡，但若曹、劉聯手，以曹操的雄厚兵力，加上諸葛亮的計謀，關、張、趙諸將的勇猛，簡直是泰山壓卵，這情景想來也令人膽戰心驚，周瑜雖然恨怒攻心，但也決計不敢冒此之亡國亡家的風險，但他又極不甘心，咬牙恨恨的道：「吾等於赤壁戰場廝殺，損兵馬，費錢糧，他却去火中取栗，奪吾荊州，吾又怎能忍下這口惡氣也。」

正當周瑜恨恨不已，但又害怕出現魯肅所言的「曹劉聯盟」而導致東吳滅亡的局面，無奈的又驚又恨之際，忽有都督府親兵進來稟報，說外面有一位報說姓吳名中的東吳人士求見，自稱有「揚孫抑劉」的妙法相獻。

周瑜一聽，他正沒好氣之際，不由冷笑道：「這等分明是江湖術士的狂妄口胳，吾等為東吳大都督，手握二十萬雄兵，尚不敢自稱能『揚孫抑劉』，他是何人，竟敢如此托大？」他正欲下令將那人逐走不見。

魯肅聽聞，却心中一動，暗道：：若有妙法可以「揚孫抑劉」，兩家不動干戈，和平解決荊州紛爭，這是目下的上上之策，他心中轉念，便連忙向周瑜道：「都督且慢！天下奇人異士甚多，或許果有妙法，何不請他進來，當面審察？」

周瑜此時心中亦十分矛盾，並無更好的主意應付荊州之危，見魯肅有此意，便亦順水推舟的同意了。

不一會，親兵便引進一位作道士打扮的中年男子進來，向周瑜揖拜道：「貧道吳中，拜見周都督！」

周瑜僅略一欠身，便沉聲道：「吳道長，我有傷在身，並無時間虛耗，你若有甚『揚孫抑劉』的妙法，便請快說出來也！」

周瑜的不耐煩，進見的道士吳中，却不但不反感，反而呵呵笑道：「都督負傷，貧道亦有所聽聞，又知此乃恃勇動武之故也。因此才專程趕來，向都督獻上一條妙計，好教都督不費一兵一卒，便可達『揚孫抑劉、奪還荊州』的大計也！」

周瑜的心事被吳中一言切中，

他不由眼神一亮，忙道：「請吳道長細說其詳！」

吳中微微一笑，道：「吾聽說劉備鍾愛的甘夫人近日新喪，是嗎？」

魯肅一聽，心中不由又一動，暗道：不料這吳道士所思，與吾不謀而合，他也不待周瑜回答，便立刻道：「吳道長，我剛從南郡回來，發覺劉備的甘夫人果然新喪，但吳道長知此又如何呢？」

吳中笑笑，又道：「吾又聽聞，吳君孫權之妹，乃同出孫堅將軍的嫡親血脈，性極剛勇，猶勝男兒，又年值妙齡，待字閨中，未知然否？」

魯肅又點點頭道：「果然如此，這又如何了？」

吳中微笑道：「劉備喪妻，必定續娶，但等閒之輩，劉備必看不上眼。而孫妹未嫁，恰與劉備門當戶對，必合劉備心意，這便有玄機可乘了。」

魯肅忙道：「雖然如此，卻有甚玄機可乘？」

吳中意味深長的道：「吾曾考察大地山川，發覺劉備早年曾得高人相助，將其祖先中山靖王劉騰、及先父劉弘葬入一大地風水龍脈，其地力十分旺盛，足以蔭佑劉備成『王者之貴』。雖然一時之間未能審辨龍脈形屬，但其貴當旺發於劉備的中晚年，此點卻確證無疑也！」

周瑜一聽，不悅道：「這等虛僞之語多說無益，設若劉備未得諸葛亮之助，他又怎會有今日之成就？」

吳中微笑道：「都督所言恰好是其中的玄妙之處。試看諸葛亮少年時已英明畢露，爲甚那時未助劉備，偏偏於劉備窮途末路，托庇於荊州劉表，且其剛好踏入中晚年時，諸葛亮卻忽然與他相遇，此點豈非十分玄妙嗎？而且當年助劉備得祖宗龍脈的高人，便是諸葛亮的恩師龐德公，龐德公乃一代天機隱俠，這其中的種種關連不是十分奇妙嗎？」

周瑜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因爲他任何人均不相信，但諸葛亮的驚天謀略，卻不但令周瑜確信，而且爲之又驚又敬又畏懼，而諸葛亮的師父龐德公，自然非等閒之輩，若此人曾助劉備得到所謂的「祖宗龍脈」，那其中的玄妙奧秘，便非比尋常，不可等閒視之了，周瑜不由喃喃的道：「吾亦曾聞一代天機隱俠龐德公之名，不料他竟是諸葛亮的師父，若此人眞的曾助劉備，那後果便十分可怕了。」

魯肅也顧不得理會周瑜的驚疑，他忙向吳中道：「吳道長，若然如此，你又有甚妙法去『揚孫抑劉』呢？」

吳中神秘的笑笑道：「貧道又知吳君孫權的祖脈，乃赤龍山上的『赤龍龍脈』也，而『龍』乃天子之謂，當主吳君孫權有九五天子之尊。」

魯肅對這等「風水地脈」之學，亦略有所聞。因此他一聽便反問道：「既主公有此『赤龍天子脈』之貴，那又何必再去『宏揚』呢？」

吳中微笑道：「這是其中的奧妙所在，吾知地脈之學有『强吸弱』之論，吳君祖脈既比劉備的『王者之脈』强，那便可以施展『以强吸弱』之論。而此大法最直接有效的，便是『陰陽相吸』，吳君孫權之妹，恰好屬陰，她又同屬孫氏『赤龍天子脈』的嫡傳血脈，因此可稱之爲『龍陰』。劉備屬陽，其祖宗龍脈祇屬『王者之脈』，弱於孫權的『赤龍天子脈』，因此屬『弱陽』也。」

魯肅聽到此處，似已有點醒悟吳中的用意，不由又驚又奇，忙道：「吳道長，你的意思是，利用主公胞妹來對付劉備麼？」

吳中呵呵笑道：「果然如此，吳妹既屬『强陰』，劉備又屬『弱陽』，正好以吳妹的『强陰』，吸扯劉備的『弱陽』也，若劉備的『龍氣』被吸，反過來壯大吳氏血脈的『龍氣』，則劉備必受『壓抑』，吳氏一脈必得『宏揚』，此長彼消之下，劉備必逐漸衰敗，屆時不必花一兵一卒，荊州自然歸東吳手也，但其中的關鍵，卻是『陰陽交滙』，然後才可達『强陰吸弱陽』的效果也。」

魯肅一聽，不由又吃驚道：「吳道長之意，乃指吳妹須與劉備有『合體之緣』，二人眞成夫妻嗎？」

吳中斷然的點頭道：「不錯，確須如此！」

魯肅不由微歎口氣，道：「吳妹是主公孫權的胞妹，又是吳國太的掌上明珠。劉備已一把年紀，吳妹卻值妙齡，吳國太怎肯讓自己女兒跳此火坑，主公又心性至孝，他又怎敢違逆吳國太的主意也，此事祇怕決難成功呢！」

吳中微笑不語，似乎認定他所獻之計，十分奇妙，若不依從，那是東吳的一大損失。

不料此時周瑜卻忽然呵呵笑道：「很好，吳道長此計妙之極了，吳道長請先行回去準備，待吾向主公議妥，再請道長親力施爲吧！」

說罷，周瑜又令人捧出黃金一錠贈給吳中，以表謝酬。吳中大喜，忙向周瑜拜謝，告辭走了。

吳中剛走，魯肅便連忙向周瑜道：「公瑾本不信這等玄學之事，怎地卻答應吳中，行此『陰陽相吸』術法？」

周瑜呵呵笑道：「吾乃將計就計也，吳中既精於此等地脈風水玄



學，而諸葛亮之師父龐德公又極信且精此道，諸葛亮就算不精亦必確信。因此祇要由吳中出馬，赴南郡打動劉備，便必可將劉備引入柴桑來也！」

魯肅奇道：「公瑾眞的打算招劉備爲東吳快婿嗎？此事祇怕難過主公及吳國太這一關也。」

周瑜微笑道：「子敬放心，吾此舉乃『美人計』。吾祇要將劉備誘來，便立刻將他幽囚獄中，卻教人去討荊州交換劉備。待他交割了城池，吾自有妙法施爲，管教劉備妻子勾不得，反成永世難出生天的階下囚。」

周瑜一頓，見魯肅仍有猶豫，便肅然的道：「子敬身上，壓着荊州五郡的重擔，稍一不慎，便成了東吳的千古罪人，吾此計亦爲助子敬你脫身，可千萬不可再猶豫不決也！」

魯肅一聽，果然作聲不得。因爲荊州五郡，確是由他「借」給劉備的，若討還不得，他又如何向孫權及國人交代？魯肅無奈長嘆一聲，答應代周瑜去奏請孫權允准。

＊　＊　＊

魯肅入宮見孫權。

孫權見魯肅來到，立刻便問道：「子敬！你赴南郡討還荊州之事如何了？想必已馬到功成了麼！」孫權的口氣很有點不耐煩了。

魯肅心性忠厚，他雖然心中惴惴不安，但亦並無半點隱瞞，坦白的把他在南郡所見所聞呈報孫權，未了無奈的道：「我見劉備有喪妻之痛，不忍追索逼迫太甚，祇好改日再前去追討。」

孫權一聽，不由便微哼一聲道：「子敬爲人太忠厚，也不知這是劉備以喪妻來作擋箭牌麼！他妻喪可以再娶，吾之荊州被借失去，卻何日可以重回！」

魯肅見孫權動怒，當下也沒了主意，無奈祇好將周瑜的「美人計」坦白說了出來。

孫權聽了，沉吟不語。過了一會，竟欣然點頭道：「公瑾此計，果然可以不必動兵索回荊州地土！但派誰去向劉備說媒？」

魯肅至此也再無迴旋的餘地了，祇好據實的道：「東吳有一位異人，姓吳名中，此人精於玄術，必可令劉備答應赴東吳迎娶。」

孫權笑道：「吳中既有此能耐，就派他作代表往劉備處作媒吧！」

魯肅向孫權拜辭，又即時返回都督府，向周瑜呈報。周瑜呵呵笑道：「好極了！祇要吳中能將劉備引來柴桑，吾必教他有來無回！」

周瑜急令吳中立刻赴南郡向劉備說媒，又答應事成之後重重賜賞。

吳中已得了一錠黃金作酬，料想事成之日，必得回幾倍之數，不由大樂。他毫不猶豫便乘船赴南郡而去。

吳中抵達南郡，說是奉東吳國君之命，拜見劉備，有事相請。

劉備接報，也不知東吳打甚主意，連忙請來孔明、龐統商討對策。

龐統又居江東，對此地的風土人情瞭如指掌，他一聽吳中之名，便呵呵笑道：「吳中此人精於風水玄學。孫權令他來作說客，其來意必與風水玄學有關也！諸葛師兄乃此中的高手，主公可任由他安排處置好了！」

孔明微一沉吟，含笑道：「魯肅回去不久，此人後腳便到，其來意必與荊州之索有關！且先讓他進來，當面審察，再見機而行便是。」

吳中被迎請進來，他挾了「東吳使者」的名頭，孔明吩咐不可怠慢，因此派人到府外迎請吳中。

吳中見劉備待他如貴賓，料想此事成功在望，當下客套幾句，便向劉備道：「我知劉皇叔近日痛失夫人，甚爲痛惜，吳侯孫權着我向皇叔慰問。」

劉備道：「多謝吳侯的好意。」

吳中微微一笑，隨即又道：「素聞劉皇叔的賢德，爲表敬意，亦爲解皇叔喪偶之痛，我爲皇叔作媒，說一門好親事，未知皇叔意下如何呢？」

劉備道：「吾中年喪妻，果然痛惜。但先妻屍骨未寒，怎忍心便議親事？」

吳中道：「皇叔賢德，令人敬仰。但人之無妻，如屋之無樑。而且貴爲皇叔，亦不可中途而廢人倫，而致血脈不繼也，請皇叔鑑察。」

劉備一聽，沉吟不語。

孔明在旁，忽然含笑道：「東吳派吳先生說媒，亦美事也，主公不可拒人於千里之外。但未知吳先生所提，是誰家親事？」

吳中見孔明竟然爲他打圓場，不由大喜，暗道：劉備對孔明言聽計從，若能打動孔明，此事便成功大半了！吳中深知孔明非同小可，半點不敢大意，甚至比與劉備答對更留神，小心翼翼的道：「久聞諸葛先生英名，在下佩服之至，若是等閒親事，我又怎敢作媒說親？實因吾侯有一胞妹，美而且賢淑，恰好與皇叔的賢德匹配，才敢求孫、劉兩家姻親之好。」

孔明微微笑道：「原來是吳侯孫權胞妹，這果然是一門絕佳親事啊！但未知此事吳侯同意否？」

吳中忙道：「若不先稟明吳侯，在下豈敢私自提此王家親事？

況且若兩家結姻親之好，必令曹操不敢正視東南也。此乃於國於家皆兩便之事，諸葛先生幸勿生疑。」

孔明呵呵笑道：「吳侯孫權嫁胞妹於吾主，此乃千古佳話，吾豈有疑慮哉？但不知吳侯之意，是他將胞妹送來南郡，還是由吾主親去江東迎娶也？」

吳中一聽，連忙依周瑜臨行時的密囑，立刻道：「吾東吳國太夫人極愛此幼女，欲在她有生之年，主持幼女大婚。因此務請皇叔以國婿身份，入東吳都柴桑迎娶。」

孔明一聽，微笑不語。

吳中心中着慌，忙向劉備道：「諸葛先生所言不錯，此乃天成佳偶，望皇叔幸勿推却！」

劉備見孔明微笑不語，心中便有點不安，猶豫的道：「吾年已半百，鬚髮皆白，吳侯之妹，正值妙齡，恐非配偶也。」

吳中急道：「吳侯之妹，身雖女兒，志勝男子，常言：若非天下英雄，吾絕不下嫁。皇叔名聞四海，正合所求，又豈會因年齡差別而生棄？皇叔幸勿多心！」

劉備正欲有所表示，孔明與龐統互視一眼，即含笑發話道：「吳先生且稍留南郡，吾主決定如何，明日必行回報。」

吳中無法，祇好告辭，由孔明派人送他到南郡城中館舍暫住下來。

吳中離開後，劉備心中惴惴不安，忙向孔明和龐統問道：「此事，兩位軍師以為如何？」

孔明向龐統含笑道：「賢弟必已有所判斷，願聞其詳，好麼？」

龐統知孔明謙讓，又有意讓他顯示才華，不由呵呵笑道：「師兄對此事想必已胸有成竹，吾就大膽說出來，與師兄印證一下吧！吾以為此事可作兩面剖析，其一面是周瑜伏下的『美人計』，以吳侯之妹作餌，誘主公入吳，然後逼主公就範，交還荊州五郡！」

劉備一聽，吃了一驚，忙道：「龐軍師所慮，與吾不謀而合也！但未知這一方面是周瑜的『美人計』，另一方面又是甚麼呢？」

龐統神秘的一笑道：「這另一方面啊，因事涉玄學之道，非我所長，祇好請諸葛師兄回答了！」

孔明一聽，微笑道：「吳中此人，果然精於風水玄學之道。吾剛才欲審察其神色，窺其內心之秘，不料他已事先加以掩蓋，因此僅憑察神觀色，未能窺破其秘。」

劉備吃驚道：「吳中此番前來提親，既有周瑜的『美人計』暗伏，又有吳中『玄術』作怪，豈非於吾十分不利？與東吳聯婚之事不如作罷！」

孔明却含笑道：「主公勿憂慮，吾雖然未能從此人神色察其心秘，但從吾師所授的『風水地脈』絕學，其暗伏詭計，却難瞞吾之眼目！」

劉備大奇道：「是甚詭計？先生快說！」

孔明微微一笑，道：「據吾所知，吳侯孫權的祖宗地脈屬『赤龍地脈』；而主公之祖宗地脈，吾知為『白兔地脈』。兩者相較，『赤龍地脈』當勝於『白兔地脈』，而吳侯之妹屬孫氏嫡傳血脈，其身亦必已承納祖宗地脈龍氣，她性屬陰，主公性屬陽，相較之下，便即其『強陰』勝於主公的『弱陽』也。又風水地脈學中，有『強陰吸弱陽地脈』之說，因此吳中必利用此地脈原理，令主公與吳侯之妹陰陽合體，以達其『強陰吸弱陽地脈』的目的，進而令『劉受抑制、孫被宏揚』的可怕結局！」

劉備一聽，不由冒汗道：「既如此可怕，這門親事不提也罷！」

龐統亦道：「周瑜的『美人計』尚可設法化解，但此等風水地脈玄學之道詭秘莫測，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且極難窺透。東吳這門親事吾以為還是迴避為妙！」

孔明微一沉吟，便決然的道：「雖然如此，但吾亦可將計就計，利用與東吳聯親堵住孫權、周瑜追索荊州的口實，同時亦可鞏固孫、劉兩家的聯盟，以防止曹操煽動孫、劉內鬥，他漁人得利也！」

孔明一頓，又決然的道：「依亮之見，主公可答允東吳方面的提親，但不必急於赴東吳，先派孫乾代表主公，往江東說合親事，趁機打探內中的虛實。同時，亦可爭取一段緩衝時間，方便吾為這門親事預伏妙法！」

劉備雖仍感猶豫不決，但這是孔明所作的決斷，他也不便斷然反對。劉備無奈，祇好半信半疑的勉強答允，先派孫乾代表他往江東一行。

就在當晚，在南郡軍師府，整整的一個漫漫長夜均失去孔明和他的同門師妹雕雪的踪影。孔明和雕雪二人這一晚到底上哪兒去了？除了孔明和雕雪二人外，當世祇怕亦決計無人知悉。

但在第二天上午，孔明又出現於劉備的府中。雖然他功力精湛，但此刻竟亦略顯疲態，雙眼紅筋滿佈，顯然徹夜未睡。

劉備見了，不由吃驚道：「先生為謀劉備之事，切莫過於勞心，若先生有甚損傷，劉備寧願永不再續娶妻室也！」劉備這話倒是由衷而發，因為他漂泊半生，自遇孔明才終於據佔荊州五郡，初步立穩了腳跟，孔明對劉備來說，簡直有如「聖手神醫」，令他起死回生！他



又怎可在此關鍵時刻失去孔明這一雙左右手？

孔明却從容一笑，道：「主公放心，吾略施小計，必令周瑜入吾圈套，吳侯之妹歸屬主公，荊州萬無一失，主公的氣運不衰反旺，方便日後進取也！」

孔明說罷，即吩咐孫乾代表劉備，到館舍答覆吳中。

孫乾奉命到城中館舍，對吳中說知，劉備已初步答應與東吳的親事，但須由他作代表，親赴江東拜見孫權，再作最後決定。

吳中一聽，不由大喜。當下也毫不遲疑，帶同孫乾一道即日下船，一路向江東柴桑城飛駛。

不一日抵達柴桑。孫乾由吳中引領，先去拜見周瑜，說明來意。周瑜笑道：「好極了！孫先生請去當面拜謝吳侯！」

孫乾入宮拜見孫權，說自己是代表劉備前來說親的。

孫權欣然道：「吾將小妹招玄德為婿乃一片眞誠，絕無異心，孫先生回去，請好好向玄德解釋明白！」

孫乾拜辭孫權，回到荊州南郡，將他在江東柴桑的所見所聞呈報劉備，孫乾道：「依吾之見，吳侯果然出自眞心，專候主公前去結親也。」

劉備仍感猶豫，問孔明道：「先生以為，吾是否去得江東呢？萬一眞如龐軍師所言，此乃周瑜的『美人計』，劉備豈非有去無回嗎？」

孔明從容微笑，道：「主公放心，吾派趙子龍和司馬芝姑娘與主公同赴柴桑，必保主公安然回返！」

劉備一聽，心中這才稍安，因為他深知趙子龍神勇無敵，視曹操的百萬雄師如草莽；司馬芝姑娘是趙子龍的師妹，亦曾在危急關頭救他生命。如今有他師兄妹二人護送，他的人身安全，便可增加幾分了。當下劉備無奈，祇好答允親赴江東結親。

孔明將趙子龍和司馬芝請來，他對趙子龍和司馬芝道：「子龍，吾給你五百精兵，敢與司馬姑娘一道護送主公赴江東迎親，更須保證主公平安回來麼？」

趙子龍微笑不語，司馬芝却樂得格格笑道：「好極了！司馬芝在南郡已悶得發慌，此行往江東迎親，乃辦喜事，必定十分熱鬧，好玩極了！子龍哥哥，快答應下來啊！」

趙子龍却含笑悄聲道：「芝妹，你以為此行是好玩的麼？此行危機重重，千萬大意不得啊！」

司馬芝天性樂觀，不知人間的兇險奸詐，她半信半疑之際，孔明果然已招趙子龍到他身前，附耳悄言道：「子龍知吾心也！主公此行江東結親，乃為穩固孫、劉聯盟，爭取緩衝時間以利進取，子龍責任重大，果然半分輕怠不得！」

趙子龍斷然的道：「大哥放心吧！趙子龍但有一息尚存，必保主公來去平安！」

孔明欣然一笑，他深知趙子龍身負「五鳳朝陽」龍氣護體，更有一套「天象六合神劍」護衞。曹操的兩大名劍「倚天」、「青虹」，均被他奪得，一柄「倚天」自佩，一柄「青虹」送司馬芝，有他師兄妹二人護駕，劉備的身邊便猶如坐擁雄兵十萬了！

* * *

雖然如此，但孔明仍不敢有絲毫大意，他肅然的對趙子龍道：「此行江東，乃為大局謀策，因此只宜智取，不可力鬥，否則若傷了兩家和氣，江東結親的意義便失去了！為助你此行，吾有錦囊三封，內有三條密計，但遇緊急情勢，便依次拆視，依計而行。」

趙子龍對孔明這位義兄十分傾佩，因此一聽便毫不猶豫，決然的道：「是！子龍謹遵密計行事！」

孔明將三個錦囊，交趙子龍貼身藏好。趙子龍、司馬芝二人向孔明拜辭，出去準備去了。

孔明又事先派人赴東吳，納了禮聘，一切依足迎娶王親的禮節，一絲不苟。孔明絕不給周瑜攫住任何一點話柄。

第三天的上午，時值寒冬十月，劉備由趙子龍、司馬芝二人率五百精兵護送，分乘十艘快船，離了荊州南郡，一路向江東都會柴桑進發。

沿途祇見山川壯麗，長江兩岸風光如畫，不過，劉備心中一直惴惴不安，根本無心欣賞沿岸的山川水秀，倒是與劉備同船的司馬芝不時向趙子龍格格笑語，快樂得猶如脫籠飛空的雲雀。

快船抵達東吳都城柴桑，泊岸入城。

趙子龍向劉備悄聲道：「軍師吩咐，船泊柴桑岸，便啟拆第一封錦囊。」劉備也不知孔明有甚好計保護他的安全，便道：「如此，子龍拆錦囊看看！」

趙子龍摸出第一封錦囊，仔細看了，便向劉備笑道：「主公放心，軍師原來已有萬全之策也⋯⋯這第一封錦囊的妙計，原來叫『欲蓋彌張』呢⋯⋯」

當下趙子龍依計而行，首先下令五百隨行兵士，人人披上喜事紅綢，大吹大擂，一路入柴桑城置辦結親物品去了。沿途吸引了大批東吳百姓，人人皆知劉皇叔已入東吳迎親來了，柴桑城中哄哄動動，登

時熱鬧起來。

趙子龍這一面卻護送劉備，先去拜見孫權之兄孫策的岳丈喬國老。喬國老即江東著名美女「二喬」的生父，大喬下嫁孫策，二喬下嫁周瑜。孫策雖已逝去，但孫權視兄如父，對喬國老依然十分尊敬。

劉備由趙子龍、司馬芝護送，隨從牽羊擔酒，前去喬府，拜見喬國老，告知由東吳派人作媒，前來迎娶孫權之妹。喬國老見劉備一表人材，又識得尊賢敬老，心中十分欣喜，答應代劉備先去轉拜劉備的未來岳母——吳國太。

此時，柴桑城中一片哄動。連孫權亦接報，劉備已抵柴桑迎親來了。

孫權接報，不由暗吃一驚，他原來打算此事悄悄而行，只要將劉備誘來柴桑，扣作人質，荊州五郡也就如囊中之物，探手而取了，不料劉備剛到，便如此哄動，人人皆知劉備迎娶他的妹妹。孫權心道：不知是誰洩漏風聲？萬一此事被母親喬國太知悉，便少不免有一番麻煩事了！他心中不由又氣又惱，抱怨周瑜和魯肅辦事不密，將劉備前來迎親的消息洩漏出去。

但孫權意料不到，劉備竟搶先前去拜見喬國老。喬國老與吳國太有姻親之好，又知劉備迎娶的正是吳國太最鍾愛的女兒，哪有不立刻前去向吳國太報喜？

喬國老入宮見吳國太，見面便向吳國太賀喜道：「恭喜國太！」

吳國太雖年已六十高齡，但身子仍十分健朗，她一聽便奇怪的道：「老身何喜之有？」

喬國老道：「令千金已許配劉皇叔玄德爲妻，如今劉備玄德已駕臨柴桑親自迎娶，國太爲何尚要隱瞞？」

吳國太奇道：「老身委實並不知情……待吾先打探清楚再說。」

於是吳國太讓喬國老先在宮中歇息，她一面差人請兒子孫權入後宮見她，一面又急派下人到外面探聽虛實。

孫權未到，出外打聽的人卻已先行回報吳國太，說：「稟國太，果有此事，劉皇叔已在城中館驛安歇，五百軍士亦披紅掛綠，在城外買猪羊果品，準備辦喜事呢！又城中人人皆知，劉皇叔迎娶的是吳侯之妹，國太的千金啊！」

吳國太一聽，不由又氣又惱。

稍後，孫權已來到後宮，他被吳國太相召，心知不妙，欲召周瑜、魯肅前來問計，不料等了好一會，兩人均毫無影踪。孫權心性至孝，恐母親嗔怒，無奈只好先入後宮見母。

吳國太一見孫權，二話不說，先就搥胸頓足的大哭起來。

孫權心中又驚又不安，但仍詐作無事的問道：「母親爲甚如此傷痛？」

吳國太恨恨的道：「你這不孝之子！當日你兄長臨危之時，吩咐你甚麼了？你兄長爲你打下江山基業，你卻如此逆母……」說時又大哭不止。

孫權驚道：「母親有怪責權兒之處，只管明說，切勿自傷貴體！」

吳國太氣道：「爲母死了豈非更好……也便由得你大逆不道啦！」

孫權慌道：「母親言重了！孩兒不敢！」

吳國太道：「你如何不敢！你若不敢，爲甚劉玄德前來東吳聘吾女爲妻，滿城人皆知，獨老身被欺瞞不知？」

孫權一聽，知母親已獲悉劉備招親的事，心中不由又驚又氣，好一會作聲不得！

吳國太見孫權默不作聲，不由更氣，狠狠的訓斥道：「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人之常情也。但我既是你兄妹二人生母，婚娶大事，豈能不先向爲母稟明？你私自作主，眼中還有母親麼？你如此不孝，如何配做一國之君？」

孫權無奈道：「母親息怒，此事實別有內情，乃周瑜用計，欲誘劉備至東吳，扣作人質，逼他交還荊州。並非眞的將吾妹許配於他，望母親鑑諒。」

吳國太一聽，不由大罵道：「周瑜這匹夫，他有本事做江東六郡八十四州大都督，怎的便無能去取荊州？反要吾女作餌，使此美人計！如今東吳人人皆知劉備已聘吾女爲妻，若殺劉備，吾女便須守寡，日後還有誰敢娶她？你使計，卻不知却害了你親妹終生矣！」

孫權見吳國太大罵周瑜，心中不由哭笑不得，明知母親愛女情切，乃借罵周瑜來訓斥他這不孝之子，但又不敢辯駁。孫權無奈道：「母親諒察，荊州乃江東門戶命脈，不容有失，爲國家大局，孩兒和周公瑾不得不爲也。」

吳國太生氣道：「你若用此美人計坑妹……便得還荊州，也被天下人耻笑！你如何對得住你的親妹？如何對得住你的先父兄也！」

孫權見吳國太用先父兄來責他，登時無言以對，他憶起兄長孫策在生之日，對弟妹愛護有加，心中不由又有點慚愧，大罵魯肅「借」出荊州，又惱怒周瑜千不用萬不用，偏用他的親妹作施這條「美人計」……孫權無奈道：「但事到如今，母親說如何是好呢？」

吳國太道：「事已至此，劉玄德到底是漢室宗親，不如將錯就錯，招他爲婿，也不會辱沒了吾女也。」



孫權道：「但恐彼此年齡太懸殊也。」

吳國太怒道：「爲母當日嫁你父親，年齡不也相差一大截嗎？難道你敢以爲汝父配不起母親嗎？」

孫權道：「孩兒不敢。」

吳國太見孫權已肯回心轉意，心道：他到底是一國之君，不可令他太難堪，便口氣一緩，道：「這樣吧，吾並未見過劉備，明日可約他於甘露寺相見，若爲母認爲配爲吾婿，則任從你等行事，若我合意，吾便將女兒嫁他爲妻，你等不許從中作梗！」

孫權見母親肯原諒他，不再傷心，他是至孝之人，不敢再違逆，便當即一口答應了。

孫權拜辭吳國太，出了後宮，來到大殿，立刻派人將吳國太的令旨，傳知周瑜。周瑜接報，卻又托來人轉告孫權道：「主公可令賈華率三百刀斧手，伏於甘露寺兩廊，若國太合意，無話可說；若不合意，一聲令下，兩邊刀斧手撲出，將劉備擒下！」

孫權亦同意依周瑜之計行事，但他不敢再違逆母親，決定一切按吳國太的心思再行處置。

吳國太待孫權離開，即告知喬國老，讓他回去告訴劉備，說她將於明日於甘露寺接見。

喬國老親到劉備居停的館舍，告知吳國太的賜會，又說明日吳侯孫權，亦在甘露寺相見，請劉備小心應對。

劉備急與趙子龍、司馬芝商量。

趙子龍道：「明日之會，必兇多吉少！我帶五百軍前去保護便了！」

司馬芝亦慨然道：「我亦帶劍化裝赴宴！若周瑜、孫權敢對劉皇叔不利，我先將孫權生擒活捉，好教劉皇叔你從容離去！」

劉備有趙子龍、司馬芝二人貼身保護，心中這才稍安，並無拒絕赴宴的表示。

第二天一早，劉備按趙子龍的吩咐，內披精細鎧甲，外穿錦袍。司馬芝女扮男裝，背「青虹劍」，以劉備的貼身書僮身份緊隨劉備身邊。趙子龍則全身披甲，背插「倚天劍」，手執銀槍，率五百精兵護行。大隊迎親隊伍，一路向柴桑城甘露寺進發。

此時，在甘露寺內殿，吳國太、喬國老早已抵達，兩老端坐，等着當面審察「東吳快婿」。稍後，孫權亦率引一班謀臣來到甘露寺。但其中的主角人物周瑜、魯肅、吳中卻不見露面。

劉備、趙子龍、司馬芝等一行人抵達甘露寺前，劉備下馬，先去與孫權相見。

孫權這是第一次與劉備見面，他但見劉備儀表非凡，連貼身書僮亦神威凜凜，心中不由一陣怯懼。孫權因母命難違，與劉備略爲客套幾句，便對劉備道：「吾母急欲與玄德見面，這便請進內殿吧！」

劉備不知內殿情形，不由略一猶豫。司馬芝在他耳邊悄聲道：「將軍放心，子龍哥哥已傳音於我，一切他自有安排，請將軍安心入見吳國太。」

劉備一聽，這才欣然進內殿。

吳國太、喬國老果然已在內殿端坐。劉備進內，先以女婿的身份，拜見了吳國太這位「岳母大人」，在威儀中不失禮貌。

吳國太見劉備雖年已半百，但紅光滿面，精神奕奕，十分健壯，心中不由大喜，她雙手扶起劉備，吩咐賜坐。又轉身向喬國老歎道：「玄德不失爲東吳快婿也！」

喬國老對劉備印像更佳，他亦向吳國太道：「劉玄德有龍鳳之姿，天日之表，仁德之名佈於天下，國太得此女婿，當眞可喜可賀也！」

劉備向吳國太、喬國老拜謝，然後坐下，不一會便擺上便宴，與吳國太、喬國老同飲，司馬芝則站於劉備身後，向場中灼灼而視。

稍一會，趙子龍背插「倚天劍」，手中並無攜銀槍，大步走進內殿，先向國太拜揖，然後侍立於劉備身側。

吳國太見趙子龍神威凜凜，比劉備的「書僮」顯然又威儀幾分，暗道：劉備身邊人材濟濟，他日必成大業，吾有此乘龍快婿，乎復何求？吳國太心中已十分歡喜，愛屋及烏，連劉備的侍從亦很喜歡，不由向劉備問道：「玄德，剛進來的將軍是誰呢？」

劉備道：「他是常山趙子龍，忠心護主，吾視之如弟也。」

吳國太一聽，奇道：「莫非便是於曹操百萬軍中救少主的將軍嗎？」

劉備歎道：「正是趙子龍，當日劉備落難，全憑子龍等捨命相護，今日才有幸拜見國太也！」

吳國太不由讚道：「眞忠心護主的英雄將軍！玄德有此人材匡扶，何愁大業不成啊！」

說時，趙子龍悄聲向劉備道：「吾於周圍查察，發現殿外走廊有刀斧手埋伏，必不懷好意！」

劉備慌道：「這如何是好？」

趙子龍從容一笑道：「軍師已有先見之明，吩咐若能與吳國太見面，便可將吳國太視作護身符也。」

劉備一聽，當下也不敢猶豫，

立刻離席，跪在吳國太席前，流淚告道：「國太，若欲誅殺劉備，便請動手吧！」

吳國驚道：「玄德爲何如此驚惶？」

劉備道：「殿外走廊已伏刀斧手，豈非要殺劉備麼？」

吳國太一聽，不由大怒，她將孫權召入，責罵道：「吾已決招劉備爲女婿，即吾之兒女也。你爲甚暗伏刀斧手？難道連爲母亦欲誅殺麼？」

孫權慌道：「母親息怒，孩兒怎敢如此大逆不道？刀斧手之事，祇怕是下人誤事，待我喚入查詢便了。」

孫權無奈，祇好將賈華召進，責問道：「汝怎敢未得吾令旨，私自埋伏刀斧手，如今惹怒吾母，敎我如何是好呢？」

賈華一聽，知是孫權被國太責備，無奈將責任推到自己身上，他也不敢辯駁，祇默然不語。

吳國太見賈華已默然，怒道：「此人擅作主張，推出去斬了。」

孫權無言以對，十分無奈。

劉備見狀，他不想令孫權爲難，遷怒於他，便爲孫權解圍，替賈華求情道：「國太息怒，若斬賈將軍，於親事祇怕不吉利，劉備亦怕難久居膝下也。」

喬國老亦勸道：「玄德仁義之人，迎親大喜日子，委實不宜見血不吉利也。」

吳國太這才回心轉意，向賈華喝道：「若非吾婿親口爲汝求情，必將汝斬了，汝還不下令刀斧手退出去嗎？」

賈華一聽，不由如逢大赦，連忙拜謝不殺之恩，喝令三百刀斧手抱頭鼠竄而去。

孫權見劉備肯爲他解圍，免他負上逆母不孝之名，對劉備的敵意不由稍減了。他爲表謝意，邀劉備一道出後殿更衣。

劉備出殿前，見庭下有一石塊，心中一動，拔出侍從所佩之劍，仰天祝道：「若劉備得安然無恙，重返荊州，以成王霸大業，則劍到石斷，如若註定劉備死於此地，則斬石不破。」

話音未落，劉備手中劍猛地向大石一揮，劈了下去。就在此時，劉備眼前一花，似有一團雪白的兔形煙雲，猛地纏住他的手臂，力度陡增數倍，利劍揮下，大石竟應聲斷爲兩截。

孫權在一旁見了，不由吃了一驚，駭然道：「玄德好强的臂力，但爲甚如此痛恨此石呢？」

劉備見劍劈石斷，心中暗喜，他掩飾的道：「劉備年近五十，未能爲國家剷除賊黨，心中愧恨。今蒙國太招吾爲婿，乃平生大快事也。因此忍不住向天問卦，若能破曹興漢，則劍下石斷，幸呈此吉兆也。」

孫權一聽，心中不安，暗道：劉備所祝，莫非圖謀荊州永佔不還嗎？他既得此吉兆，吾之荊州五郡豈非長陷他手中嗎？這還得了？

孫權心中轉念，便呵呵笑道：「吾亦問天祝卦，若破曹賊，則此石亦爲吾劍斷！」一面却暗中祈祝道：「若吾再取得荊州，興旺東吳，則砍石斷兩半。」孫權手中利劍向大石一揮，大石居然亦被斬爲兩片。

孫權與劉備相對呵呵大笑，孫權得此吉兆，心中稍安，對劉備的敵意不由又減了三分，他與劉備携手併肩走進內殿，重新入席暢飲起來。

吳國太見了，心中甚喜，讚道：「吳侯與玄德彼此既已成一家人，合當互敎互愛，相互提携，如此曹操又豈敢再輕覷江東哉？」

孫權見母親已將劉備視作女婿，他爲了討母親歡心，便邀劉備道：「吾欲與玄德遊賞江東美景，先向母親告辭了。」

吳國太大喜道：「你二人正該多多親近，快去吧，不必拘禮也！」

孫權和劉備上馬，併肩而行。二人佇立江邊，觀賞江東勝景。劉備但見長江如銀帶，滔滔滾滾，兩岸山川秀麗，十分壯闊，不由脫口讚道：「眞乃天下第一江山也，劉備向仲謀由衷賀慶。」

孫權見劉備眞心讚賞江東，不由呵呵大笑，心中甚爲欣喜。

此時遙望江中，忽見一葉小舟行於江面，快如奔馬，如行平地。

劉備不由又歎道：「吾聞南人善駛船，北人慣乘馬，今日觀之，果然如此。」

孫權聞之暗道：劉備此言，莫非欺我不懂馬戰麼？他心中老大不服氣，向坐騎猛地加了一鞭，座下戰馬如飛，驟奔上山。

劉備見狀，呵呵一笑，雙腿一夾馬肚，先奔下山，再從山下飛馳而上。

孫權與劉備併馬立於山巓，揚鞭大笑，甚爲相洽。這是劉備與孫權一生人中唯一一次最融洽之時。

二人遊罷，又併馬走回柴桑城。江東百姓見了，孫、劉二家如此和洽，料想曹操必不敢正視江東，因此無不稱賀道喜。孫權眼見此舉甚得民心，他心中亦不由一陣欣喜，對劉備的敵意又減了二分，他此時再無殺劉備的念頭了。事實上孫權祇要得到荊州，亦絕不希望與劉備鬧翻，讓强敵曹操有機可乘。

當下孫權親送劉備到城中館舍，這才回返宮中。





劉備中了「强陰吸弱陽」之計，已忘了進取大計……

第二天，趙子龍又依孔明的計謀，請劉備求告喬國老，再由喬國老入見吳國太，說在外面恐怕有人會加害，吳國太已視劉備如婿，大怒道：「吾之女婿，誰敢害他，吾敎劉備搬入吾府中居住好了。」

於是吳國太親自作主，在府中撥出房宇，請劉備及趙子龍、司馬芝等盡數搬入居住，劉備有吳國太作護身符，果然安全多了。

孫權母命難違，胞妹許配劉備的親事眼見已「弄假成眞」，他不敢公然逆阻，違抗母親的令旨。同時，他見劉備似乎眞心迎娶胞妹爲妻，成親之後，劉備便是東吳快婿，他也不便負上誅殺妹夫的惡名。但另一方面，劉備「借」去的荊州五郡，孫權又決計捨不得放棄，如何追討，却又大費周折。

孫權心中十分爲難，委決不下，祇好派人送書到正在都督府養病的周瑜。孫權在書函中道：「吾母力主，已將吾妹許配劉備，公瑾所議之策不料却弄假成眞。此事令吾十分爲難，母命固不可違，荊州又決不容失，兩者之間如何兼顧，吾百思無計，公瑾何以敎吾？」

周瑜接孫權書函，不由大吃一驚，心道：吾這條「美人計」，本料成功在即，不想中途殺出個吳國太，劉備尋到這個大靠山，以劉備作人質追索荊州之事便十分難辦了，而且連周瑜的岳父大人喬國老，亦對劉備賞譽有加，喬國老同時亦是孫策的岳父，孫權視兄如父，喬國老亦即猶如孫權的祖父，加起來，罩在劉備身上的「保護網」便十分强大了，强大到連忌恨攻心的周瑜亦不敢硬碰。

周瑜深知，他原來策劃的「美人計」，其中「硬」的一面已失敗了，那另外「軟」的一面又如何呢？他反覆思忖。忽然，他心中一動，猛地憶起當日那位進獻「龍氣陰陽相吸」法計的江東異人吳中，暗道：此人所謀，雖然有點玄虛，令人難於相信，但如今劉備的親事已到「弄假成眞、生米煮成熟飯」的地步，亦即劉備必與孫家之妹有合體之緣，那吳中所思謀的「强陰吸弱陽龍氣」的大法，豈非已進入施行的前夕了嗎？

周瑜心念電轉，暗道：事到如今，吳中之法雖然玄幻，但亦祇好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了。

周瑜打定主意，當下也不敢再猶豫，立刻派人去請魯肅和吳中前來都督府議事。

很快，魯肅和吳中便先後趕到周瑜的都督府，又直奔周瑜的內堂臥室。

此時周瑜已端坐臥室案前，靜候二人的到來。

魯肅先到，周瑜立刻便將孫權的書函給他視閱。魯肅閱畢，將書函交回周瑜，却默然不語。

周瑜收好書函，急不及待的目注魯肅道：「子敬！事已至此，荊州五郡索回無望，你看如何是好？荊州五郡是你『借』出的，若收不回荊州，子敬祇怕難於置身事外。」

魯肅知周瑜這是用「荊州」來逼他站在他的一邊，他不由微歎口氣，無奈的道：「招劉備來江東作婿，這條美人計當初是公瑾提出來的，吾當日亦爲此稟明主公，不料中途被吳國太獲悉此事，與喬國老站在同一陣線，力主將令妹許配劉備，果然是弄假成眞，幾乎『米已成粥』。到此地步，連主公亦無法挽回，吾又有何妙策應對？」

周瑜神色不悅，似不高興魯肅的言語。但稍一會，周瑜却又微笑道：「雖然如此，子敬難道忘了當日獻上『龍氣吸納、彼消此長』的異人麼？此時此刻，此法倒可令吾等將計就計啊！」

魯肅一聽，心中亦不由一動，心道：若能以此和平的無形妙法，令劉備就範，從此臣服於東吳，順利獻出荊州五郡，既不失了孫、劉兩家和氣，又可助旺東吳的「王者之勢」，倒是一條妙絕之法也，魯肅極忠心於東吳，他心中如此轉念，便欣喜的笑道：「公瑾此言妙之極了，既欲行此法，爲甚不派人立刻去請吳中赴會？」

周瑜微笑道：「子敬勿急，吾料此人已將莅臨了。」

周瑜話音剛落，一名都督府的貼身侍從已從臥室外面匆匆而進，向周瑜稟告道：「稟報都督，東吳異人吳中按都督令旨已迎進內堂，待都督傳召。」

周瑜一聽，呵呵笑道：「快請！」一面又向魯肅笑道：「子敬，吾早料你必賞識吳中所獻妙法了。」

說時，吳中已由侍從引領而進。吳中正欲向周瑜、魯肅參拜，周瑜却已客氣的道：「吳先生非官場中人，不必多禮，請坐下議事。」

吳中果然精於玄學之道，他坐下，又目注周瑜一眼，便微笑道：「周都督相召，莫非有疑難未決麼？」

周瑜驚奇的眨眨眼，並沒答話，魯肅却忍不住道：「吳先生如何知吾等有疑難未決呢？」

吳中從容的微笑道：「周都督面相眼下之位連續跳動，當主都督心懷重大疑難，欲決而未決也，吾察形觀神，不難判斷。」

魯肅一聽，與周瑜相視一眼，兩人不由會心一笑。

周瑜此時也不敢輕慢了吳中，微笑點頭道：「吳先生慧目超凡，果然被你窺破吾之心事也，吾果然正有重大疑難，故邀先生前來相商。」

吳中欠身道：「未知都督有甚重大疑難，吾已奉命將劉備誘至，莫非吾之計不靈麼？」

周瑜一聽，不由作聲不得。因爲他原先並不相信吳中的「法計」，他祇是利用他的辯材，赴南郡將劉備誘來，他絕無將孫權之妹許配劉備，以行吳中所獻的「陰陽相吸」風水妙法的打算。不料事勢突變，弄假成眞，周瑜騎虎難下，吳中的「風水妙法」便是目下唯一可行之法，但此中的內幕，周瑜又決不能向吳中洩漏。

他無奈之下，祇好打個哈哈，將他的尷尬掩飾過去，故作肅然的道：「吳先生，此事不可一概而論，因事涉主公之妹，國太之女，乃東吳的國之親事，豈可輕率行事？」

吳中此時亦難窺透周瑜的心思，無奈分辯道：「雖然如此，但吾所獻之『强陰吸弱陽龍氣』風水妙法，的確可以令『孫旺劉衰』，劉備的『龍氣』一旦衰敗，他的『王者之氣』必然消淡，在旺盛的『孫氏王者龍氣』衝擊下，劉備必然向東吳臣服，屆時必會將荊州五郡拱手交還也，此乃兵不血刃取回荊州，大旺東吳王者龍氣的驚世風水大法啊！望都督察諒。」

周瑜聽了，心中不由一動，但仍沉吟不語，似在猶豫不決。

魯肅却十分贊同吳中的「風水妙法」，因爲這是唯一既可保全「孫、劉聯盟」，又可「索回荊州五郡」的兩全其美辦法。他見周瑜仍猶豫思忖，忍不住便接口道：「若吳先生之法奏效，猶勝於『美人計』中的硬碰硬啊！吾看不必猶豫，決採納吳先生之計吧！」

周瑜此時忽地呵呵一笑，然後向吳中含笑道：「吾決定將先生向吳侯引介，望先生將高論向吳侯當面陳述，祇要能打動吳侯，先生所獻之計，便可迅速施爲也，吳先生樂意入宮一行嗎？」

吳中一聽，不由暗喜，心道：若能面謁吳侯，施行吾法，事成之後，所得賞賜必然比周瑜又豐厚數倍也！他心中狂喜，立刻欣然的道：「吾爲東吳王者大業着想，十分樂意入宮面謁吳侯。」

周瑜一聽，欣然點頭，他隨即伏案疾書，書成封好，交付吳中，道：「吾即請子敬引你入宮，拜見吳侯，你可將吾密函面呈吳侯，吾保你必可一切如意也！」

吳中見周瑜對他十分重用，心中欣喜，當下毫不猶豫，答應隨魯肅入宮見駕。



# 孫劉聯婚　一舉三得

魯肅引領吳中，從都督府乘馬直奔孫權的吳侯宮而來。抵吳侯宮中門，守門的兵將見是魯肅，便任由他和吳中馳馬直入。

孫權聞報，魯肅在宮外求見，他心中不由一動，暗道：吾送書函往都督府不久，魯肅便到，莫非他此行與劉備招親之事有關麼？於是即出議事廳，等候魯肅。

不一會，果見魯肅走進，他身後却跟隨一位道士打扮的中年男子，孫權並不認識，不由微感奇怪。

吳中一見廳中站立一位紅光滿面，甚有威儀的王者，知他必是吳侯孫權，便連忙奔上前去，俯身拜道：「貧道吳中拜見吳侯。」

孫權微一怔之間，魯肅已向孫權介紹道：「這位是東吳異士吳中，他奉了周都督的令旨，前來面謁主公，並有都督的密函呈送。」

孫權聽說周瑜有密函送來，所托的人又是這位陌生的吳中，他心中好生奇怪，也顧不得詢問吳中的來歷，當即道：「吳先生有都督的密函麼？這便呈上吾一觀吧！」

吳中不敢怠慢，將周瑜的密函取出，雙手向孫權呈送。但密函裏面到底說甚麼，吳中一路有魯肅隨行，根本無機會也不敢窺看。

孫權接周瑜密函，即拆而細視。但見周瑜的密函道：「吳侯謹鑑：瑜所謀之事，不料竟生變故，今既已弄假成眞，唯有另以妙計應付。瑜以爲，劉備乃當世之雄，既有關羽、張飛、趙雲之武，又有諸葛亮奇謀之才，必不甘居人下者也。送書之人，乃東吳異士吳中，依臣觀察，他確實有玄學之術，更可以其『風水妙法』揚孫抑劉，消去劉備的王者之氣，令其甘心作東吳之臣屬，若如此，則荊州五郡必重歸東吳手中。吾以爲，主公一面可採納吳中之法，另一面以『色刀削志』之計，爲劉備築宮室，供其居住，更多選美色玩好，以喪其心志，令其與諸葛、關、張、趙等疏遠，進而向東吳臣服，乖乖獻回荊州五郡。劉備非池中物，切勿放縱離去，否則如龍得雲雨，一旺而不可制控。草草不恭，望主公明察。」

孫權閱罷，周瑜的用意，他已了然在胸，唯一不明白的是，周瑜素來不信鬼神之道，如今怎會如此重用此道中人呢？孫權目注吳中，道：「周都督力薦先生於吾，且請先生細析，何謂『揚孫抑劉』之風水妙法呢？」

吳中一聽，知周瑜已欣然採納其法，更向孫權推許。他心中不由暗喜，連忙向孫權道：「回吳侯，貧道所施之風水大法，乃以『强陰吸弱陽龍氣』之妙用也！」他將勘察孫、劉兩家的祖宗龍氣强弱之分，再以彼此嫡親血脈合體，便可達「陰陽吸納」的風水大法，詳細向孫權析述一番。

孫權認眞的傾聽吳中的陳述，中途絕無插話，顯得十分耐心。中青年時代的孫權，在處政的態度上，雖不能稱英明果斷，但却的確是「聽賢納諫」，這也是東吳在孫權手上屹立不倒的根本原因。

孫權沉吟思忖，好一會，才忽地欣然點頭道：「吳先生所言，雖然玄妙，令吾難於盡信。但既然周都督亦贊同先生之法，想必不虛也。但吾妹雖然是孫氏的嫡親血脈，同出於先父，但彼爲女陰之屬，難道亦可如男陽子孫一般，吸納祖宗龍脈地力嗎？」

吳中欣然的道：「回吳侯，於風水地脈而言，能吸承祖宗元龍之氣之人，不分男女陰陽，但看其自身本命。先朝西周犬戎國之女褒姒不正是承納了褒氏一族的『淫羊龍脈地力』，以『强陰之氣』一舉尅滅周幽王之『弱陽』，令西周傾覆嗎？如今吳侯孫氏一脈與劉氏一脈，其『陰陽相吸』的原理，亦一般如是也！」

孫權一聽，心中不由一動，因爲西周犬戎國之女褒姒，當年「烽火戲諸侯」，令西周一朝亡國的史實是千眞萬確的奇聞，孫權自幼博覽羣書，怎會不知道？他當下不由欣然笑道：「褒姒『烽火戲諸侯』，令西周亡國奇聞，吾亦知之甚詳。但如此一來，吾妹豈非成了當年的妖姬褒姒，而劉備則變作周幽王嗎？吾之施爲，天下人又將如何評斷？」

吳中呵呵笑道：「如今天下羣雄競逐，但能穩疆固土、興旺國家之法，皆無不可爲也。」

孫權一聽，不由又點了點頭。他仍有點猶豫，便轉向魯肅，道：「子敬乃老實人，且如實告知孤，吳先生此法是否可行？」

魯肅沉吟不語，好一會，才決然的道：「吾雖不懂此等玄學之法，但此法若能奏效，則既可顧全孫、劉聯盟大局，令曹操不敢輕易南犯；又可和平得回荊州五郡，孫、劉兩家成了自家人，必可合力抗曹，不失爲目下唯一可行之辦法也。」

孫權一聽，即呵呵大笑，道：「子敬如此判斷，吾無疑慮矣！一切就依周都督和吳先生之法行事吧！」

＊　＊　＊

第二天一早，孫權即入內宮，拜見吳國太。

孫權向吳國太道：「兒近日與劉玄德相處，甚覺融洽，看來母親招他爲婿，乃獨具慧眼也，兒對此亦再無疑慮。爲表心意，吾決定爲劉玄德造一所華美宮室，供玄德和吾妹夫婦居停；更廣設玩好，令玄德有如在家之感，他留在柴桑居住，豈非可以與母親日夕相見，承歡膝下麼？母親之意如何？」

吳國太一聽，不由大喜，欣然笑道：「好！權兒這般處置，甚合我心，這才是吾之孝順兒，令臣民景仰啊！吾女和劉備的親事一切便由你辦理吧！」

孫權心中亦一陣欣慰，暗道：此計不但可討母親歡心，又可發旺東吳王氣，更可得回荊州五郡，實一舉三得之妙法也！

他拜辭了吳國太，返回侯宮，即毫不猶豫下令速造宮室，廣設玩好，力求令劉備留連忘返。一面又下令爲劉備和孫妹籌辦婚禮。

很快，一切便籌辦妥當，孫權又請吳中擇了吉日，舉行隆重盛大的國婚喜事。

大婚當日，宮中廣設盛宴一百席，所有東吳重要的文武大臣，幕僚貴賓，以及趙子龍、司馬芝等劉備的隨從均爲座上客。

孫權又以兄長的身份，與吳國太、喬國老一道爲孫妹和劉備主持婚禮。

這一場孫、劉聯婚的大禮，十分隆重，十分盛大，連身爲當事人的劉備，亦爲之由衷讚嘆。

吳國太亦老懷大慰，深慶孫家得此乘龍快婿。趙子龍見婚禮十分隆重認眞，吳國太和喬國老又同爲劉備的主婚人，料想其中絕無虛詐，心中也十分放心。他放開疑慮，與司馬芝開懷暢飲。

司馬芝亦是平生第一次參加這等隆重、熱鬧、盛大的國婚大宴，她但感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心中充滿驚喜；身邊又有趙子龍作伴，令她倍感歡欣。這位「含笑春花龍脈」快樂之女，平生第一次嘗到甚麼是眞正的快樂了。

最快樂的當然是新郎劉備，他鍾愛的甘夫人病逝，雖然是大業未成，不敢過於縱情酒色，但劉備正當壯年，血氣仍旺，自然不可一日無妻。今番東吳招婿，雖然隱伏兇險，但均被孔明的「錦囊妙計」化解。他果然得與吳妹成親，成了東吳國婿，他不但得了一位如花似玉的夫人，更成了吳國太的女婿，孫權的妹婿，他據佔荊州，再圖進取的形勢便更樂觀了。

國婚大宴，直飲到當日的晚上。依大婚的禮節，劉備由兩排大紅燈籠引領，進入新築宮室的新房。新娘子吳妹自然已等候於新房中，因已行過大婚之禮，吳妹此刻已正式成了劉備的夫人——孫夫人了。

劉備步入新房，心中忽地猛吃一驚，但見明亮的燈光之下，新房內刀槍林立，連侍婢亦佩劍懸刀站列兩旁。

他不由低叫一聲，暗道：此時我身無寸鐵，又無侍衞，若周瑜、孫權於新房暗埋伏兵，吾必死無疑也！竟遲疑不敢內進。

新房的侍婢領班見了，連忙走出來，向劉備道：「新貴人不必驚慌，孫夫人自幼好習武事，居家女兒時，亦令侍婢舞劍爲樂，因此新房之中，才有刀槍劍婢侍候。」

劉備仍不放心，道：「雖然如此，畢竟非夫人女子所常見也。可否請暫時撤去？」

侍婢領班進去向孫夫人稟報。孫夫人尚是女兒心性，聞言不由格格笑道：「吾郎於戰場廝殺半生，還畏見兵器麼？既然如此，那便將兵器撤走，侍婢解劍吧！」

劉備見兵器盡撤，侍婢解去刀劍，脫去勁裝，換上綺麗的女兒裙服，這才欣然一笑，放心進入新房。

劉備依規矩，爲新娘子揭去頭蓋，於燈光下仔細一瞧，但見新娘子花容玉貌，十分俏美。心中不由大喜，向新娘俯身一揖道：「夫人，劉備今日有幸與你結爲夫妻，乃平生一大快事也，夫人待劉備的恩情，劉備必永世不忘！」

孫夫人含笑道：「夫君乃當今皇叔，得以爲婿，乃妾之幸。而且你我既已成夫妻，夫君還客氣甚麼也？」

劉備瞧着孫夫人，但感越看越迷人，心中不由一蕩。他挨近她身邊，伸出手去，將她的玉手緊緊握住，柔情蜜意的悄聲笑道：「劉備年已半百，夫人時值妙齡，國太作主，將你許配於我，夫人不覺委屈嗎？」

孫夫人甜甜地笑道：「古訓有云，郎才女貌，淑女配君子，又豈會計較年歲之差？祇要夫君眞心誠意待妾，妾身便心甜如蜜啦！」

劉備笑道：「夫人嬌艷如花，爲夫喜如逢珍，怎會虛情假意？劉備必視夫人如珠如寶也！」劉備說時，鼻端忽地聞到一陣香氣，也不知是胭脂香，還是女兒香；但感十分陶醉，忍不住雙手一緊，將孫夫人摟入懷中，親吻起來。

孫夫人羞不可仰，含羞帶笑的伸手向侍婢一揮，侍婢見狀知趣，紛紛向劉備和孫夫人拜辭，退出新房去了。

新房之內，此時便祇剩下一對新人。

劉備心中充滿喜悅，趁孫夫人依偎在他的懷中，身子向象牙床一側，雙雙便倒在床上。



孫夫人尚是女兒之身，對男女情事自然毫無經驗，祇曉得緊緊閉上鳳目，俏臉紅如胭脂，嬌喘細細，十分動人。劉備心中不由大蕩，他伸出大手，輕輕的親爲孫夫人解脫衣裙。劉備是過來人，手法十分純熟，不一會，便現出一尊十分嬌美的少女玉體，劉備再也按捺不住，身子一翻，便將玉體輕輕的壓住了。

不料劉備剛與孫夫人甫一合體，他的神思便不由一陣恍惚，迷迷糊糊的但感自己彷彿化作一隻雄兔，正被一條赤龍叨在口中。劉備但覺「赤龍之口」發出一股强大的吸力將他身上的力氣猛烈的吸吮，他的「力氣」正源源不絕的外洩而出，他的神思也就越發越困倦了。

這一晚新婚燕爾，劉備但感十分舒暢，雖然在迷糊之際，忽生異幻，但醒來却一切安靜，身邊的玉人兒正嬌柔的甜甜的睡去，劉備也並不以爲意。

第二天早上，劉備又將金銀財物分贈孫夫人的貼身侍婢，因此衆侍婢均認爲新貴人十分得體，在吳國太和孫夫人面前大讚。

然後劉備又與孫夫人攜手入宮，先去拜見吳國太。吳國太見一雙新人十分恩愛，不覺老懷大慰。劉備和孫夫人又入朝拜見孫權，孫權以兄長的身份贈兩人一批財物。又送上一大批金玉錦綾玩好之物，再添女樂數十人，齊集劉備的新宮。

劉備雖年已半百，但他出身「賣蓆兒」，受盡人間酸苦；及後又終年奔走天下，根本未享受過如此富貴榮華。而且新婚甜甜蜜蜜，每晚均令劉備十分歡洽，神思也越發困怠，竟而心生迷幻，但覺眼前的榮華富貴十分美好，因此就連甚麼「逐鹿中原、與天下羣雄競逐」的雄心大志也日漸消沉。

眨眼又過去一個月的時光。劉備終日飲酒作樂，沉迷酒色，根本不思返回荊州，甚至連他平日十分信任的趙子龍也時時拒諸宮外，不肯相見了。

趙子龍不由暗暗焦急，悄悄與司馬芝商議。司馬芝道：「劉備終日沉迷酒色，意志日漸消沉，吾恐再稍過時日，他必定甘心向東吳稱臣，長留此地，作他的東吳快婿，盡享其榮華富貴啦！」

趙子龍微嘆口氣：「吾料其中必有甚神秘因由！」

司馬芝不由嗔道：「這還有甚神秘因由？不外是劉備貪圖享樂，迷戀富貴的根性發作罷了！既然如此，子龍哥哥又何必再爲他憂心？倒不如你我就此離去，重返師門，週遊天下快樂一番吧！」

* * *

司馬芝這位「快樂之女」，自赤壁大戰，目睹戰場的慘烈，百姓蒼生的盈野屍骨，她的心思便發生變化，變得越來越厭惡無休無止的爭雄競逐、仇殺慘戰了。但她仍決意留在荊州，因爲她決計捨不得離開與她有「神交之緣」的趙子龍。趙子龍在司馬芝的心中，只怕比她自己的生命還更重要，她又怎會因她的喜好離開他呢？

可惜趙子龍這位一代福將，卻是一副死心眼兒，並未能體會女兒家微妙的心意。

只見趙子龍決然的搖頭道：「決計不可！」

司馬芝明知趙子龍有此表示，但仍忍不住道：「爲甚不可？子龍哥哥！」

趙子龍毫不猶豫，便斷然的道：「因爲吾已親口答應諸葛義兄，必保劉備有去有回！若在此時捨他而去，我趙子龍怎有面目與義兄相見？如此不忠不義之事，吾決不爲之也！」

司馬芝一聽，心中不由又嗔又敬，趙子龍視他的「諸葛義兄」比她司馬芝更重要，司馬芝不由生嗔；但趙子龍的忠義，卻又不能不令司馬芝由衷敬佩，因爲他若然爲兒女私情，中途背叛，撒手而去，如此不忠不義之人，司馬芝又怎會對他死心塌地？司馬芝忽地格格一笑，輕聲道：「子龍哥哥，早知你必定如此回答啦！你那諸葛義兄洞天徹地，對天、地、人觀察入微，否則又怎會是你的義兄？」

趙子龍慨然道：「子龍此生能與諸葛義兄結拜，便雖死而無憾矣！諸葛義兄殷殷囑托，子龍又怎敢中途背叛呢？吾生命可以不要，與義兄之結拜情不可失也！」

司馬芝微歎口氣，因爲她太了解趙子龍了，他認定了的事，只怕天崩地塌、山呼海嘯，也難令他改變主意！司馬芝不由又欣慰的笑了，因爲她女兒家喜歡的恰恰正是他這種大忠大義的死心眼呢！

她看了趙子龍一眼，忽然輕聲道：「子龍哥哥，既然一切均是諸葛義兄的安排，他自有妙計伏下，你又何必如此擔心呢？」

趙子龍心中一動，暗道：不錯，義兄已預伏「三大錦囊妙計」，初抵江東的危機不是已安然渡過了麼？此時主公再遇「酒色喪志」之厄，該是啟拆第二個錦囊的時候了！

趙子龍忽然醒悟，便毫不猶豫將孔明的第二封錦囊拆了開來。

只見孔明於錦囊的密函中道：「子龍拆此錦囊，必是主公有被困東吳之危矣，主公被困，原因不外兩種，其一是東吳恃强用兵，主

公變階下囚。但子龍既能啟拆此錦囊，上述原因便必不存在也。其二是東吳方面的『軟禁』，以美色及玄術令主公因而奮鬥意志消沉，甘心留在東吳作婿，而東吳方面便可伺機圖取荊州矣。」

趙子龍閱到此處，不由心中大讚：「諸葛義兄洞察秋毫，他的神機妙算當眞鬼神莫測！」

趙子龍往下再閱，又見孔明寫道：「吾觀主公本命，並非受女色所困之人，他之受困，必因誤墮周瑜及江東異人吳中之計也；亦即周瑜的『美人計』，加上吳中的『風水陰陽』玄法，主公豈會不受其困？此事吾在荊州見吳中時，便已有所預料。現囊中有『法符』一道，子龍可持之依計而行。」接下，是孔明向趙子龍秘授的「錦囊妙計。」

趙子龍閱罷，取出錦囊內藏的「法符」，貼身收好，將第二封錦囊用火燒毀，免留下任何痕跡洩漏。

然後趙子龍又將副將召入，吩咐他負責督管留在東吳的五百軍士，切勿惹事生非，一切待他回返再作打算，副將跟隨趙子龍征戰多時，對他十分敬佩，因此立刻肅然領令而去。

就在當天早上，趙子龍和司馬芝脫下軍服改穿勁裝，扮成一對江湖兄弟，悄悄的離開駐地，混出柴桑城，一路向東面而去。

東吳都柴桑的東面，便是江東腹地吳郡，亦即孫氏一族賴以發跡的祖宗地脈。吳郡在戰國時屬齊地，亦即著名兵法家孫武的故鄉。孫權的祖父孫符，便即孫武的第八代孫兒。

趙子龍和司馬芝，二人悄然出了柴桑城，便展開輕功，一路向東面的吳郡飛掠。

二人沿途經駱馬湖、洪澤湖、白馬湖，不消一日，便掠達太湖之畔。

趙子龍向當地人打探孔明「密計」中所示的地點，得知此地是吳郡的郡府所在地吳縣，趙子龍不敢遲疑，又續向南行，約半日後，他和司馬芝終抵達一處仍屬於吳郡的邊遠地域富春縣（即今浙江富陽縣）。

趙子龍於郊野高處四面一看，只見一道江河，白浪滔天，從西面的山間奔出，滾滾向東，直沒入海，趙子龍對司馬芝道：「此河便是義兄所示的富春江了！」

司馬芝奇道：「子龍哥哥！不惜奔波數百里，趕來此吳郡富春江作甚呢？」

趙子龍向遠處眺望，忽地呵呵笑道：「芝妹！你是否見到，富春江正從一座赤龍山之畔奔流而過？」

司馬芝的內力雖稍遜於趙子龍，但她體內已承納「含笑春花龍氣」，近年內力陡增，已足可與武林高手併列了，因此她的目力亦已達十里，她一聽，循趙子龍的手勢望去，不由格格笑道：「我見到了！那山峯呈赤紅之色，山腳富春江九曲三迴而過，十分奇特啊！咦？子龍哥哥，莫非此行與這赤色山峯有關麼？」

趙子龍欣然道：「果然如此！吾之目的地便是此富春江畔的赤龍山地，乃義兄所示，他欲令我施行的妙法，便是此赤龍山啊！芝妹不必多問，且上赤龍山看看再說！」

趙子龍說罷，即展開輕功，與司馬芝一道向十里外的富春江畔赤龍山掠去。

這座赤龍山，原來便是當年天機隱俠龐德公曾登臨的山峯，而正是在這赤龍峯上，龐德公終於斷定，「天下三分」的天機大勢已不可逆轉了，這等神機奧秘，龐德公亦僅授於諸葛亮，趙子龍和司馬芝雖然同屬天機勢格中人，但不懂玄學之道，因此自然不可能領悟，他二人上此赤龍峯，不過是按孔明所授的「錦囊妙計」施爲罷了。

趙子龍和司馬芝掠上赤龍峯巔，二人因並非玄學中人，因此也不覺此峯有甚奇特之處。但感峯體呈赤，山周有江水迴繞，不失爲一座名山勝景而已。

就在此時，赤龍峯的西面，忽地騰起一道五色煙雲，色分赤、白、青、黃、紫，而又以「黃、紫」二色最爲濃烈。

趙子龍見了，心中不由一動，暗道：據授義兄所示，「但見五色煙氣冒起之處，便是施法之地」，那西面便必定是隱伏甚麼奧秘的地方了！

趙子龍心念電轉，即毫不遲疑，縱身向赤龍峯的西面掠去。

趙子龍和司馬芝掠近一看，不由微一怔，原來五色煙雲騰升之地，卻是一座古樸的土墓。土墓的時日似十分久遠，墳上的草有的亦已枯黃了。墓前的石碑也已殘破，碑上的刻字仍存。五色煙雲竟是從此古墓冉冉而升。

趙子龍依孔明的密示，連忙走到墓碑前面，伸手掃去墓碑上的灰塵，仔細一看，不由又一怔。原來墓碑上刻有二行文字，其中一行刻：「齊侯孫臏之墓」；另一行卻刻着：「孫氏列祖列宗之墓」，而在「列祖列宗」的名下，最末的一行，竟是「孫符」二字！

趙子龍雖然不精玄學之道，但他卻知道，「孫符」即東吳開國之人孫堅之父，亦即當今吳侯孫權的祖父，亦是已與劉備結合的孫夫人先祖父。而孔明安排於此墓施法，他所針對的目標便不言而喻了！



於此赤龍峯「孫氏墓」施爲，是否可以解救劉備「酒色喪志」之厄，趙子龍根本就無把握，但這是諸葛義兄的「錦囊妙計」，趙子龍也就毫不猶豫了。

他當即對司馬芝道：「芝妹，吾此行乃奉義兄之命，於此墓施法，請持劍戒備，爲我護法！」

司馬芝心中充滿好奇，暗道：劉備沉迷於酒色，鬥志盡失，難道於此「孫氏墓中」施爲一番，便可令劉備重振鬥志嗎？但因爲這是諸葛亮的安排，司馬芝雖然心中疑惑，卻絕不遲疑，答應一聲，便拔出「青虹劍」，肅立一旁，爲趙子龍護法。

只見趙子龍挺立於墓前，在身上摸出孔明的「法符」。原來法符共四張，每一幅青色的紙上，劃了一具「犂頭」狀的怪物，其形甚覺古怪而恐怖。

趙子龍並不知道，這法符便是風水地脈道中，用以剋制人家風水龍脈地力的「青犂符」，其威力之大，只有此道中人才會明白。

趙子龍凝神運氣，忽地仰天長嘯，如獅吼虎嘯，震人心魄，受此激蕩，古墓頂上的「五色煙雲」竟一陣翻湧，欲飛欲舞。趙子龍手揑「青犂符」眞氣貫透紙符，沉喝一聲，將四張紙符向古墓的東、南、西、北四方位猛地一甩，「青犂符」忽如一柄眞正鐵犂，破空嘯嘯而去，分別射入古墓四周，更颼地破土而入，其鋒利猶如刀劍箭矢。

司馬芝在一旁見了，不由欣喜暗道：子龍的「五鳳朝陽神功」竟又精進不少了！但如此施爲有何作用，她根本就難明白有何妙處。

不要說司馬芝，就連執行施法的趙子龍，亦只是依照孔明的指示施爲罷了，其中有甚用處，他實際並不知悉。他將四道「青犂符」射入「孫氏墓」的四周後，便依照孔明所授，向「孫氏墓」俯身一拜，然後祈祝道：「望孫氏列祖列宗原諒，吾此番施爲，乃順天機大勢而爲，非存心冒犯也，但願應天順人，暫抑地力，以解吾主之危……」趙子龍一面祝告，一面又向「孫氏墓」連連拜揖。

司馬芝見狀，不由又好笑又好氣，心道：不得了！諸葛孔明將趙子龍也化作江湖術士道中人了！

不料司馬芝心念未了，眼前墓頂的「五色煙雲」，其色澤竟然突生變化，其中的「黃、紫」兩色原來較濃，此時卻突然轉淡；而「青、白」兩色，卻忽地變濃，漸而竟將「黃、紫」兩色幾乎掩蓋了！

趙子龍和司馬芝此時均親眼目睹，「孫氏墓」上空「五色煙雲」的變化，但覺十分奇特。至於其中深隱的奧秘，兩人並不明白，兩人也不打算深入探究，因爲兩人均清楚，此中的秘密只有諸葛亮才知究竟，此時依他的妙法施爲便是了，一切疑惑須留待回返荊州南郡才會弄明白的了。

趙子龍按孔明的「妙計」，在赤龍峯上施法完畢，目睹「孫氏墓」上空「五色煙雲」突生變化，最後忽地消失，一切均回復原來的幽清寂靜，並無留下絲毫的破綻。兩人也就不再逗留，施展輕功掠下赤龍山，一路重返西面數百里外的江東柴桑城。

趙子龍和司馬芝回到柴桑，已是三日三夜後了。

在這三日三夜中，柴桑城到底發生了甚麼變化，趙子龍心中牽掛，回到駐地，便立刻將副將召來，細詢一番。副將告知，一切均十分平靜，呆在新宮中的劉備也平安無恙，只是根本不提重返荊州，甚至連趙子龍的副將入宮請安也拒不接見，劉備當眞在「酒色」中沉迷了。

副將歎氣道：「主上看來已無心重返荊州開創大業了！空負了趙將軍等一番忠肝義膽！」

趙子龍卻從容的微笑道：「你等放心，主公目下之危，軍師早有妙計預伏也！且先準備好行裝，隨時起行回返荊州吧！」

副將拜辭而出，心中半信半疑，暗道：軍師諸葛亮遠在荊州南郡，鞭長莫及，趙將軍憑甚麼確定劉備必肯重返荊州？但知道子龍令出如山，他亦不敢怠慢，回到駐地兵營，下令五百軍士迅速準備，整裝待發。

此時不但副將及衆軍士心中疑惑，連司馬芝亦無多大信心。她在副將離開後，忍不住向趙子龍驚奇的道：「子龍哥哥啊子龍哥哥！你此時便斷定劉備必肯回返荊州，這結論不嫌下得太早嗎？甚至劉備肯不肯見你，還是一大疑問啊！」

趙子龍微一沉吟，即決然的道：「吾確信義兄所料所爲，必有其妙處！且目下情勢已不容吾等猶豫，一切依義兄之計而行吧！吾決定明日一早，便赴新宮，求見主公去也！」

司馬芝微嘆口氣，不再追問，但心中却疑道：僅僅四道「青犂符」，剛過三日三夜，便有令劉備鬥志重振，樂意回返荊州的奇跡出現嗎？

* * *

司馬芝和趙子龍兩人並不知道，就在二人從吳郡赤龍峯返回江東柴桑城的當天晚上，在新貴人宮中的劉備，忽然便遇上一宗詭異莫測之事。

是晚三更時分，劉備與孫夫人

快樂一整日，飲酒遊玩、觀舞聽樂，不禁又暢快又有點困倦。

此時他擁着如花似玉的孫夫人躺在華貴的新床上，但感孫夫人千嬌百媚，在柔麗中又有陽剛之氣，十分活潑，與她親熱，當眞百做不厭。

劉備雖然有點困倦，但玉人在懷，不禁又心中一蕩，根本按捺不住，又與孫夫人玩樂起來。

孫夫人年值妙齡，平日又習武練功，她的精力充沛，劉備卻年達半百，因此床第夫妻之樂，往往是劉備先行「鳴金收兵」，而孫夫人尚意猶未足。多日下來，劉備便漸感神思困倦，意志消沉，沉迷於溫柔鄉中，根本不思爲大業奮鬥振作。在劉備的下意識中，眼前的「富貴溫柔鄉」，他非要千方百計保住不何，甚至若拿他的「大業」，以至荊州五郡來交換，他也心甘情願。

但此時却有點反常。劉備與孫夫人歡娛之際，忽見窗外北面天際昇起一團白色煙雲，呼呼的向這面疾飄而來，漸近時，其形漸現，仿如一頭白光閃爍的兔子！劉備驚奇之際，却又見東面一團「五色煙雲」，其形似龍，疾撲向「白兔」……

不知怎的，劉備但感自己的身心已與那「白兔」連成一體，眼見「五色雲龍」撲向「白兔」，他的心神不由一陣抽搐，十分擔憂「白兔」的安危。

「五色雲龍」快如電奔，眨眼射近「白兔」，彼此竟廝纏劇鬥起來，鬥得難分難解。漸而「白兔」已呈敗象，四肢收縮，尾巴捲起，一副畏怯欲降的姿勢。

劉備的心思，此刻竟與「白兔」欲降的姿勢不謀而合，他在心中長嘆一聲，喃喃的道：「哎！『五色雲龍』勢强，白兔又怎能抗衡？不如保存現狀，向『五色雲龍』降順臣伏了吧！」

就在此時，東面騰昇「五色雲龍」的天際，忽地射出四道電光，形似「犁頭」，光華灼灼，十分兇猛，劃過天際，向這面射來！「犁形電光」竟繞過「白兔」，直射「五色雲龍」，而且分東、南、西、北四大方位，「五色雲龍」根本無法閃避！但聽半空一陣慘烈的嘯鳴，懾人心魄，而「五色雲龍」似已受創，渾身抖顫，猛烈翻滾，隨又返回東面，呼嘯而去，似返原位，養傷去了……

劉備此時雖正與孫夫人歡娛，但心神恍惚，他的身心已被天際的這一幕奇觀懾住了。他已渾忘了身周的一切，甚至他身邊的孫夫人的迷人玉體，他亦視如無物。

天際間，「五色雲龍」呼嘯而去後，那「白兔」煙雲突增光華，白光





灼灼，懸於中天。

白光射入劉備的目中，他但感一陣目眩，隨又感一股雄渾之力，淙淙的從目中注入心田，他不由一陣心胸灼熱，血脈陡地高漲，接而更沸騰起來。

他的神智也逐漸清晰起來，他從荊州南郡赴東吳結親前的種種，漸而一一浮上腦際，先是他爲之奮鬥半生的「扶漢平亂、安定天下」的「鴻圖大業」，接而是長板坡的落難、險死還生，再而是他視作左右臂的諸葛亮、關羽、張飛等人的音容笑貌，最後，他腦際的思想焦點，終於聚到一位英武神威的青年將軍身上——趙子龍！這神威凜凜青年將軍的形像是如此的懾人心魄，以至劉備連身邊嬌美的孫夫人玉體也忘却了。

「夫君啊！你怎的了？怎地魂不守舍似的？難道夫君已對妾身厭倦了麼？」

就在此時，劉備耳際忽地響起一聲嬌喚，劉備不由怔了怔，又定了定神，先向窗外天際瞥了一眼，那懸於天際的「白兔光華」，此時已消逝不見。劉備不由喃喃的道：「夫人啊！你可見到外面天際的奇景？」

發着嬌喚的是孫夫人，她聽劉備的喃喃自語，不由微吃一驚，她仰起光裸的玉體向窗外瞧了瞧，不由又嬌嗔的道：「夫君啊！妾身正沉迷於夫君的歡愛，怎會分神外面啊！你莫非有甚難言心事麼？」孫夫人冰雪聰明，很快便窺中劉備的心思。

劉備一聽，心中不由吃了一驚，他尚未摸透孫夫人的心意，慌忙掩飾道：「夫人多心了！劉備在此間快樂無比，怎會有甚難言心事呢？劉備因夫人你太迷人了，心神才有點迷醉罷了！」

劉備說罷，也不敢再分心冷落了孫夫人，大手一環，將孫夫人嬌美的玉體抱住，情意綿綿的重新親熱起來。

在劉備心中，極不尋常的一晚很快過去了。

第二天一早，劉備正與孫夫人在新房中調笑，一名侍婢匆匆而進，向劉備報道：「稟新貴人，宮外趙子龍說有緊急事求見。」

劉備一聽，似乎立刻觸動了甚麼，神色先是微微一變，隨又向侍婢含笑道：「原來是吾之愛將趙雲，他必定是怕我終日飲酒太多，前來相勸。他一番心意，倒不可令他失望，這便請他入外堂相見吧！」

劉備說罷，便與侍婢一道出去外堂。不一會，趙子龍大步走進來，先向劉備拜見，待劉備摒退侍婢，才忽地驚惶的道：「主公深居華堂，難道已忘記荊州了麼？」

劉備甚少見趙子龍如此驚惶神態，不由吃了一驚，忙道：「荊州有孔明坐鎮，我心甚安，可有甚事發生呢？」

趙子龍道：「昨晚軍師派人潛入東吳，報說曹操欲報赤壁敗折之仇，起精兵五十萬，一路殺奔荊州而來！事勢危急，軍師促請主公速回荊州議事！」

劉備心中不由一動，他出乎趙子龍的意料，竟毫不猶豫，立刻便道：「子龍，吾亦正有此意！但須先與夫人商議妥當，才方便行事。」

趙子龍未知劉備的心思，忙道：「主公若和夫人商議，夫人乃孫權之妹，必維護東吳的利益，她怎會甘心放主公回去呢？不如今晚便速離去，遲則生變啊！」

劉備却從容的微笑道：「子龍放心，此事吾自有主意。你且先返軍營，靜候消息便了！」

趙子龍心中不安，又報說一番荊州軍情的危急，這才悶悶不樂的告退，先行返回駐地去了。

劉備返回內堂，入見孫夫人，神色憂傷，雙目流淚，却無片言隻語。

孫夫人吃驚道：「夫君，剛才趙子龍求見，莫非眞有緊急事麼？」

劉備搖搖頭，道：「非也，劉備祇因念及半生漂泊異鄉，生不能侍奉雙親，死不能祭祀宗祖，乃大逆不孝也。如今年近歲晚，因此感觸而已。」

孫夫人嗔道：「夫君休得瞞我！剛才侍婢已報知，趙子龍來說荊州軍情危急，你欲回去，爲甚却推祭祖思鄉？」

劉備一聽，不由大吃一驚，他尚未摸透孫夫人的心思，唯恐她向孫權密告，那他便決計不能生還荊州了！劉備惶急之下，不由跪在孫夫人面前，流淚哭告道：「夫人既然知悉，劉備怎敢隱瞞？祇因劉備若不返荊州，令荊州陷於曹操之手，劉備必被天下人恥笑，但欲返又捨不得夫人相分，因此心中煩惱，不知如何取捨？」

不料孫夫人一聽，竟毫不猶豫道：「若然爲此，夫君又何必煩惱？妾已事君爲夫，當隨君左右，你去哪兒，妾亦相隨便了！」

劉備一聽，心中稍安，但仍不放心，又道：「夫人雖有此心，但國太與吳侯怎肯放夫人遠走？夫人若明大義，便容我暫時向夫人辭別吧！」

孫夫人道：「夫君放心，母親鍾愛於我，我必求得母親允准，隨君同返荊州。」

劉備仍猶豫道：「就算國太肯

放我夫妻離去，吳侯亦必定阻止！屆時吾之生命危矣！」

孫夫人怒道：「有我在，誰敢傷害於你？夫君既然怕吾兄阻擋，不如趁年終歲晚，推說拜祭先祖，悄悄到江邊登船離去！這可以了吧？」

劉備不料孫夫人已傾心相待，不由大喜謝道：「得夫人如此深明大義，此恩此德，劉備必永世難忘也！」

夫妻二人商量妥當，即分頭行事。

劉備派人請趙子龍到來，密告道：「過幾天便是大年初一，吾已與夫人商量妥當，趁此推說往祭先祖，趁機離去！你可先引軍借打獵為名，出城於官道等候。與我和夫人會合後，一同速返荊州！」

趙子龍一聽，心中不由大喜，暗道：諸葛義兄果然神機妙算，他的「青犁符——錦囊妙法」果然奏效，僅過了三日三夜，主公的雄心鬥志又再重振也！趙子龍此時也不敢說話，祇是欣然的答應道：「主公放心，趙子龍必保你和夫人安然回返！」

趙子龍拜辭劉備，先行返回駐地，準備一切去了。

另一面，孫夫人與劉備一同前去拜見吳國太。吳國太見女兒與劉備十分恩愛，不由老懷大慰，吩咐於內堂設家宴，款待女兒和女婿。

席間，孫夫人趁吳國太高興，向她求告道：「母親啊，夫君的先祖父母，均葬於故鄉涿郡，千里迢迢，未能往祭，心中傷感。欲趁正月初一，前去江邊，望北遙祭，請母親恩准。」

吳國太一聽，即欣然道：「此乃大孝之道也，吾豈會不允？你雖然未識翁姑之面，同夫君前去拜祭，亦是孝婦之道也。」

劉備和孫夫人向吳國太拜辭，返回新宮，秘密收拾行裝細軟，準備動身。

眨眼已過了三日，這一天，便是正月初一。依慣例，吳侯孫權大宴羣臣。說也奇妙，孫權歷年新春之宴，均僅飲數盅酒，自始至終十分清醒，今日的新春大宴，不知為甚，也許是見劉備已受困於「美人陰陽計」，荊州復歸有望，心中欣喜，多喝了幾杯，不覺沉沉大醉，孫權這一醉，便由早至晚不醒了。

周瑜、魯肅等大臣不覺甚感驚奇，暗道：吳侯平日酒量極佳，今日怎的喝了數杯，便如此沉醉不醒？但孫權身為一國之君，他飲醉了酒，連周瑜、魯肅等心腹大臣亦不敢去驚擾。

魯肅已甚信服那精於玄學的道士吳中，眼見劉備忽然有此異變，欲尋他詢問。但吳中自獲孫權厚賞大批財物後，早就離開柴桑，到各地風流快活享受去了。因此魯肅雖然為孫權擔憂，却束手無策。

就在當天上午，劉備和孫夫人告准吳國太後，便借往江邊祭祖為名，悄悄的乘車騎馬，僅帶數名侍從，便離開新宮，出了柴桑城，來到城外的官道。

城外的官道上，趙子龍和司馬芝早率領五百軍士，乘馬、步行，在此等候。與劉備和孫夫人的車駕會合後，一路向北面的江邊疾速而行。

在劉備和孫夫人新宮侍候的衆婢，因平日受了劉備和孫夫人的恩惠，對兩人的悄然而去，雖然有點奇怪，但一來二人乃奉了吳國太之命，往江邊祭祖，誰敢阻攔？二來感劉備的恩德仁厚，因此衆婢均詐傻扮懵，誰也沒將劉備離開的消息洩漏。

到守城的邊將發覺劉備一路向北而行，又在官道與趙子龍的五百軍士會合，才知有異，慌忙飛報宮中的孫權。不料孫權仍沉醉未醒，誰也不敢驚擾。

直到當晚的三更時分，孫權才悠悠酒醒，他獲知劉備和孫夫人出城望北面江邊而去，已一日一夜未歸，不由大急，召文武大臣商議。周瑜因是帶病之身，因此孫權也沒去驚動他。

東吳的首席文臣張昭進言道：「若走了劉備，早晚必為東吳大患！」

孫權一聽，立刻令武將陳武、潘璋道：「汝二人率五百精兵，日夜兼程北追，務必將劉備擒捉而回！」

陳武、潘璋二將，領令即率五百精騎出城，風馳電掣的向北追趕而去。

這一面孫權見劉備居然走脫出城，不由恨怒攻心，將案上的玉硯一手給摔得粉碎。

副都督程普道：「主公雖然恨怒，但於事無補。吾料陳武、潘璋二人，必難擒捉劉備回來！」

孫權怒道：「他二人敢違吾令旨麼！」

程普道：「劉備有郡主隨行，乃護身之符。郡主自幼習武，性情剛嚴，軍中諸將皆懾懼於她。郡主既甘心追隨劉備而去，陳、潘二將，見了郡主，豈敢動武？」

孫權一聽，大怒道：「蔣欽、周泰聽令，汝二人持吾佩劍，立即前去追趕，若有任何不從，先將吾妹和劉備的人頭斬來見我，其餘人等違令者斬無赦！」

蔣欽、周泰二將奉了孫權的佩劍，率一千軍馬，隨後出城飛趕。

* * *

此時，劉備的車駕，已遠在城



北數十里外了。劉備心中稍慰，暗道：夫人之計甚妙，想必已瞞過孫權、周瑜了，祇要再趕一日路程，東吳兵馬欲追也來不及矣。

劉備心念未了，後面忽地沙塵大起，後軍飛報：「東吳兵馬追上來了。」

劉備慌問趙子龍道：「追兵已至，如何是好？」

趙子龍道：「主公先行，吾保護夫人隨後而至。」

劉備此時也不敢遲疑，策馬向前飛奔，他身後僅得半百軍士保護，趙子龍和司馬芝率大部軍兵在後面抵擋追兵。

劉備騎馬，剛轉過一座山脚，突地一隊兵馬擁出，擋住去路。領先兩員大將，躍馬橫槍，厲聲大叫道：「劉備早早下馬受縛，吾奉周都督軍令，已在此伏候多時。」

原來周瑜雖然同意施行吳中的「陰陽吸龍氣」大法，令劉備臣服東吳，以取回荊州。但他比孫權、魯肅更工心計，他恐怕萬一此法有失，被劉備遁逃，便令丁奉、徐盛二將，率三千精兵，伏於陸路返荊州的必經隘口，日夜嚴密戒備。周瑜另外又在江上伏下水軍，嚴防劉備從水陸兩路遁逃荊州。周瑜伏下的有如天羅地網，他斷定，劉備就算插翅也難飛出去了。

劉備眼見前路已被周瑜大軍阻住去路，他此時僅得一柄佩劍，數十侍衛，如何可與丁奉、徐盛兩將交鋒，他無奈祇好撥轉馬頭，馳回趙子龍這一面。

劉備對趙子龍道：「周瑜工於心計，早已料吾從此陸路潛返荊州矣，如今前有阻截，後有追兵，前後無路，如何是好？」

趙子龍微一沉吟，便決然的道：「行前軍師曾經給吾三大錦囊妙計，如今已拆了兩個，均靈驗十分，如今尚有第三個錦囊，軍師當日曾吩咐，若前二個皆已應驗，則到最危急之際，可拆第三個錦囊也。現下情勢危急，可拆而行之便了。」

趙子龍說罷，即毫不猶豫將最後的一個錦囊啓拆。內裏原來是一封密函，道：「吾料此函啓拆之日，主公必與新夫人西返荊州的路上矣，到此危急關頭，可如此如此……是為『反美人計之計中計』也，可依此而行，吾一切自有巧妙安排。」

趙子龍閱罷大喜，他深知諸葛義兄既已洞察先機，那眼前的危局便必定可以化解，他助劉備脫險的信心和意志不由更堅定了。他毫不猶豫將孔明的安排呈報劉備知道。

劉備於此生死一線之際，也絕不敢遲疑，立刻便按孔明的安排，依計而行。

劉備急忙奔到孫夫人的車前，向孫夫人哭訴道：「夫人啊！劉備的心腹之言到此地步不得不向你坦告了。」

孫夫人奇道：「你我已為夫婦，夫君有甚難言之隱，快告知我！」

劉備道：「夫人有所不知，當日吳侯與周瑜合謀，將妳許嫁於我，非為夫人着想，而是欲以夫人為餌，誘劉備至荊州，趁機將我幽禁為囚，以逼我交還荊州。彼等奪了荊州，必殺劉備。我所以不懼生死而來，實是傾慕夫人美貌氣概，必會愛憐劉備，又知吳侯和周瑜必不肯放生劉備，因此才悄然離開，幸得夫人肯與我同生共死，劉備永誌不忘，可惜如今周瑜早有伏兵在前攔截，吳侯的追兵也已從後面趕至，生死無路，請夫人救我。」

孫夫人一聽，花容變色，俏臉通紅，大怒道：「吾兄竟以我為餌，不念兄妹骨肉之情，我又有何面目再與他相見，夫君之危，吾亦有責，錯信吾兄的奸計，吾當為夫君親解此危。」

孫夫人果然極有男兒氣概，她令推車上前，馳到前面攔截的丁奉、徐盛二將面前，猛地捲起車簾，露出真容，向丁、徐二將怒喝道：「本郡主在此，汝二人敢以下犯上、圖謀造反麼？」

丁奉、徐盛二將，素懾孫郡主的威名，一見便連忙下馬，拋掉兵器，向孫郡主拜道：「我等不敢，祇因奉了周都督軍令，才屯兵於此，等候捉拿劉備而已。」

孫郡主怒道：「周瑜大膽，本郡主已奏明國太，說回荊州祭祖，國太已允准，便吾兄亦不敢阻攔，何況區區周瑜麼，二人率軍攔路，是否要我稟告國太，說汝等攔路截劫，欲謀財害命也！」

丁奉、徐盛一聽，慌道：「不敢！不敢！郡主息怒，這不關我等之事，全是周都督的軍令難違也！」

孫郡主冷笑道：「汝等怕周瑜，便不怕本郡主嗎？周瑜殺得汝等，本郡主亦一樣可以殺周瑜也，誰敢阻我車駕，吾便先殺汝等！」

孫郡主喝令推車前進，丁奉、徐盛二將私議道：「郡主與吳侯是兄妹一家人，再說郡主已得吳國太允准，吳侯亦不敢違逆國太之意，何況我等下人呢？萬一有甚差池，吳侯必殺我等來息國太之恨也！」於是二將無奈，下令軍兵讓出一條通路，讓孫郡主的車駕過去。後面的劉備、趙子龍、司馬芝，亦緊隨孫郡主的車駕，一陣風似的飛馳而過。

孫郡主、劉備等的車馬剛奔前十里路，後面的丁奉、徐盛二將，

已接着隨後趕至的陳武和潘璋，陳武對丁奉道：「你等放劉備過去，祇怕錯了，吾等乃奉吳侯之命，捉拿劉備回見啊！」

丁奉、徐盛二將聽說是吳侯孫權的令旨，不敢有違，立刻又聯同陳武、潘璋二將，率三千五百兵馬，隨後追捕前行不久的劉備。

劉備在前面十里外，正急急趕路。忽見後面塵頭又大作，知大隊兵馬又追殺而來，劉備連忙又告知孫夫人道：「夫人，後面又有數千兵馬趕至，劉備不想連累夫人，不若吾下馬受縛，以免傷及無辜吧！」

孫夫人咬牙恨道：「後面想必是吾兄的令旨，欲殺夫君矣，吾下嫁夫君，乃母親之意，吾兄竟敢逆母殺我夫君，吾與他的兄妹之情一刀兩斷，夫君勿憂，且放心前行，待吾與趙子龍，阻擋後面的追兵。」

劉備望一眼前面，但見江水已隱約可見，心中稍慰，當下也不敢猶豫，按孔明的安排，先行向北奔江邊去了，三百軍士，亦隨劉備先行。

趙子龍本欲要司馬芝隨劉備先行，但司馬芝笑道：「眼見一場天大的熱鬧至矣，你難道忍心不讓我見識、見識麼？」

趙子龍知司馬芝的功力已甚爲精進，就算於千軍萬馬中，她雖然不能力抗，但欲自保溜逃却是綽綽有餘的了，因此也就不再堅持要她離去。

趙子龍、司馬芝二人率二百軍兵，在孫夫人四周擺開方陣，靜候後面的追兵殺到。

不一會，丁奉、徐盛、陳武、潘璋等四員東吳大將率三千五百大軍，已追殺而至。

此時孫夫人已棄車駕，改乘戰馬，手執寶劍，威儀十分，怒視奔來四將。

丁、徐、陳、潘等四將，見孫夫人挺立馬上，祇好於馬上欠身道：「末將奉吳侯之命，促請郡主和劉備回返柴桑。」

孫夫人怒道：「吾已下嫁劉備爲妻，乃奉國太之命，與吾兄無相干也，吳侯敢違逆國太令旨，誅殺吾與夫君麼？汝等知機者速退。」

陳武、潘璋二將忙道：「吳侯祇欲請郡主和劉備回去，君命難違，望郡主鑑諒。」二將說罷，與丁奉、徐盛二將互視。丁奉、徐盛二人會意，即把手中的鐵槍一擺，下令三千五百兵馬，向兩面展開，欲繞過孫夫人，奔向前面，追殺劉備。

孫夫人又氣又怒，知四將奉了吳侯孫權的令旨，並不將她這位郡主放在眼內了，她嬌叱一聲，欲馳奔上前，斬殺四將。

趙子龍見狀，不由吃了一驚，暗道：孫夫人這麼一出手，東吳兵馬必有死傷，她便犯下逆君之罪，郡主的威儀立刻便失去，屆時丁奉、徐盛諸將，便大有膽氣將她擒拿，若孫夫人被擒，東吳軍再無顧忌，則主公危矣，諸葛義兄祇怕也意料不着，孫夫人的陽剛之氣竟忽然變得如此旺熾。

趙子龍心念電轉，忽地向司馬芝「傳音」道：「芝妹，你速上前保護孫夫人，切切不能令她有絲毫損傷。」

他說罷，猛地一拍戰馬，風馳電掣的搶在孫夫人前面，手中銀槍一抖，瞬間分向丁、徐、陳、潘四將虛刺了一槍。四將但見一道寒光射至，連忙各運兵器擋架，祇聽乒乓的響了四聲金屬撞擊，趙子龍手中的銀槍却已收回。這閃電般的一擊，令四將膽戰心裂，四匹戰馬各退十丈，因而連已展開的兵馬亦退了回去。

趙子龍挺槍大笑道：「四位將軍，你等不識孫夫人，難道連吾手中銀槍曾挑曹兵千軍萬馬亦不曉麼？」

丁奉、徐盛、陳武、潘璋四將，勒住馬繮，這才穩住陣脚，不再後退。

丁奉、徐盛已親身嘗過趙子龍的厲害，作聲不得，均知剛才閃電一擊，若非趙子龍不欲傷人，四人之中，祇怕已有人被刺翻馬下了，這一搶回刺的「閃電銀槍法」簡直快如鬼魅，令人震駭。

但陳武、潘璋兩將，雖知趙子龍的威名，但並沒親眼目睹，心中半信半疑，而且此時又欺他僅得二百兵馬，己方有數千大軍，强弱懸殊，因此並不如丁奉、徐盛的心怯驚惶。

陳武拍馬衝前，冷笑一聲，不服氣道：「趙子龍，汝剛才搶先出手，吾等猝不及防，才讓汝佔了上風，汝敢與吾明刀明槍，鬥上一鬥麼？」

趙子龍一聽，目中精光如電，射了陳武一眼。陳武但感目光如鋒刃，令他心中不由一涼，慌忙凝神戒備，唯恐趙子龍的「閃電一槍」再度刺出。

趙子龍却挺槍屹然不動，暗道：吾雖可一槍刺殺陳武，但如此一來，雙方必定陷入惡戰，吾雖然不懼，但纏鬥之下，如何分身保護孫夫人和前面的主公呢？他心中轉念，打定主意，決定以「不戰而屈其兵」爲妙。

祇見趙子龍忽然仰天長嘯，其聲如獅吼虎嘯，懾人心魄，東吳兵中，有膽氣弱小的，早已心怯，拋掉兵器，用手掩耳。連陳武、潘



璋、丁奉、徐盛諸將，亦須凝神運氣，才可勉强穩住翻湧的心血。

原來此時趙子龍已運「五鳳朝陽眞氣」貫於嘯聲，又施展他獨創的「天象六合神劍」之「三三不盡」一式，以嘯聲化劍，「三三不盡」分射八方，震懾東吳三千五百兵將。

趙子龍在長嘯聲中，手中銀槍一抖，以銀槍化劍，向四周連振之下。登時便有六道劍氣，從銀槍鋒刃射出，每道劍氣於曠野虛空再分出六道，合計三十六道劍氣。三十六道劍氣再分，遂成二百一十六道……六六無窮，漫天劍氣於曠野中飛射迴旋。

在數千東吳兵將眼前，但見劍氣所到之處，石裂沙飛樹斷，威力之大，簡直空前絕後，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在一陣懾人心魄的尖嘯、爆裂、撞擊聲中，三千五百東吳兵竟有大半呆如木鷄，僵立不動，鬥志全消。

就連丁奉、徐盛、陳武、潘璋等四員大將，亦目瞪口呆，腦際一片茫然。

司馬芝見了，不由暗讚道：子龍哥哥的「天象六合神功」又更精湛了。

孫夫人目睹趙子龍的神威，東吳數千大軍，竟被他不戰而屈，芳心不由暗喜，心道：夫君有這等人材輔助，何愁大業不成呢？我雖然被人作餌，誤打誤撞下嫁劉郎爲妻，但錯有錯着，得劉郎爲夫君，吾之終生亦總算尋到好歸宿也。

她心中轉念，助劉備脫險的心更堅定了，趁機在馬上向丁奉、陳武等將領斥道：「汝等好不知進退，吾已下嫁劉備爲妻，今日之行，便非與人私奔。況吾已得國太令旨，準我夫婦返回荊州。就算吾兄親自到此，亦不敢逆母命而行也！汝等知機者速退，不然惹怒了我，不念兄妹之情，令趙子龍大開殺戒，汝等自問能保住頸上人頭？哼哼！」

丁奉、徐盛、陳武、潘璋四將面面相覷，均暗道：就算我等不怕死，但吳國太之命難違，吳侯本人亦不敢違逆。若日後追究起來，我等必成其代罪羔羊也！不如向孫郡主賣個人情，將責任推到她和吳國太身上，吾等或可保人頭……於是無奈向孫夫人道：「既郡主執意如此，又得國太允准，吾等便先回去稟明吳侯再說好了！」說罷，即下令衆軍兵後退百丈，讓孫夫人和趙子龍、司馬芝等人馬續向北面而行。

* * *

丁奉、陳盛等，一面派人飛報吳侯，又派人向周瑜報訊，一面駐兵原地，等候吳侯和周瑜的令旨。

這一等，劉備等的人馬，又向北疾奔半日了，到奉了吳侯的佩劍，前來斬殺劉備和孫夫人的大將蔣欽、周泰趕到，與劉備的人馬已相距足數十里遠。

劉備等一路向北疾奔，抵達江邊，劉備令探子查探前面有無舟船。探子去後不久，忽見後面塵頭又起，知是丁奉等將又正率兵殺到，而且必奉了令旨，前來大開殺戒了！劉備不由仰天長歎道：「連日奔波，人困馬乏，數百兵將如何抵擋東吳大軍？劉備今日必亡於此也……」

就在此時，探子飛馬回報，說江邊草叢中隱伏快船二十餘艘，趙子龍一聽，即向劉備含笑道：「舟船必乃軍師預早伏下！且登船再說吧！」

劉備此時已無更好主意，只好與孫夫人一道飛奔到江邊，上了江邊的快船，駛向江心。

此時，劉備的船上忽地閃出一位綸巾道袍的人，呵呵笑道：「恭賀主公新婚之喜！」劉備一看，不由心花怒放，因爲此人便是他視如救星的諸葛孔明啊！

劉備尚未答話，丁奉等諸將已趕到江邊，喝令快船駛回。

諸葛亮躍出船頭，手中羽扇一揮，將大笑聲送上岸去：「呵呵！諸葛亮已在此守候多時！汝等回去告知周瑜，教他莫再施美人計手段也！」

丁奉等下令射箭，但快船已風馳電掣般駛遠了。岸上的東吳兵將，不由一陣發呆，暗道：原來是孔明用計，也難怪吾等處處受制了！

劉備等人的快船在江上行駛半日，眼看已將抵荊州地界，不料此時後面追出無數戰船，風馳電掣地趕來。船上爲首之人竟是東吳大都督周瑜。原來周瑜接報，急怒攻心，也不顧舊傷未癒，親自率戰船追殺而來，他身邊的戰將有黃蓋、韓當，可謂精英盡出了。

孔明見狀，從容一笑，即下令棄船登上南岸。

周瑜戰船趕至，他下令兵士棄船上岸，誓要追殺劉備不可。在周瑜的親率下，近萬東吳大軍，從陸路追殺。追到黃州地界，眼見劉備的人馬，相距已不足十里。周瑜下令全速追奔，不殺劉備誓不回頭。

周瑜的東吳大軍一路追殺，剛轉過一座谷口，突然一聲炮响，擁出一隊精兵，爲首一員大將，神威凜凜，手執着青龍偃月刀，向周瑜厲聲大喝道：「吾奉軍師之命，在此恭候！但近前者殺，退回者生！」

周瑜見狀，心膽俱寒，當先便撥轉馬頭，向後面飛奔。走到半路，又殺出兩員大將，正是魏延和

黃忠，均是降順劉備的荊州舊將。東吳軍大敗，周瑜搶先逃返船上，料定劉備軍不慣水戰，心中這才稍安。

就在此時，忽聽岸上劉備軍大叫道：「周郎妙計安天下！賠了夫人又折兵！」

周瑜大怒道：「可再上岸與彼決一死戰！」

黃蓋勸道：「都督有傷在身，劉備有孔明用計，更兼有關羽、趙子龍之勇，戰之必不利也。」

周瑜無奈只好作罷，但心中氣恨難平，心血沸騰，忽地大叫一聲道：「吾計白費氣力，反讓劉備奪得美人歸！吾好恨！」「哇」地一聲，吐出一口鮮血，倒在船上，不醒人事。

黃蓋等將慌忙下令全速回駛江東，救治周瑜的傷病去了。

關羽、黃忠、魏延等欲追擊周瑜，欲趁機將周瑜殲滅。

孔明忙道：「不可！讓周瑜回江東養傷爲佳。」

關羽道：「軍師爲甚不追殺周瑜？」

孔明道：「周瑜此人，不宜於戰場上殺，否則必與東吳結下深仇大恨，有礙吾之西進大計也。吾料周瑜氣量狹小，偏又屢欲施其計謀，欲奪荊州，早晚必自招其損、自取喪亡也。」

關羽一聽，這才明白孔明之所以不殺周瑜，乃是着眼於更宏偉的進取大計，不由讚道：「兄長得軍師扶助，眞有如北斗泰山也！」

孔明淡然一笑，下令收軍回荊州。

返抵荊州南郡，劉備下令於府中補辦喜宴，招待一衆有功之士，及文武幕僚，龐統、雛雪、張飛等自然亦同爲座上賓客。

席間，劉備親手斟滿一杯酒，先敬孔明，歎道：「若非先生神機妙算！劉備只怕已喪身東吳矣！這一杯吾該敬先生。」

孔明卻淡然一笑道：「主公，若論功勞，這一杯理當先敬趙子龍。」

劉備笑道：「吾可安然回返荊州，先生與子龍一般大功勞啊！」

孔明道：「不然，吾雖早有安排，但於關鍵處仍有所疏漏。若非趙子龍隨機應變，以神功不戰而屈東吳之兵，那便不能達三者兼收之奇功也。」

劉備道：「未知先生指的是哪三者呢？」

孔明尚未答話，龐統已大笑接口道：「主公，孔明指的是既保主公安然奪得美人歸；又可留有餘地，保住孫、劉聯盟；更可進一步圖取西進大業也！這豈非三者兼收之奇功嗎？因此這一杯呵，孔明既須先敬，但子龍亦不可落後也。」

劉備一聽，不由歎道：「劉備何德何能，有臥龍、雛鳳、子龍如此文武奇才匡扶，他日功成，皆在座諸位之大功勞！但吾手中只得一杯酒，欲敬有功之士，總得分先後，雛鳳先生以爲該先敬誰呢？」

趙子龍一聽，即一躍而起，正容道：「主公，既在座中人，皆有功之士，何不一齊舉杯，同賀主公安然歸來！」

劉備一聽大喜道：「子龍主意不錯！那劉備這一杯，便敬在座各位，一同暢飲吧！」

在座文武臣屬幕僚，此時均一躍而起，齊齊舉杯道：「吾等賀主公安然歸來！」衆人均將手中酒一飲而盡。宴會堂上，登時洋溢一片歡樂振奮的笑聲，令人心潮激蕩，人人均有奮發昂揚的氣概。

孔明見這一場宴會，變作拓展大業的誓師大會，不由欣然的笑了。

散席後，劉備依然不捨與孔明分開，將他留了下來。趙子龍和司馬芝亦有迷惑，欲向孔明請教，因此亦留在劉備的府上。

僅一會，司馬芝先就忍不住了，忙向孔明道：「諸葛大哥，小妹委實難明，有滿腹驚奇向大哥請教啊！」

孔明含笑點頭道：「司馬姑娘有話但說無妨。」

司馬芝急急的道：「爲甚在劉備將軍陷於迷惑危機時，子龍哥哥僅憑大哥的四道『青犂符』便可旋乾轉坤，令奇跡出現，頓令劉將軍精神大振，決然返荊州？」司馬芝因並無任何官職，僅是以趙子龍師妹的身份留在荊州，因此說話也不必按官場禮節，十分率直。

孔明見在座的均是「三分天機」勢格中人，也不必隱瞞甚麼，便趁機開導，含笑道：「司馬姑娘，吾之四道『青犂符』，乃風水地脈學中的『剋脈法符』也，當日東吳前來提親，吾便料悉東吳方面，欲在借『美人計』圖謀荊州；同時更以『風水陰陽相吸大法』，欲借孫氏血脈，以『强陰吸弱陽』，令主公的祖宗龍脈地力大洩，因此氣運不濟，鬥志消沉，向東吳臣服，將荊州五郡拱手讓與東吳也。」

趙子龍聽了，心中不由暗道：「原來如此，怪道主公自與孫夫人成親之後，即意志消沉，沉迷於東吳的溫柔鄉中了！原來竟是這等『强陰吸弱陽』的風水玄術作怪也。」

孔明一頓，又道：「因此吾爲此分作兩步行法，一方面潛入涿郡，替主公的祖宗地脈作『旺氣大法』；另一面又伏下『青犂符錦囊』，着子龍於危急時趕赴吳郡赤龍山，於孫氏的祖脈地中施法，以



『青犂符』剋制孫氏的『祖脈龍氣』。如此兩面施爲，既旺主公的『弱陽』，又克制孫氏血脈的『强陰』，彼消此長，足令主公意志重振；同時，亦返過來令孫氏血脈——孫夫人傾心相隨於主公，終可得美人歸也。」

劉備這才明白，在他赴江東之前，孔明又爲他不辭勞苦，奔波於千里外的涿郡、荊州之間，佈伏驚世玄機。他不由歎道：「先生之能，眞鬼神莫測也！」

司馬芝亦格格笑道：「諸葛大哥原來精於風水地脈之學，這等神通，他日拋開軍務，與雛雪姐姐一道，結伴暢遊天下，尋龍堪輿，大展風水神機，豈非十分有趣嗎？」

劉備一聽，不由嚇了一跳，忙道：「司馬芝姑娘！先生乃吾之左右臂也，怎可拋下軍務，去暢遊天下？先生若去，吾猶如斷了臂膀，雖生猶死也！」

孔明亦呵呵一笑道：「司馬姑娘之意甚佳，可惜並非時候，吾尚須爲『三分天機』辛勞一番也。」

此時劉備忽然想起甚麼，忙問孔明道：「先生剛才於席間提及，有某點難題，先生亦始料不及，未知是甚？」

孔明目注趙子龍一眼，欣然笑道：「孫夫人本屬孫氏血脈的『强陰』，與主公合體後，吸納了『陽氣』，其自身的陽剛之氣竟然熾烈旺發，在東吳兵將追及時，竟欲大開殺戒，若她出手傷人，必失了與東吳的和氣，於日後的西進大業十分不利。幸而於此危急時刻，有趙子龍在場，他如何大顯神威，化解此危機，司馬姑娘在場，她自然比我更清楚也。」

當時劉備已先行，後面的事並不知道，因此他忙向司馬芝道：「司馬姑娘！子龍當時到底如何大發神威？」

司馬芝眼見連孔明亦十分欣賞她的子龍哥哥，不由心花怒放，高興得格格笑道：「我也不知詳細！只知子龍哥哥銀槍連抖六抖，便見石裂、沙飛、樹斷，十分嚇人，東吳數千兵將，竟呆如木鷄，鬥意全消，不得不退縮十丈，不再追殺！但到底是甚神通，我也說不明白！」

趙子龍淡淡的笑道：「吾於危急之際，牢記軍師吩咐，不可傷了兩家和氣，壞了孫、劉聯盟，因此唯有用『天象六合神劍』招式，化槍爲劍，施爲一番，望能『不戰而屈其兵』……終僥倖成功，但若非軍師伏下奇兵於江岸接應，主公亦難脫危機也。」

劉備一聽，不由讚歎道：「子龍勝不居功，胸懷坦蕩，神功蓋世，眞當乃天下一代虎將也！」

至此，趙子龍和司馬芝心中再無迷惑，知孔明尚有要事與劉備密議，便先行告辭了。

* * *

劉備待趙子龍、司馬芝走後，果然又向孔明道：「先生眞欲取西川之地嗎？」

孔明微笑道：「荊州南郡，扼西川門戶，若不取西川，又何必千方百計保住荊州？但目下尚非最佳時機，暫時宜按兵不發，謀定而後動也。」

劉備道：「爲甚時機尚未成熟呢？」

孔明道：「西川屬益州之地，尚包括南方廣大地域，關山險塞，沃野千里，乃天府之國也。如今益州在劉璋治下，劉璋昏庸積弱，根本無法保住益州，早晚必被曹操攻取，因此主公必先佔益州不可。可惜目下我方兵力未足，糧未夠，又不知益州內裏底細，尚不宜輕舉妄動；同時東吳周瑜因被曹操表奏朝廷，封爲荊州南郡太守，他必日夜圖謀荊州，乃我之心腹大患也；而孫權極信賴周瑜，周瑜在世一日，我便不能不加防備，又怎可分心進取益州？」

劉備道：「那周瑜一日健在，吾便一日不能取益州也！東吳方面催逼交還荊州，屆時如何應付？」

孔明微一沉吟，即斷然的道：「吾決先除周瑜，去此後顧之憂，再圖進取益州……但周瑜此人，不能明殺，只可促其自斃，否則便傷了與東吳的和氣，與東吳結下深仇，壞了聯吳抗曹的大計！」

劉備道：「周瑜對荊州志在必得，荊州一日未到其手，他又怎會罷手？而且周瑜正值英年，怎會一時自斃？不料天降此人，阻吾進取，乃天不助我劉備成大業也！」

就在此時，孔明偶然瞥眼窗外天際，窗口又恰好向東，但見東面天際，一顆大星搖搖欲墜，卻又忽然猛地一抖，隨即發出十分熾烈的光華。孔明微一思忖，即呵呵笑道：「此星乃周瑜之將星，其搖搖欲墜，忽然大放光華，恰如人之將死，其『迴光返照』，依此推斷，周瑜之死期不遠也！」

## 三氣周瑜　進取蜀川

劉備此時見不到任何徵兆，對孔明的判斷不由半信半疑。孔明的雄材偉略，劉備自然深信，但他的推運測算之學，又是否當眞靈驗呢？

眨眼又過了三十多天，此時已是二月初春時節了。荊州城外城內，百花齊放，春意盎然，哪有半分肅煞的戰爭圖景？

但就在這天，東吳使者魯肅，

忽地前來荊州南郡，說有要事與劉備商議。劉備接報，連忙傳知孔明。

孔明立刻趕到劉備的府上，劉備尚未開口，孔明已呵呵笑道：「魯肅此行，必與荊州有關。待會他說的話，若我點頭，主公便祇管答應下來。」

不一會，魯肅被引領而進。彼此見禮，客氣幾句，魯肅便連忙道：「吾此行特來告知劉皇叔，因吳侯十分欣賞皇叔的德材，與諸將商妥，打算出兵替皇叔打西川，取了西川，權充吳侯嫁妹厚禮，贈送皇叔，却換回荊州五郡。皇叔意下如何？」

劉備瞥一眼孔明，見他微一點頭，便立刻道：「吳侯如此厚意，劉備又怎會拒絕呢？」

魯肅大喜，又續道：「既然皇叔答應，那東吳兵馬路過南郡時，務請出城犒軍，接濟部份錢糧。」

孔明點頭道：「這個當然啦，難得吳侯一番心意也！」

劉備見孔明點頭，又接口道：「多謝子敬爲吾說話之德，東吳大軍到時，劉備必定接濟錢糧便了！」

魯肅見劉備和孔明皆無異議，欣然答應，心中不由暗喜道：今回周瑜棋高一着，孔明到底中計了！

他也不敢多留，推說速趕回江東，向孫權回報，很快便告辭下船，駛回江東去了。

魯肅回到江東，却不去見孫權，而是逕直到都督府，告知周瑜道：「都督大軍抵荊州南郡之日，劉備、孔明均欣然答允，出城犒軍，送錢送糧。但公瑾眞的打算攻下西川，去與劉備交換荊州五郡嗎？」

周瑜此時傷患已漸復，精神振奮，一聽不由呵呵笑道：「子敬眞當今第一老實人也！試想西川關塞險要，一夫當關，萬夫莫開，連曹操亦不敢輕舉妄動，孔明亦退避三舍，我又怎會拿東吳去爲他人作嫁衣！吾之所以借取西川，出動五萬大軍，實『假途滅虢』之計也。待大軍抵荊州南郡城下，劉備、孔明出城犒軍，吾便趁機發難，先斬劉備、孔明，再取荊州，以洩吾心頭之恨！」

魯肅的心胸到底比周瑜寬厚，他想了想，對周瑜道：「公瑾此計甚妙，荊州必可重歸東吳！但荊州固然須奪，却是否留有餘地，保留孔明、劉備生命？好教彼等爲抗曹再次出力助東吳也。」

周瑜冷哼一聲道：「子敬心腸好不寬厚！劉備若乖乖獻出荊州，吾或許饒他一命；若加抗拒，吾必殺劉備！」

周瑜說罷，却毫不猶豫，請魯肅先去稟報孫權。另一面也不待魯肅回報，即下令甘寧爲先鋒，自己和徐盛、丁奉爲中軍，凌統、呂蒙爲後隊，點發五萬水陸大軍，分從水陸兩路，浩浩蕩蕩，開赴荊州南郡而來。

周瑜因自負精於水戰，因此親率水軍二萬，分乘五十餘艘戰船，風馳電掣直撲荊州。他在船上十分興奮，不時高聲大笑，斷認孔明已中其計矣。

不一日，前鋒水軍已抵夏口。周瑜立刻派人查問：「荊州方面有派人出夏口迎接吾軍麼？」

就在此時，忽然來報，說劉備已派糜竺前來拜見，周瑜心中暗喜，將糜竺喚入中艙，立刻問道：「劉皇叔打算如何犒勞吾之大軍？」

糜竺回道：「劉皇叔已安排準備妥當，待都督大軍一到，即出城犒勞都督大軍。」

周瑜又道：「那現下劉備在何處呢？」

糜竺立刻回道：「皇叔已在荊州南郡城門外等候，都督一到，便好與都督把盞言歡。」

周瑜故意肅然的道：「吾出動大軍，乃爲劉備攻取西川，因此勞軍之禮，務必隆重，不可輕率，以慰吾大軍之心也！」

糜竺亦立刻肅然答應，回去轉告劉備。然後糜竺便向周瑜拜辭走了。

周瑜此時心中再無猶豫，立刻下令水陸大軍，全速向荊州南郡進發。

周瑜在戰船上坐鎮，眼見已抵荊州南郡不到十里水路，江上依然靜悄悄的，不見一艘船隻駛來迎接。周瑜微感疑慮，思忖片刻。他到底抵受不住一舉奪回荊州五郡的强大誘惑，竟不顧一切，下令將船駛近南郡岸邊，他下船登岸，由甘寧、徐盛統率三千親兵，先行搶奔荊州南郡。

周瑜等三千東吳大軍先鋒，抵達南郡城下。周瑜馳馬奔近，祇見城門外城樓上靜悄悄的，並不見任何迎接的動靜。周瑜不由大怒，厲聲叫道：「東吳周都督在此！城內之人快出來迎接！」

喝聲響過，城樓上忽地一聲鼓響，近萬守城兵士倏地亮出刀槍，寒光閃閃，十分雄壯。一員戰將屹立城樓上大笑道：「都督不遠數百里而來，辛苦了啊！」

周瑜循聲一看，原來城樓上的戰將，便是令東吳兵「不戰而屈」的趙子龍！他心中不由突突一跳，急忙高聲道：「趙子龍！吾替你主公往取西川，你怎不出城迎接？」

趙子龍大笑道：「周都督！吾軍師先生早已料知，都督所施乃



『假途滅虢』之計！這等微末小計，連小兒也瞞不了也！可笑呵可笑！」

周瑜一聽，心中一涼，連忙撥馬便回。

就在此時，探子已飛奔而至，向周瑜報道：「都督！大事不妙！劉備有四路兵馬，一齊殺到！」

周瑜仍强作鎮靜，道：「是哪四路？兵力多少？」

探子道：「關羽從西面殺到，張飛從東面殺來，黃忠從北面殺到，魏延從南面殺來！四路兵馬聲勢浩蕩，不下數萬！兵士皆高叫要生擒活捉周瑜也！」

周瑜一聽，深知他的一番算計，辛苦奔波數百里，却早已被孔明洞悉！他連番受挫於孔明，心中不由又慚又恨又痛又氣，觸動舊傷，但感心頭劇痛，大叫一聲，噴出一口鮮血，墜落馬下。

東吳大將甘寧等，慌忙救起周瑜，退回江中船上。

說也奇怪，周瑜回返戰船，僅一會便甦醒過來。他耳際但聞四面金鼓齊鳴，喊殺聲震天，不由嚇了一跳，也不知從哪兒凝聚的力氣，一躍而起，問身邊的先鋒大將甘寧道：「外面是甚響聲？」

甘寧道：「兩岸均是劉備的兵馬，不下數萬，祇四面圍定，並不進攻，兵士均在喊叫：「周郎周郎，勿須驚惶，速回江東，保你命長！」

甘寧話音未落，周瑜心中如遭電殛，又大叫一聲，昏了過去。

周瑜悠悠醒轉，甘寧道：「都督剛才昏迷過去時，孔明派人送了一封書函至此，末將未敢逕拆，祇待都督醒來閱之。」

周瑜取書函拆閱，但見孔明在書函中道：「漢軍師中郎將諸葛亮，書呈東吳大都督公瑾先生：柴桑一別，至今難捨。今聞閣下欲取西川，吾以爲不可，益州兵强地險，劉璋雖昏慵，却足以自守，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也。閣下萬里遠征，雖孫武、吳起再生，亦難有勝望。且曹操失利於赤壁，又怎會不思報仇？若閣下遠征，曹操乘虛南侵，則江東立成齏粉矣。吾不忍坐視東吳遭此刼禍，特向公瑾示意，尚祈鑑察。」

周瑜閱罷，不由長嘆一聲，但感孔明事事搶佔先機，洞悉一切，決非他周瑜所能算計的了！他不覺意氣消沉，對孔明亦再無恨意，祇感十分惋惜。

他將諸將召到旗艦，長嘆道：「吾本欲與公等盡忠報國，可惜命已不永，行將夭折，此天命難違也！望公等盡忠匡扶東吳，以成大業。吾死後，不必於此地發喪，速駛回柴桑。」

周瑜說罷，又昏迷過去。一會又忽然醒來，望天長嘆道：「地既生瑜，天又何以生亮？天數呵天數！」連叫數聲，忽然沉寂，黯然逝去。

衆將遵周瑜遺囑，並不發喪，就近將他葬於巴丘。然後悄悄回返柴桑，向孫權呈報，又呈上周瑜的遺書一封。

孫權接周瑜的遺書，心如刀割，他視周瑜如兄長，不由放聲痛哭。在哭聲中，孫權拆閱周瑜的遺書。原來周瑜是舉薦魯肅代替他的職務，末了道：「天下之事，尚未可定也。魯肅忠烈，處事一絲不苟，足替吾之任，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尚蒙垂鑑，則吾雖死而無憾矣！」

孫權閱罷，又痛哭一番，才道：「公瑾臨逝遺言，吾豈敢不從啊！」

當下，孫權即下旨，任魯肅爲東吳大都督，統率東吳數十萬兵馬。一面派人趕去巴丘，將周瑜的靈柩運回東吳都城柴桑，向天下發佈訃文，爲周瑜風光大葬。

周瑜去世的當晚，孔明在荊州南郡，正與劉備、龐統等商議軍務，江東方向天際，忽見一顆星斗曳然而墜，與他先前所見「搖而復熾」的星斗同一方位。孔明微嘆口氣，道：「周瑜果然作法自斃矣！」

劉備、龐統二人，見孔明雖料周瑜死逝，但神色却並無欣喜，二人心中均不覺甚感驚奇，因爲周瑜三番數次算計孔明，均欲置他於死地，爲甚周瑜之死，孔明並無半分幸災樂禍呢？但此時未接准確訊息，二人也不便細詢。

不一日，東吳方面的訃文送到荊州，周瑜果於三日前已去世了。又知周瑜的靈柩已運回柴桑，準備爲他風光大葬。

劉備聞訊，急與孔明商量，道：「周瑜果然已逝！吾當如何處之？」

孔明微一沉吟，即道：「周瑜之死，乃『三分天機』大勢使然也，他於此時欲逆天機大勢而行，豈能不中途夭折？此亦爲逆天而行者誡也。周瑜既死，繼其職者，必魯肅也。主公身爲東吳國婿，須往奔喪，吾決定代主公赴江東柴桑一行。」

劉備吃驚道：「周瑜之死，東吳必遷怒於先生，爲甚還要去送羊入虎口呢？先生有甚差池，則劉備雖生而猶死也！」

孔明道：「正因周瑜之死，東吳將士必遷怒於我，吾才須親走一趟，以作化解此怨。目下周瑜已死，吾之西進大計行將展開，在此關鍵時刻，孫、劉聯盟不容有絲毫毀損，否則便徒增後顧之憂矣！而

且魯肅已繼任大都督之位，處事較爲寬厚，有容人之量，乃與東吳重新修好的絕佳時機也！因此雖有風險，吾亦不得不赴江東一行。」

劉備深知孔明的所作所爲，無不爲助他開創基業而着眼，心中十分感佩，不由嘆道：「先生待我劉備可謂鞠躬盡瘁，任勞任怨啊！」

第二天一早，孔明便帶同趙子龍，以及數十親兵，便毅明決然的赴江東柴桑而來。隨行又帶了大批祭奠之物。

孔明和趙子龍抵達柴桑。魯肅見孔明親赴奔喪，對周瑜三番數次加害，並無懷恨積怨，便不忍阻止，下令讓孔明進入柴桑，赴周瑜的靈堂拜祭。

東吳諸將見孔明進入靈堂均怒目而視，極欲殺他而洩恨。但又見趙子龍身佩「倚天劍」隨身護衞，江東諸將對趙子龍的神威尚心有餘悸，因此又誰也不敢輕舉妄動。而且魯肅身爲大都督，亦允許孔明入靈堂拜祭，諸將也不敢擅自行動。

孔明對東吳諸將的橫眉怒目祇作不見，與趙子龍一道進入周瑜的靈堂，又擺上大批祭奠之物，親手向周瑜的靈位奠酒，跪下宣讀祭文。

孔明親自撰寫的「祭瑜文」，詳細頌揚了周瑜的一生，極盡讚揚的熱誠，令在場東吳諸將亦爲之感動。

末了，孔明哀哀頌祭道：「嗚呼公瑾，生死永別了！君如有靈，當鑑我心。本欲與君同謀大業，犄角之勢，東西相應，同舟共濟。痛君早逝，從此天下再無知音！嗚呼哀哉，痛切入心！」

孔明祭時，伏地大哭，淚如泉湧，悲慟不已。

東吳諸將見狀，怨恨之心不由大爲消減，皆暗道：世傳公瑾與孔明積怨甚深，但看其拜祭眞情，世人所言不可信也。

魯肅在場，見孔明如此悲切，憶起周瑜確曾三番數次欲加害孔明，孔明卻顧全大局，毫無私心積怨，心中不由大爲感佩。暗道：周瑜之死，乃其量窄，自取而已，又怎怪得孔明，而且目下曹操勢大，孫、劉聯盟抗曹，乃唯一自保之計，決不容損壞啊！

孔明不嫌舊怨，不顧兇險，親赴江東拜祭周瑜，終於化解了東吳將士的怨恨，大大的鞏固了孫、劉聯盟，而孔明的西進益州大計也再無後顧之憂了。

* * *

天機浩渺，乾坤運轉，「天下三分」的天機大勢仍在不斷演進。

就在荊州南郡的劉備、孔明、龐統等正操練兵馬，廣積錢糧，積極準備西進益州的戰略大計時，天下大勢竟又進一步向有利於劉備的態勢演變了。

周瑜死後，魯肅繼任東吳大都督，孔明親赴江東柴桑致祭，化解與東吳的積怨，孫、劉聯盟因而更鞏固，這種種訊息傳入許昌時，曹操即召集謀士商議。

曹操道：「周瑜已逝，其位由魯肅繼承，魯肅與劉備、孔明交厚，孫、劉兩家的關係必比前鞏固，此對吾乃一大威脅也，諸公有何高見？」

謀士荀攸是曹操最得力的文臣，他聞言即搶先進計道：「周瑜已死，魯肅無能，丞相宜先取孫權，再破劉備，滅此兩人，則天下大定矣！」

謀士荀攸說得輕鬆，但曹操自經赤壁一戰後，卻對孫、劉聯盟十分畏懼，特別是當孔明的智計與孫權的實力聯合，其威力之大，曹操雖然雄圖大志，也不得不小心應付。當下曹操沉吟道：「雖然目下時機有利於我，但吾若遠征江東，後方便呈空虛，西北面的關中馬騰，屢萌叛我之心，他若乘虛奔襲許都，則吾後方危矣。」

荀攸一聽，又進言道：「依吾之見，馬騰之慮容易解決。丞相可表奏朝廷，加封馬騰爲征南將軍，令其出兵討伐孫權，待將其誘入京師，便可一舉擊殺。先除馬騰，則南征無後顧之慮矣。」

曹操想了想，即大喜道：「公所言甚妙，若除馬騰，更趁機合併其西涼兵馬，令其南征，則吾必破孫權、劉備也！」

當下即向漢獻帝奏請，加封馬騰爲征南將軍，又即日派人送去關中，令馬騰先入朝受封，再征伐孫權。

關中馬騰，是漢朝名將伏波將軍馬援後人，曾流落隴西(即甘肅一帶)，與羌人之女成婚，誕生一子，取名爲超。馬超身長八尺，十分英偉，武藝超羣，是馬騰的最得力臂助。

馬騰接曹操派人送來的詔書，即召子馬超、侄子馬岱等諸將商議。

馬騰道：「曹操召我赴許昌，受封征南將軍，但吾知曹操疑心甚重，此行去還是不去呢？」

馬超道：「曹操以天子詔書召父親，若不去，曹操必責以叛逆之罪。不如趁其相召，帶備精兵利器，入京師見機行事，一作自保，二取曹操人頭，爲國除此逆賊。」

馬騰兄長之子馬岱諫道：「曹操於此時此刻封叔父爲征南將軍，必心懷叵測，表面是命叔父征討江東孫權，實即暗中對付叔父之西涼兵馬。叔父若往，恐遭曹操加害。」



馬超怒道：「兒親率西涼大軍隨父親同行，趁機殺入許昌，爲天下除害。」

馬騰道：「不可，如此則製造借口給曹操，以叛逆之罪殺我也。超兒可留守西涼，由岱兒隨我入朝即可。目下之勢，尚不宜與曹操鬧翻也，曹操知你留守西涼，必不敢加害於我。」

馬超仍不放心道：「父親堅持要去，切勿輕率進入京師，宜先停駐城外，見機行事。」

馬騰道：「超兒放心，吾自會應付。」

當下商量妥當，第二天一早，馬騰便點五千西涼兵馬，由次子馬休、三子馬鐵爲前鋒，馬騰自己居中，馬岱爲後部，一路東行，向許昌奔赴。

馬騰統率五千西涼兵馬，不一日抵達許昌城外三十里，先派人入許昌，呈報曹操，曹操厚待來人，說自己會出許昌城外迎接馬騰。

馬騰接回報大喜，暗道：曹操果然不敢輕舉妄動，懼吾兒馬超英勇，留守西涼作吾後盾，曹操若眞的出城，吾當見機而行，稍有不測，便立即先殺曹操，再調西涼大軍攻入許昌便了。

馬騰自忖已計劃周全，於是毫無遲緩，率前鋒續向許昌進發。

看看已接近許昌城下，不遠處祇見前面打着一面大旗，上書丞相的名號，馬騰心料必定是曹操駕臨，不由大喜，搶先拍馬上前，準備見機行事。

不料尚未接近丞相旗號五十丈距離，忽聽一聲炮响，「丞相旗」向兩面分開，已箭如飛煌般射來，接而又有一員大將殺出，正是曹操的親將曹洪，來勢十分兇猛。

馬騰大驚，連忙撥馬而退。此時，左右兩面又殺來兩隊兵馬，左面是猛將許褚，右面是大將夏侯淵，均是曹操最得力的親將。

馬騰已退回次子馬休、馬鐵的陣中，就在此時，後面徐晃領兵殺到，連最後的退路也被截斷，馬騰父子三人猶如被困四面銅牆鐵壁中。

馬騰率二子拚死衝殺，不料四面一聲炮响，萬箭齊發，馬騰父子三人，立刻被射殺馬下。

在後軍率兵的馬岱，聞報馬騰父子三人，在許昌城下被曹操所殺，不禁又恨又怕，自知憑自己所率的一千兵馬往許昌報仇祇是白白送死，無奈祇好火速退回西涼，向鎮守西涼的堂兄馬超報兇訊去了。

曹操見已除了馬騰，再無後顧之憂，便決意南征，先滅江東孫權。

此時卻有探子從荊州回來飛報，說劉備正在荊州操練兵馬，調動軍中部署，不日將進取西川。

曹操一聽，不由大吃一驚，召集衆謀臣，道：「目下劉備佔據荊州五郡，羽翼未豐，尚可從容對付；他若取得西川，再得益州，則羽毛大盛，必一飛衝天，再難收擒了，諸公有何妙計應付？」

荀攸一聽，卻從容一笑道：「丞相放心，祇管南攻孫權，吾料此舉必可先滅孫權，再取荊州，天下大定也！」

曹操不解道：「吾攻孫權，必無力分心對付劉備，讓他取得益州，則其大勢已成，吾將如何應付？」

荀攸微笑道：「不然，如今孫權與劉備結下聯盟，若丞相攻孫權，孫權必向劉備求援；劉備意在圖取益州，必無心救援，孫權孤軍作戰，周瑜又已逝，魯肅無能，則東吳必敗，江東之地必爲丞相所得。而若取江東，荊州亦可一擊而平，屆時再取益州，則天下大定矣！」

曹操喜道：「公之所言，甚合吾意。」

曹操當下再不猶豫，即下令起兵三十萬，會合合肥張遼的二十萬大軍，合共五十萬兵力，浩蕩征伐江南。

曹操南攻的訊息很快便報入江東柴桑。孫權聞報，心中吃驚，慌忙召集衆文武大臣商量對策。

魯肅道：「曹賊南攻，幸而孫、劉聯盟尚存，可互爲犄角抗曹，主公不必驚惶，且先派人入荊州告知劉備，再由吾發書函向劉備求救，彼念舊情，必發兵救助，若得劉備相助，有孔明雄才偉略，江東必保無恙。」

孫權因周瑜新喪，就如失了一隻手臂，處事心慌意亂。他一聽魯肅之言，不由大喜道：「子敬所言甚佳，這便立刻派人修書往荊州去吧，劉備好歹是東吳女婿，救助東吳亦義不容辭也！」

魯肅領旨，即修書一封，派人送到荊州南郡。

劉備此時正忙於策劃進取益州，接魯肅求救書函，心中不安，忙請孔明前來相議。

孔明欣然來到，劉備尚未開口詢問，孔明已從容笑道：「主公必因曹操南犯，孫權差魯肅求救之事也。」

劉備忙道：「是啊！曹操南攻，先生又以孫、劉聯盟爲西進之基礎，吾又爲東吳之婿，在情在理不能不救，但若往救東吳，則吾進取益州之舉祇怕又得押後了，先生以爲如何裁決？」

孔明笑道：「此時此刻，也不必動東吳、荊州兩者之兵，吾自可令曹操打消進攻江南之意，可對子

敬派來的使者回覆，請子敬轉知孫權，可高枕無憂，放心好了，若曹操北兵南犯，皇叔自有退兵妙策。」

劉備果然告知東吳使者，着使者回去依言轉告魯肅。

東吳使者拜辭而去，劉備却又迷惑的問孔明道：「如今曹操大軍五十萬浩蕩南犯，東吳首當其衝，極難抵擋。若東吳陷入曹操手上，則荊州必危矣，先生有甚妙計，可令曹操退兵呢？」

孔明微笑道：「曹操南攻，最擔心的是西涼馬騰，向他背後進犯，因此用計誘馬騰入許昌殺掉。他以爲殺死馬騰便可無後顧之憂，放膽南犯，但却恰好犯了三面樹敵的大忌也，曹操既殺馬騰，馬騰之子馬超英勇無敵，不弱於趙子龍，他親統領西涼二十萬雄兵，必急欲報殺父弟之仇。吾今祇須修書一封，送去西涼，聯結馬超，共討曹操，則馬超必起兵攻曹，曹操背後受敵，又豈敢再揮軍南犯？他自保尚且不暇啊！」

劉備大喜道：「先生對天下大勢，可謂洞若觀火也！」

當下更不猶豫，立刻修書一封，派人日夜兼程，奔赴西涼，送呈馬超。

此時，留守西涼的馬超，仍未知父親及兩個二弟弟被曹操所殺，因唯一逃脫的馬岱，尚未逃返西涼。

這一晚，馬超熟睡之際，祇覺自己躺在一片雪地上，四面有猛虎撲來，張牙舞爪，欲噬欲咬。

馬超猛吃一驚，醒來心中甚感疑惑，他當即夜召諸將，告知夢境。

一員大將應聲道：「馬將軍，此乃不祥之兆也！」

馬超一看，正是手下大將龐德。便道：「龐將軍所知如何不祥？」

龐德道：「雪地遇虎，奇兇之兆；雪者白也，乃大喪之色；虎者兇也，乃大兇之兆。據此而判，則老將軍在許昌或有不測之厄也！」

龐德話音未落，外面已有一將跌撞而入，哭着拜伏於地，道：「兄長啊，叔父與兩個堂弟皆喪亡也！」

馬超心中如遭電殛，忙道：「快說其詳！」

馬岱將馬騰、馬休、馬鐵父子三人，如何在許昌城外中了曹操奸計，被萬箭穿心而死的經過，報知馬超。

馬超放聲大哭，悲痛得倒在地上，衆將慌忙扶起他，馬超咬牙切齒，欲立刻起兵報仇。

就在此時，忽報荊州劉備，派人送密函前來，馬超令入。原來劉備在密函中表示，十分痛惜馬騰遇害，願與馬超兩面聯合攻曹。馬超想也不想，便揮淚疾書回函，答應即發二十萬西涼大軍，聯合進攻曹操，以雪殺父之仇。

劉備的使者向馬超拜辭走了，馬超正欲連夜點兵，此時忽報西涼太守韓遂派人請馬超到他府上，說有要事與馬超密商。

韓遂是馬騰的結拜兄弟，馬超平日以叔父視之。馬超接報，毫不猶豫，便趕赴韓遂的西涼太守府。

原來曹操已搶先一步，派人送密函到韓遂處。馬超來到，拜見韓遂。韓遂將曹操的密函給馬超閱視，密函之意，是「若將馬超擒拿，解到許昌，即封韓遂爲西涼侯」。

馬超心中又悲又恨又痛，拜伏於地道：「馬超視叔父如親父，請叔父將馬超就此縛了，能送馬超領功，也免了動刀兵之勞吧！」

韓遂雙手扶起馬超，肅然的道：「吾與你父親結拜兄弟，你喪父吾即喪兄，曹操殺兄之仇，吾豈會不報？超兒若起兵雪仇，吾即親率八部兵馬，與你一道攻打曹操。」

馬超向韓遂拜謝，韓遂下令，將曹操派來的使者一刀斬了。

第二天，馬超、韓遂二人，即合發二十萬西涼大軍，進攻曹操的疆土。

馬超親任先鋒，進攻目標首先指向曹操的邊關重鎮長安（即今陝西西安）。

長安是漢朝原建都之城，城牆十分堅固，城外壕溝遍佈，易守難攻。馬超一連攻打十日，依然未能將長安城攻破。但城中軍民，却也不能出城打柴汲水，十分困苦。

馬超手下大將龐德，向馬超進計道：「長安城中淡水柴火奇缺，城中之人必急欲出城打柴汲水。將軍可暫且退後十里，誘城中軍民出城。如此施計，則長安可破！」

馬超道：「此計甚妙！」當下即依計行事，下令八路兵馬後退十里，由馬超親自押陣斷後。

＊　＊　＊

長安城內曹軍守將鍾進，見西涼大軍忽然後撤，尚疑有詐，不敢開城讓軍民出外打柴汲水。但一連三天均毫無動靜，料想西涼兵必因久攻長安不下，怕曹軍援兵趕到，前後受敵，不得不退走。城中又正鬧柴水饑荒，鍾進無奈，祇好下令開城，放城中軍民出外打柴汲水，速去速回，不得延誤。

長安城中軍民，見有機會出城，當即蜂湧而出，打柴的打柴，汲水的汲水，人人爭先恐後，不一會，便將一批柴草食水運回城中。

一切果然十分順利，毫無阻滯。

一連三日，長安城內外均十分



平靜。到第四日，忽報西涼大軍又再次殺到，鍾進慌忙下令城外軍民速入城，又將城門緊緊閉上。

就在當天晚上，長安西門却忽然起火，鍾進聞訊，急忙率兵前來救援。不料他走到城門邊時，突然有一黑影從天而降，兇猛如神兵神將，手起一刀，即將鍾進斬落馬下。黑衣人又殺上城樓，將守門曹軍殺得落花流水。趁亂又有人將城門打開，馬超、馬岱二將早在城外埋伏，見城門洞開，即疾馳而進。

西涼兵馬兇狠非常，不到半夜，便將長安城中守軍，盡數殲滅，攻取了長安郡城。

原來龐德率數十精兵，改扮成長安城內百姓，趁亂混入城內，將守將鍾進殺死，打開城門，讓馬超長驅直進。西涼軍傷亡極少，便已將長安城攻佔了。

馬超攻陷長安，下一個目標便是潼關。潼關往東，便是曹操的重鎮洛陽，而洛陽南面百里，便是都城許昌。因此曹操非保住潼關不可，否則潼關一破，馬超的西涼大軍勢必長驅直進，進逼洛陽，直接攻及曹操坐鎮的都城許昌。

果然曹操聞報馬超、韓遂的西涼大軍已攻陷了長安，不由大吃一驚，南征江東一事，再也不敢輕舉妄動。他立刻將曹洪、徐晃二將召來，下令道：「你二人先帶一萬兵馬，日夜急進，守住潼關！吾隨後率大軍接應。若十日之內失了潼關，汝二人提人頭見我！」

曹洪吃驚道：「若吾守住十日，第十一日潼關被破，却又如何？」

曹操道：「十日之內，吾所率大軍必定趕到！若十日之外關破，非汝等之罪。」

曹洪氣得大叫道：「吾不要頸上人頭，亦非保住潼關十年穩固不可！」

說罷，曹洪、徐晃，即統率一萬輕騎，日夜急馳，趕赴潼關去了。

曹仁向曹操道：「曹洪性急，此行祇恐誤事。」

曹操道：「吾亦知也，但此時情勢危急，正需一性急之人，趕赴潼關，先行守住，爲吾爭取十日時間，則吾所率大軍便可趕到也！」

曹操一頓，又對曹仁道：「爲防萬一，你可隨後押送糧草，爲曹洪接應。」

曹仁領令去了。曹操亦不敢猶豫，即點起原來用於南征的三十萬大軍，隨後向潼關開發。

曹洪、徐晃統率一萬精兵，日夜急馳，趕抵潼關，即下令緊閉潼關城門，堅守不出。

僅半日，馬超所率的西涼大軍已抵達潼關西門。馬超見潼關守軍堅守不出，壁壘森嚴，易守難攻，便思得一計，單槍匹馬，馳近潼關城下，將曹操痛罵，直把曹操的祖宗三代均臭罵透。

曹洪在關上聽聞，不由氣得七竅生煙，大怒道：「馬超可惡，怎敢對吾兄如此無禮！若不下關殺他，怎對得起吾兄也！」

徐晃連忙勸道：「此乃馬超激將之法，引吾等出戰，他好趁機破關。吾等切勿上當，祇宜緊守，待丞相大軍趕到，再拚殺不遲。」

曹洪想起曹操命他無論如何堅守十日，恐壞了大局，無奈祇好按捺怒火，堅守不出。

馬超每日輪番前來痛罵，直罵得天昏地暗，氣得城上的曹洪幾乎爆炸。祇是徐晃死死阻止，曹洪才沒有下關廝殺。

到第九日，曹洪和徐晃在關上巡察，望出西門外，祇見西涼兵似乎罵得倦了，紛紛牽馬坐在草地上，有的甚至躺了下來，呼呼睡覺。

曹洪見狀，不由氣得大叫道：「西涼軍如此輕視於我，吾若不下關殺敵，天下祇怕再無吾立足之地也！」

徐晃見西涼兵疏於防範，心料突然衝殺下去，便不獲全勝，亦可殲其一部，以振軍心。於是不再阻攔曹洪下關出戰，而且他正忙於檢視糧草，也無暇顧及。

曹洪點起三千兵馬，殺下關來。西涼兵一見，紛紛拋刀棄槍，望後逃走。曹操更確信西涼兵已十分困乏，全無戰意，便放心追擊，誓要殲滅有份罵人的西涼兵，以洩心頭大恨。

關上的徐晃見曹洪竟追殺離關遠去，不由大吃一驚，暗道：若曹洪有甚不測，丞相追究下來，吾又怎脫得干係？無奈亦祇好率領守城五千精兵，下關接應曹洪。一面在後面大叫：「曹洪快快回關！」

曹洪却決計不回，瘋狂追擊逃竄的西涼兵。徐晃惟恐曹洪有失，祇好在後面緊隨。眨眼之間，曹、徐二將便已追出關外十里。

就在此時，兩人的背後，喊殺聲大震，馬岱率軍殺到，曹、徐二將回關的退路被堵住了。曹洪此時才知中計，慌忙回退，與徐晃一道，向馬岱衝殺。

此時又聽二聲炮響，山背後分左右兩面殺出兩員大將，左面是如天神降世的馬超，右面是如出籠猛虎的龐德攔腰衝殺過來。

曹洪、徐晃所統兵力不過七、八千人，怎經得起數萬西涼兵的三面攻殺，不一會，曹洪、徐晃便陷入重圍，連回潼關的退路也斷絕了。

曹洪、徐晃無奈，祇好繞道棄

關而逃，龐德率西涼兵一直追過潼關，半路撞上隨後押運糧草的曹操親將曹仁，雙方大戰一場，龐德也不戀戰，從容退回已被馬超攻佔的潼關。

曹洪、徐晃因見潼關已失，無奈祇好隨曹仁退回潼關後面百里的靈寶，堅守不出。

危急之際，幸而曹操已親率三十萬大軍，開抵靈寶。曹洪、徐晃、曹仁迎接曹操入城，曹操知潼關已失，怒責曹洪道：「吾命你保住潼關十日，怎地九日便失？」

曹洪無奈道：「西涼兵百般辱罵丞相，末將受不住，欲趁西涼兵疲困，出關殺之，怎知中了西涼兵的奸計。」

曹操見曹洪一片護主忠心，怒火先就消去一半，但他軍令已出，又不可輕輕放過，便將怒火發洩到徐晃頭上，責道：「曹洪性急誤事，徐晃你老成持重，怎不加以勸阻也！」

徐晃知曹操素來對親將護短，無奈爲自己開脫道：「吾屢諫不從。當日曹將軍出關時，吾正在關上檢視糧草，阻止不及，我恐曹將軍有失，祇好隨後出關接應，怎知亦中了賊計。」

曹操一聽，知怪不得徐晃，無奈祇好喝令斬殺曹洪。衆將深知曹操祇是裝模作樣，他怎捨得殺他曹族家將？連忙替曹洪求情。曹操借勢喝退曹洪，曹洪服罪退出。

曹操深知潼關已失，形勢危急，他爲穩定軍心，忽然呵呵笑道：「馬超欺吾大軍未到，才僥倖小勝。吾三十萬大軍已到，必將馬超、韓遂生擒活捉！傳令三軍，即日向潼關進發！」

曹操親率大軍，開抵潼關東門外三十里。曹仁向曹操道：「丞相，宜先立營寨，站穩陣脚，再攻關不遲。」

曹操同意，曹仁便下令全軍分作三大寨，左寨曹仁，右寨夏侯淵，中寨曹操坐鎭。

第二天一早，曹操爲振奮軍心，親率十萬大軍，以及于禁、曹洪、夏侯淵諸將殺奔潼關，曹仁則留守大寨。

曹操大軍，進抵潼關前五里的隘口，便與從潼關東門出擊的馬超西涼軍相遇。

曹操下令佈成陣勢，嚴陣以待。馬超見對方打出丞相旗號，知曹操已到，也不敢大意，下令列陣相迎。他自己單人匹馬，馳出陣前，指名道姓，要曹操出來會他。

曹操在中軍旗下，遙望馬超，但見他白袍銀甲，手執長槍，勢雄力猛，英姿勃勃，猶如天將臨凡。曹操心中不由又奇又羡，暗道：若非吾已斬他父弟，得他歸順於吾，又何懼劉備的關、張、趙也！可惜曹操的幻夢很快便破滅了！

祇見馬超戟指痛罵道：「曹操奸賊！殺吾父弟，不共戴天之仇，吾誓殺你以雪此深仇大恨！」

馬超說時，已咬牙切齒的飛馳而至，挺槍向曹操刺來。曹操身邊的于禁慌忙迎住，大戰起來。但僅戰得八、九個回合，于禁便感氣力不繼，祇好撥馬退走。

馬超追殺于禁，張郃馳出接住，戰了二十餘合亦不敵而退。曹操的偏將李通按捺不住，又欺馬超已力鬥二將，氣力難繼，欲擊敗馬超搶功，馳馬出戰馬超。

不料馬超却越戰越勇，與李通戰了二、三個來回，馬超大喝一聲，如獅吼虎嘯，李通心神如遭電殛，身手一陣發軟，被馬超一槍刺死，摔落馬下。

馬超長槍向後一挺，西涼兵在龐德、馬岱等將率領之下，奮勇衝殺過來。曹軍遠征疲困，抵擋不住西涼兵的勇猛，登時大敗而逃。

馬超、龐德、馬岱三將，親率百餘精兵，直衝中軍旗下，要活捉曹操。曹操的衞隊兵將皆抵擋不住，紛紛退後，曹操見狀不由大駭。

此時又聽西涼兵大叫道：「穿紅袍之人便是曹操！捉到曹操，賞黃金千兩！」

曹操一聽，慌忙脫下紅袍，僅穿一身單衣。

接而又聽西涼兵叫道：「曹操已脫紅袍，可認準他的長鬚！」

曹操眼見勢危，慌急之下，祇好又抽劍自斷一半鬍鬚，狼狽之極。

西涼兵有人發現了，又向馬超大叫道：「馬將軍！曹操乃單衣短鬚也！」

曹操心膽俱裂，慌得連忙扯旗角包住頭部掩飾，狼狽逃竄。

馬超不捨，認準曹操一路窮追。曹操正逃走間，回頭一看，見追來之將正是馬超，不由驚得汗流浹背，他身邊的親兵衞隊亦驚得四散奔逃，祇撇下曹操孤身一人。

馬超大叫道：「曹賊受死！」一面從後面殺來。看看趕上，一槍便向曹操背後刺去。

不料曹操却恰於此時繞到一棵樹後，馬超一槍，竟刺入樹幹，深深陷住。他拔槍而出時，曹操已逃出三丈外。

馬超咬牙狂追，看看又趕上了，曹操此時已避無可避，眼看必死無疑。不料山坡後忽地殺出一員大將，正是曹洪。曹洪大叫道：「馬超勿傷吾主！曹洪與你拚命！」

曹洪掄刀與馬超大戰。

曹洪力戰馬超四、五十回合，漸感力氣難支，刀法散亂，眼見必



死於馬超的槍下。正危急之際，夏侯淵適時殺到，衝來救助曹洪。

馬超此時孤身一人，恐被對方暗算，撥轉馬頭，向西涼大軍陣中馳返。夏侯淵也不敢去追，保護曹操退回三十里外的大寨。大寨有曹仁穩守，並無大的折損。

潼關外的這一仗，馬超令曹操割鬚棄袍，天下震動。曹操亦向衆將嘆道：「馬超之勇，不下於呂布也！」

接下，雙方又大戰了數場，曹操欲斷馬超後路，却反被馬超搶先斷曹操後路，逼曹操退到渭河北岸。曹操力戰馬超難勝，計取又不成功，他的心亦開始動搖，向幕僚嘆道：「馬超不死，吾無葬身之地也！」

眼看纏鬥下去，曹操必敗於馬超手下。不過，「三分天下」的天機大勢，已演進到確立的階段，又怎會中途逆轉？

果然不久，便有一「山中隱士」，向曹操進獻了一條「反間計」。曹操依計而行，暗中收買了韓遂的親將，令馬超生疑。韓遂、馬超終於反目，西涼兵自相殘殺，被曹操趁勢擊潰。韓遂被馬超斬斷右手，投降曹操。馬超、龐德、馬岱三人逃回隴西（甘肅西部）時，二十萬西涼大軍僅剩三十餘人而已。

＊　＊　＊

馬超與曹操的大戰，馬超雖敗，却反過來給劉備製造了西進益州的極佳戰略時機。

這一場「關中大戰」，曹操雖然僥倖取勝，但他的軍力物力亦折損甚巨，元氣大傷，並非一時片刻可以恢復。而且對曹操本人，是役的險死還生，對他的打擊不下於赤壁大戰，曹操至此不得不承認，正如他的「祖宗夢示」，他本人的「王者之氣」，已因他的「徐州血腥殺戮」而大大冲淡，爲王爲君、一統天下的雄心大志因而亦開始消淡，再無復「赤壁大戰」前的勇氣。曹操的私心中，此時已開始轉爲「守業」，爲他曹氏子孫血脈成「王者之業」謀劃打算。因此一來，曹操原來南征江南孫權、劉備的戰略意圖亦不得不放棄了。

另一方面，馬超的戰敗，而韓的降曹，令關中、隴西一帶地域的地方諸侯極爲震驚。與隴西相鄰的漢中（即今陝西南部、湖北西北部一帶地域）的張魯，據漢中已三十多年，曹操一直無暇顧及，爲收買張魯，便表奏朝廷，封張魯爲「鎭南中郎將」，實際承認了張魯割據漢中的地位。

如今曹操消滅了漢中西面的馬騰、馬超、韓遂西涼霸王勢力，漢中的張魯便意識到曹操的下一步，必將矛頭對準他的漢中以及漢中西面的益州了。張魯爲搶佔先機，有意先行攻取益州的西川四十一州地土，作抗衡曹操的强大實力資本，張魯爲此與其弟張衡展開了攻取西川的一系列戰爭準備功夫。

而統轄益州（包括西川四十一州、雲南大部、貴州大部）的劉璋，接漢中方面的警報，知張魯將向西川動兵，不由大驚，劉璋生性懦弱，遇事憂柔寡斷，碰到如此重大的軍情竟毫無主意，他無奈之下，只好緊急與衆謀臣商議，如何應付當前的危局。

上述形勢的演變，均有利於劉備方面實施孔明「進取益州以立足」的宏大戰略意圖。

一方面，曹操原來進攻東吳的計劃被逼擱置，不但爲劉備留下進取益州的戰略緩衝時機，而且反過來又牽制住孫權，令孫權確信，孫、劉聯盟暫時動搖不得，否則必被曹操火中取栗。這樣，劉備方面不但取得了戰略時間，而且更消除了東吳這個最大的後顧之憂。

同時，另一方面益州的劉璋，又因與劉備同屬「漢室宗親」，益州有難，必向劉備求助。屆時，劉備進取益州的阻力便大大減輕了。

天機大勢便是如此的玄妙，各種微妙勢格的滙聚，其中心點竟然離不開「天下三分、三王鼎立」這個驚天大勢格局。

就在益州的劉璋，因聞知漢中張魯欲進攻西川，召集謀臣商議時，一位相貌奇醜，五短身材，聲若破鐘的謀士張松，即一躍而起，慷慨陳辭道：「主公放心！張松不才，願憑三寸不爛之舌，管教張魯不敢窺伺西川！」

劉璋心中毫無主見，一聽不由喜道：「你有何妙計可解益州之危？」

張松從容的道：「吾聞曹操近日再破馬超，可謂天下無敵，又與漢中張魯爲鄰。今可帶備禮物，由吾親赴許都，說動曹操進攻漢中。如此一來，張魯自顧不暇，尚敢窺伺益州麼！」

劉璋一聽，大喜道：「若能如此，則吾可高枕無憂矣！就依你之計行事吧。」

於是劉璋撥出一批金銀珠寶，派張松爲使者，赴許都進獻曹操，就便說動曹操進攻漢中，但張松卻另有私心，他早已秘密繪製了一幅「益州軍事佈防圖」，藏在身上，也不知他有甚用途。

張松帶了四名隨從，便取陸路奔赴許都。

益州、漢中的動態，孔明已派人密切監視，他聽說張松赴許都的訊息，心中一動，毫不猶豫，立刻派人潛入許都，密切留意張松的一舉一動。

張松抵達許都，向曹操求見，但一連三日，均被拒諸相府門外。

原來曹操自在潼關回來，雖然取勝，卻心有餘悸，一時之間，雄心大減。他每日均呆在相府中飲酒作樂，甚少上朝，朝政大事均在相府處理，閑雜人等一律拒絕接見。

張松苦候了三日，到第四天，他打探到消息，花銀兩收買了相府的守門官，才將他的名號傳入。又到第五天，才得進見曹操。

張松進來時，曹操高坐堂上，眼也不瞧張松，張松上前拜見，曹操亦傲然不理。好一會，曹操眼睛向上，仰望星空似的傲然的道：「張松！汝主劉璋，連年拒絕進貢孤家，他爲甚如此膽大？」

張松道：「因爲路途遙遠，途中又多賊盜，故未能通往也。」

曹操生氣了，斥道：「吾已掃清中原，還有甚賊盜！汝一派胡言，欺瞞孤家麼。」

張松見曹操如此傲慢，心中有氣，他也並不畏懼，大聲反駁道：「差矣！丞相不知，南有孫權，北有張魯，西有劉備麼？天下有不少帶甲十萬之霸，豈又算得天下太平哉！」

張松這般不屈抗辯，正好又令曹操十分反感。他冷哼一聲，話也不說，拂袖便退入後堂，不再理會張松。

張松仍不心息，他與曹操的相府管家楊修週旋時，以他過目不忘的驚人記憶力將曹操頗爲自負的「孟德新書」，故意說成是「蜀川三歲小兒皆能背誦，何謂新書」，來嘲諷曹操，又正好犯了曹操的大忌。

而當曹操向張松顯示軍威，欲令益州臣服時，張松又連數曹操往日的敗績。這又犯了曹操的平生大忌，他下令將張松斬殺。後得楊修、荀攸等求免，說張松從蜀川遠道來貢，若斬殺，則天下從此無人敢進許都，曹操一聽，正好切中了他爲子孫「王者之業」計算的心事，才免了張松的死罪。曹操對張松無半分客氣，下令將他亂棒打了出府。

張松離開許都，心中又羞又愧又恨，暗道吾本有臣服曹操之心，故暗繪軍機圖，欲進獻於他。不料曹操此人如此傲慢無禮，不能容物，吾就算臣服於他，又有甚樂趣？此事再也休提了！

張松一路上輾轉不安，暗道：吾已在劉璋面前誇下海口，說必解益州之危，如今空手而回，又惹翻了曹操，益州形勢更加危急，回去必被人耻笑終生矣！吾卻如何是好呢？

張松心神恍惚間，不覺已抵一處三岔路口。一條是原路，折返回曹操的疆界；一條是入西川的山路，循此可回返劉璋的益州；一條卻是進入荊州地界的大道，可直達劉備坐鎮的荊州南郡。

張松站在三岔路口正中，不由頓住馬步，勒馬不前，心中十分爲難，暗道：折返原路再見曹操，那是自取其辱，此路難行；走返益州，卻又如何向劉璋及益州百姓交代？只怕落得個遺臭萬年的身後名也！最後一條路通向荊州，而荊州是劉玄德的疆土，未知劉玄德如何對待我這落泊之人呢？張松左思右想，停馬不前，但覺這三條路條條難行，三面徘徊，矛盾之極。

就在張松萬般無奈，不知如何抉擇前路之際，通往荊州大道的南面，忽然揚起一陣灰塵，直向張松這面冉冉而近。

不一會，便見一員英武將軍，並無攜帶馬戰武器，僅背插一柄寶劍，率五百騎兵，風馳電掣的奔近。

英武將軍見到張松一行數騎，立刻勒住馬繮，向張松欠身道：「來者莫非是張松先生麼？」

張松見這位將軍神威凜凜，但卻恭敬有禮，心中先生敬意，便也欠身回道：「在下正是益州張松。」

英武將軍一聽，慌忙滾鞍下馬，身後五百騎兵，亦一齊下馬，恭立兩旁。英武將軍向張松揖拜道：「末將趙子龍，等候張先生多時矣！」

張松一聽，不由肅然起敬，忙道：「莫非是威鎮大江南北的常山趙子龍嗎？」

趙子龍拱手道：「不敢當，末將奉主公劉玄德，及軍師諸葛亮令旨，知張先生路經荊州，爲表敬意，特備酒食進獻先生。」

說時，早有兵士跪奉酒菜，趙子龍亦親手斟酒，向張松奉敬，張松接酒，一飲而盡，心中不由一動。暗道：素聞荊州劉備乃漢室宗親，又是劉璋的族弟，仁義待人之心遠播天下，又十分禮敬賢能之士，不料就連其手下之將如此謙遜，看來所傳不虛也！

張松心中轉念，登時有了主意，心道：劉玄德既如此仁厚，又是劉璋的族弟，益州之事，何不與他細商？以免益州軍民陷入曹操殘暴鐵掌之下。

張松打定主意，便向趙子龍拱手道：「趙將軍，張松先行謝過劉皇叔和諸葛亮先生厚待之意。吾正想赴荊州拜會，未知將軍肯引路否？」

趙子龍一聽，即欣然道：「歡迎！歡迎！趙子龍樂意之極，這便請先生上馬，吾當率兵隨後護送。」

張松亦欣然上馬，趙子龍與他併馬而奔，身後是五百騎兵護送，



甚爲隆重。

衆騎抵達荊州南郡城外十里，突聞一陣鼓樂奏起，一員大將站於馬下，向張松拱手道：「關羽在此恭迎張松先生！」

張松一聽，知此人便是名震天下的猛將關雲長，亦連忙下馬，與關公相見。然後再上馬，左有趙子龍，右有關雲長，相伴隨行護駕。

張松心中不由一陣感動，暗道：我張松一介寒儒，今日有兩位天下聞名的猛將護送，只怕曹操平生亦未得如此禮遇也……張松心中轉念，甚感欣慰，他在曹操處所受的屈辱感不由大爲減緩。

一行人乘馬前行，將抵南郡城，忽見一馬疾馳而至，遠遠的便見衆人下馬，候於道旁。原來是劉備和孔明、龐統，引領一衆幕僚，出城五里，迎迓張松。

張松不由大爲感動，心道：劉玄德單憑這等待客熱誠，便可贏得天下人心矣……他不敢怠慢，亦慌忙奔前，下馬與劉備相見。

劉備與張松併馬而行，一路進入南郡。劉備又在府上擺設盛宴，招待張松。席間，劉備只是連連的向張松敬酒，有關他自己日後的打算卻隻字不提。

張松倒忍不住了，他向劉備挑引道：「劉皇叔守荊州，有幾多郡呢？」

劉備未答話，相陪的孔明已微笑道：「吾主仁厚，不忍取不義之土，因此目下僅守得荊州五郡。而且荊州五郡還是暫借東吳的，彼方追討交還甚急。」

張松道：「東吳據江東六郡八十一州，民强國富，尚不知足麼？」

此時，龐統亦接口道：「吾主身爲漢帝皇叔，卻不能佔據州郡，反之其他漢之賊盜，大都恃强侵佔疆土，乃天道不公也。」

劉備連忙道：「二位先生言重了，吾有何德何能，敢如此奢望呢？」

張松道：「不然，皇叔乃漢室宗親，休說佔州據郡，便一統山河登帝位亦不爲過也。」

劉備又忙拱手謝罪道：「先生言重了，劉備怎敢有此奢想？」劉備說罷，席間再也不提任何天下政事。

張松一連留在南郡三日，每日劉備均盛宴相待，視他如知己朋友。張松不由十分感動，他已確信了劉備的一片眞誠，這比贈他萬兩黃金更令他感動。

直到張松向劉備拜辭，返回益州，劉備依然對益州之事不提不問，欣然送張松出城十里之外。

張松到底按捺不住了，他已奔向益州山路十丈，又驟奔而回，跳下馬來，在懷中取出他早已繪就的「益州軍機圖」，毫不猶豫的呈送劉備，斷然的道：「益州被曹操、張魯兩面虎視眈眈；吾主劉璋又懦弱無能，益州早晚必陷入賊手，若如此，則益州軍民必陷於水深火熱也。因此吾以爲，救益州之難唯劉皇叔你一人而已。天賜此機緣，望皇叔切勿錯失！吾代表益州能士法正孟達等恭候皇叔大駕光臨！」

劉備接過「益州軍機圖」，他也不必細看，便知這是一幅極爲珍貴的「入川尋寶圖」，誰得到這幅寶圖，誰便有如獲得益州……他對張松不由十分感激，向張松拜揖道：「先生大恩大德，青山不老，綠水長流！劉備必永誌不忘也！」

張松慨然道：「吾爲益州軍民着想，決邀明主坐鎮而已，豈敢望一己之私報也！」

張松說罷，即再次向劉備拜辭而去。劉備吩咐趙子龍、關雲長二人，親自護送張松入川，直送張松抵達安全之地，再告辭而回。

* * *

張松回到益州郡城（即今四川成都），先到其友法正府上拜訪，又邀孟達同議。三人均有邀劉備入主益州之意，又決定合力說服劉璋，由他親自出面邀劉備入川。

第二天，張松入拜劉璋，說曹操傲慢無禮，不可與之謀事。劉璋毫無主意，又問計於張松。張松趁機道出邀劉備入川相助的主意。此事雖然有益州大臣黃權、王累等人堅決反對，說是「引狼入室」。但劉璋已被張松、法正、孟達等所鼓動的「漢室宗親」四字迷惑，最終欣然同意親寫邀書，派法正赴荊州拜會劉備。

至此，孔明在「隆中對」制訂的「中興漢室」大計，「先取荊州，再取蜀川，北圖中原一統天下」的戰略意圖，其中第二步「再取蜀川」的戰略大計，實施的戰略態勢、戰術條件已最終成熟了。

不過，直到此時，身爲「三王鼎立」主角人物之一的劉備，由於確信孔明所論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因此對「入川謀取益州」的行動仍有猶豫。他向龐統私下訴心曲道：「當今天下，與吾水火不相容者，乃曹操一人而已。因此吾須反曹操處世之道而行事。曹操急躁，吾須寬容，曹操殘暴，吾須仁厚，曹操奸詐，吾須忠義；如此方可爲天下所容也。如今若謀益州，豈非失信義於天下嗎？吾將如何面對天下人的口實呢？」

龐統一聽，不由心中微微一笑，暗道：孔明師兄果然洞悉主公的肺腑，他早料他心中仍有疑慮也！呵呵，孔明師兄雖然料事如神，但處事稍嫌太過謹愼，未能決

而斷之也。且看我如何打消主公的疑慮吧！龐統自投入劉備帳下，一直未展露他的才華智略，因此有點急於建功的心態了。

他心念電轉，便呵呵一笑，決然的對劉備道：「主公所言，雖合乎天道公理，但大亂之世，豈可自困其中，而自取滅亡之道？須知弱肉强食，生存競爭，此亘古不變的道理，若行愚仁之道，必陷强權之爭。況且成大事者不拘小節，他日事成，一統天下，封劉璋以王侯之位，仁厚善待，又豈失信義哉？今日主公不取，益州必陷曹操、張魯手上，屆時悔之晚矣！望主公三思之！」

劉備聽罷，好一會沉吟不語，他猛地一拍案桌，決然的道：「先生所言，乃金石良言，吾當銘記肺腑！一切便依二位先生定計行事吧！」

原來自張魯窺伺益州，劉璋派張松入許都見曹操始，孔明與龐統便密切監視張松的一舉一動。到後來迎接張松，隆重相待，終打動張松，獻出「益州軍機圖」，均是二人的精心佈局。目標祇有一個，便是爲進圖益州創造一切有利條件。到此，一切均最終成熟了。

第二天，劉備即召開戰前的軍事會議。

劉備向衆文武道：「吾決計出兵西川！如何進取？請諸公暢發高論。」

龐統急於建功，一聽便斷然的道：「吾以爲目下一切已俱備矣，益州軍機圖在我手中，益州的地理形勢，遠近關隘，山川險要，軍機佈防，均已瞭如指掌。不必猶豫，吾料大軍到處，益州必如探囊取物，手到擒來也！」

孔明却十分謹慎，深知雖然目下已俱備戰略大勢，但具體的戰術仍須小心應付，他十分重視進取益州的大業，因此絕不希望中途有任何差錯，便婉轉的啟導龐統道：「進取益州固然已萬事俱備，不必猶豫，但荊州地位亦十分重要，如何確保，尚須詳細商議，不可輕忽。」

龐統一聽，却有點不悅，呵呵笑道：「師兄所言甚是，荊州地位十分重要，非留下能士鎮守不可。吾以爲，師兄乃最合適人選也！」

孔明微笑不語，似無可無不可。

劉備知二人有競爭出師益州之意，他又不便責備。心道：孔明的心性淡泊，從不强求一己私利，處事又謹小愼微，由他留守荊州，的確是最佳人選。

劉備打定主意，便斷然的道：「龐統所言甚是，便請孔明統領雲長、子龍、翼德鎮守荊州。吾與龐統，以及黃忠、魏延諸將前往西川。」

孔明欣然答應，負責留守荊州。

劉備則任令黃忠爲前鋒，魏延殿後，他與劉封、關平兩將作中軍，合計統領馬步軍五萬，從荊州南郡出發，就近直插西川。

劉備大軍抵西川境內三十里，益州的將領孟達已前來迎接，說劉璋令他率五千兵前來接應，劉備甚喜，即派人先入益州報知劉璋。劉璋下令沿途各州郡負責接應，並供給錢糧。因此劉備大軍沿途十分順利，不久便抵益州的東南重鎮涪城(即今四川涪陵市)。

在益州郡治城成都，劉璋聞報劉備已抵涪城，便有赴涪陵親迎劉備入川的打算。成都距涪城遠達四百里，劉璋不辭勞苦，親赴涪城迎接劉備，顯然劉璋邀劉備入川助抗曹操、張魯之意甚誠，他對劉備亦十分信任。

劉璋親迎劉備入川的主意却並不順利，因爲他的臣屬多持反對意見。其中又以黃權、李恢、王累等人最劇烈。王累在劉璋出城時，甚至將自己倒掛城樓上，聲言若劉璋出城赴涪城迎接劉備，他便自斷繩索，撞死劉璋眼前。劉璋依然不聽。王累便眞的自斷繩吊，撞死在劉璋的馬前。

劉璋在張松、法正、孟達等「主迎派」的鼓動下，決心迎劉備入川。他在親赴涪城迎接劉備時，帶了滿載一千輛馬車的錢糧，作禮物贈送劉備。

劉璋抵達涪城時，見劉備並無擅自進城，在城外三十里外的涪江沿岸駐紮，不由更相信劉備的信義。劉璋派人迎劉備入城。劉備隨行僅帶了劉封等親兵將護送，以及身爲軍師的龐統。

劉璋與劉備在涪城內見面，劉璋見劉備隨行僅帶了五十餘親兵，心中更感激劉備此行果然是仗義相助，他甚至流出熱淚，猶如兄弟相見。

劉璋招待劉備在城內飲宴，直到夜深，十分歡愉。劉備也不打算留在城內歇息，向劉璋告辭，返回涪江邊的營地去了。

劉璋心中十分欣慰，他對隨行的益州大將張任、冷苞、鄧賢等人嘆道：「素聞劉備仁義之人，今日一見，果然不虛也！吾有玄德兄爲外援，又何懼曹操、張魯的來犯呢？」

張任道：「主公切勿大意，劉備此人，按吾觀之，柔中帶剛，深不可測，宜小心防範爲妙。」

劉璋却欣然笑道：「汝等太多疑矣，玄德兄又豈有異心啊！」

張任等無奈，祇好嘆息而退。



當晚劉備與龐統、劉封等兵將，回返涪江畔的大軍營地。

龐統問劉備道：「主公今日席上見到劉璋的動靜麼？」

劉備道：「果然是一位誠實人啊！」

龐統不以爲然的呵呵一笑，道：「劉璋性雖善良，但他身邊的將領張任等人，吾察覺均有怨恨神色，其中隱伏兇險也。以吾之見，不如擇日設宴，請劉璋赴席，暗中埋伏刀斧手，主公以擲杯爲號，刀斧手擁出，將劉璋殺了。隨後即迅速進軍成都，則益州三日可定也！」

劉備一聽，却搖頭道：「此議決不可行！劉璋乃吾同宗，他誠意待吾，怎可傷他？再說吾初入蜀中，恩信未立，即行屠戮其主，此舉上天不容，下民生怨，雖强霸者亦不爲也！吾又怎可在益州立足？」

龐統見劉備有責怪之意，又忙道：「此計非龐統所謀，乃法正有密函至此，教如此行事，則益州可早日平定。」

說時，法正亦奔進，向劉備拱手道：「吾等非謀一己私利，實爲益州軍民着想，亦爲順應天命也！」

劉備依然搖頭道：「劉璋乃吾同宗，吾決不忍傷他！」

法正道：「若不如此，漢中張魯與蜀中有殺母之仇，必來攻取。曹操亦必窺伺，皇叔遠涉千里，既抵此地，進則可建大業，退則一事無成，若猶豫不決，拖延時日，悔之晚矣。且若被人識破機謀，必反被暗算。不如趁此良機，當斷而斷，出其不意，早立基業，方爲上策。」

龐統又趁機再勸。

劉備依然堅決不從，神態十分堅定，並無絲毫動搖。

第二天，劉璋又設宴於涪城，邀劉備赴會。龐統與法正商議，暗中定計，召魏延隨行。

劉備欣然赴會，席間與劉璋談笑甚歡，一片兄弟深厚情義。

龐統向魏延目示，魏延會意，即出堂中，拔劍道：「席間小樂，吾願舞劍助興！」說罷即舞劍旋動，步步逼近劉璋，欲趁機殺他。

劉璋的大將張任見狀，亦一躍而出，道：「舞劍須有對手，吾願與魏將軍共舞。」

張任舞劍，便向劉封示意。劉封拔劍在手，亦出來共舞，逼近劉璋。

堂上劉璋大將冷苞、鄧賢等一見，亦一齊拔劍躍了出來，大聲道：「吾等亦願助興，舞劍爲樂！」

霎間，劉璋與劉備的「兄弟聚宴」上，一片刀光劍影，猶如當年漢室的開國帝王劉邦所赴的「鴻門宴」。

劉備見狀，不由大吃一驚，他立刻站起，喝斥道：「吾兄弟歡宴，絕無猜忌。又非甚麼『鴻門宴』，舞甚劍助興？堂上諸人，不棄劍返位飲酒者斬！」

劉璋亦斥道：「兄弟相宴，何必帶刀？」又令侍衛盡去佩劍。魏延、劉封、張任、鄧賢、冷苞等將，無奈祇好放下利劍，回位飲酒。

劉備吩咐向諸將賜酒，告誡道：「吾兄弟同宗骨肉，共議抗敵大計，並無二心，切勿生疑。」

劉璋大爲感動，竟握着劉備的手，哭道：「吾兄恩德，弟誓不忘也！」

劉備和劉璋，再一同歡飲，一直至晚，才回歸本寨。

劉備回到營地，責龐統道：「公幾乎令劉備成不義之人！今後切勿魯莽行事也。」

龐統無言以對，心中又惋惜又敬佩，暗道：主公果然心性仁厚，仁義劉備之名決非倖至也。但今日若不早決，則益州之事必生阻滯了！他無奈向劉備告退。

劉璋返回涪城行府，張任向劉璋道：「今日堂上情形，主公必已目睹，宜早返成都爲妙，免遭暗算。」

劉璋道：「吾兄決非寡情薄義之人。」

張任、鄧賢、冷苞諸將皆勸道：「劉備雖然仁厚，但他手下之人皆欲併吞益州，以圖一己富貴，主公切勿輕忽大意也！」

劉璋依然不聽，留在涪城，每日與劉備歡聚飲宴，在劉璋心中，已視劉備爲一大靠山。

又過了幾日，邊關突然飛報，漢中張魯已出兵直犯葭萌關。葭萌關即今四川紹化縣境內的劍門關，位於四川北部邊陲，三國時代與北面的漢中張魯相隣。張魯若攻蜀川，必先攻陷葭萌關。而葭萌關南距成都四百里，東距涪城(涪陵)達六百里，而且沿途山路十分崎嶇險峻。

劉璋接報，他果然十分懦弱，自己不敢抵禦張魯，却去請求劉備相助援救，劉備却毫無懼意，欣然答允，即日率大軍向北面六百里外的葭萌關開赴，他就連半分的猶豫也沒有。相形之下，劉璋與劉備性格的强弱立判。顯然，張松、法正、孟達等「主迎劉備入川派」斷定劉璋早晚必失益州的見解，是極有根據的論斷。

「三分天下」天機大勢進一步向前演進。如何演進？這是「三國天機風雲」系列的另一個故事內容了。

(全文完)

**上文提要：**無影幻魔為了使其子燕南飛能練成絕世魔功，以繼承他的衣缽，不惜滅絕人性到處搶奪腹中胎兒，至今已搶奪了九十八個。高歌之妻子杜依依臨盆在即，他夥同岳丈杜鐵心與一衆江湖好手在四周戒備……高歌與衆人追殺無影幻魔，仍被之逃脫，追到鐘乳洞，高歌隻身衝進，因情勢緊急，雖尚不足一百之數，無影幻魔決定替其子換血……



新派詭異短篇故事／金戈・文 可飛・圖

# 無影幻魔

## 天良未泯　解除魔性

高歌眼瞳不由出現了情慾的反應，越來越紅亮，彷彿有火焰在燃燒。

杜琳琳的眼神也跟着變了，她的思想由於目光的接觸，逐漸被高歌的思想佔據了。

「妳是我的妻子。」高歌喃喃的突然說出這句話。

「我是……」杜琳琳點點頭，一股慾火打從心底燃燒起來，露出前所未有的媚態。

高歌擁着琳琳倒向地上，伸手去解開琳琳的衣襟，記起的想到的更多了。

杜琳琳相應的春情勃發，媚態更盛。

高歌方要進一步有所行動，便發覺有人接近，回頭望去，向這邊走來的不是別人，正是燕南飛。

「你又來幹甚麼?」高歌一驚而起：「你到底是甚麼人?」

燕南飛沉聲道：「我是來阻止你做這種傷天害理的事的。」

高歌拔劍，指着燕南飛。燕南飛若無其事的繼續迫前，他知道絕不是高歌的對手，可是在這種情形下，他祇有硬着頭皮碰碰與琳琳兩人的運氣。

他們的運氣顯然很好，高歌看見燕南飛繼續迫近，竟然引劍後退，一面大叫：「你又想怎麼樣來算計我?」

燕南飛祇是繼續迫近，高歌一退再退，一聲狂叫，轉身掠出。

這一次，他的身形起落非常奇怪，東閃西避，一柄長劍護住了整個身軀，一團光影也似，彷彿周圍都佈有陷阱。

燕南飛沒有追上去，目送高歌去遠，才轉回樹叢這邊，杜琳琳仍倒在地下，不住的呻吟。

「琳琳，妳怎麼了?」燕南飛俯身探望，冷不防琳琳突然伸手繞過他的脖子，將他拉了下來，壓在自己身上。

燕南飛方待要說甚麼，嘴巴已經被琳琳的櫻唇封住，他武功內力原就在琳琳之下，又如何掙扎得出來，到他接觸到琳琳的眼睛，就更不由心蕩神迷了。

杜琳琳的慾火奔騰，她一雙媚眼看着燕南飛。

燕南飛的眼神投進去，立即被牽進瞳孔的深處，在慾火中燃燒，他到底是一個很正常的男人，情慾一動，理智終於喪失。

杜鐵心找到來的時候已經來不及制止，他是看見高歌從樹林中掠出，找到這裏來的。

「孽障……」杜鐵心嘟喃一聲，悄然的退出去。

* * *

「姻緣乃是前生註定，絲毫勉强不得，既然來到了，也沒有人阻



擋得住。」米已成吹，杜鐵心除了說這種話之外，並無話可說。

這是第二天早上，燕南飛、杜琳琳回到了杜家莊，看見杜鐵心高坐大堂上，琳琳不由一陣心怯，遠遠躲開去，燕南飛也看出杜鐵心神態有異，却祇有硬着頭皮走近，跪在杜鐵心面前。

聽到杜鐵心這一番話，他知道推測沒有錯誤，杜鐵心果然知道他與琳琳的事，由心底顫抖出來，一時間話也說不出來。

「幸好你這個人還很不錯。」杜鐵心話接下去道：「不錯已錯了，再說，歸根到底，也不是你的錯，別放在心上。」

「多謝老前輩。」燕南飛向杜鐵心跪拜了下去。

杜鐵心笑了笑道：「還叫老前輩?」

燕南飛一怔，喜上心頭，轉叫：「岳丈大人。」

「傻瓜!」杜鐵心一把扶起他，嘆了一口氣：「高歌如不是變成這樣，你說有多好?」

燕南飛當然明白杜鐵心的心情，方欲要說兩句安慰的話，杜鐵心又道：「經過這一次，我們正派武林元氣大傷，就算再聯合，祇怕也不是高歌的對手。」

燕南飛沉吟道：「再這樣下去，祇有增加更多的傷亡……」

「我們現在就算肯罷休，高歌也不肯。」杜鐵心一聲長嘆：「以其任其宰割，當然倒不如全力一戰。」

燕南飛點點頭，杜鐵心盯着他接道：「事情既然是你爹爹弄出來的，你也是有責任將之解決。」

燕南飛祇是嘆息。

杜鐵心接着又沉吟道：「經過這一次，我大概已可以肯定除了你的樣子跟你爹爹相似，要對付高歌，也許還需要另外一樣東西才可以收效。」

燕南飛道：「是那柄鴉劍?」

杜鐵心點頭：「當日在魔宮你爹爹就是以鴉劍來施幻術。」

燕南飛說道：「那柄鴉劍可是已經破碎了。」

「要弄一把那樣一模一樣的劍，應該不是一件難事，劍弄好，由你來動手，說不定可以刺激高歌，令他的記憶回復過來。」

「由我來?」

「沒有人比你更適合的了，高歌之所以看見你驚懼，就是因為你太像你爹爹，祇要你的武功不太差，絕對可以以無影幻魔的身份出現在高歌面前，對高歌來說，這絕對毫無疑問是一種刺激。」

「可是我的武功……」

「武功不好可以練好，做人一定要有信心。」杜鐵心接問道：「難道連這種信心也沒有?」

燕南飛喃喃道：「我祇是不想做江湖人。」

「不錯，江湖險惡，但學好武功，不一定要行走江湖。」杜鐵心笑了笑道。

燕南飛沉吟着沒作聲，杜鐵心伸手一拍燕南飛肩膊：「你可以考慮清楚。」

燕南飛看着杜鐵心：「我……」

杜鐵心笑笑：「考慮清楚了才答覆我，現在你應該進去看看琳琳了。」

燕南飛看看大堂右邊，垂下頭，杜鐵心再一拍他的肩膊：「你覺得她怎麼樣?」

「很好，很好!」燕南飛吶吶地道。

杜鐵心大笑，轉身往外走，燕南飛目光一轉再轉，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往大堂右側那邊走去。

* * *

杜琳琳聽到了脚步聲，知道燕南飛走進來，看着房門那邊，立即背轉過身子。

燕南飛誠惶誠恐地走進房間，走到琳琳面前，琳琳立即將臉轉向左邊。

燕南飛走到左邊，琳琳却將臉轉到右邊去。

「琳琳……」燕南飛手足無措，吶吶的道：「我……我知道……」

「你知道甚麼?」琳琳冷笑了一聲。

「我……我是做錯了……」

琳琳道：「爹不是說歸根到底都不是你的錯?」

「這是說妳不會生我的氣了。」燕南飛喜出望外。

「你這麼兇，我怎敢?」

「我兇?」燕南飛一怔。

琳琳道：「可不是，祇懂得向岳丈大人叩頭。」

燕南飛連忙跪了下去：「老婆大人在上，請受為夫一拜。」

琳琳一驚連忙伸手扶住：「我祇是說笑，怎麼你這樣的認眞起來。」

燕南飛很自然的抓住了琳琳的一雙纖纖玉手，琳琳下意識要將手抽回，燕南飛却順水推舟，站起來將琳琳擁入懷中。

「你好大的膽子。」琳琳俏臉羞紅。

「我們已經是夫妻了。」燕南飛嬉皮笑臉。

「看你是一個老實人，原來還是一個小滑頭。」琳琳笑罵着一個身子偎依進去。

燕南飛緊緊的擁着她，突然說出一句：「其實我第一眼看見妳，我已經喜歡妳了。」

琳琳不覺也脫口道：「我也……」

下面的話雖然沒有接下去，燕南飛也不用她說下去，欣然的大叫一聲，將她抱了起來：「妳怎麼不早說……」

「這句話該是我說的嗎？」琳琳也不由自主伸手抱緊燕南飛，臉更羞紅了。

燕南飛抱着琳琳叫着轉着，樂極忘形。

「傻瓜！你要將所有的人都叫來？」琳琳終於醒覺，伸手一捶燕南飛。

燕南飛這才靜了下來：「妳不知道，我從來沒有這樣快樂開心過。」

琳琳偎在燕南飛懷中過了一會，才問道：「爹叫你做甚麼？」

燕南飛道：「他叫我練好武功。」

琳琳一正臉色：「你應該練的。」

燕南飛點點頭：「練武强身，其實也是一件好事。」

琳琳的眼淚突然流了下來，燕南飛看在眼內，嚇了一跳道：「妳怎麼了？」

琳琳搖搖頭，燕南飛又問：「我說錯了甚麼話？」

「不是因爲你。」琳琳又搖頭。

「那是甚麼人欺負妳，我……」

燕南飛這句話出口，亦想到了是因爲高歌的關係，怔在那兒。

「不是每一個人都像我們這麼幸運的。」琳琳流着淚伏在燕南飛懷中。

燕南飛緊緊的擁着她，一份雄心、一股勇氣直衝上心頭，暗暗發誓一定要將武功練好。

* * *

無影幻魔並沒有看錯，燕南飛的確是個練武的天才，之前所以練不好，祇是因爲心中有份强烈的惡感，抗拒接受。

杜鐵心很快便知道，一面用心教導燕南飛武功心法招式，一面打造那柄鴉劍。

他們心裡總覺得這已是唯一的機會，那柄鴉劍無論尺寸形狀，都要力求相似，有燕南飛一邊協助，這當然不是一個問題，對那柄鴉劍的形狀特色，燕南飛當然是很清楚。

在杜鐵心鑄劍，燕南飛練劍的同時，高歌亦在追尋那樣子的一把劍，他的腦海中不時盤旋着鴉劍爆碎那刹那間的情形，還有無影幻魔頭戴鳥面具，鳥頭面具破碎下露出來的眞面目的刹那間的印象。

然後就是燕南飛的印象。

他有一種追求自我的衝動，這也許就是百嬰魔血還未完全成功的影响，令他還有一點良知，却是那麼微小的一點，也所以他每日仍然執行無影幻魔的遺訓，到處去追殺江湖中的好手。

* * *

烏鴉侍候在高歌左右，每一次在他殺人之後，總是將死者的劍拾起來，沒有人知道他爲甚麼要這樣做，高歌也一樣，沒有追問。

除了無影幻魔、燕南飛以及那柄鴉劍，沒有甚麼東西能夠吸引起他的興趣，他無疑已是無影幻魔的化身，充滿了邪惡，另一方面却是與白痴並沒有太大的分別。

那樣追尋自我令他很苦惱，他因此迫令烏鴉去找尋鴉劍那樣的一把劍。

也所以烏鴉將他帶到劍街。

* * *

周圍數百里，就是武林世家也有十數家，多的是武林江湖中人，用劍的沒有一萬，也有八千，懂得鑄劍的却是少之又少。

用劍與鑄劍完全是兩回事。

既然有這麼多人用劍，鑄劍賣劍的店鋪自然也不會少到那裡去，也理所當然的集中在一起，集中在一條街，也就因此而被稱爲「劍街」。

高歌原是劍街的常客，但自從變成無影幻魔化身之後，在他腦子裡劍街甚至已完全沒有記憶，直到烏鴉將他帶到來，才有一種熟悉的感覺。

烏鴉告訴他劍街這許多店鋪中，也許能夠找到一柄那樣的鴉劍，他毫不猶豫的逐間店鋪觀看打探，連分辨說話的眞假的能力，他也都已喪失。

他當然不知道烏鴉將他導進歧途，既然是無影幻魔的奴才，侍候了無影幻魔那麼多年，烏鴉又怎會不知道無影幻魔那柄鴉劍乃是無影幻魔自己打鑄的，無影幻魔乃是衆多用劍的人當中懂得鑄劍的其中一個，那是他在請別人鑄劍，屢次都不能夠滿足自己的要求後苦學十年得來的結果。

他是一個天才，所以他鑄出來的劍都是一流的劍，質素甚至可以說凌駕任何一個鑄劍師之上，這却是一個秘密。

對燕南飛來說，當然不是，對烏鴉也不是，但他仍然將高歌帶到劍街，絕無疑問是有他的目的。

他顯然不是像忠心無影幻魔那樣的忠心高歌，顯然是在拖延時間。

當然，他就是做夢祇怕也想不到，在劍街竟然能夠眞的找到一柄那樣的劍。

劍就是杜鐵心鑄的，他也是衆多劍客中懂得鑄劍之人，已是有相當造詣的一個，祇是師父傳授，年輕的時候偶而爲之。

倉猝間要弄來鑄劍工具，實在是不容易，再加上已放下多時，多



少都缺乏一點信心，所以他找到劍術最好的鑄劍師相助。

那一個才是最好的人選，他當然是分辨得出來，鑄劍的技術雖然丟下生疏，但分辨鑄劍的功力在他來說都是最簡單不過。

除了那個鑄劍師，杜鐵心還找來燕南飛及琳琳的幫忙，而非常突然的就是他發覺那其實是一種極佳的練功方法。

杜鐵心的到來，却完全是爲了琳琳的安全，杜家莊已不是安全的地方，以杜鐵心的名氣，高歌總會找到去，他未必想得起杜鐵心這個人，但却一定會挑戰杜鐵心這個有名的劍客。

祇要找到去，給他遇上了琳琳，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琳琳太像依依，而依依則是他受制於無影幻魔之前，關係最密切的一個人，絕對會勾起他的回憶，所以才會有當夜在雜木林子裡的事，給他再遇上了琳琳，同樣的事不難會再發生。

一個人的運氣不會是永遠的那麼好。

* * *

鑄劍師年輕的時候叫做小許，現在當然叫做老許了，已經六十多歲的人，鬚髮俱白，但一雙手却是仍然那麼準確有力，煉製出來的劍仍然是那麼的實用。

他目的是在實用，所以賣的劍不在乎裝璜，也所以喜歡買他的劍的人並不多。

眞正懂得劍的劍客也實在不多。

他的店子正如他的劍一樣，不重門面，可以說是劍街中最不起眼的一間，對店子如對劍一樣，他注重本質，祇要懂得劍的人，他認爲一定會找上門來。

儘管生意不太好，維持生活絕不成問題，而他對生活上的要求也一向不高。

好像他這樣的年紀祇有等死的人，一般也會看得很透的了，對生活的要求不高並不奇怪，難得的是對工作的熱誠到現在仍然不變。

杜鐵心既然懂得鑄劍，又怎會看不出劍街所賣的劍的優劣，所以他才選擇了老許這一間店子。

他也不是第一次光顧老許的店子，對於這個老顧客，老許當然也很喜歡，老許又怎會還不知道這個老顧客是一個眞正懂得用劍的人，也難得有一個伴兒。

老年人最難堪的還是寂寞。

* * *

高歌找到老許店子的時候，店面祇有老許在，看見老許所鑄的劍，高歌的眼睛便發了光。

他並不是第一次到劍街，潛意識中是有這劍街的存在，他仍然能夠分辨得出那一間店子賣的劍是好劍，一個眞正懂得用劍的劍客又怎麼會分辨不出劍的好劣呢？

之前高歌所用的劍也大都是買自老許這間店子的，杜鐵心亦知道，他却以爲在高歌失去自我之後就忘掉了以前的一切。

杜鐵心一心一意急欲打造一柄鴉劍那樣的劍。

看見高歌，老許的心與杜鐵心一樣高興，他並不知道，杜鐵心沒有告訴他關於高歌的事。

既沒有考慮到高歌會找到這裡來，杜鐵心當然不會告訴老許那麼許多，最主要的是老許並不是武林中人，並沒有知道的必要。

老許也沒有問杜鐵心要打造一柄那樣的鴉劍有甚麼用途。

看見高歌這個老顧客，老許立即迎上前去，一臉親切的笑容，他喜歡懂得劍的人，對於老主顧尤其是別有一種情懷。

高歌記不起老許是甚麼人，祇是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臉上也露出笑容。

「大爺又來了。」老許迎上前去，一面搓着雙手，一面又客套地說道：「大爺，還是那麼龍馬精神。」

他不太懂得說話，也不習慣訶諛，心中有一句說一句。

高歌看着他，看了一會才問道：「你是那一位？」

「年輕的時候，大家都叫小許，現在大家都叫我老許了。」老許笑着應道。這已是老話，他說了也不知已有幾千遍。

「小許？老許？」高歌記不起來，祇是多少有一些印象。

「大爺有好一段日子沒有到這裡來了。」老許接着嘆息：「這年頭懂得劍的人已越來越少了。」

這也是老話，高歌又一陣似曾在甚麼地方聽過的感覺，回望問：「我已經有一段日子沒有到這裏來了？」

「有三個多月了。」老許思索着：「上一次大爺到來，本來是祇買一柄劍的，後來看上了三柄都買了去，難免有一段時間不會到來。」

高歌一面聽，目光一面在店中掛着的劍上移動：「上次我買了三柄劍？」

老許笑了笑道：「我雖然是一大把年紀，記性還是很不錯，是不會記錯的。」

高歌又問道：「我買那三柄劍有甚麼用？」

老許一怔道：「大爺雖然沒有跟我說，但好像大爺那麼有名的劍客，總經常要有一些好劍在手才是。」

高歌道：「我很有名啊？」

老許道：「大爺如若不算得有

名，還有甚麼人有名？」

高歌忽然又再問道：「我到底是那一個？」

老許脫口一聲道：「高歌……」怔住，他實在想不到高歌竟然會那麼樣問。

老許呆呆的望着高歌又道：「大爺怎樣了？」

「你看我怎樣了？」

老許繞着高歌打了一個轉道：「沒有甚麼呀？」

「眞的沒有甚麼？」高歌又呆想了一會，再問那一句，道：「高歌到底是甚麼人？」

老許傻着臉，道：「大爺不是跟我開玩笑麼？」

「那有這種事，我是眞的不知道。」高歌着急的道：「你快快告訴我。」

老許忽有所悟的道：「大爺其實並不是高歌。」

「我不是高歌又是甚麼人？」高歌嘟喃着：「很多人都叫我高歌。」

老許有些明白的點點頭，高歌又道：「我可是想不起他們怎會認識我。」

「大爺記不記得以前的事了？」老許試探着問道。

「情形好像就是這樣。」高歌苦笑。

老許奇怪地：「怎麼變成這樣的？」

「一個鳥頭人，無影幻魔……」高歌很想將事情說淸楚，可是一說到無影幻魔，他的幻覺便又湧現——頭戴着鳥頭面具的無影幻魔，破碎的鴉劍，破碎的鳥頭面具。

無影幻魔的本來面目。

幻覺湧現，高歌整個人便沒有了主意，沒有了思想，怔住的呆在那裏。

老許看着奇怪，不由伸手向高歌的眼前招了一招，高歌立即有反應，一手落在老許的手上，正好落正老許的掌心穴道，反應是那麼敏銳，認穴是那麼準確。

老許一隻手立時痲痺了起來，高歌隨即問：「怎麼變成這樣呢？」

「這個人莫非是喪失了記憶？」老許生出了這個念頭：「好好一個人怎會變成這樣？」

高歌聽不到老許的回答，又問道：「你其實並不知道？」

「我眞的不知道。」老許搖搖頭。

「有哪一個知道？」高歌追問下去，道：「告訴我，有那一個知道？」

老許苦笑，倒退了一步，高歌立即迫前：「你不能告訴我？」

老許道：「我祇知道大爺是個很有名的劍客，除此之外我甚麼也不知道。」

高歌嘆息道：「很有名的劍客，我若是高歌，就是很有名的劍客。」

「大爺不是高歌又是甚麼人？」

「算我就是高歌好了。」高歌的目光又落在掛在牆的那些劍上。

老許順着目光一轉：「我這裏的都是好劍，祇要是眞正懂得用劍的人都絕不會失望。」

高歌嘟喃着道：「這裏的劍是最好的。」

老許豪氣立時又湧上來：「整條劍街，沒有比我這裏更好的劍了……」

下面的話還未接上，高歌已揮手：「我看得出。」一頓却又問：「我怎會看得出？」

老許不覺接口道：「因爲大爺是眞正的劍客，眞正懂得用劍的人。」

「我是的，我是的……」高歌目光回到老許的臉上，探懷拿出一方白絹：「可是我在劍街上一路找來就是找不到一柄這樣的劍。」

他的思想顯得有些混亂，老許却想到另一方面，他道：「劍街那些店子，根本弄不出好劍，大爺當然找不到。」

老許以爲高歌祇是要找一柄好劍，然後突然有一些氣惱地道：「大爺甚麼時候對我這間店子失去信心了？」

「你這裏有？」高歌急問道。

「我就是不明白，以大爺的見識，怎會再去找那些店子。」老許却又隨即又會意的道：「我明白了，大爺是有病，一時記不起來。」

「我有病？」高歌緩緩的將白絹抖開，白絹上畫着一把劍。

那柄劍的劍柄是一隻烏鴉，劍鋒與一般劍是截然迥異，當中描畫出一道亮光，有如箭矢般投向鴉眼。

「我要的就是這樣的一把劍。」高歌夢囈也似的，目光落在白絹上，他的幻覺又湧現了。

老許目光落下，當堂怔住，然後脫口叫了出來：「你要找這柄劍？」

高歌居然分辨得出老許的神情，追問道：「你這裏有這柄劍？」

「有，但不是我打的。」老許有些遺憾的道：「這柄劍形狀是很特別，但除了形狀特別之外，並不見得就比我這裏的任何一把劍實用。」

高歌祇是追問：「這柄劍在那裏？」緊接着目光向周圍搜索起來。

「這柄劍還沒有弄好。」老許疑惑的道：「你祇是要找這柄劍？」

「祇是這柄。」高歌緊張的：「這柄劍在那裏，可不可以拿出



來？」

不等老許答話，他又道：「一定可以的，這柄劍我可是要定了，多少錢？」

「這柄劍我不能拿主意。」老許搖頭道：「這柄劍我祇是從旁協助別人製造的。」

「你一定要賣給我。」高歌更顯得緊張。

「賣不賣你去問老杜好了。」老許沉吟着：「我看他絕不會出賣的。」

「老杜是那一個？」高歌盯着老許道：「我要他賣給我，多少錢我也不在乎。」

老許想想，道：「大爺志在必得，當然會出一個好價錢，有生意我當然也不會替老杜推掉的。」

「老杜在那裏？」高歌追問。

老許自言自語的嘟喃道：「那個老小子，難怪那樣子神神秘秘的鑄造那樣子的一柄劍，原來是算準了一定有人買，也一定會賣得很多錢。」

高歌一再追問：「人在那裏？劍在那裏？」

老許把手一指：「在院子那邊，你去找他好了。」

「劍也是在那兒？」

「在那裏。」老許手指向爐火那邊。

高歌三步併作兩步匆匆走前，果然看見一柄劍形如烏鴉的劍放在那邊，劍還未鑄好，顯然才從劍胎中取出來不久，未經琢磨，可是一看那形狀，絕無疑問就是他要找的那種劍。

「不錯，就是這種劍……」高歌的幻覺又湧現，喃喃地再追問老許道：「甚麼價錢？」

老許果然是一個老實人，搖搖頭應道：「這柄劍我可不能拿主意，你還是到院子去問老杜好了。」

「好，我去問他。」高歌身子才轉身，杜鐵心便從那邊轉了出來。

「甚麼事？」杜鐵心若無其事的問。

老許回頭望去，不由怔住，杜鐵心頷下的鬍子赫然已全部刮去，束着的頭髮却披散了下來，睇着雙眼，驟看下簡直就是變了另一個人。

「老杜？」老許才叫了一聲，已被杜鐵心揮手截住，他到底不是一個笨人，明白事情不簡單，退到一旁去。

高歌隨即問杜鐵心道：「這柄劍是你打造的麼？」

杜鐵心目光落在那柄鴉劍上，點點頭道：「不錯……」

高歌立即追問道：「爲甚麼要打造一柄這樣的劍？」

杜鐵心笑笑道：「我們開店子賣劍的，當然是根據顧客提出這樣的要求，我們才動手打造。」

高歌接問：「是那一個要你打造一柄這樣的劍？」

杜鐵心現在才放心的正視高歌，他終於明白高歌受無影幻魔的幻術影響，記性不太好，已記不起自己曾經跟他動過手。

「一個老人，沒有鬍鬚，身上披着一件好像羽毛的披風。」杜鐵心說的其實就是無影幻魔，一心看看高歌聽後的反應。

高歌聽着已露出緊張的神色，一面喃喃着道：「就是他……就是他……」到杜鐵心停止說話後，他立即大聲追問：「他有沒有告訴你，他到底是甚麼人，現在躲在甚麼地方？」

「沒有，留下錢就走了。」杜鐵心試探着問：「你跟他是認識的？」

高歌立即露出迷惑的表情，杜鐵心再問：「是他叫你來拿這柄劍的麼？」

高歌竟然不懂得乘機冒充甚麼，搖頭道：「不是，我祇是要買這柄劍。」

「這柄劍不能賣。」杜鐵心看着高歌，道：「那位客人約好了時間來取劍，到時候我沒有劍交給他，我們店子是不用開了。」

高歌追問：「他甚麼時候來拿劍？」

「一個月之後。」杜鐵心有些無可奈何的道：「這種劍有異於一般，不容易打造，一個月之內，我們是沒有可能再打造一柄同樣的。」

老許聽到這裏，終於忍不住的插口：「我們也不妨試試，也許能夠……」

杜鐵心對老許搖搖頭，老許隨又道：「有過一次經驗，要打造另一柄應該是很容易的。」

杜鐵心沉聲道：「這柄劍的圖樣是那位客人所有，在未得到他同意之前，我們怎能夠隨意替別人打造一柄同樣的劍。」

「也是有道理……」老許看着杜鐵心：「我不太明白，但我相信你。」

杜鐵心一聲嘆息：「這柄劍祇能夠打造一柄，無論甚麼人出甚麼價錢。」

老許跟高歌的說話他顯然已聽在耳裏，也所以才會將鬍鬚刮光披頭散髮的跑了出來。

「我明白。」老許背轉身子去整理店子裏的各類長劍。

高歌沉吟着，一會才道：「不管怎樣，這柄劍我是買定了。」

杜鐵心搖頭：「抱歉……」

「這是買劍的錢。」高歌將兩錠金子放在櫃枱上：「我已經問得很淸楚，最好的劍也是賣這種價

錢。」

「你還是拿回去……」

高歌截口道：「一個月之後我來取劍，然後我會在這裏等那個人到來。」

杜鐵心方待要說甚麼，高歌又道：「我也會派人監視這個地方和這柄劍。」

杜鐵心到了嘴邊的話不由嚥回去，他知道高歌是絕不會改變主意，說甚麼也是沒有用的。

高歌再也沒有說甚麼，再仔細看看那柄鴉劍一遍，轉身往外走，杜鐵心目送他的背影去遠，不由一聲長歎，他百密一疏，就是沒想到高歌爲了念念不忘的那柄鴉劍找到劍街來。

老許也這才問：「你跟他有過節？」

杜鐵心想想，道：「這個人有意殺盡江湖上所有的高手。」

「看不出。」老許嘟喃着：「他怎麼會是這種人？」

「其實不是他的主意。」杜鐵心目光一落，道：「我打造這柄劍原就是要對付他的。」

老許又好像明白了一些，面露歉疚之色道：「都是我不好……」

「這也許就是天意。」杜鐵心目光又再一轉：「燕南飛，看你的了。」

燕南飛應聲走了出來：「我會加倍用功苦練，希望劍成之日我的劍術亦練好。」

杜鐵心沉聲道：「不能夠只是希望，一定要練好，否則我們便會前功盡廢了，甚至未必會有機會從頭再來。」

「我明白……」燕南飛是眞的明白。

杜鐵心也知道不必再跟燕南飛多說甚麼話。

* * *

燕南飛回到店子後面的房間，看見琳琳，熱血更奔騰。

琳琳正在房間內縫着衣衫，那是小孩子的衣衫，她的肚子已經隆了起來。但距離孩子出世還有一大段日子，也許這是女人的天性。

看見燕南飛走了進來，琳琳立即將衣衫藏在身後，燕南飛看着奇怪，忍不住問：「妳在幹甚麼？」

琳琳搖搖頭：「沒有甚麼。」

燕南飛出其不意，突然一個翻身到琳琳身後，琳琳要再把衣衫藏起來已經來不及了。

「小孩子的衣衫。」燕南飛笑了：「還有好一段日子呢！」

「就是怕到時候趕不及。」琳琳捶了燕南飛兩拳：「你不幫忙倒罷了，還來取笑我？」

燕南飛又笑了笑，忽然一聲歎息，琳琳立即有所感覺：「好好的怎麼又歎氣起來，是不是又出了甚麼事？」

燕南飛沉吟着：「高歌方才找到老許的店子來，看見了那柄鴉劍。」

琳琳一陣緊張：「那爹爹他……」

「他刮了鬍子披頭散髮，」高歌道：「沒有讓他認出來。」

琳琳鬆了一口氣，燕南飛接口道：「絕無疑問，高歌的判斷能力很低，但那柄鴉劍給他的印象顯然很深，所以他一定要將那柄鴉劍買了下來。」

「劍還沒有打造好。」

「一個月之後他會再來，期間他會派人監視着這個地方。」

「爹在一個月之後一定會打造好那柄鴉劍。」

「所以我要在一個月之內將劍術練好。」燕南飛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你沒有信心？」

「有……」燕南飛胸膛挺得更高了。

* * *

在店子裡練劍到底不宜，也爲了安全計，燕南飛隨即與琳琳遷出去，他們由後門離開，杜鐵心却在前門出現，目的當然是爲了誘開高歌的人注意。

高歌到底派了甚麼人在附近監視，他並不知道，細心觀察下來，也並無發現，可是他並不懷疑高歌說的話，只知道高歌的目標既然是自己，那只要自己現身，監視的人必定會集中注意自己的行踪，燕南飛夫婦要離開應該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高歌事實上並沒有說謊，他的確叫了烏雅在附近監視，只是烏鴉並不積極，所以杜鐵心反而看不出來。

燕南飛遷到北郊的農村中，那裏建有一幢小莊院，原就是杜鐵心的產業，且有幾畝田地，都交給一個忠心老僕人管理。

這當然是一個秘密而安全的地方。

燕南飛也就在小莊院內專心苦練，他練的是杜鐵心的家傳劍術，雖然沒有杜鐵心一旁指點，琳琳在旁並沒有分別，他也果然是一個練武的天才，許多疑難，一經琳琳指點，立即恍然大悟。

琳琳看在眼內，芳心大慰，以爲只要鴉劍鑄成，燕南飛鴉劍在手，一切問題便可迎刃而解。

一個月過去，燕南飛練的一切招式變化已滾瓜爛熟，隨即往老許的店子找杜鐵心。

在他到達老許的店子之前，高歌已經到達。

* * *

鴉劍已經鑄成，杜鐵心一算日



子，只恐高歌找到來看見，便將鴉劍藏在身上，看準了機會，便要離開。

他這才將鴉劍藏好，高歌已找上門來，老許與杜鐵心早有默契，立即迎上前去。

「大爺是來找老許的？」老許完全是在講廢話，只想拖延時間，好讓杜鐵心作好準備。

高歌看見他，道：「老杜應該將劍打造好了。」

「這要問問他自己才清楚。」老許隨即問：「大爺要不要看看本店其他的劍？這些日子以來，本店又……」

「我只要老杜打造的那柄劍。」高歌目光一轉，道：「我知道，他在店子內。」

他方要追問，杜鐵心便已走了出來，劈頭第一句就問：「甚麼事？」

一道目光轉落在高歌臉上，道：「你來了？」

「劍弄好了？」高歌隨即問。

「還沒有，再過兩天應該是可以了。」杜鐵心冷冷的看着高歌。

「還要再弄兩天才可以？」高歌有些懷疑。

「這麼多天你都等了，還在乎這兩天？」杜鐵心冷冷的笑道。

高歌又想了一會才問：「眞的再弄兩天便可以了？」

杜鐵心點點頭，高歌立即轉過身子，道：「兩天後我再來，若到時候還沒有弄好，可莫怪我對你不客氣。」

「有你大爺這句話，怎敢不加快弄出來？」杜鐵心暗暗鬆了一口氣。

「不能夠再遲的了。」高歌回頭叮囑了一句，便往外走。

杜鐵心目送他背影去遠，冷笑一聲。老許這才是走到他身旁：「你打算怎麼樣離開？」

杜鐵心目光一轉：「不知道你是否願意幫我這個忙？」

「我們是老朋友。」老許打了一個哈哈。

* * *

杜鐵心也沒有要老許怎麼樣，只是將他頷下的鬍子刮了下來，再要他穿上自己的衣衫，披頭散髮，往前門走出去。

老許完全明白，也就是杜鐵心平時外出的樣子，低着頭，雙手都藏在衣袖裏。

這些日子以來，杜鐵心都是這個模樣外出，目的也是就在這一天了。

老許這邊從前門離開，杜鐵心那邊亦從後門走出來，他非常小心，將頭髮重新束了起來，穿上老許的衣衫，一路上小心翼翼走着，並沒有發現可疑的人，他仍然繞了幾個圈子，才走向那條農村中的小莊院。

來到這座小莊院後面，杜鐵心仍然很小心地細顧周圍一遍，這才翻身躍上牆頭掠進去。

身形落下，仍然再回頭看一眼，肯定沒有可疑之處，才往裡頭進去。脚步這才加快，衣衫過處，不覺將一盆花捲起，摔落地上。

他也知道自己緊張了一些，回頭看見那花盆碎裂在地上，一陣不祥的感覺立時湧上心頭，脚步也就放急，向琳琳的房間那邊走去。

* * *

琳琳並不在廳內，送走燕南飛，她一直在前庭院徘徊。也不知怎的，送走了燕南飛之後，她的心情便動盪不安，好像有甚麼事情要發生似的。

花盆碎落地上的聲响她聽不到，却聽到了敲門聲，她以爲燕南飛回來，那知道將門打開，出現在她眼前的不是燕南飛，却是高歌。

「是你。」琳琳意外的驚呼。

高歌也怔住。他跟踪杜鐵心來到這裡，不見所踪，但雖然不敢肯定，他仍然要拍門看看。

應門的是琳琳，但在他眼中的却是依依，然後他突然想起無影幻魔闖進他家中，將依依抓起來，破腹取嬰的情景，接着的感覺却是他就是無影幻魔。

刹那間他的眼睛變成了血紅色，突然也伸手探向琳琳的小腹，同時發出了一聲怪叫。

杜鐵心聽了這聲怪呼，到他撲出前院，已來不及搶救了。

琳琳浴血翻騰在半空中，到她落在地上的時候，經已奄奄一息。

高歌祇是重複當日無影幻魔對依依的舉動，雙手鮮血淋漓，神態詭異兇殘之極。

杜鐵心斷心大叫一聲，撲向前去，右手不由自主拔出藏在懷中的鴉劍。

高歌應聲回頭，目光落在那柄鴉劍了，大笑道：「我早就知道是你在欺騙我了。」

「高歌！」杜鐵心厲聲吼叫道：「你這個畜牲！」

「開始的時候，你不肯將鴉劍賣給我，方才却完全變了另一個人似的，我已經懷疑有問題，劍果然已經鑄好，你藏在身上不肯拿出來，幸好我跟踪到這裡來。」高歌盯着杜鐵心道：「這柄劍你到底有甚麼用處？」

「殺你！」杜鐵心揮劍砍去。

高歌拔劍出鞘，一劍將鴉劍劈開，又追問道：「到底是那一個要你打造這柄劍的？」

杜鐵心這片刻已冷靜了下來，冷笑道：「我就是跟你說，你也不明白。」

高歌搖頭道：「我怎麼會不明白。」

「你是那一個？」杜鐵心接問道。

高歌一怔：「我是那一個？你說我是那一個？」

「高歌！」杜鐵心一字一頓的道。

「高歌又是甚麼人？」高歌追問。

杜鐵心搖頭，他知道怎樣說也沒有作用的了，目光落在琳琳的屍體上，一股怒火又冒了起來：「跟你說甚麼也是廢話！」

「你不說清楚，我不會讓你離開。」

高歌橫劍擋在杜鐵心的面前。

杜鐵心狂笑：「跟你這種人根本不可能將話說清楚。」一劍隨即又斬了出去，都是拚命的招式，他當然明白，這個時候除了拚命，沒有其他辦法的了。

高歌一劍在手，殺機亦動。殺氣盈胸，除了殺掉杜鐵心這個念頭再無其他的念頭了。

杜鐵心絕無疑問一身本領，但會同了許多高手尚且不是高歌的對手，何況單打獨鬥，又怎可能？高歌的內力排山倒海也似，杜鐵心接手百劍，鴉劍終於脫手，高歌左手將鴉劍接下，右劍長驅直追，刺入了杜鐵心的心窩。

杜鐵心一咬牙，順着劍勢衝前，祇準備拚命，可是他的身子順着劍鋒尚未滑到劍柄，雙掌還未能夠接觸高歌的身子，高歌劍上的內力已然將他的五臟肺腑完全震碎，他要拚盡最後的一口氣也同時散盡了。

杜鐵心的身子隨即被內力震得脫出了劍鋒，飛摔開去。

高歌的內力繼續綿綿不絕的湧到了劍上。

環顧再無其他的人，高歌的殺機才漸漸消失，目光落在杜鐵心的屍體上，喃喃的道：「你應該告訴我的。」

到他的目光轉到左手那柄鴉劍時，又露出了疑惑之色：「這柄劍到底有甚麼作用？有誰能夠告訴我？」

細看了一遍又一遍，他眼中疑惑之色越來越濃，然後他移步走進內堂。

那個老僕人驚呆在那裏，到底不是練家子，高歌祇一劍便將他解決了。

＊　＊　＊

燕南飛來到了老許那間店子，從後門溜進去，來到店堂，老許亦回來了。

燕南飛以為是杜鐵心回來，但發覺不是，便詢問老許，知道杜鐵心携劍離開，他連忙動身趕回小莊院。

一路上他亦是很小心，唯恐落在高歌的人眼中，也是從那座莊院的後院翻過圍牆進去。

到內堂，看見那個老僕人的屍體，他的一顆心不由懸了起來，一面呼着，一面奔着。

沒有人回答他，高歌已經離開，留在莊院內的三個人都已死去。

看見倒在院子地上的杜鐵心和琳琳，他簡直要瘋了，大叫着撲上，刹那間他仍然存着萬一的希望，這一點希望隨即破滅。

他跪倒地上，眼淚汨汨的流下，他突然跳起身子狂呼：「高歌，你這個畜牲給我滾出來！」

連叫了幾聲，他放步衝向門那邊，將門拉開，一個人正站在外面。

「高歌！」燕南飛大叫，一拳擊去。

那個人伸手擋開，燕南飛這才看清楚，並不是高歌，乃是烏鴉。

「烏鴉，高歌在哪裡？」燕南飛喝問。

「他已經回自己的莊院。」烏鴉恭恭敬敬的回答。

燕南飛一聲：「滾開！」便要衝出去，烏鴉却沒有滾開，燕南飛拳脚齊施，都被烏鴉接下，一股怒氣上湧，拳脚更快。

烏鴉祇是招架，沒有還擊，燕南飛的身手無疑已非常的敏捷，但仍然不能夠將烏鴉逼開。

一輪拳脚施展，燕南飛亦冷靜了下來，厲聲喝道：「烏鴉，你這是甚麼意思？」

烏鴉嘆着氣道：「奴才祇是不想少主人去送死。」

「我是要去找高歌算賬，你別在這裡阻攔。」

「若是奴才也能夠將少主人阻擋，少主人又怎會是高歌的對手？」

燕南飛一怔，烏鴉接道：「少主人，這樣找到去，祇是送死。」

「我不怕死。」燕南飛咬牙切齒的道。

「祇是少主人也死了，還有那一個人去對付高歌？」烏鴉很冷靜的提出這個問題。

燕南飛又是一怔：「你這個奴才！」

烏鴉垂下頭來道：「奴才雖然是一個奴才，可是一片忠心。」

「那你怎麼去侍候高歌？」

「主人說過，高歌是他的替身，但少爺若是肯收回，奴才便留在少爺身邊。」

「烏鴉，你怎麼祇知道做一個奴才，難道你一些骨氣也沒有麼？」

「我們一家人世世代代都是爲



奴爲婢，由懂事我便要發誓一生一世要侍候主人以及他的後人。」

「我難道不可以消除你這個誓言？」

「少主人是主人的兒子，當然可以。」

「你其實並不甘心做一個奴才。」

「也不是，祇是看不慣主人與高歌的所爲，少主人若是替我消除誓言，我便不用再侍候高歌這個主人的替身。」烏鴉說來有些傷感，這個人的心地顯然很是善良，當然也很固執。

「好！」燕南飛一正臉色道：「烏鴉你聽着，由現在開始，你烏鴉再不是無影幻魔的魔宮燕家的奴才。」

「多謝少主人。」烏鴉激動得跪了下來。

「你還跪下來作甚麼？」燕南飛一把將烏鴉扶了起來：「以後叫我燕南飛便是。」

烏鴉點點頭，方要說甚麼，燕南飛已問：「你侍候我爹那麼多年，當然多少也懂得他的劍法。」

「少主人……」

「叫燕南飛。」燕南飛語聲再一沉：「回答我。」

「懂得。」烏鴉接問：「你要學主……魔宮的劍法麼？」

「也許祇有這樣才能對付高歌。」燕南飛突然跪下：「你教我劍法，我拜你爲師。」

烏鴉立時手忙脚亂，慌忙將燕南飛扶了起來，燕南飛隨即道：「你這是答應的了。」

烏鴉歎了一口氣：「老實說，我早有這個打算，也祇有你才能夠對付高歌。」

燕南飛道：「你這是安慰我。」

烏鴉搖頭：「老主人曾說過你是天資過人，若非無心習武，早已盡得他的眞傳，且更進一步。」

燕南飛回憶着道：「爹的確也曾對我這樣說過。」

「祇是高歌現在變成了一個魔人，除非你完全知道他的劍法上的破綻，否則祇憑魔宮的劍法，不會是他的對手。」烏鴉說得很肯定。

「不是說，魔宮的劍法天下無敵？」

「話是這樣說，但高歌體內流的是魔血，內力强勁無人能及，你若是找不到他劍法的破綻所在，根本不能夠接近他，那又如何的將他擊倒？」

燕南飛道：「這是說在學習魔宮的劍法同時，我必須去接近高歌，看能否找出他劍法的破綻？」

「不必接近他。」

「難道你有更好的辦法？」

「你跟我到一個地方去。」烏鴉目光一落：「當然等這裏的事情完結。」

燕南飛目光落下，頭亦垂下來，一顆心亦沉了下來。

＊　＊　＊

葬好了杜鐵心和琳琳，燕南飛便隨烏鴉上路，烏鴉也不是將他帶到甚麼地方，祇是將他帶到魔宮的一座密室去。

那座密室之內掛滿着百數十柄長劍，形狀各異，其它的兵刃也有數十種。

燕南飛看不出甚麼，烏鴉沒有賣關子，隨即道：「到現在爲止，高歌一共殺了一百八十七個高手，這些兵刃就是那些高手曾經用過的，我所以收藏了起來，就是提醒我清楚記起高歌殺他們所用的招式。」

「每一次你都在場？」

「我是藏在附近偷看，殺了一百八十七個高手，他却祇用了三十六種招式變化，那大概已是他劍招變化的全部。」烏鴉沉吟着：「若是還有第三十七種，他絕不會不用的，那一百八十七個高手，雖然都不是他的對手，但每一個都有他厲害的地方，使他不能不轉換不同的招式。」

燕南飛拜倒在地上：「祇求師父將那三十六種招式的變化都教給我。」

烏鴉慌忙扶住：「這是一定的了。」

高歌那三十六種招式的變化，烏鴉也果然記得很清楚，他甚至連那些高手的招式也一樣清楚記得。以他們的兵刃施展出來，燕南飛對拆，使燕南飛充份了解其中的變化。

有一個這樣的師父，燕南飛又怎會不清楚明白，事半功倍，烏鴉仍然不放心，反覆指引，一直到燕南飛滾瓜爛熟，與之同時，還將無影幻魔所收藏的珍貴藥物全都拿了出來，讓燕南飛服食，一面再指引燕南飛的魔宮內功心法。

對於那種內功心法，燕南飛其實早已熟悉，無影幻魔原就强迫他苦練，祇是他一心抗拒，總練不好，更無意掌握其中竅門，現在經烏鴉指點，自然很快便豁然貫通，進步神速。

燕南飛也眞的在苦練了。

＊　＊　＊

高歌仍然是在追殺那些高手，烏鴉的突然失踪，令他非常之迷惑，却也沒有追尋烏鴉的下落，他根本不會想到那麼多，更不會想到烏鴉與燕南飛在一起。

他身上仍然帶着那把鴉劍，不時拿出來觀看，却是看不出甚麼來。劍柄是烏鴉的形狀，那是否與烏鴉有甚麼關係？有時候他也會這樣想。

也就在這時候，他突然考慮到烏鴉的存在，考慮到着人去找烏鴉回來，可是着那些人去？一想到這個問題，他便不由自主打消這個念頭。

他身邊一個可用的人也沒有。事實上也沒有人願意接受好像這樣的一個人。

這些日子下來，他考慮的事情已日漸增多，也終於感覺孤獨，因而烏鴉的再出現，竟然令他有興奮的感覺。

烏鴉還是那樣的裝束，看見高歌也還是恭恭敬敬的，也還稱呼高歌爲主人。

「你到底跑到那兒去了？」高歌不由自主的關心起他來。

「奴才是在追尋那柄鴉劍的秘密。」烏鴉竟然是用這個理由。

高歌一些也沒有懷疑，甚至追問：「那到底找到了沒有？」

「找到了。」烏鴉應得輕快。

高歌一雙眼睛立時發光：「那柄鴉劍到底有甚麼作用？有甚麼秘密？」

烏鴉目光一轉，落在高歌手中的鴉劍上：「秘密就是在這柄劍的劍柄。」

高歌反覆細看，搖頭道：「我可是看不出來。」

烏鴉探手道：「其實很簡單……」

高歌不等他將話說完，已不由自主的將那柄鴉劍遞給烏鴉。

「到陽光下主人便會明白的了。」烏鴉接劍在手，舉步向堂外走去。

高歌跟在烏鴉身後走到院子中，仰天一望，很自然的問道：「我們到那裏去？」身子一轉，走向陽光普照的那邊。

烏鴉的身子却有些後移，被高歌發覺，他問道：「你怎樣了？」烏鴉的身子已倒掛上那邊牆頭，再一個翻身往外疾掠了出去。

高歌明白事情有些不妥當，身形立即展開，向那邊疾追了過去，一面喝道：「烏鴉，你到底在打甚麼主意？」

語聲未落，烏鴉的身形終已消失，高歌身形一頓，急拔而起，亦掠上牆頭。

一股烟霧在牆外湧了上來，那是無影幻魔製煉的迷藥，所餘已無幾，烏鴉保留到現在才施用，當然已到了非用不可的時候。

燕南飛就等在高牆外，頭戴着烏頭面具，完全是無影幻魔的裝束，在烟霧中看來，與當日的無影幻魔出現的時候並無分別。

烏鴉落在他身邊，將鴉劍送進他手裏，立即全力往外疾掠，他是有他要做的事情。

燕南飛接劍在手，披風便疾揚了起來，劍柄向高歌一指，身形亦隨即開始展動，他先已服了解藥，那些迷烟對他一些作用也沒有。

高歌緊接着掠了出來，看見燕南飛這個無影幻魔，立時如遭電殛也似的渾身一震。

剎那間他失去的記憶突然回復了少許，眼前又出現幻覺，當日他與一羣江湖朋友追殺無影幻魔的情景又出現在眼前……

一個一個江湖朋友掠過高牆，追在無影幻魔的身後，埋伏在莊院外的江湖朋友亦紛紛出現，牽着狗，狗吠聲大作。

高歌在幻覺中聽到狗吠聲，隨即展開身形，追向無影幻魔。

燕南飛這個無影幻魔亦同時展開身形，在高歌的眼中，這個無影幻魔却是變成了一隻大鳥，飛進血紅色的天空中。

他原是無影幻魔的化身，可是這時候却已忘記了這件事，突然叫了出來道：「無影幻魔……」

燕南飛一聽不由回頭，高歌却又隨即叫了起來：「我才是無影幻魔。」

語聲一落，他整個身子凌空拔起，接着嘶聲大叫：「你到底又是甚麼東西？」

燕南飛沒有作聲，祇是學着無影幻魔的動作，繼續向前疾掠，飛掠向魔宮方向去。

高歌狂叫着追在後面，耳邊聽到的全是狗吠聲，眼中一個個江湖朋友牽着狗，彷彿飄浮在半空中似的，緊追着那隻大鳥。

「追，追……」他叫着，突然覺得身子彷彿亦飄浮在半空中，完全不着力，身形雖然加快，還是那樣子，有心無力。

燕南飛這個無影幻魔與他始終保持距離，他完全分別不出到底燕南飛這個無影幻魔的輕功爲何是這樣神奇，還是他的輕功與這個無影幻魔始終有一段距離？

他祇是有一種幻覺，但以爲這是事實，他應該這樣追着無影幻魔才合理。

這已經在烏鴉的意料中，所以完全不擔心燕南飛的安全，祇擔心燕南飛的輕功不如高歌，令被高歌追上，他也就追在高歌的身後。

高歌完全沒有注意烏鴉的存在，祇知道追前去，他的感受與當日他追着負傷逃回魔宮的無影幻魔並無分別。

* * *

魔宮的門被撞毀之後，並沒有修葺，燕南飛一掠而入，高歌却稍停才追入。

在高歌眼中的那扇門仍然存在，是被江湖朋友以樹幹撞開。

撞門聲、呼喝聲不絕於耳，他亦跟着呼叫，在門撞開之後才大叫着衝進去。



他變得已不再是無影幻魔的化身了，已變回高歌，祇是這個高歌乃是當日追殺無影幻魔的時候的高歌。

戴着烏頭面具的燕南飛也就停留在大八卦當中，那個圓洞的邊緣，掌握適當的時候一個翻身，身形便往圓洞躍落。

高歌隨即一聲怪叫，連人帶劍便像離弦之箭也似，射進那個洞內去。

一衝而下，迎面就是那張烏形的椅子，他身子自然一翻，然後不由自主的隨着椅子的轉動坐進椅子內，四肢同時落在四條凹槽中，到蓋子合上已然被套鎖在凹槽的當中。

以他現在的身手，絕對是可以掙扎開來，甚至不坐那張椅子之內，可是在他的感覺，他現在已經不是無影幻魔的化身，祇是恢復當日的動作，非掉進椅子內不可。

椅子隨着旋轉起來，相連着鐵鍊的齒輪亦軋軋急轉，燕南飛到椅子停下之後才現身。

高歌的穴道並沒有受制，却有受制的感覺，一如當日整個身子癱軟在椅子上。目光所及，嘶聲大叫：「無影幻魔！」

「怎麼是你？」燕南飛這個無影幻魔張目四望，連聲大叫：「燕南飛，燕南飛。」

那是高歌當日掉進椅子中，無影幻魔突然發覺掉進椅子的不是燕南飛的反應。

當日燕南飛藏在石槽內，看得很清楚，這父子重複當日的無影幻魔反應，也就是要高歌的感覺回到當日，忘記自己已是無影幻魔的化身。

高歌看在眼內，聽在耳裏，神態變得更怪異，驚惶中更帶着詫異。

燕南飛隨即抓着一條鍊子，大叫：「烏鴉……」

烏鴉從齒輪叢中轉了出來，穿的是當日衣服，神態也是與當日一樣，應聲道：「奴才在這裏。」

燕南飛轉向烏鴉問：「燕南飛在那兒？」

「奴才不知道……」

燕南飛舉手一掌將烏鴉打翻地上，厲喝道：「我將他扔了下來，你竟然不知道。」

烏鴉的反應與當日也完全一樣，他與燕南飛爲了重複當日的舊事情變化反覆的已不知排練了多一次。

這若是要完全一樣，當然沒有可能，他們也不相信高歌能夠完全記得，祇是接近，高歌還有一點靈性，事情便有了成功的希望。

當高歌癱軟在椅子上，說出一聲「無影幻魔」時，他們一顆心便放了下來，那是最低的限度，高歌已不將自己當做無影幻魔的化身，已有燕南飛這個無影幻魔的存在。

他們繼續重複當日的變化，當燕南飛道：「我索性就將魔血注進你體內，將你變成一個邪惡的魔人。」高歌竟然大笑起來：「你以爲我會答應麼？」

這完全是他當日的反應，燕南飛、烏鴉一聽更感興奮，一齊迫前。

「由不得你！」燕南飛揮手，那張椅子轉動起來，霍地倒轉。

高歌立即變成頭下脚上，立時狂叫起來。

直到椅子停止轉動，燕南飛立即喝一聲：「烏鴉，劍……」

烏鴉將那柄鴉劍送上，燕南飛抓劍在手，重複當日無影幻魔的動作，同時一股內力迫到鴉劍、烏頭面具上。

那面具當先蛛網般裂開，終於爆碎，那柄鴉劍亦同時爆碎。

藏在面具後面的燕南飛赫然化裝成無影幻魔的樣子，他原就是與無影幻魔面貌相似，只是年紀有異，添了皺紋白髮，與無影幻魔已經有八九成相似，高歌在這種情況下又如何分辨出來？他脫口大叫，神態由驚怒急轉成有如白痴一樣。

撞擊的聲响也就在這時停了下來，除了燕南飛與烏鴉，還有那些江湖朋友，他們都一一被邀請到這裏來，重複當日的動作，以樹幹撞擊地面。

他們擊倒了無影幻魔之後，隨即面臨無影幻魔化身的高歌，向他們追殺挑戰。

高歌完全是因爲被無影幻魔迷惑了才變成了無影幻魔的化身，與他本人並無關係，也就因爲明白了這一點，在設計將高歌抓起來之後，他們同意杜鐵心的提議，將高歌交給那三個大夫醫治，結果却引來另一次更大的傷亡。

這所以對於燕南飛、烏鴉的建議，他們最初並不同意，但看過燕南飛的身手之後，經過考慮他們還是答應下來。

燕南飛的武功無疑問在他們之上，足以跟高歌單獨一決高下。

燕南飛的遭遇與他們同樣的悽慘，但仍然忍受着不直接對高歌採取報復行動，只因爲他們都明白問題並不是出在高歌的身上。

高歌也是一個受害者。

燕南飛武功練好同時，亦考慮深一層，他到底是一個很明白事理的人，本性也非常善良。

這所以他懂事以來，非獨並不受他父親無影幻魔的影响，甚至拒絕接受無影幻魔的建議，輸進魔血變成一個魔人，繼承他父親無影幻

魔的志願，爲禍江湖。

烏鴉並沒有左右燕南飛的決定，他雖然已得到燕南飛的同意，擺脫了奴才的身份，在平日指點燕南飛練武，雖然是以師父的身份相處，但他對燕南飛到底還是有一份尊重。

這也許就因爲他世世代代爲奴之故，他甚至有一份衝動，要繼續侍候燕南飛，在他的眼中，燕南飛絕對是一個好人。

一個好人也絕對是一個好主人。

燕南飛多少也看出烏鴉的心意，一直在鼓勵烏鴉，尊重烏鴉，完全不讓烏鴉有奴才的感覺，只有對付高歌這件事，他才堅持自己的意見去做。

高歌雖然不斷追殺江湖中的高手，殺了杜鐵心、琳琳，還有琳琳腹中的孩子，到底不是高歌的意思，只不過受了無影幻魔的影響，迷失了本性。

所以他堅持等高歌回復本性之後才決定，他也只是堅持這一次，若是失敗他便會全力與高歌決一死戰，在他倒下之前絕不容許高歌再傷害那些江湖朋友。

要重複當日一切的一切並不容易，幸而在魔宮外有那些江湖朋友的幫忙，在魔宮內發生的事情烏鴉竟清楚記得，而他當日居高臨下，亦看得清楚。

就在高歌變得有如白痴的同時，燕南飛緊盯着他，學着無影幻魔的語氣一字一頓的道：「你是無影幻魔！」

高歌應聲神態又變，却是由邪魔而變得正直，脫口大呼：「我是高歌！」

燕南飛仍然再一聲說道：「你是無影幻魔的化身。」

「我不是。」高歌狂叫着，一口眞氣運起，那張鳥形的椅子立時轉動起來。

燕南飛接問：「你怎會是高歌？」

高歌內力已運到雙臂之上，凹槽的蓋子隨即被掙開，身子一彈而起。

「你到底是在打甚麼主意？」高歌戟指着燕南飛道：「無影幻魔，你還要將我怎麼樣？」

燕南飛看到這裡，一顆心終於放了下來，烏鴉在旁邊也不由自主地露出了笑容。

那些江湖朋友在圓洞上看着，不由得都一個個從圓洞躍了下來。

高歌看在眼內，大笑道：「我們已能夠找到這裡來，你還能跑到那裏去？」

燕南飛很冷靜的看着他，沒有作聲，那些江湖朋友，片刻間都已全部躍下，包圍着他們三個人，這當然只是一種下意識的行動。

高歌目光一轉再轉，揮揮手說道：「對付這種人不用講甚麼江湖規矩，一起上。」

那些江湖朋友全沒有反應，只是望着高歌。

「大家還等甚麼？」高歌再揮手道：「上……」

他第一個衝上前去，揮劍刺向燕南飛，出手便是殺着，一劍緊似一劍。

燕南飛從容應付高歌所用的劍式，由於烏鴉的指點，他已懂得怎樣招架，可是他的內力到底不如高歌，不免被迫得步步後退。

包圍着他們的江湖朋友亦移動在燕南飛左右，有人到底忍不住，拔劍出鞘，迎向高歌的劍。

高歌接連數劍都被擋了下來，於是叫了起來：「你們在幹甚麼？你們都瘋了麼？」

一個江湖朋友脫口叫了出來，道：「我們沒有瘋，瘋的只是你自己。」

高歌怔住，劍終於停了下來，環顧一眼，看清楚那些江湖友的表情，更是覺得奇怪。

燕南飛也在這時候拿出了一塊汗巾將臉面上的易容物抹掉。

高歌的目光回望到燕南飛的臉上，吃驚的倒退了一步：「你到底是甚麼人？」

「無影幻魔的兒子……」

高歌重複一句：「無影幻魔的兒子？」

「燕南飛！」燕南飛一字一頓的道。

高歌呆了一呆，喃喃的道：「燕南飛，燕南飛……」

燕南飛冷冷的盯着高歌，將高歌在變成無影幻魔化身後的作爲緩緩的說了出來。

高歌一面聽，一面臉色大變，對自己的所作所爲顯然還有印象，給燕南飛一說，立時全都湧上心頭來。

到燕南飛將話說完，他的臉色簡直有如白紙一樣，突然嘶聲大叫：「我怎麼會做出這種事情來？」

燕南飛很冷靜的道：「因爲你體內流的是魔血，變成了我爹爹的化身。」

高歌搖着頭倒退，臉色越來越難看，這片刻他想起的事情顯然更多。

燕南飛與那些江湖友隨着移動，臉上已沒有了敵意，代之而來的是一種傷感的神色。

高歌退到那張鳥形椅子前，頹然坐下，又呆想了一會，才抬起頭來，望着燕南飛道：「我殺了岳丈、琳琳、琳琳腹中的孩子，還有……」

燕南飛嘆息：「雖然是你殺



的，却不是你的主意。」

「雖然不是我的主意，到底是我雙手做出來的。」高歌長劍脫手墮地，雙手掩面。

燕南飛又是一聲嘆息：「這一段日子你根本已迷失了本性，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幹些甚麼。」

高歌搖着頭：「我只知道，人是我殺的。」

燕南飛還要再說甚麼。高歌已放下雙手，抬起頭來，目光看向衆人臉上，道：「大家要殺我，現在可以下手了。」

那些江湖友只是呆呆的望着他，沒有人作聲，他們絕無疑問都是頗明白事理的江湖人。

高歌目光一轉再轉，道：「大家還等甚麼，我是絕不會還手的。」

衆人不約而同的一聲長嘆，還劍入鞘，搖頭，一個也沒有說話。

高歌目光轉到燕南飛臉上，道：「應該由你來下手的，是不是？」

燕南飛亦搖搖頭，手一翻，劍入鞘，高歌突然一躍而起，抓着燕南飛的手道：「我殺了你的岳父，還有你的妻子，孩子……」

燕南飛將高歌的手輕輕推開道：「這不是你的主意。」

「可是我親手殺的。」高歌揮舞着雙手迫近的大叫道。

燕南飛一聲歎息：「歸根到底，你也是受害人，若是這一點是非黑白也分不清，我們根本不會多此一舉，跑到這裡來，令你恢復記憶。」

高歌道：「你們其實用不着多此一舉，乾脆將我掃掉，大家也落得心安。」

燕南飛道：「我們這樣做也只是要做得心安。」

高歌怔怔的望着燕南飛，一會目光才轉動，從衆人臉上探過，道：「大家現在都心安的了？」

衆人知道高說歌的是甚麼意思，不約而同的發出了一聲歎息。

高歌凄然道：「其實我也不應該怪責大家，事情其實與大家並無關係，我之所以變成無影幻魔的化身，也只能夠說是命運的安排。」

燕南飛點了點頭，說道：「造物弄人，命運既然是這樣的安排，又有那一個能夠擺脫？」

高歌目光再一轉：「大家是怎也不肯出手的了？」

衆人相望一眼，苦笑，高歌目光回到了燕南飛臉上，道：「我若是迫大家出手，與無賴並無分別，也沒有甚麼意思。」

燕南飛明白高歌的心意，沉吟着說道：「我是無影幻魔的兒子，但我並不以此爲恥。」

「這是命運。」高歌沉着聲音道：「正如我變成了無影幻魔的化身，一切身不由己。」

「你明白便成。」

「可是你却不明白，你雖然是無影幻魔的兒子，從來沒有傷害過甚麼人，我現在則是滿手血腥。」

燕南飛沉默了，高歌目光又一轉道：「大家既然不肯出手，肯放我一條生路，我很感激，別的話不用說了。」

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高歌身上，高歌接着擺手道：「大家現在可以離開了，不必再留在這裡。」

衆人都點頭，轉身離開，走在最後的是燕南飛，深注高歌一眼，終於還是舉步離開。

高歌這才將他的劍拾了起來，捧劍在手，深深的吸了一口氣，將劍插進自己的心窩，强勁的內功緊接湧進去。

他的心臟隨即盡碎，也就倒在那張鳥形椅子上，臉仍然笑着，却是那麼的苦澀。

這樣的死亡對滿手血腥的人無疑是便宜，但大家都不在乎，他也很明白，他不想折磨自己，爲尋求心安，他祇能這樣做。

只因爲這是命運的安排，又有甚麼人能夠擺脫命運的安排。

（完）

**上文提要：**沈彤雲將贏來的銀票分一半給芍藥，他從芍藥的眼神看出她很注意徵詢司徒文正的意見，於是沈彤雲假借疲倦獨睡，結果暗中聽到他們的對話……客廂中的幾位大輸家各自與保鏢談論如何整治沈彤雲，因爲輸得太寃了，又找不到證據……伍曼天利用水銀，才找到原因……沈彤雲又找石大丹賭，發現他有用不完的五十兩大銀元……

江湖踪雲生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 九手抓鬼

詐裝中毒被綁架　放長線爲釣大魚

「有人說，狼走天涯吃肉，狗走天涯吃屎，我不想叫桂老鏢頭的徒弟沒出息，交你了！」

石大丹全身一緊，道：「你……」

「再賭呀！」

石大丹心一橫，道：「好，我會還你的，賭！」

沈彤雲道：「你打算怎麼賭？」

石大丹道：「我知道你的功夫了得，我也知道明知再賭下去會輸你，但我不能失去我應有的傲氣！」

沈彤雲道：「你還有傲氣？」

石大丹道：「休把我看扁了！」

沈彤雲道：「不是我看扁了你，大家把你看扁了！」

石大丹怒道：「總有一天叫他們知道我的……」

沈彤雲雙目一亮，道：「你的甚麼？」

石大丹忽的改口，道：「沈朋友，我輸了你幾百兩銀子，遇上你算我倒楣，祇不過我想知道一件事情，不知道你會不會以實相告？」

沈彤雲道：「甚麼事？」

石大丹道：「先問你，昨日你又贏不少銀子吧？」

沈彤雲道：「是不少！」

石大海道：「上萬兩吧？」

沈彤雲道：「超過五萬兩！」

石大丹不驚訝，反而嘿嘿笑了！

他這麼一笑，輪到沈彤雲驚訝了！

沈彤雲淡淡的道：「你好像不覺奇怪嘛！」

石大丹道：「奇怪？我才不奇怪吶，沈朋友，如此便更加證明一件事情了！」

沈彤雲道：「你想知道甚麼，何不坦然而問？」

石大丹道：「沈朋友，你爲甚麼自江南遠來此地？而且正值嚴冬落雪天！」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絕非爲了來開封城賭幾把，因爲你已贏了那麼多銀子並不打算就此離去，所以我以爲你必爲了某一件事而不即離去！」

沈彤雲道：「你還算有頭腦，猜對了，我是爲了某一件事而來到這六朝故都的開封城！」

「甚麼事？」

「我能告訴你嗎？」

「你可以把我當成你的異鄉朋友呀！」

「朋友？我怎麼能信得過你？」

石大丹道：「我如今臭名滿開封，一身騷的無友人，我渴望一個朋友，我也正需要朋友，你如果把我當成你的朋友，至少在開封這地方，我可以爲你做些甚麼！」

笑笑，沈彤雲道：「你好像說動我了！」

他晃動着手中骰子，又道：「咱們不用賭了！」

不料石大丹道：「賭，非賭不可。」

「你仍然要賭？」

「怎麼不賭？朋友歸朋友，賭歸賭，一是一二是二，上山下海分得明，賭！」

沈彤雲一笑，道：「你還眞賭上癮了，也罷，咱們就在這石上擲三把，誰的點子大誰贏！」

石大丹道：「不能再使詐！」

「我答應你，絕不使詐！」

這二人又對坐在那塊大石頭上了！

＊　＊　＊

有幾隻烏鴉呱呱叫，石大丹彎腰拾了顆石頭砸上樹，嚇得烏鴉羣飛冲天，他罵了一句：「娘的皮！」

石大丹的運氣眞不濟，他又輸了，這一回沈彤雲並未使詐，全憑運氣，而石大丹也明白沈彤雲未再玩詐！

但輸了銀子總是不太愉快，他咬牙！

沈彤雲道：「人吶，三分手氣七分運氣，三把骰子擲掉你一百五十兩銀子，加上你借我一百兩，這一共就是二百五十兩了！」

石大丹道：「借你這一百兩！」

沈彤雲一笑，道：「拿着，你欠着好了，有了你再還我，沒有我也不追討！」

石大丹道：「你在收買我的心呀！」

沈彤雲道：「你不是想問我來此的目的嗎？」

「不錯，你尚未告訴我！」

「我在找兩個人，這兩個人一晃間就不知去向，但我知道他二人在此地！」

「誰？」

「兩個賊！」

石大丹一怔，道：「你在抓賊呀！」

沈彤雲道：「不錯，我一路追到開封府！」

石大丹道：「能被你這高手追的賊子，這兩個賊子必然有名氣！」

沈彤雲道：「你猜對了，他二人的名氣在江南道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石大丹道：「甚麼名字？」

沈彤雲道：「一個叫風大山，另一個叫風小山，他們是兄弟二人！」

石大丹一怔，道：「江南神偷『偷天』、『換日』兄弟呀！」

沈彤雲道：「你也知道他二人？」

石大丹道：「咱會與師父走鏢江南，當然聽過他二人的大名！」

他一頓，又道：「保鏢走道，最忌兩種人物，一是黑道梟雄，另一便是偷字輩人物！」

沈彤雲道：「我就是爲了他二人才來此！」

他這是第二次問風氏兄弟二人的下落，頭一回他向錢通神打聽，這一回他問石大丹。

沈彤雲甚至以銀子換取風氏兄弟消息！

祇不過石大丹還眞的不知道風氏兄弟已到了開封，他吃驚，沈彤雲的功夫厲害，風氏兄弟要倒楣了！

石大丹搖搖頭，道：「沈朋友，我不知道風家兄弟來到開封，我以爲他們必然因爲開封有朋友才會來，否則他們來此幹甚麼？」

沈彤雲道：「你能查出風氏兄弟在開封的朋友？」

石大丹道：「難，不容易查到！」

沈彤雲道：「如果你助我打聽到風氏兄弟，我備一千兩銀子等你拿！」

石大丹道：「如果你告訴我爲甚麼追找風氏兄弟倆，也許我會想出一些蛛絲馬跡！」

沈彤雲道：「你應該想得到我爲甚麼追偷兒！」

石大丹道：「偷了你的東西？」

沈彤雲道：「他們盜走我大伯家的一件寶物！」

石大丹道：「沈家的寶物？難道是南京沈百萬家中的聚寶盆？」

「你知道沈家聚寶盆之事？」

石大丹道：「江湖上誰人不知沈百萬有件寶物叫聚寶盆的呀！」

沈彤雲道：「我就是爲了聚寶盆而來！」

石大丹心中一緊，他還怕沈彤雲看出來，笑笑道：「好，我這就爲沈朋友去打探，一有消息就告訴你！」

沈彤雲拍拍石大丹，道：「這就拜託了！」

他把骰子收起來，又道：「咱們也不必再賭下去了，咱們各自去辦正事了！」

石大丹點點頭，道：「好，一有消息，我會去大家樂賭坊再找你！」

他揮揮手大步往開封城走去，頭也不回一下。

＊　＊　＊

沈彤雲帶着冷笑，喃喃道：「你必定知道，你以爲我不知道！」

沈彤雲憑甚麼說這一句話？誰也不知道，但沈彤雲遙望着桂竹園也在冷笑，他又發現了甚麼？

他現在就是去桂竹園，這幾天來的各路人物還眞不少，一般而言，他們在祭拜之後就該走的，但他們沒有一方人馬走離桂竹園，因

爲他們之間暗中傳言。

那也許是謠言，說的是桂浩然因爲沾上南京聚寶盆之事，才惹來這大禍上身！

既然有關南京聚寶盆之事，大伙當然要弄個明白，那麼誰也不即離去了。

雖然不離去，却又沒有人提及此事，顯然都把這事擱在心中，靜等事情的變化了。

沈彤雲發現各路來的江湖梟霸們在祭完之後留下來了，爲甚麼不即離去？這顯然與常理不通，難道這些人都與桂浩然有八拜之交的換帖兄弟？

沈彤雲就是想到此，他才會冷笑連聲，不錯，江湖中人聽到任何風吹草動之事都會迎上去沾個邊，更何況是南京沈家的聚寶盆！

天下誰不想發財呀！

有人說人人愛財取之有道，這話聽來不錯，但仔細一想也不盡然，不少人就不相信那些已經發了財的人，他們如果不在斂財上施些手段，怎會擁有那麼大的財富！

祇不過許多江湖中人對於錢財十分看得開，錢嘛，總是由人來操縱，如果錢操縱了人，這個人就是錢奴！

「錢花了再找，這話也不見得錯，要不然江湖怎會亂？

江湖上的各種手段，無他，祇爲一個「利」字！

沈彤雲最是清楚不過了！

* * *

沈彤雲不往桂竹園去了，但他的心中却在想着一件事，那就是桂小玉此刻在做甚麼？桂小玉好像聽人擺佈吶！

沈彤雲正往前行，他往開封城走去，就在一道土坡前，雪地上支起一個布篷，有個老太婆賣吃的！

老太婆賣的是蓮子稀飯，這可是開封的名小吃！

沈彤雲剛經過布篷下，就聽老太婆向沈彤雲道：「客官，喝碗蓮子稀飯暖暖身，這麼冷的天！」

沈彤雲見是一個小鍋支在火爐子上，一邊放了一張小方桌，幾個瓷碗也乾淨，調杓一把擱一邊！

沈彤雲見這老太婆滿乾淨的裝扮，他點點頭走進布篷中，眞快，老太婆立刻把一碗蓮子稀飯送上桌！

沈彤雲接過碗，他愉快的先聞了一下，剛才同石大丹折騰好一陣子了，如今喝上一碗蓮子稀飯暖暖身是不錯的！

沈彤雲張口喝了幾口，他的眉頭猛一緊，抬頭看那老太婆，祇見老太婆正冲着他微微笑！

沈彤雲也露齒一笑，道：「老太太！」

「嗯，你……」

「你這碗蓮子稀飯中怕是下錯材料了吧？」

「嘻……」老太婆少了一顆門牙！

老太婆笑得咧開嘴，她手指頭點向沈彤雲！

她也變了樣，一副得意的道：「小子，你還能撐持多久呀？」

隨着老太婆的聲音，祇見沈彤雲雙目一閉，「叭」的一聲爬在桌上不動了！

沈彤雲被這老太婆坑了，他如果知道這老太婆是甚麼人物，他就有所防備了。

這老太婆不是別人，此人乃虎牢關的孟婆，江湖人稱她毒奶奶的便是！

有人見過這孟婆，祇把衣袖抖一下，圍殺她的人就會立刻倒地不起！

如今孟婆弄倒了沈彤雲，她走出篷帳外，手指頭撮唇用力吹，立刻附近冒出四個大漢來！

有個大漢高聲問：「孟奶奶，得手了？」

孟婆笑道：「小事一件，人在此地！」

她帶着四個大漢走進篷帳中，那孟婆已伸手道：「拿來！」

那大漢立刻自懷中摸出一張大銀票往孟婆手上一塞，道：「拿去，口風緊些！」

孟婆接過銀票，笑笑道：「人是你們的了，回去向你們少爺說一聲我謝了！」

孟婆甚麼也不要了，她哈哈笑着往雪地就走，而且人已走遠還傳來笑聲不斷。

一細細牛筋把沈彤雲弄了個五花大綁，不但上了綁，還往布袋裝，有個大漢沉聲道：「快走，咱們動作要俐落，別被人瞧見了！」

於是，沈彤雲被扛起來，就往一條小路奔去！

從時辰上看，已經快一個時辰了，四個人一路輪流扛，直到一處大宅院！

原來他們已進了城，來到一處古宅內！

這古宅眞荒涼，院中荒草長得長，廊上塵泥也封牆，再看破屋內，更是塵土半寸厚，傢俱破爛歪一邊。

這四人把袋中的沈彤雲扛進後院一間廂屋中，嚄，廂屋中正有兩個漢子在喝蓮子稀飯吶！

當然，他二人喝的蓮子稀飯不會被下毒！

二人中的一人不足三十歲，他見四個大漢扛着袋子走進來，立刻問道：「得手了？」

「是的，少主！」

「打開了綑在樑柱上！」

四個大漢一聲「是」，匆匆的便



把沈彤雲拖出袋子來，然後又加繩子結結實實的把沈彤雲綑在樑柱上了。

另一個四五十歲的老者，道：「取碗涼水來，把這小子潑醒！」

一個大漢奔出去，他未找到涼水，却用雙手捧了一大把雪花進門來！

他把雪花往沈彤雲的頭臉糊上去，可也把沈彤雲弄得一哆嗦！

沈彤雲睜開眼睛看，不由冷笑道：「各位，把我弄來此地，甚麼目的？」

沈彤雲這模樣恁誰也以爲他中了迷藥昏過去了，其實他早在喝了第一口蓮子稀飯時候便知道稀飯之中有問題，只是他不認得這位虎牢關的毒奶奶，他裝做不知道。

當然，沈彤雲也假裝成被迷倒的樣子。

甚至他被人用牛筋綑綁也不反抗，因爲他要把事情弄清楚，也許那隻暗中黑手也應該露面了。

此刻，四個大漢兩邊站，就聽那老者對年輕人道：「少主，他醒過來了！」

那年輕人伸手托起沈彤雲下巴，冷笑道：「朋友，我是個喜歡乾脆的人，我不喜歡拖泥帶水，言語支吾的傢伙，你明白嗎？」

沈彤雲道：「太好了，我也是喜歡乾脆的人！」

年輕人仍然托着沈彤雲下巴，道：「太好了，也省得咱們彼此多費唇舌！」

沈彤雲道：「聽口氣，你早就在暗中盯上我了！」

「叭！」

年輕人一掌打在沈彤雲的臉上，叱道：「我忘了告訴你一件事了！」

他見沈彤雲雙目有怒意出現，冷笑道：「我只要我的犯人回答，我不喜歡被犯人反問，這一點，嘿……朋友，我向來如此！」

沈彤雲道：「也罷，此刻我才明白『人爲刀俎我爲魚肉』是個甚麼味道！」

「嘿！」那老者冷笑，道：「明白就好！」

年輕人問道：「你是由南方來的？」

「不錯！」

年輕人又問：「南京？」

「不錯。」

年輕人哈哈一笑，道：「乾脆，也省得我打人了。」

他轉而對老者，又道：「師爺，你也是由南邊來的，他的南方話怎樣？」

老者原來是位師爺，他呵呵一笑，道：「南京人說話尾音帶鈎，他說的正是南京腔。」

年輕人道：「這麼說，他是實話了？」

老者點頭道：「錯不了！」

年輕人仍然托着沈彤雲的下巴，冷冷問道：「這麼冷的天氣，北雁還南飛去避寒，你却由南奔北方，你是不是犯賤呀！」

沈彤雲心中發火，他却笑了，道：「我愛下雪天，我有愛雪癖。」

「你姓沈？」

「不錯。」

「姓沈的並不愛雪，你不是愛雪，你來此爲了甚麼？」

沈彤雲道：「你好像知道我來此的目的了！」

「叭！」又是一巴掌打在沈彤雲的臉上。

年輕人叱道：「你又忘了！我不喜歡被人問，只有我可以問你。」

沈彤雲道：「問吧，等問完了我再問你。」

年輕人冷冷道：「那要看我高興，當然也要看你有沒有機會！」

他一頓，又道：「說，爲甚麼潛來開封城？」

「抓賊！」

年輕人抬頭看看那師爺，雙目厲芒一現。

他回頭再問：「甚麼賊？」

沈彤雲道：「偷走我大伯寶物的賊。」

年輕人道：「你大伯是何人？」

「沈百萬！」

「他丟了甚麼寶物？」

「聚寶盆。」

年輕人忽的站起來，道：「你又怎知那盜走寶物的賊子到了開封城？」

「有人見他們潛來開封了。」

年輕人道：「你認識這賊子？」

沈彤雲道：「他們兄弟二人，俱有偷天換日本事，江湖上誰人不知？」

年輕人站起來了，他對那師爺點點頭，道：「就是正點子，沒錯。」

那師爺走近沈彤雲，道：「你找的可是風大山與風小山兄弟二人？」

沈彤雲雙目一亮，道：「不錯。」

他原打算反問一句，「可知他二人下落？」但話到口邊他停住，他不想再挨嘴巴子。

沈彤雲要等，他有的是時間問出一切來。

他此刻就叫人以爲他毫無反抗之力的樣子，但又有誰會知道沈彤雲的功夫嚇死人呀！

江南第一奇人的名號絕非是浪得虛名。

年輕人忽的蹲在沈彤雲面前，道：「聽說你的賭術十分的高明，對吧？」

「馬馬虎虎！」

年輕人冷冷又問：「你也贏了人家不少銀子？」

「不錯！」

年輕的少主搖頭嘆息，道：「太可惜了！」

他對四個大漢點點頭，道：「可惜你沒機會花用這些銀子了，而我又不屑於在死人身上弄銀子，所以……」

沈彤雲道：「我同你何仇何怨，你必要置我於死地呀，你……太……」

「唉……你又忘了，我不喜歡別人問我甚麼問題的！」

沈彤雲道：「事關生死也不許問？」

「不錯！」他頭一偏，吼道：「搜！」

「嚄」，四個大漢齊動粗，扯開了沈彤雲的衣襟，便在袋中掏起來。

好一堆銀票自沈彤雲的袋中掏出來，那少主接過銀票細點又數，忍不住笑對那師爺，道：「妙，除了老毒婆的佣金一千兩之外，咱們弄他娘的幾萬兩，好，哈……」

他笑起來雙目瞇成一條縫，幾乎手舞足蹈起來。

四個大漢也笑了，他們心中也明白，等着分紅吧！

師爺對這位少主道：「少主，外面又快落雪了，你打算如何打發這小子上路？」

少主人道：「外甥打燈籠！照（舅）舊！」

師爺對四個大漢道：「聽到了嗎？打死之後拖到黃河岸，趁着冰封河岸抛入冰下去！」

有個大漢嘿嘿笑，道：「師爺，你安啦，這種事咱們又不是第一遭！」

這傢伙說着話，雙目却落在少主手中的銀票上。

就聽少主一聲笑，道：「大冷的天不能叫你白幹，吶，拿去吃酒吧！」

他還眞大方，每人送他們一張百兩銀票。

那師爺加上一句，道：「替少主辦事是不會虧待你們的，衙門裡口風緊一些！」

四人齊聲道：「當然，當然！」

只這衙門二字出口，沈彤雲心中一緊。

他心中在罵：「娘的老皮，官家插上一脚呀，也難怪桂竹園死了那麼多人官家也不辦案。」

他的心中火冒三丈了！

「少主，師爺，你二位好走，咱們隨後就追上了，外面又刮西北風了！」

師爺當先往外走，那少主突又走到沈彤雲面前，道：「沈朋友，這年頭呀，做人是很痛苦的事，你就痛苦，何不去做鬼呀，哈……」

沈彤雲道：「我才不痛苦吶，我還打算再活個五七十年吶！」

少主笑笑，道：「你已被嚇得囈語不斷了，哈！」

沈彤雲道：「囈語嗎？你馬上就明白了！」

少主火了，當然是被沈彤雲撩撥火了！

只見他手一揮，對四個大漢吼道：「馬上做了他，娘的老皮，叫他死！」

四個大漢立刻往沈彤雲圍上去，他們並不拔刀，只以雙手去抓地上的沈彤雲。

沈彤雲在地上滾動了，而且滾動得十分奇妙。

四個大漢宛似在河中合力捉一條泥鰍似的，眼看手已抓到，却又自手中溜掉，這光景那少主也怔住了！

沈彤雲不但翻滾得奇妙，令人吃驚的乃是他身上的牛筋正一條一條的自他的手臂、雙足、腰間鬆下來。

一邊吃驚的少主也驚訝的大叫：「這是甚麼功夫？」

但他立刻又大聲吼：「快下刀，他快脫困了！」

四個大漢也發現，「嗆嗆」之聲起處，四把刀已往地上滾動的沈彤雲砍下來了。

只不過他們下刀還是慢了一步，只見沈彤雲單掌已脫，拍地而起，半空中又是一段牛筋落下地。

四個大漢刀劈空，但見一天的掌影出現，就聽悶哼之聲處處，四把刀被拍落了兩把，便在這時候，那少主的骨扇忽的往沈彤雲點去，中途疾晃，一支喪門釘直射而出！

沈彤雲大喝一聲如炸雷，又是一片掌影出現，便在他拍落喪門釘的同時，他好像長了五條腿一般側身力踹，直把另外兩人踢得就地滾撞在牆上。

那少主一招未得手，他倏然斜身疾進，門口的師爺大叫：「不能放走他！」

沈彤雲一聲冷笑，他由掌變抓，絕藝驟施，一把扣住點戳過來的骨扇，只一抖便把骨扇奪在手中。

那少年併指疾點才指走中途，忽聽「咯彭」之聲起處，少主一聲嗥叫：「噢！」

他抖着右手疾退，閃跳在師爺身邊：「我的手指，手指斷了！」

四個大漢才由地上站起來，四個人又要拾刀幹了，就聽沈彤雲冷冷道：「不知死活的東西！」

他雙手互拍，又道：「來吧，那個先死？」

不但四個大漢怔住，那少主與



師爺也楞了！

是的，人家全身細了牛筋，只那麼抖幾下，牛筋便全脫了，這是傳言中的「軟骨」功夫，而且軟骨功已至爐火純青地步。

一個人的身上沒有骨頭，用甚麼繩子也難拴牢！

那少主忍着折骨之痛，道：「你會軟骨功？」

沈彤雲道：「會甚麼功並不重要，只是你的威風應該到此爲止，因爲此話應該由我問你了！」

師爺厲叫：「大膽，敢對少主……」

「叭叭叭」連三响，師爺雙手捂臉尖聲叫：「你！哎唷，痛死我也！」

誰也未看清沈彤雲是怎麼出手打人，而師爺的口中已流出鮮血來了。

沈彤雲叱道：「我一樣的也不喜歡別人打岔，當我說出話來的時候，對方只有聽，只有照做，否則只有死！」

那少主厲吼：「你是甚麼東西，你憑甚麼斷人生死？你知道你在甚麼人的地頭上？便强龍吧，也不壓地頭蛇呀，你是强龍嗎？」

沈彤雲一步便跨到了少主的面前，他冷冷的道：「剛才你曾打我幾個嘴巴子，是嗎？」

「因爲你該打！」

沈彤雲道：「現在呢？」

「現在又怎樣？」

「風水輪流轉，現在該我打你了！」

他還說打就打，雖然這位少主閃得疾，但空中依然响起辟啪聲不斷，直打得少主大叫：「打死人了吔！」

一邊的師爺手捂嘴巴對四個大漢吼道：「你們還不出刀一拚了！」

「殺！」

四個人這一回玩命了，其中兩人原是刀已落了地，却在撲擊中來個就地滾，順勢把刀抄在手便也殺上去了！

沈彤雲一聲冷笑：「找死！」

眞令人難以相信，只見光焰中無數掌影出現，奇景一現間，一把砍刀落入沈彤雲手中，好一道天外流光閃過，便見這塵土滿佈的古屋中鮮血標洒，四個大漢幾乎撞成一堆倒斃在地上。

師爺的臉也變了：「你殺人呀！」

沈彤雲一哂，道：「刀殺該死的人，你也該死！」

他也不知如何出的刀，站在門下的師爺就未躲過，被沈彤雲一刀切過去，切在他的腰上只一閃，沈彤雲忽又把刀收了回來了。

這一招就不簡單，因爲出刀殺人的刀其力道已足，但中途入肉又收刀而不叫這人死，那可就得高絕的揑拿準頭了！

沈彤雲不取師爺的命，當然是有原因的！

沈彤雲要在這位師爺的口中問出些甚麼了！

* * *

師爺以手按緊了腰上的刀口子，有鮮血正自從他的指縫外流，他嚇呆了。

沈彤雲道：「你這拿刀筆的傢伙，你常叫人把坑死的人抛入黃河呀！」

師爺不開口了，他剛才說過這話！

沈彤雲道：「也該輪到你下黃河了！」

師爺改口了：「英雄……」

「哈……」沈彤雲笑了。

他伸手，手掌向上送到少主的面前，道：「拿來！」

「你要甚麼？」

「你搶走我的銀票呀，怎麼，你忘了有這回事了？」

那少主咬着牙，自懷中摸出沈彤雲的一把銀票，道：「吶，拿去！」

沈彤雲大吼：「統統取出來！」

少主道：「統統？」

「不錯，你就快死了，借你剛才一句話，我也不喜歡自死人口袋中取銀子！」

「你……可惡呀！」

沈彤雲道：「在你而言，我十惡不赦！」

他冷沉的一笑，刀尖點在少主的鼻頭上，道：「你還不快取出來！」

少主滿臉泛青，但還是又自懷中摸了十幾張銀票出來，他幾乎是抛向沈彤雲的！

沈彤雲接過銀票也不看，全部塞入口袋裡。

他把手中刀一揮，道：「你兩個人別怕，一齊坐下來，我有話問你二人，如果我滿意，也許我會放了你二人也說不定。」

那師爺大吼一聲，道：「你得了吧，你眞要殺了咱們少主，你走到天邊也有人追殺你！」

他頓了一下，又道：「你知少主是何人？乃當今開封知府的大少爺，汪宏發的便是。」

沈彤雲一聽，忽的一聲長長冷笑，道：「可惡呀，原來是州官放火呀，娘的老皮，今天栽到我沈某手裡，我叫你們一個個的死絕，我把你的頭切下抛入黃河往東流，我要找去知府衙門問一問，爲甚麼叫他的寶貝兒子亂殺人，我……」

那汪宏發大吼：「住口，你敢去衙門找我爹？」

沈彤雲道：「你以爲我不敢？」

他刀一指，叱道：「還不快坐

地上？」

汪宏發與師爺二人併肩坐下了，他們的身邊便是四個死在一起的大漢。

那光景看得人心發慌。

沈彤雲這才沉聲問汪宏發，道：「汪大少，我問你，你為甚麼找來那毒婆子想害我？」

「不知道。」

「咻！」

「噢！」

沈彤雲出刀眞快，祇閃電般的一扎便回手，那汪宏發的臉頰上一個小小血洞在流血。

汪宏發痛得一聲叫，沈彤雲道：「休忘了你剛才打了我的嘴巴，我不打你嘴巴，我用刀扎。」

他把刀尖放在眼皮下看了一下，笑道：「這刀尖夠尖，祇是這把刀的鋼料不好，經不起我的手指招。」

他似乎要證明給這二人看，右手食中二指在刀身上猛一夾，就聽「卡」的一聲，刀斷了。

沈彤雲笑笑，汪宏發這才明白遇上瘟神了。

汪宏發幾乎想哭，他乃知府老爺的大少爺，開封乃是他的地頭上，幾曾受過這樣的折騰。

祇有他折騰別人，那師爺就為汪大少爺叫屈。

沈彤雲道：「說，為甚麼找個毒婆子要坑我？」

他的手中刀雖然斷了一截，但仍然在汪大少的面門前晃蕩着，光景是隨時在汪大少的臉皮上刺吶。

汪大少臉皮痛得直「唔唔」，勉勉强强的道：「喂，你已殺了人又傷了我，又把銀子再搶回去，你還不滿足？你打算要幹甚麼？」

沈彤雲冷冷道：「我要你說出為甚麼弄個毒老太婆想坑我。」

「並沒坑死你呀！」

「那是我高明，當我吃了一口毒婆子送我的蓮子稀飯時候，我就已經發覺了。」

「你早就發覺了？」

沈彤雲坦然的道：「我仍然把蓮子稀飯喝了一碗。」

汪宏發道：「你故意被迷倒？」

沈彤雲道：「不是故意，根本未迷倒我。」

汪宏發道：「怎麼可能？你明明是被迷倒的。」

沈彤雲一聲冷笑，道：「叫你開開眼界，也好心服口服的知道我的厲害。」

他話聲甫落，祇見他雙目暴睜，上身左右閃晃，雙肩一上一下的大吼一聲：「哇！」

「嘩！」好一堆稀糊糊的蓮子稀飯自他的口中吐了一地，其中蓮子也未嚼，一粒粒的吐出來了。

再看那堆吐出來的稀飯，不但未消化掉，還有一層黏液包着。

沈彤雲拭去嘴巴上黏的，他嘿嘿一聲笑，道：「你可看清了嗎？似這種下五門的手段，在我面前施展，眞是好大的笑話。」

那汪宏發早已怔住了。

師爺吃驚的道：「你好厲害，咱們服了你了。」

沈彤雲道：「那就快說，為甚麼找個毒婆子害我？你們又怎麼知道我會在這兒？」

汪宏發道：「好，我便告訴你吧，是因為你在大家樂賭坊中弄了人家不少銀子。」

沈彤雲道：「你又知道甚麼呀？」

汪宏發道：「司徒文正乃我之好友，你在賭桌上弄手腳，害他輸了不少銀子，這件事我聽了就不服氣。」

沈彤雲道：「所以你要害我？」

汪宏發道：「我要教訓你，要你知道這是誰的地盤。」他頓了一下，又道：「原是不打算取你命的，可是你太惹我不高興了。」

沈彤雲道：「原來你與那司徒文正一丘之貉呀，但我對你之言，祇能相信一半。」

「為甚麼祇信一半？」

沈彤雲道：「我以為必有更重要的事情。」

一邊的師爺急忙道：「眞的沒有了。」

沈彤雲淡淡一笑，道：「任何一個人，當他一心要取別人命的時候，他就等着別人取他之命。」

他冷笑連聲，又道：「你未取我的命，那麼，你也就死定了。」

汪宏發大叫：「怎麼的，說了半天仍然要我們的命呀，你的心太狠了。」

沈彤雲道：「你比我的心黑多了，你常把人拋入黃河，而且是殺人不眨眼，祇不過你今天遇上一個比你更厲害的人物，那人就是我，所以你死吧！」

汪宏發急忙搖手大叫：「不要殺我，不要殺我！」

師爺叩首道：「英雄，你刀下留情呀！」

沈彤雲叱道：「他娘的，剛才的威風何在，輪到自己挨刀就孬種呀！」

師爺道：「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人是不能死的，死了便甚麼也別談了。」

沈彤雲道：「既然怕死，那麼就坦白的回答我的問話，我比你們更乾脆，不拖泥帶水。」

師爺道：「你想問甚麼？」

沈彤雲道：「你們必知聚寶盆的事，如果我猜得不錯，你們是知道我贏了銀子以後才知道沈某到中原來是為了寶物。」



他見師爺與汪宏發對望，遂又道：「你們在知道我確為寶物而來的時候，才是要我命的主要原因。」

他把斷刀突然往師爺的面門一貼，又道：「是生是死，那要看你的回答了，說！」

師爺道：「我說甚麼呀！」

「叭！」沈彤雲出掌，掌勢斜劈。

「卡」的一聲掌砍師爺的左臂。

「啊唷！」師爺大叫一聲幾乎昏倒，他叫着又道：「我的手臂唷，斷了吔！」

沈彤雲道：「是我要它斷的，如果再不實話實說，你的一條腿也會像這手臂一樣斷掉。」

師爺雖然痛苦，他仍看向汪宏發，他發現汪宏發的雙目盡赤，一副想吃人的樣子。

沈彤雲也發現汪宏發的模樣，他的心中在冷笑。

師爺突然叫道：「姓沈的，你殺了我吧，我甚麼也不知道，你殺了我吧！」

這種突然不畏死的反常現象，沈彤雲也不解。

他沉聲道：「怎麼，你突然像個人物了，剛才你還不要死，為何此刻又像個人物起來了？」

師爺把雙目一閉，他不回答了，便痛苦之狀也似乎消失了，他等死。

沈彤雲忿怒的轉而逼近汪宏發，他咬咬牙，道：「大少爺，你不想同他一樣的斷臂吧？」

汪宏發道：「你嚇不了我，你便是殺了我也甚麼都不會知道，你隨便吧！」

沈彤雲的手揚起來了。

汪宏發的雙目也閉上了，他準備承受即將降臨的痛苦甚至死亡。

於是，沈彤雲收掌了，他心中明白，他們連死都不懼，當知他們心中的秘密太重要了。

沈彤雲心中明白了這一點，他不出掌了，便是殺了這兩人，他仍然處在五里霧中。

冷冷的，沈彤雲道：「算你二人狠，我今暫且放你們多活幾日，祇不過千萬別再動歪點子，否則……嘿！」

他說完轉身便走，匆匆的走出這座老宅。

沈彤雲是忿怒的，但他又不能把甫露曙光的希望毀了，他以為事情就快有眉目了。

沈彤雲也知道一件事，汪宏發必會用更惡毒的手段對付他，但他就是等着這一刻的到來。

他走出古宅的時候還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　＊　＊

「少主，少主！」

再厲害的人也一樣的怕死，汪宏發自然不例外。

汪宏發閉上眼睛想他媽，當然更想他爹，當上開封知府的大少爺，如今閉目等挨宰。

汪宏發全身在哆嗦，不知沈彤雲早已不見了。

師爺一身是傷，右手托着斷臂，走近沈彤雲再叫：「少主爺呀！」

汪宏發似乎自夢魘中被叫醒般先是一個哆嗦，他張開了眼睛，他也看到屋子裡祇有師爺一個人。

「人呢？」

「走了。」

「他不殺我們了？他會放過咱們？」

師爺道：「咱們這是置之死地而後生，他那裡奔到黃河才死心。」

他把這兩句話用在這地方，還眞唬得汪宏發點點頭。

汪宏發立刻又有精神了，他開口大罵：「操他先人祖奶奶，他是甚麼東西，膽敢把本大少爺折磨得死去活來呀！」

師爺道：「沒關係，我以為這小子絕不會就此離開這開封城，咱們一計不成再生一計。」

汪宏發吼道：「我要是再拿住這王八蛋，剝皮抽筋喝他的血。」

師爺道：「再挖他一對眼珠子，不長眼睛的東西。」

這二人對着罵，看誰罵得凶，當然是罵沈彤雲。

而沈彤雲已快走到大家樂賭坊去了。

＊　＊　＊

沈彤雲這才剛剛走進賭坊那個高門樓下，就見一個女子朝他走過來。

「唷，沈官人呀，你可回來了。」

這女子不是別人，牡丹是也。

沈彤雲一笑，道：「怎麼了？有事找我呀？」

牡丹道：「芍藥怎麼會病了，睡在床上起不來，唉呀呀，她可是你的心上人呀！」

沈彤雲心中罵：「去他的心上人，她原是個賤貨！」

但他的臉上很驚訝：「怎麼？我的芍藥病了呀，快帶我去瞧瞧。」

他還露出一副急匆匆的樣子，好像失魂又落魄。

沈彤雲就快走到那偏院院門了，却聽得一聲笑傳來。

「啊哈，沈公子回來了。」

這聲音祇一聽，便知道是錢通神的聲音，沈彤雲便立刻站住不走了。

「錢老板嗎？有事？」

（未完・六）

新派俠義倫理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 香車夫人



重入迷宮探究竟 險被嫁禍入牢房

**上文提要：**老梁帶着風小月從第一出口上去，竟然通到岳震天的家；第二出口，是朱府的內院；第三出口處，竟然發現朱英雄在赤裸練功，練的是邪功，必須男女交合，爾後發現「香車夫人」，當她赤裸時，居然是男人……雲飄回到離襄陽城一百里路的小鎮，才知道他們囚禁的懷竹、盧公鼎、胡柴已被人劫走，根據留下的一截斷項鍊，他判斷兇手是混一幫……

雲飄道：「這便証明一休不守清規，聖人都會犯錯，一休雖是出家人，但終還是人，有何奇怪？」

如花道：「大哥還不知道，那所謂『香車夫人』是個男人！」

當下風小月將自己在朱府地下迷宮所見到的，仔細說了一遍，剛好歐陽宏泡好了一茶，提出客廳。風小月便指着他道：「這位便是長期埋伏在朱府打探弟弟消息的歐陽老哥！」

歐陽宏拱手道：「雲大俠的大名，老漢如雷貫耳，眞是幸會幸會！」

雲飄連忙長身回禮。「不敢當，在下請敎一事，老哥見過『香車美人』多少次？」

歐陽宏略爲沉思一下方道：「大概六七次。」

「他一直是以女兒裝束出現？」

「不錯，而且一直掛着面紗，如今老漢才想通，他掛面紗是另有原因的，一個男人模樣再俊，仔細辨認，還是能讓人分出男女來，掛面紗是個好辦法！」

雲飄轉頭問如花她們：「四位妹妹曾跟隨過他，可曾發現他有男子漢的舉止？」

蘭心不假思索地道：「沒有，咱們連想也沒想過。」

「我不是這意思……」雲飄抓抓頭皮：「四位妹子嬌美如花，他是個正常的男人，可曾對你們……毛手毛脚，或在眼神裡露出愛慕之色？」

如花想了一下方道：「沒有，一點都沒有！」

雲飄道：「別怪愚兄荒謬，我認爲一休有斷袖分桃之癖，也許他是出家人，長期壓抑，是故心理異常！其實許多僧人或尼姑有此等情況！」

風小月接口道：「大哥分析不是無理，不過那晚小弟及歐陽老哥在朱府練功密室，所見到的那一幕，又該如何解釋？」

「那只能說他們練的那種功夫太過淫邪，而且很多男人既娶妻生子，也好那個調調兒！」

蘭心皺眉道：「你們怎地越說越難聽？」

「愚兄的意思是，我依然認爲一休跟他仍有不可告人之關係！」雲飄道：「確定此一點可方進一步分析和調查！」

蘭心反問：「就算你查出了眞相，又如何？」

雲飄道：「咱們多一條下手的線索！」

風小月在小廳裡踱步。「如今的情況是越來越複雜了，首先，朱英雄、『香車夫人』、一休和岳震天之間有甚麼關係？他們又跟混一幫有沒有關係，沈重城和宋遜之死，



跟他們之間的秘密有沒有關係？」

似玉接口道：「還有，朱府那座地下迷宮，又隱藏了甚麼秘密？」

蘭心道：「越說越煩，小妹不聽了，你們喜歡吃甚麼菜？小妹去買。」歐陽宏連忙搶着出門去籌備了。

一直不作聲之蕙質倏地開腔問道：「就算你們查到這些秘密，又有甚麼好處，說不定出師未捷身先死，不是更冤枉麼？」

風小月駐足道：「雖然混一幫未必會遵守諾言，在臘月之前不殺我及雲大哥，但假如咱們能將其瘡疤揭開，引起武林注意，也許他們投鼠忌器，反不敢向咱們下手了！」

「好，就算一休跟『香車夫人』有不可告人之關係，你們又能拿他們怎樣？」

「一休是混一幫幫主，如果他不守清規，這……」

雲飄快口接道：「這便可打擊混一幫之威信，他們便沒有隨便定人以罪的公信力！」

「兩位大哥有何辦法調查？就憑咱們幾位，無異是以卵擊石，正如三姐所說，出師未捷身先死，就更劃不來了！」蘭心道：「依小妹之見，咱們不如找個無人的地方躲起來，也許……」

雲飄哈哈笑道：「可惜我跟風老弟都不願做縮頭烏龜！」

如花道：「如果你們有好辦法者，咱們四姐妹拚死也會幫助你們，但假如毫無把握者，則四妹的話未嘗不能加以考慮！」

說到此處，風小月及雲飄都覺得心頭沉甸甸的，再也說不出話來，蘭心見狀已不忍心，忙安慰他倆，「不用擔心，過幾天或許便能想到好辦法。」她這幾句話毫不起作用，風小月和雲飄只覺得心裡又急又亂又無頭緒，簡直不知何去何從。

蕙質道：「今天雲大哥回來，咱們應該高高興興，談天說地，風花雪月才對。大姐，你最會說笑話，給雲大哥說一個吧！」

如花瞪了她一眼，此刻她還能說笑話麼？

四妹自覺無聊，有的回房，有的到灶房瞎忙，只有蘭心傍着風小月。一直到吃晚飯，兩個男人都沒吭一聲，只悶聲喝酒，蘭心不斷用脚踢歐陽宏。

歐陽宏乾咳一聲，道：「要做這幾件事，單憑咱們幾個人，力量當然不足，不知兩位在武林裡有沒有知己？」

風小月吸了一口氣，道：「有是有，不過無濟於事，而且人家未必肯冒這麼大的險來幫助咱！」

雲飄道：「只有一個肯：高峯！」

「他如今是華山派掌門，而華山派經那一役，幾乎一蹶不振，只怕他有心無力！也許南宮守義及藍仙音還肯出出力。」

雲飄道：「咱們不如分道揚鑣，去找他們，然後再找個地方聚首。所謂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也許能找到甚麼線索。」

風小月道：「還有一個人，咱們都給忘記了：布天星的哥哥白凌天，他敢跟九大門派作對，必有所恃，找到他作用可能更大！」

雲飄精神一振，喜道：「是極是極，愚兄找南宮夫婦及高峯，你去邯鄲找白凌天，來喝一杯！」

「還有一個人：靜心師太，她一定還很熱心，只不過不知去何處找她罷了！」

雲飄道：「總之咱們動作要快，若失去先機，後果更加不堪設想！」

似玉忽然道：「依小妹之見，倒不如再進朱府，合咱們之力，逮住『香車夫人』或者朱英雄，說不定便能水落石出，何須捨近圖遠？」

「有理！」風小月也喝了一口酒，道：「咱們今夜便再闖龍潭一趟！」

如花擔心地道：「小妹却怕人家已經有了準備，咱們再去，無異自投羅網，必須三思！」

風小月將酒碗沉沉在放下。「做任何事都會有危險，顧不了那許多了，就這樣決定，你們四個留在此處……」

話未說畢，如花已道：「若要咱們四個留下來，你們三個也休想去！」

* * *

深夜，星月無光，岳震天家依然是一片寧靜。

風小月、雲飄、歐陽宏及如花四姐妹，仗着藝高膽大，伏在屋背後，暗中觀察了一番。風小月揮揮手，遂與雲飄躍下去。

雲飄走至門口戒備，風小月則迅速由井口爬下去。過了一陣，又見他爬上來向他招手，然後再下去，雲飄摸出一枚銅錢，向屋頂拋去。

歐陽宏一手抄住銅錢，隨與四妹輕輕躍落地，接着魚貫由井口爬下去，只見風小月在入口處探頭招手。眨眼間四個人已全部進入地道。

這次進來，他們已有了準備，帶了足夠之燃火物，兩根松枝亮起，把地道照亮，歐陽宏老馬識途走在最前面，雲飄押後，風小月則跟着歐陽宏。

風小月一直擔心朱英雄會有措施防範，故此一顆心一直懸着，甚

至一早便將如意棒拿在手上，歐陽宏低聲問道：「恩公，咱們先去何處？」

「先到練功密室看看，再上去內室。」

歐陽宏步伐加快，一路上無風無浪，很快便上到練功密室之外。

風小月揮手示意他們暫停，他湊眼由小孔望進去，裏面一片漆黑，甚麼也看不到。如花也湊眼望了一下，道：「大哥，沒有人，咱們走吧。」

風小月道：「那晚咱們根本未看清楚，既然無人，何不仔細搜索一下？也許有意想不到之收穫。雲大哥跟我先進去，你們在外面戒備！」言畢取了一支枯枝，首先轉身由洞口走進去。

雲飄也亮起火摺子照亮。他看了幾眼即道：「練功密室居然這般大，眞是罕見，這座丹爐作甚？」

「大概是練邪功吧，裏面尚有一間臥室，小弟到那裏去看看，大哥在此搜索，小心有機關設施。」

風小月快步走進臥室。

裏面一切似乎未變，好像這半個月來，無人來過般。風小月伸手往那張石床撫摸。那天，「香車夫人」抱着那女人由石床陷下秘道逃逸，但令他奇怪的是他並未見「香車夫人」開動機關！

風小月想了一下，覺得問題必然在床上，於是將床褥扯開，果見靠枕頭處，有一塊凸起之小石子，他心頭狂跳，以左掌用力在小石頭上一按，一陣軋軋聲響過後，石床中間陷下，露出一個黑黝黝的洞口來。他邊探首邊呼道道：「大哥快來看看！」

語音未落，耳聞嗤嗤聲響，祇見幾枝短箭急勁地射了上來！幸好他沒有貿然跳下去，否則後果不堪設想。那五枝短箭墮地之後，雲飄方跑了進來，「有何發現？」

「此處有個洞口，當日『香車夫人』便是由此逃逸。小弟想下去看看，希望他仍在下面！」

「如果他在下面則敵明我暗，可十分危險啊！」雲飄略一沉吟道：「愚兄陪你下去！」言畢轉頭對外呼叫，風小月不待如花等人進來，便縱身躍下。

風小月將如意棒舞得風雨不透。但聞叮叮連聲，又有七八枝短箭被擋開，此刻他雙腳方落地！

雙腿如電一掃，祇見落足之處是座兩丈見方之石室，牆上有幾個近尺大小的小洞，但不見有人，適才那些短箭，似是由洞口射出來的。風小月冷笑一聲。「有種的便出來跟風小月決個高低！」

他聲音在石室內迴響，有點震耳，却無人回話，風小月啞然失笑。「我倒忘記了，閣下堂堂七尺之軀，却甘願扮女人，當然是無種了！」

雲飄亦躍了下來，恰在此時，壁上倐地打開一扇石門，自內飛出一張白紙來，上面寫着七個字：有種的請進來！可惡，居然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之身！

雲飄低聲道：「對方似乎有所準備，咱們不可中計！」

風小月故意高聲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話未說畢，他已將手上之枯枝火把當作甩手箭，射進門內，一雙眼睛緊盯着裏面。

火把飛進來，像流星一般，風小月和雲飄也看清楚了，門裏是一條長長的石板甬道，依然不見有人！火把一直撞及盡頭之石壁，方跌落地上熄滅。

風小月走進兩步，道：「風某已經進來了，你還不出來？」

祇聽一個聲音道：「你祇在門口探頭探腦，算得甚麼英雄？有種的再走前兩步！」

「好，我再走前兩步！」風小月一動，身子突然後退，他人剛走出石門，那扇石門已「蓬」地一聲關上。「大哥，快上去！」

兩人頓足自石床上飛出去，四條腿尚未落地，石床又合上，雲飄忙對四姝道：「丫頭快走！」當下衆人立即走出臥室，祇見歐陽宏獨自一人在練功室裏走來走去，「恩公，找不到任何出口！」

「咱們走吧，對方已有準備，必須搶佔先機！」風小月帶頭跳落地道。當下又由歐陽宏帶路，這次他們準備由朱府內宅的出口出去。

出口果然十分隱蔽，是在朱府內宅乳娘的寢室衣櫃裏，但風小月覺得朱英雄的寢室亦應有出入口。乳娘房內沒有人，整座內宅靜得落針可聞。

衆人到了地面，心頭却懸了起來，風小月却不知爲何竟有不祥之感，他首先閃出乳娘的寢室，跑到隣室去，裏面亦無人。

歐陽宏指指左首那間房，躡手躡腳走過去，風小月料那是朱英雄的寢室，忙尾隨而去。歐陽宏輕輕一推，房門沒有上門，輕推即開。

風小月雙眼早已能適應黑暗中之環境，看了幾眼，便發覺房內沒有一個人，忽然背後亮起火光，他倆吃了一驚，轉身望去，却原來是雲飄。「老弟，內堂居然不見一個人，看來他們已溜掉了！」

「大哥都已查過？」風小月見他點頭，不由反問：「如此地道內是誰跟小弟說話？」

如花道：「內宅的確不見一個人，也許他們都已躲在地下迷宮裏面了！那迷宮道路頗多，還分上下兩層，一定還有很多地方是咱們未去過的！」



「有道理，看房內被褥整齊，便證明他們是早有準備！」歐陽宏道：「咱們再到中院看看，那裏是下人的居所，還有，看看灶房便知去向，既使他們躲在地下迷宮裏，但下面不能煮飯，一定要灶房供應伙食！」

羣豪都認爲有理，當下一齊向中院走去，爲防朱府的人偷襲，他們分開兩組前進，以便有個照應。

此時正是黎明前之黑暗，伸手不見五指，祇好亮着火摺子前進，羣豪却將兵器掣於手上。幸好一路平安。到達中院，歐陽宏急不及待跑去灶房搜索，蘭心隨他去，其他人則散開，到下人的臥房搜索。

忽然一道尖銳的驚叫響起，風小月大吃一驚，顧不得暴露，高聲詢問：「三妹，發生甚麼事？」

蕙質聲音似哭。「你們快來看看！」她話未說畢，羣豪都跑了過去。祇見她站在一間臥室外，臉色煞白，一味伸手向內指着。

風小月心頭一沉，料有情況，走進去一看，不由皺起眉來，祇見地上橫七豎八地躺着二三十具屍體。他閉住呼吸走近去，用腳翻動屍體，但見那些下人們都是婦女，臉色神色各異，但有幾點都相同：一是臉色冷青；二是死去多時。

雲飄沉聲道：「她們是被人毒殺的！咱們再到別處去看看，一定還有！」

果然在另一間臥室裏，又找到了四十多具男屍，此刻歐陽宏回來，一見到此情形，身子亂顫，悲呼一聲，幾乎暈厥，他在朱府十多年，自然跟他們有感情，感受也不一樣。

風小月看了一陣，忽道：「你們有否發現一個現象，死的全是朱府的老弱婦女奴婢，獨不見那些護院？」

歐陽宏咬牙道：「這證明下毒手的是朱英雄！他帶不了許多人走，故此殺人滅口！」

風小月問他：「適才你去灶房搜索，情況如何？」

「灶房裏食物儲備充足，證明他們還在朱府，祇不過是在下面匿藏而已！」

風小月雙眉深鎖。「這些人知道甚麼秘密？朱英雄犯得着殺人滅口？」

如花道：「大哥忘記他們都知朱府還有座地下迷宮？也許有人在朱府久了，知道不少零零碎碎的事，祇有死人才能守得住秘密！」

風小月道：「慢着，他們並非沒有時間，爲何不將屍體埋起來？雲大哥，你輕功了得，快去看一看，也許他們故意將屍體放在此處，目的是爲了對付咱們！」

雲飄剛走出去，立即回來道：「快走，有人聲！」當下衆人吹熄火摺子，立即奔進內堂，羣豪以爲剛才沒有人，因此十分放心，不料，黑暗中居然撲出不少人來，不吭一聲，見人便殺。

風小月彆了一個多月，見有架可打，精神陡增，尖嘯一聲，揮舞如意棒，衝進後宮中奮力擊殺，他掌棒腿兼施，不過幾個照面，便擊斃一名敵人。

有人道：「這斯厲害，大家小心，再堅持一下，他們便插翅難飛了！」

雲飄也踢翻一個敵人，道：「老弟，形勢不妙，不可戀戰！」話音剛落，外面已傳來一陣步履聲。

如花和似玉連忙將大門關上。

風小月道：「歐陽老哥，你先帶她們四人走，我和雲大哥斷後！」他如意棒倐地橫擊，一道慘呼聲驟起，一名蒙面漢的腦袋開花，應聲倒地不起！「如花你們快走！」

如花道：「不，咱們共同進退！」

風小月無暇跟她解釋，祇好道：「如果你想做我妻子者，便立即走，我自有辦法來找你們！」他殺得性起，左手一揚，黑暗中又有一名敵人中了三才如意神針。其他蒙面漢見狀，都心生寒意，趦趄不前。

歐陽宏見狀知是時機，急道：「四位姑娘快走！」他一把拉着蕙質的手向內跑去。

外面有人道：「殺死朱家七十八口人命的兇手，就在裏面！」

蕙質自大門處驚慌地跑過來，叫道：「大哥，外面的人好像是衙差！」話音剛落，大門已被人「砰砰」地撞響！

歐陽宏也急道：「恩公快跑！」

風小月猛地長嘯一聲，凌空起躍，雙腿左右開弓，踢飛兩名敵人，如意棒在地上一點，一個側身翻，人已飛去三丈，再凌空踢開乳娘的房門，喝道：「快走！」如花爲了他剛才那句話，早已站在門外，此刻頭一個鑽進去，如花緊隨其後。

「快！我來斷後！」風小月如意棒橫在胸前，一派萬夫莫敵之氣概！大廳內剩下的那幾個受傷的蒙面漢，根本不敢上前。

與此同時，大門已被撞開，一羣官兵衝了進來，一個蒙面漢道：「他們回那房間去了！」

一名捕快英武之至，怒道：「飯桶！還不快追！風小月就算脅下生翅，也飛不上天！」可是當他們來至乳娘的臥室，已不見人影。

祇見朱英雄一副神情萎頓地走進來，道：「此處有個出口。」他將衣櫃打開，下面果然露出一個洞口

來。

那捕頭看了幾眼，反問：「府上爲何有此設施？」

朱英雄訕訕笑道：「家父在生時，因恐有汪洋大盜上門搶掠，是故建此地道自衛防身。」

「你來帶路，咱們趕快去追緝兇手。」

「羅捕頭，其實咱們祇需往出口那方去等他們，屆時他們出一個便捉一個，不是更加方便？」

羅捕頭哈哈一笑，「說得有理，快請帶路！」

當下朱英雄立即轉身帶官兵們離開，羅捕頭又問：「你那幾位手下怎辦？」

「不要管他們！讓他們守在這邊出口，不是更好麼？」朱英雄推開邊門，率人出去，他認爲風小月等人會由岳震天家那口井出去，是以急急而去，却料不到風小月這次不走那處，而是由歐陽宏的寢室爬上地面。因此朱英雄帶人離開之情況，全看在眼內。

歐陽宏道：「恩公料事如神，他們一定是去岳家！」

「不錯，咱們如今再到內堂正是時候。」

衆人一怔，齊口問道：「此時去內堂？」

「不錯！你們忘記裡面還有那些蒙面漢麼？也許他們知道些內情，咱們不去撿個便宜，怎對得起朱英雄？」風小月笑吟吟說畢，便首先走出去了。

那些蒙面漢未死的，正互相攙扶，艱辛地自地上爬起來，猛見風小月等人去而復返，都驚得尖叫起來。風小月沉聲道：「諸位是要生還是要死？」

衆蒙面漢面面相覰，半晌方有一個膽子較大的問道：「要生如何？要死又如何？」

「如果想活命的，首先將臉上的黑布給少爺扯下來。」

那些蒙面漢略爲猶疑了一下，紛紛扯下蒙面布。風小月接道：「再者，跟咱們好好合作，少爺不但放你們走，還會發點路費給你們，如果想死的，也不容易，因爲少爺不會讓你們死得痛快。」

雲飄接口道：「諸位都是武人，當知武林中有幾項搜魂奪魄的奇技，其中一種叫『萬蟻噬心大法』，料各位都有所聞，很不幸風少俠居然學會了此奇技。」

那些蒙面漢原是朱府的護院教頭，來自五湖四海，頗有些見識，聽後都不由自主地打了個冷顫，那爲首的顫聲問道：「不知風少俠要咱們如何合作？」

「很簡單，答我所問，祇要少爺滿意，絕不會食言。」

風小月話未說畢，那漢子已截口道：「咱們在朱府地位不高，風少俠欲知之事，咱們未必知道，這個不是……不是逼咱們進絕境？」

「閣下叫甚麼名字？幾時進朱府的？」

「在下羅金將，無名之輩，我進朱府已六年多。」

「羅金將，你一向在西南方活動，爲何跑來此處？」雲飄道：「你是以甚麼身份進朱府的？賣身的？投靠的？還是另有目的？」

「想不到雲大俠還聽過賤名，羅某因在西南犯了幾件案子，難以立足，故此投靠朱府避禍。」

「好，風某先不管你們進朱府的背景及目的，先問你一件事，朱府地下有一座宏偉的迷宮，你知道嗎？」

「最近才知道，祇走過一小段。」

「你如何知道的？朱府建迷宮有何目的？」

「去年朱老爺帶在下下來走了一段路，他想攏絡我，據他所說，純是爲了保命。」

雲飄喝道：「胡說！雲某知道，此內蘊藏一宗武林大陰謀，你能不知道？哼哼，莫非活得不耐煩？」

另一位忙解釋：「咱們地位卑微，很多重要的事，眞的不知道，就連乳娘房內有地道，也是剛知道。」

風小月問：「朱府除了養了些護院之外，還有甚麼高手？比如清客食客之類的人物？」

羅金將沉吟道：「好像沒有。」

他話未說畢，似玉已叫道：「有一位『香車夫人』一直在朱府，你也不知道，看來你是無意跟咱們合作。」

「絕對不是，朱府那有甚麼『香車夫人』？羅某眞的是聞所未聞，見未所見，不知她實際是誰的夫人。」

似玉一巴掌摑了過去，羅金將虞不及此，被刮個正着。他自出道以來，雖受過不少挫折，但從未受過這麼大之侮辱，是故不由勃然變色，正想發作，似玉已指着他道：「朱府內的那輛豪華馬車是誰的？你別告訴姑奶奶，說從沒見過那輛馬車，也別說沒見過這馬車的主人。」

羅金將鬆了一口氣：「原來你們說的是她，她是朱老爺的一位遠親，聽說丈夫已經死了，所以來投靠老爺，聽老爺叫她，好像叫做安華。」

「安華？」風小月轉頭以目光徵詢四姝：「姓安名華，這名字十分陌生。」

羅金將道：「在下也是偶然見她自馬車上走下來，她臉上掛着白



紗，根本未見過她之廬山眞面目，更不知她有個『香車夫人』之外號。」

「好，風某暫且相信你，不過還有一件事問你，而且你一定會知道。」風小月雙眼逼出懾人之眼神：「除了朱英雄之外，誰最了解朱家的秘密？換而言之，誰的權力僅次於朱英雄？」

羅金將道：「照羅某所知應該是南宮先生，而不是應世昌總管，因爲應總管祇管府內日常的事務，但南宮先生不一樣，他一些建議，朱老爺常會接納。」

雲飄問道：「南宮先生是甚麼人？在朱府任甚麼職？」

「他任西席教書，教少爺讀書，但朱老爺十分器重他，很多時候都要請教他。」

「他到朱府多久？他能文允武？」

「不知道，羅某到此處，他已在了，羅某覺得他是位深藏不露的高人。」

風小月緊問一句：「從何可見之？」

羅金將沉吟道：「其實羅某從未見到他使用武力，但此人眼神內蘊，步履沉穩，絕不像是個手無縛鷄之力的白面書生。」

「他今年多大歲數？」

「五十左右，身材頎長，外貌蕭洒。」

雲飄接問：「適才你說的那位安華的女人，她平時住在何處？是否經常離開？」

「她應該住在內宅，出外沒有定時，有時祇不過出去幾天，有時一去兩三個月，她有一位車伕，是個啞巴。但有一次，羅某在無意中發現，馬車出朱府不久，便有幾位美貌的婢女上車，然後出城。」

如花四個會心微笑，却不說破。風小月乾咳一聲：「如今問你們一件最重要的事，朱府那些老弱婦女是誰殺的？」

羅金將囁嚅了半晌方道：「是朱英雄下令殺的。」

歐陽宏怒道：「虧你們還是人，那些人跟你們共事了好幾年，就算是一條狗，也有感情，何況是人，恩公，對這種人不必客氣。」

羅金將等人都低着頭。

另一個低聲道：「咱們是下人，不敢不遵命。」

歐陽宏揚手給他一巴掌：「放屁，你們不會反抗？難道他有能力將你們殺死？」

雲飄接口道：「雲某很想知道的是朱英雄用甚麼手段控制你們？」

「金錢……其實也不止是這個……咱們大多數在江湖上難以混下去，才到朱府，說實在的，是把朱府當作避難所，若離開朱府，不知何處可去。」

「再問你們一件事。」風小月揮手止住歐陽宏，問道：「朱府共有多少護院及武士？那幾位武功最高？」

「武功高的應數馬進河、陸明春和孟雄三位，不過他們大概都是使用假名，至於府內的武士，應該有五、六十個之多。」

「朱英雄跟誰來往最密？」

「朱老爺跟別人很少來往，有時他會乘馬車出去，也是由啞巴駕車，到底是去辦甚麼事，咱們便不知道了，還有，啞巴的武功造詣非常不錯，他內外兼修，不過咱們都不知道他叫甚麼名。」

「閣下不說實話，岳震天不是他的好朋友？」

羅金將道：「岳大俠很少來，而照表面看，他倆好像是一般性的朋友而已。」

風小月輕哼一聲：「少林寺的一休禪師也不是朱英雄的朋友？」

羅金將等人均驚咦一聲，全都表示未曾見過一休，看來這些人眞的對朱英雄了解不多，最後風小月又問：「這兩天，你們住在何處？」

「住在城內的幾座客棧裡，至於朱老爺住在何處，咱們便不知道了，今天是輪到咱們在府內埋伏，咱們才來，否則便在客棧裡睡大覺。」

雲飄問：「朱英雄跟羅捕頭很熟悉？」

羅金將訕訕一笑：「從來大財主都是跟官府勾結的，他又豈能例外？」

「他要插贓嫁禍咱們，是因爲早就料到咱們會再來找他麻煩？其實他們若想嫁禍，手法實在太低劣，任何人一看便知道死者已死去多日。」

「風少俠難道不知道有莫須有這項罪名的麼？」

「好，在下最後再問一個問題，朱英雄爲何要將那些老弱殺掉？是準備再招一批新人麼？」

羅金將等人齊表示不知道，雲飄却問：「咱們若放了你們，但朱英雄會放過你們麼？」

羅金將臉色大變，半晌方道：「咱們不會留下來。」

* * *

風小月等人回到小村，日已靠午，他們毫不掩飾地回家，還買了大批的鷄鴨，大張旗鼓地慶祝一番，他想看看朱英雄還會使出甚麼花招，可是一切風平浪靜，好像朱英雄根本不知道他們之行動般。

吃飯時，風小月和雲飄還是決定兵分兩路，風小月去邯鄲找白凌天，他則去找南宮守義。忽然風小月想到一個問題：「雲大哥，端木

鵬那天是不辭而別，還是另有內情？咱們是否該去找找他？」

雲飄道：「咱們自顧不暇，還是少管點閒事吧！老弟，咱們甚麼時候起程，今日『明目張膽』，但出發時可得隱蔽一點，以免讓人暗中下手。」

「有理，今夜咱們便悄悄走吧！」風小月語音剛落，大門忽被人敲響。

廳內羣豪都跳了起來，手按兵刃，風小月走前幾步問道：「誰？」

外面傳來一個女子的聲音：「請問風小月及雲飄兩位在麼？」

「風某在此，尚未請教夫人貴姓芳名？」

那女人含笑道：「風聞風少俠膽大包天，屋內有七個人，怎地連兩個女人也害怕，嘻嘻，這是待客之道麼？」

原來外面是兩個人，風小月收起兵器，低聲道：「看來她倆是友不是敵，大家將兵刃收起來，以免貽笑大方。」言畢將大門拉開，定睛一望，門外兩位婦人，英姿颯爽，英氣迫人，一高一矮，年紀看來都在三十左右：「兩位女俠尚未賜下大名。」

那高的道：「這位便是端木鵬的大姐端木燕姐姐，賤妾乃柳映紅，賤名不出名，少俠定未曾聽過。」

「原來是江南金刀大俠之夫人，眞是失敬，端木燕姐姐來得正好，咱們正在談論令弟呢。」

柳映紅對端木燕笑了笑：「燕姐，這位小弟之嘴巴眞會說話，祇是不會招呼客人。」風小月連忙讓她倆進門。歐陽宏又取出杯碟來，把冷的菜重新拿進灶房。

端木燕落落大方，一派大家閨秀的氣派：「打擾諸位飯興，端木燕深覺不安。」

「燕姐客氣，若不嫌菜粗，請入席，灶房裡尚有菜。」如花像女主人般招呼她倆坐下。

柳映紅問道：「四位妹妹都貌如天仙，尚未請教。」如花等報上名字，她又道：「名字眞有意思。」

寒暄過後，風小月便問：「不知燕姐可知令弟之近況，新春時與令弟在一起，不料他突然不辭而別，教人想念。」

「他假期已屆，祇得趕回去上任，舍弟請愚姐來找你，咱們找了好幾天，直至今天在岳陽城內，方見到你們自朱家出來，因此尾隨而至。由於替你們解決了兩個跟梢的小子，是故遲了一點才到。」

「原來如此！」風小月等人連忙致謝：「想不到令弟如此熱心，眞教人感動，不知他請燕姐來賜教，是否跟『香車夫人』有關？」

柳映紅快口道：「正是，不知近來有甚麼進展？」

端木燕道：「舍弟與少俠分手之後，到舍下找我，剛好映紅妹來舍下做客，談起『香車夫人』一案，映紅妹因聽說她身材極高，故此十分感興趣，便拉着愚姐來找你們！」

柳映紅十分爽朗，頗有男子漢作風，聞言哈哈笑道：「我是閒着無事，又好管閒事，是故拉着燕姐來湊湊熱鬧！你們查到甚麼程度？」

說至此，剛好歐陽宏把菜重整出來，問道：「兩位女俠要喝點酒麼？」

柳映紅見他們都有酒杯，便道：「主人好客，咱們怎能不叨擾幾杯？」

當下風小月舉杯邀飲，眾人邊吃邊說，一頓飯下來，也剛好把經過說畢。

柳映紅有點失望。「原來所謂『香車夫人』竟是個男人，眞倒胃口！」

端木燕秀眉微皺。「她是個男人，可更麻煩！內情更加複雜，更費心思，不知風少俠有何高見？」

「尚未有頭緒，只想死馬當作活馬醫，準備分頭去找人！」風小月又將白凌天之背景，扼要地說了一下。

柳映紅反問：「你認為去找白凌天有作用？」

風小月正容道：「小弟一直有個感覺，『香車夫人』一案，跟布天星一案有關連，只是拿不到證據！而白凌天是位關鍵人物。」

端木燕問道：「風少俠自認沒有看錯人？一休禪師去朱府找『香車夫人』？」

「小弟敢保證沒有看錯人，而且他倆神態十分親熱！」

柳映紅輕哼一聲：「我早說過了，和尚沒幾個是好人，只是一休這般……眞教人難以置信！」

端木燕喃喃地道：「布天星之案，牽涉到武當派，『香車夫人』又牽涉到少林。老天，這是甚麼陰謀？憑咱們微薄之力量，能跟人家周旋麼？」

雲飄讚嘆道：「端木女俠果然是將門虎女，一眼便看到關鍵之處！問題是咱們都不服輸，不怕死！」他又將懷竹和盧公鼎被一批蒙面道人救走的情況說了。

風小月却道：「由於此事十分複雜，弄個不好，咱們將死無葬身之處，兩位都有家庭，實不宜參予，但這份熱心，已教小弟敬佩之至！」

柳映紅道：「喂，你看不起女人？端木鵬高傲的人都不敢，偏你有眼無珠！」

風小月忙道：「夫人誤會了，



並非小弟看不起女人，而是萬一有甚麼閃失，難以交代！」

「難向誰交代？死了不用你賠！」

端木燕忽然道：「何必捨近圖遠？其實南宮先生既然知道內情，何不到岳陽將他抓回來問一問？萬一不行再去邯鄲未遲！」

如花忙讚道：「燕姐說得有理，咱們不如去岳陽找他們吧！」

蘭心等人亦滿口贊同。

雲飄道：「老弟，這倒可考慮一下，眞的找不到，咱們再去邯鄲及南陽未遲。」

風小月也覺得此乃上策，當下就此決定，飯後羣豪閑聊些武林逸事，柳映紅十分健談、熱心，很對風小月之胃口，到晚飯時，索性結拜為姐弟，少不了又飲酒祝賀。

端木燕忽道：「舍弟說他也會暗中調查此事，只可惜他公務纏身，無法分身。」

* * *

未屆三更，風小月等一行九人，便已鑽進岳陽城，根據羅金將之提供，朱英雄包下湖畔客棧，重要人物及武功高強之護院全住在該處。雖說來岳陽較近，但對方人手集中，且估計有所準備，故此行不啻是赴龍潭虎穴。

風小月出來之前已分派好人手，因料朱英雄會住在後宅獨立小院，故他和柳映紅及如花三人由後面進去；前端則由雲飄、歐陽宏及似玉負責，端木燕帶領蕙質蘭心負責照應。

當下風小月首先翻進後牆，他先伏在假山監視一番，不見有動靜，便拋出一枚銅錢，通知柳映紅及如花進來，三人蛇行鼠伏，潛至小院前。

只見裡面黑燈瞎火，一片漆黑及死寂，風小月甚至懷疑他們已經轉移了，他仗着藝高，以指蘸口水戳破窗紙，湊眼望去，裡面是座小廳，不見有人。當下回身向她倆打了個手勢，便輕輕推開木門。

木門輕呀一聲推開，風小月並不進去，雙眼如電向內掃射，同時如意棒伸進去，虛晃幾記，未見有反應，這才小心翼翼走進去。

柳映紅及如花則仍伏在門前兩側，靜待變化。風小月進入小廳，便覺得情況有異，因為他聽到一個似有若無，斷斷續續的呼吸聲，只見他突然站立不動，但全身肌肉早已繃緊，隨時出擊。

時間一點一滴地流逝，風小月心如止水，反而如花一顆心緊張得幾乎自口腔裡跳出來，但聽一個低沉的吼聲，敵人反而沉不住氣，自一間房裡衝出來。風小月覷得眞切，如意棒暴探，尖端準確地刺進其心窩，那斷不吭一聲便倒地死了。

一招得手，風小月一陣風般衝進那間臥室。當眞是靜若處子，動若脫兔！

房內尚有三個大漢，見風小月進來，反而有點猶疑，風小月又一棒刺殺一個，直至此刻，餘下的兩條大漢舉刀齊聲大吼，同時出擊！

風小月揮舞如意棒，以快打慢，不過五招，那兩名大漢其一已受傷，因抵擋不住，慢慢後退，就在此刻，房門忽然被人關上。

風小月冷冷地道：「很好，貴友是希望少爺殺死兩位！拿命來吧！」他標前兩步，那兩個大漢分開，風小月倏地飛起一腳，將一個大木槓踢飛，同時左足一頓，拔身躍起。

木槓凌空碎裂，一個大漢如狠似虎般，在碎木片中揮舞着雙刀往風小月頭頂砍去！

猛聽風小月大喝一聲，如意棒如毒蛇出洞那麼狠毒準確，在其右大腿上刺出一朵血花！他人急施千斤墜，避開頭頂雙刀，同時如意棒落地一點，斜飛八尺，再一提橫在胸前，雙眼如電，怒視六個敵人。「雙刀孟雄？果然有兩下子，可惜出師未捷身先死！」

孟雄稍為一呆，隨即揮舞雙刀再上。「你倆是死人麼？」那兩個大漢在他「鼓勵」下，也自急攻上去，風小月如意棒指東打西，指南打北，應付自如，只是他不願在此消耗時間，是故左手輕輕一揚，嗤嗤聲中，一個大漢已身中三針，倉皇而退。

風小月也不客氣，棒中夾掌，搶得六七成攻勢，另一漢子見他早已三魂不見了六魄，只是虛應故事，把大任全部讓給孟雄！

這可把孟雄氣得哇哇大叫，與此同時，外面也傳來一陣打鬥聲。

風小月心頭一急，左掌一招「鐵鍊橫江」，掌風過處將那名大漢掃開，如意棒全力進攻，只聽一陣叮噹噹，密如炒豆的兵器碰撞聲響起，他一口氣攻了十三招，孟雄雖然手忙脚亂，但仍一一接住。

風小月心凜：「這斷腿上受傷，仍有這份功力，看來朱府果眞有些能人！」他爭強之心一起，尖嘯一聲，攻勢更急，左掌不時抽空出擊，這一來，孟雄就更加不濟了，不由發出三道短嘯。

風小月大喝一聲：「此時才求救又嫌慢一步了！」如意棒使出長棒的招數，一招「雪花蓋頂」，棒風呼呼作響，孟雄不敢大意，雙刀齊起，交叉架住如意棒。風小月左掌早已蓄勢印出。

（未完・七）

**上文提要：**南振岳與龍學文謊稱武功得自先父家傳，根據龍門幫的規矩，須闖三關……連過三關就是正式香主，二人武功雖高，但也驚險萬分才通過。攬英館館主李延和帶人熱烈歡迎二人之際，來了申壇主……南振岳發現申壇主正是闖九思谷的黑衣帶頭人……尉遲壇主帶領二人前去謁見東海龍王公孫敖，因為三年來通過三關者祇有他們二人及姓侯的……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 古桃源傳奇

## 驚心動魄險喪命　較技爭奪副壇主

霹靂掌尉遲烱身為龍門幫值日壇主，聽到這一陣悠悠雲板，臉色微微一變，起身道：「外面不知出了甚麼事情，老朽出去瞧瞧！」

公孫敖捋首銀髯，頷首道：「也好！」

尉遲壇主走出書房，公孫敖臉色平靜，目注兩人，含笑問道：「老夫聽說兩位老弟是武當俗家弟子，能夠順利通過本幫三重關口，足見身手非凡。」

南振岳欠身道：「幫主過獎，晚輩先父在日，忝屬武當一支，但晚輩兄弟祇是跟隨先父練武，能夠勉強通過，實屬僥倖。」

公孫敖微微點頭，竟似嘉許，一面含笑問道：「賢昆仲如何會想到投本幫來的呢？」

他語聲和藹，但兩道眼神注在南振岳臉上，宛如兩柄利劍，南振岳心頭一凜，幾乎答不上口。

他目光迅速朝左右一瞥，說道：「晚輩兄弟久仰幫主威名，早就想投效幫主，祇是苦無機緣，數日前晚輩兄弟，無意遇到貴幫一位……」

他在說話之時，已從懷中取出那面黃色令旗雙手呈上。

公孫敖一眼瞧到令旗，沒待南振岳說完，不由呵呵大笑道：「兩位龍老弟既有鍾壇主推介，身懷令旗，怎不直接向本幫待接的人說明來意，何用再去闖關？」

說到這裏，又是一陣呵呵大笑點頭，道：「年輕人不藉引介，要憑藉本身眞才實學，直叩龍門三關，這才是英雄本色，使天下多少妄求倖進之輩，汗顏無地，兩位老弟，這份豪氣，老夫既欣且佩！」

南振岳眼看這位龍門幫主豪爽正直，已是十分心折，等他說完，才道：「晚輩兄弟遇上的不是鍾壇主……」

東海龍王公孫敖雄霸江湖數十年，經驗何等豐富，一聽此話，立時覺出不對！

中壇壇主插翅獸鍾千鈞是自己派他去偵察黑風婆動向的，如果他的令旗，由他自己交給這兩個姓龍的青年，那自然是以旗為證，推薦投效本幫。

但是如果他的令旗不是親手交給兩人，那麼定是鍾壇主已經發生了重大事故無疑。

東海龍王人雖然端坐如故，但他雙目稜光暴射，手捋銀髯，急急問道：「兩位老弟遇上的是誰？」

南振岳鄭重的道：「晚輩兄弟路過烏羅司附近，發現一個中年人，重傷垂危，托晚輩面報幫主……」

公孫敖忍不住身子一震，喃喃的道：「那是任香主了！」

接着口中沉唔一聲，問道：「唔，他說了甚麼？」

南振岳道：「我當時看他已是不行，可惜祇說了三個字，便已氣絕。」

公孫敖點點頭道：「這三個字，定是十分重要了，不知是那三個字？」

南振岳道：「身邊有。」

「身邊有……」公孫敖口中低聲念着，突然虎目一睜，回頭厲喝道：「甚麼人？」

南振岳、龍學文全都吃了一驚，急急舉目瞧去！

祇聽屏後起了一陣細碎的環佩之聲，走出一個雲髻高峨的綠衣麗人！

敢情她是被公孫幫主這一聲大喝，嚇得一跳，是以臉色發黃，還略帶驚恐之色，福了福道：「幫主，是……賤妾……」

東海龍王收起令旗，臉色也和緩下來，捋鬚道：「宮姨娘，妳到這裏來作甚？」

綠衣麗人雙靨紅暈，眼波流轉，款款走到公孫敖身邊，掩口嬌笑道：「賤妾聽說幫主今天早晨，接見兩位通過龍門三關的人，賤妾想瞞着幫主，前來瞧瞧，不料還沒有走近屏風，就被幫主喝了出來。」

她說來嬌脆，另有一種楚楚動人的柔媚風韻！

東海龍王哈哈一笑，道：「妳既然來了，就坐下來吧！」

宮姨娘低聲道：「多謝幫主。」

她低着頭在東海龍王身邊一把椅子上坐下。

東海龍王摸摸垂胸白髯，抬頭朝兩人笑道：「兩位老弟已不是外人，老夫晚年喪偶，這是小妾宮姨娘！」

南振岳眼看公孫幫主少說也在六十開外的人，但這位宮姨娘，却祇有二十四五歲，當眞是紅顏白髮，相映成趣！

一樹梨花壓海棠，這位公孫幫主，眞個是風流人物！

兩人連忙站起身子，拱手道：「原來是如夫人，晚輩兄弟多多失敬。」

宮姨娘一雙秋水般妙目輕盈地瞟過兩人，起身答禮。

東海龍王公孫敖呵呵一笑，接着說道：「幫中大家都叫她宮姨娘，兩位老弟也叫她宮姨娘好了！哈哈，龍門幫雄霸江湖，人人會武，祇有她一個人不諳武功！」

宮姨娘柔聲道：「賤妾就是這一點，深感慚愧，方才聽說兩位少俠不費吹灰之力，就通過了幫主設計的三道關口，賤妾眞是羨慕極了。」

說到這裏，祇見霹靂掌尉遲烱大步跨了進來，一眼瞧到宮姨娘也在座上，不由拱拱手笑道：「宮姨娘好！」

宮姨娘慌忙起身，嫣然笑道：「尉遲壇主好，方才那一陣雲板聲，不知又有甚麼事故，勞動壇主了？」

尉遲烱一陣呵呵大笑，回身坐下，才道：「老朽正要報告幫主，眞是無獨有偶，兩位龍老弟，昨天通過龍門三關，方才據報又有一個姓衞的少年，前來闖關，而且已經通過了一二兩關了。」

公孫敖目光一轉，問道：「可曾知道他是何來歷？」

尉遲烱搖搖頭道：「還不詳細，他自稱是少林百因大師的記名弟子。」

公孫敖點點頭，轉臉朝南振岳、龍學文道：「本幫規定，凡是通過龍門三關的人，一律以香主錄用，不知兩位老弟，是否願意屈就？」

南振岳肅然答道：「晚輩兄弟，初入江湖，原是慕名而來，不計名位，一切但憑幫主吩咐。」

東海龍王公孫敖哈哈大笑道：「好個不計名位……」

話聲未落，外面又隱隱傳來一陣雲板之聲！

尉遲烱目射精光，又待起身！

公孫敖臉含微笑，擺手道：「尉遲兄不用去了，這僅是那個姓衞的少年，闖關的消息，他們自會傳報進來的。」

一面手拂銀髯，沉吟道：「目前中壇鍾壇主外出未歸，關於本幫人員，尉遲兄要中壇主副壇主查明那一壇上，還有香主懸缺可補？」

尉遲烱忙道：「老朽遵命。」

門簾掀處，走進一個青衣侍婢，躬身道：「南壇徐香主有緊急之事，稟報壇主。」

東海龍王公孫敖道：「叫他進來。」

青衣侍婢應一聲，回身退出。

不多一會，只見一個身穿紫色勁裝的中年漢子，從門外走進，立即躬身道：「屬下參見幫主。」

公孫敖抬了抬手，尉遲烱問道：「徐香主可有甚麼急事？」

徐香主道：「屬下接獲攬英館李總管急報，那位前來闖關的衞勁秋，在第三關上，身中三處劍傷，目前已由李總管派人救回攬英館，特來報請定奪。」

尉遲烱問道：「傷勢重不重？」

徐香主開道：「李總管飛鴿傳書，並沒說起，想來還不致十分嚴重。」

尉遲烱點點頭，廻目朝公孫敖瞧去，道：「幫主可有指示？」

公孫敖道：「尉遲兄可代老夫前去瞧瞧，兩位龍老弟可在攬英館暫住，選日再開香堂。」

尉遲烱起身道：「謹遵幫主令諭。」

南振岳、龍學文也起身辭出。

* * *

攬英館來了一位新客！

那是連闖兩關，最後在第三關上負傷的衞勁秋！

他自稱商邱人，年歲最多也不過二十三四歲，生得儀表不俗，白皙的臉色，修眉入鬢，目如點漆，雖然是個練武的人，但看去一派斯文！他受的劍傷，是在左肩，右肋，和左膝，據說當時已經昏了過去，差幸管理人員及時發現，關上機關，才把他救起。

經過兩天治療，傷勢已經好了十之八九。

正因爲同住在攬英館中，他結識了通過三關的龍振南（南振岳）和龍振文（龍學文）兄弟。

年輕人容易談得攏，衞勁秋知道龍氏兄弟是武當門下，更存心結交，因此三個人很快就成了莫逆。

* * *

這是第四天早上，巳牌時光！

龍門幫總堂前面，一片廣場上，連續響起了九聲冲光火炮！

重門之內，樂聲悠揚！

一座可容數百人的大廳，雁列有序，已站立了將近三百個人，但大家肅靜得鴉鵲無聲！

此時由中門轉出兩位身穿黃色長袍的中壇香主，緩緩引着三個人進入大廳！

這三人，就是通過龍門三關的南振岳、龍學文和衞勁秋，他們今天穿着簇新的青羅長袍，粉底快靴，腰佩長劍，胸綴紅花，臉色莊重，目不斜視地隨在兩個接引香主身後，進入大廳。

這是三位新入幫的香主開堂大典，典禮莊嚴隆重！

南振岳略一打量，便已看清，廳上三百名勁裝武士，共分五列，服裝顏色，各不相同，一望而知，東壇是青色，南壇紫色，西壇白色，北壇黑色，中壇黃色。

排列的位置，則是中壇在中，其餘四壇，自右而左，每壇排成兩行，共成十行。

上首正中，一張長案上，圍以繡披，香烟繚繞，紅燭高燒，氣氛極爲莊嚴。

右側下首，另有一張長案，上鋪金色絨氈，端坐着的是銀髯飄胸，精神奕奕的幫主東海龍王公孫敖，身側是那位貌美如花，溫婉如水的宮姨娘。

左右兩邊共有五席，設五個座位，分黃、青、紫、白、黑五色，但坐着的却是只有三人。

南振岳認識東壇壇主申公豹申幹臣、南壇壇主霹靂掌尉遲烱，另外一位黑袍老者，則是北壇壇主滿天飛花宋伯通，中壇和西壇壇主，可能外出未歸，空着座位。

中間一塊鋪着紅氈的空地，敢情是準備行禮之用。

細樂悠揚聲中，南振岳等三人緩步進入禮堂，在那塊紅氈上站定。

樂聲停止，兩名中壇黃衣香主迅速分左右走上香案兩側，左首黃衣香主高聲喊道：「奏樂……升炮……」

右首黃衣香主跟着喊道：「幫主就位……」

東海龍王公孫敖起身離座，走到香案面前。

左首黃衣香主又喊道：「上香……獻爵……」

右首黃衣香主喊道：「幫主率新進香主龍振南、龍振文、衞勁秋叩拜祖師……」

公孫敖就率領三人朝香案行三跪九叩之禮。

左邊黃衣香主喊道：「新進香主瀝血宣誓……」

這時另有三名中壇黃衣弟兄，手捧銀盤，走近三人面前，三人在盤中取起銀刀，割破中指，將血滴入銀杯，然後舉手宣誓。

左首黃衣香主又喊道：「中壇壇主宣讀本幫戒條。」

中壇壇主插翅獸鍾千鈞並沒在座，這時由下面黃衣行列中，緩緩走出一個中年漢子，登上座位，躬身說道：「中壇壇主鍾千鈞因公外出，由中壇代理副壇主羅慕賢代爲宣讀。」

接着，就宣讀幫中戒條。

左首黃衣香主又道：「新進香主，參見各壇壇主……」

當下由幫主介紹了各壇壇主，與南振岳等三人分別行禮，各壇壇主也起立答禮。

右首黃衣香主接着喊道：「幫主向本幫弟兄引見新進香主，新進香主面向外立。」

公孫敖接着把三人出身來歷，和通過龍門三關之事，向大家簡單述說了一遍。

數百弟兄登時爆起一陣如雷掌聲。

掌聲歇後，左首黃衣香主又高聲喊道：「三位新進香主歸壇……」

南振岳等三人早已穿了一身青袍，自然是全派在東壇壇主名下，聞言，緩步走到左首東壇行列，依次站在東壇首席香主侯俊彥下首。

右首黃衣香主接着又喊道：「禮成……奏樂……鳴炮……」

青色行列中，突然有人趨步上前，躬身高叫道：「幫主……」

東海龍王公孫敖舉目瞧去，此人正是去年獨闖龍門三關的東壇香主侯俊彥，心中立時明白過來，頷首笑道：「侯香主有甚麼事嗎？」



侯俊彥躬身高聲說道：「本幫開堂大典中，本幫弟兄，例有互相切磋武學一項，不知今日是否繼續舉行，恭請幫主裁奪。」

話聲才落，全廳數百名武士立時鼓起掌來。

公孫敖捋鬚大笑道：「本幫每次大典，均有較技一項，正是提倡武學，宏揚武德的精神，侯香主有此提議，老夫自表贊同。」

武士們又是一陣熱烈掌聲，動地如雷！

侯俊彥臉露得色，依然高聲說道：「屬下久慕武當劍法，爲劍術正宗，屬下不才，頗想請武當高弟龍香主隨意賜正幾手。」

這下，全廳又起了一陣掌聲，同時也有人大聲叫道：「對，兩位香主都是通過三關的好手，正好讓兄弟們一開眼界！」

「歡迎兩位香主表演！」

「大家鼓掌歡迎……」

熱烈的呼叫聲，震撼全廳！

於是大廳上又爆起熱烈的掌聲。

南振岳暗暗皺眉，跨出一步，朝侯俊彥抱拳笑道：「方才幫主指示，本幫大典中例有較技一項，原是提倡武學，宏揚武德，實在是一件盛事，但侯香主說的，在下愧不敢當。

「因爲在下兄弟，雖然藝出武當一派，但只是先父在日，隨便教的幾手粗陋武功，侯香主以劍成名，博得追魂劍客的美號，在劍術上自有不同凡俗的造詣，在下怎敢班門弄斧？」

侯俊彥嘿然冷笑道：「龍香主眞會謙虛！」

東壇壇主申公豹申幹臣因兩人都是東壇名下，深恐場面弄僵，便緩緩自座上站起，含笑說道：「本幫弟兄，會後較技，原是切磋武功，大家點到爲止，侯香主提議，龍香主毋須客氣，兩位都是通過龍門三關好手，讓本幫弟兄觀摩觀摩，也是好事。」

廳上武士聽東壇壇主這麼說，又爆起熱烈掌聲！

龍學文眼看侯俊彥那副跋扈神氣，忍不住道：「大哥，壇主吩咐，你就向侯香主討教幾招吧！」

南振岳知道自己再推辭下去，就成了示弱，這就朝申公豹躬身說道：「壇主吩咐，屬下自當遵命。」

這一瞬間，廳上數百名武士紛紛自動讓出了一片五丈見方的空地，作爲雙方較技的場地。

侯俊彥自恃劍法，神情之間，不覺流露出不屑之色，緩緩走入場中，脫去長衫，裏面是一色青綢勁裝，嗆然一聲，掣出長劍。

南振岳跟着走入場中，但他却並沒立即脫去長衫，只是把腰中長劍解了下來，隨手遞給了龍學文，一面笑道：「在下此劍，名爲巨闕，乃是斬金截鐵的利器，會中較技，方才幫主、壇主已經一再交代，只是互相切磋，印證武功，在下豈敢取用？兄弟，你把你身邊的那支借愚兄一用。」

龍學文接過巨闕劍，同時抽出自己的一柄，遞了過去。

侯俊彥早已按劍凝立，瞧他故意不用自己的劍，分明當着全幫弟兄炫示心地光明，心中不由暗暗冷笑，此刻眼看南振岳接劍在手，依然不脫長衫，忍不住道：「龍香主請寬去長衫，兄弟候教。」

南振岳終究少年氣盛，對方那種不可一世的傲態，瞧在眼裡，那裡還忍耐得下去。

雙拳一抱，朗朗大笑道：「侯香主吩咐，兄弟自當遵命，但此時此地，只是切磋武功，互相印證，所謂點到爲止，不是誰要誰的命，脫不脫長衫，都是一樣，侯兄只管賜招就是！」

說到這裡，面對侯俊彥微笑站着，既不亮開門戶，連手中的劍也只是隨手提着，好像毫不在意一般！

侯俊彥的武功，龍門幫的人有目共覩，侯俊彥平日狂傲，龍門幫的人也莫不深知！

但大家萬沒料到新來的這位龍香主，居然有這般狂法！

龍門幫主東海龍王公孫敖坐在上面，修眉不禁微微一皺！

東壇壇主申公豹申幹臣似乎也微嫌南振岳太以托大，身子稍微移動了一下，目光只是緊注在兩人劍上。

全場刹那間靜了下來，靜得全場落針可聞！

追魂劍侯俊彥同樣被對方這一托大的表現瞧得一怔，他瘦削的面頰上登時飛過一絲殺氣，口中輕嘿聲，道：「如此兄弟有僭！」

脚下一錯，正待舉劍之際……「且住！」

聲音不響，但全場之人全都聽得十分清楚，這是幫主的聲音！

南振岳站在原地，本來就沒有動過一步。

侯俊彥及時收勢，怔得一怔，立時轉過身去，橫劍躬身，說道：「未悉幫主有何吩咐？」

東海龍王手捋銀髯，頷首笑道：「兩位香主這場印證，自應點到爲止，但老夫却希望你們振作精神，好自爲之……」他語氣似有未完，但已經停了下來。

侯俊彥躬身答道：「屬下知道。」

南振岳聽得很奇怪，暗暗忖道：「幫主這番話，來得突然，莫非其中另有甚麼暗示不成？」

心中想着，也同時躬下身去，道：「屬下遵命。」

東海龍王微微一笑，抬頭道：「葉副壇主，老夫吩咐你的獎品呢？」

中壇副壇主羅慕賢聞聲起立，躬身道：「屬下已經準備了。」說到這裡，抬抬手道：「請褚、江兩兄端上來吧！」

祇見方才贊禮的兩位黃衣香主手上，各自捧着一隻黃綾錦盒，緩緩走上中間供桌，神色恭敬的把錦盒放在供桌之上，然後返身退下。

這下，連東壇壇主也瞧得神色緊張，似乎略有不安之狀。

追魂劍侯俊彥更是目射異采，連呼吸也頓時急促起來，他好像在力持鎮定，深深地吸了口氣。

全廳的人也在這一瞬間起了一陣竊竊私語，許多目光不期而然的朝兩人投來，他們似乎要在兩人身上找尋甚麼。

當然他們是私下品評，預測這份獎品的得主是誰了。

南振岳心頭感到奇怪，何以這些人對這份獎品，會引起如此注意？

尤其和自己面對面的侯香主，激動得幾乎連握劍的右手都在微微顫抖，瘦臉上，可以看出他還在暗暗咬牙。

南振岳目光忍不住朝香案上瞧來。

兩隻錦盒並排放在案上，左邊的一隻，是四方形的扁盒，祇有三寸見方，右邊的一隻却是長方形的，長約一尺有奇。

幫主頒賜的獎，全幫弟兄自然十分重視，因爲那是屬於一種至高的榮譽。

但從今天全場弟兄的表情上看去，誰都有着一份羨慕之色，明顯地表示出它的價值，已超過了榮譽的範圍，好像這兩件獎品是價值連城的寶物。

但南振岳並不覺得動心，因爲無論是至高榮譽也好，縱是價值連城的珍寶也好，他都一無所用，自己的投效龍門幫，是爲了便於偵查殺父仇人來的。

於是，他還是氣定神閒的站着。

兩名黃衣香主退下之後，東海龍王公孫敖目光微抬，揮手道：「好，你們可以開始了。」

這等於是發下了攻擊命令，侯俊彥擧手一劍，應聲直刺過去，劍出，口中才冷冷的喝道：「龍香主小心了！」

他武功本已極高，此刻又是爲了供案上兩隻錦盒獎品的緣故，這一劍上，就用上七八成力道，劍風帶起輕嘯之聲，勢如驚電。

這一劍突然而發，出人不備，第一招上便是殺着，瞧得場中許多人不禁爲南振岳驚咦出聲。

南振岳萬沒料到對方用心如此毒辣，出手劍勢就有這等威勢，心中甚感凜駭，暗道：「無怪此人平日有這般狂傲，不但武功確有過人之處，手段更是狠辣無比。」

驚怒之餘，左手疾拂，身軀飄退了六七尺遠。

侯俊彥一劍出手，豈容對方躱閃？陰嘿道：「龍香主還心存客氣麼？」

去勢如影隨形，右手長劍幻化出三朶劍花，分取南振岳身前三處大穴。

南振岳左手一記「驚濤拍岸」，劈出一股强勁絕倫的勁力，迎着侯俊彥撞去，右手起處，長劍劃了半個圓圈，橫削而出。

侯俊彥見他一掌劈來，心中暗暗冷笑，這小子大概劍術平平，祇會掌法，左掌一揮，竟然硬接南振岳劈來的勁猛掌力。

南振岳的師父托塔天王王公直早年原以霸道掌力見長，他的「擎天三式」，武林中無人能擋，才有托塔的美號。

晚年潛心道學，從玄門罡氣功夫參出陰陽二氣，相生相成，獨創「兩儀眞氣」，可剛可柔。

南振岳已得乃師眞傳十之七八，這一掌陽剛勁力，雖然祇用了五成功力，勁道已足驚人。

侯俊彥一時求勝心切，竟然出掌硬接，雙方兩股雄渾掌力驟然相接，祇聽蓬然輕震，不由各自退後了兩步。

南振岳望了侯俊彥一眼，微微笑道：「侯香主果然功力深厚，名不虛傳。」

侯俊彥臉上一紅，雙目盡赤，當着幫中弟兄，自己被對方震退了兩步，南振岳這兩句話，那裡還忍受得了，大喝道：「兄弟領教的是龍香主武當劍術，龍香主何用避重就輕？」

長劍一抖，劍光如電，爆出漫天劍花，直向南振岳劈去。他在忿怒之下，出手自是更猛，劍夾破空嘯風，氣勢駭人。

南振岳朗朗一笑，道：「侯香主但請儘量施展，兄弟接下就是。」

長劍盤空一旋，輕嘯着劃出一圈劍光，斜向侯俊彥劍上迎去。

嗆！一聲金鐵大震！

人影倏分，侯俊彥連人帶劍，朝右撞出了兩步。

不，南振岳也往右飄退，粗看，似是兩人同時被震。

但龍門幫臥虎藏龍，大行家眼裏，一望而知南振岳劍上勁氣極强，他的飄退，祇是有意給侯俊彥遮羞而已。



這下，直瞧得公孫幫主和三位壇主全都微微一楞。

雖然南振岳順利通過龍門三關，但也想不到一個年輕人竟然身具這等上乘武功。

侯俊彥可不是這等想法，他爲了兩隻錦盒中的獎品，恨不得一劍就把對方活劈劍下，心中暗暗罵道：「小子，你拿命來吧！」

心念疾轉，突然身子一挺，微微吸氣，手腕振處，幻起朶朶劍花，身形矯如游龍，左刺右削，劍花滾滾如星火，一閃而至。

刹那間，當眞快速絕倫，劍風嘯嘯，凌厲無匹。

就在侯俊彥劍勢急速刺出之時，南振岳亦靈快無比出劍攔擊。

雙方動作都是快逾閃電。

大廳之中，不住的響起叮叮輕震，兩劍交擊之聲。

侯俊彥劍勢愈攻愈快，打到三十回合之後，人劍幾乎連成一體，劍光如波濤洶湧，綿綿不絕。

一片劍影之中，隱約挾着動人心魄的風雷之聲，直如排山倒海而出。

再看南振岳的劍勢，却是漸漸慢了下來，有時甚至對方兩三劍一齊攻到，他祇能封架出一劍。

這情形，看得在場的人無不胸口像壓了一塊沉鉛似的，透不過氣來。

龍學文當然更加惶急，他幾乎要脫口叫了起來：「大哥，你怎的還不施展那套威力極强的劍法？」

但他並沒眞的叫出，因爲他仔細看來，大哥雖似屈居劣勢，但又不像落敗。

儘管侯俊彥劍勢如何快速，勢光如此凌厲，南振岳祇是站定身軀，一劍又一劍的在胸前劃着圓圈，侯俊彥的攻勢雖然猛惡，到了他身前三尺，就再也攻不進去。

這正是武當「太極劍法」的精奥之處，按易理八八六十四卦象，生生不息，消長之間，暗藏奇奥變化，看似挨打，其實是以靜制動。

龍門幫主公孫敖手捋銀髯，臉上始終掛着微笑，但心中却也覺得十分驚奇。

這龍氏兄弟，祇是武當俗家弟子，何來這套精微劍術？憑他劍上這份造詣，縱今武當三子，也不過如此了。

侯俊彥這一輪猛攻，差不多連攻了三十幾招，對方明明已被自己圈在一片劍光之下，祇是依然攻不進去，不由又急又怒。暗自忖道：「我連使殺着，若再攻不進去，豈不更被他輕視？今日之戰，已是有我無他，何不再冒險一拚？」

想到這裏，不禁兇心大熾，獰笑道：「龍香主劍術果然已得武當眞傳，請再試試兄弟這一劍！」

口中發出一聲長嘯，人隨聲起，驀地躍起三丈來高，突然頭下脚上，劍先人後，直刺而下。

這是天山絕招，「天垂一線」！專破各種內家氣功的劍法，要練到下垂的劍光，細得祇像米粒光景，專擊敵人「百會穴」，劍氣透身而過，傷口也祇有米粒大小，才算上乘境界。

這招劍法，最厲害的是出必傷人，乃是昔年天山遯叟精研失傳已久的馭劍術，花了數十年工夫，依然一無所得，但給他創出這招「天垂一線」，借着騰身上躍和下落之勢，來以氣馭劍。

在當今武林，馭劍術已經失傳了幾百年的今日，此劍威力，實在也非同小可。

東海龍王公孫敖似乎也沒有想到侯俊彥身懷天山絕招，一見他使出「天垂一線」，也不禁臉色微變，急忙喝道：「侯香主不可傷人……」

說到遲，那時快！

嗤……

這細微而悠長的聲音，好像把空氣都刺破了。

龍學文驟然聽到公孫幫主的喝聲，才知道事態的嚴重，一顆心幾乎直跳出來。

半空中，一道筆直而下的銀練，一閃而至，快如掣電。

南振岳可並不認得對方這招「天垂一線」的威力，祇覺侯俊彥縱身躍起，凌空撲擊而下，感到一股凌厲劍風，勢道十分銳利。

心知對方這招劍法定然十分厲害，他無暇多想，身子突然立起，不自覺地左手朝下一沉，右臂上擧，單劍橫撩而出。

要知托塔天王在劍術方面，祇傳了他一套武當「太極劍法」，即在劍招之中暗藏了由「擎天三式」變化而來的劍法。

他這招橫劍上撩，就是「抑濁揚清」，但在外人看來，似乎祇是一招極普通的「橫架金樑」。

公孫幫主喝聲出口，瞥見南振岳不避不讓，捨了武當精微玄奥的「太極劍法」，（雖然「太極劍法」也未必擋得住「天垂一線」）反而使出普通招術「橫架金樑」，心中暗叫：「要糟！」

嗆……一聲金鐵巨震，響徹全廳，震人心弦。

一條人影隨着騰空而起，直向三丈外摔了出去。

每個人都發自內心的響起驚呼，低啊！

場中，南振岳依然凜然卓立，手下已祇剩了半截斷劍。

那麼震飛出去的當然是侯俊彥了。

他已經落在數丈之外，木然而立，手下也祇剩了半截斷劍。

他本已瘦削得發青的臉上，此刻更蒼白得可怖，雙目赤紅，幾乎要射出火來。

東海龍王公孫敖威震長江，在武林中享譽幾十年，見多識廣，也幾乎不敢相信，一招普通的「橫架金樑」，居然破解了天山絕招「天垂一線」？

東壇壇主申公豹幹臣，更是臉色大變，陰森目光祇是盯着南振岳直瞧。

南振岳丟下斷劍，抱抱拳道：「侯香主劍術玄妙，兄弟實非對手……」

侯俊彥怒哼一聲，獰厲的道：「姓龍的，咱們換柄劍，再分個高下吧！」

東海龍王公孫敖低咳一聲，擺手道：「侯香主，勝負已分，不用再比了，大家都是自己人，得失也毋須認眞。」

侯俊彥宛如洩了氣一般，躬身應是，倖倖退下。

聽下數百武士，突然暴起一陣歡呼，刹那間掌聲雷動，掩蓋了一切。

南振岳歉疚的朝龍學文低聲說道：「兄弟，眞抱歉，把你的寶劍折斷了。」

龍學文笑道：「一柄劍值得甚麼？方才差點把我急壞了呢！」

兩人說話之際，衞勁秋也走過來，拱手道：「龍兄劍術，眞叫小弟大開眼界……」

掌聲、歡呼聲仍未停歇。

一名中壇黃衣香主已連連擺手，制止大家喧嘩，人聲立時平靜下來。

祇見中壇副壇主羅慕賢隨着站起，高聲說道：「東壇香主龍振南，擢升東壇副壇主，由幫主親自頒發牌劍，請龍副壇主上前恭領牌劍。」

南振岳聽後一呆，這才想到方才侯俊彥何以要和自己拚命，原來他身爲東壇首席香主，副壇主一席，自然非他莫屬，沒料到……

大廳上又是一陣春雷似的熱烈掌聲。

龍學文喜出忘外，慌忙輕輕推了他一把，道：「大哥，還不快過去？」

南振岳原想推辭，但在震耳欲聾的掌聲中，他無法表達意見，經龍學文一推，不由自主的朝上走去。

掌聲乍歇，東海龍王公孫敖含笑站在中間，兩名黃衣香主已從供案上打開黃綾，捧出錦盒。

左首一名黃衣香主從盒中取出一面鐫有「龍門幫副壇主」六個篆文的金牌，遞到幫主面前，再由公孫敖親自爲南振岳佩在襟上。

接着右首一名黃衣香主從錦盒中捧出一柄尺來長的銀色短劍，公孫敖鄭重交到南振岳手上，臉色莊嚴，徐徐說道：「龍門幫不是江湖上的黑道組織，而是代表江湖正義和道義的結合，九大門派漸趨式微，龍門幫已經單獨和邪惡勢力奮鬥了幾十年，今後，龍門幫應該由你們年輕的一代來負起重任了，此劍，就是代表本幫清白之譽，龍老弟毋負老夫期望才好。」

江湖上的波譎雲詭，也從此掀起了。

＊　＊　＊

噹噹……噹！

噹噹……噹！

兩短一長，連續五響，這是幫中緊急議事的信號。

沒有多久，東壇申公豹申幹臣、南壇霹靂掌尉遲烱、北壇滿天飛花宋伯通，中壇副壇主羅慕賢，各自率領香主以上人員，匆匆進入議事廳。

但當大家一脚跨進議事廳的刹那之間，每個人心頭都感到事態嚴重。

東海龍王公孫敖早已坐在正中那把皮虎交椅，雙手膝，神色顯得異常震怒。

右側地上，直挺挺躺着一具屍體。

那是一個黃衫的老人，中等身材，胸口衣襟已被撕開，臉呈灰黑，雙目圓睜，死狀可怖！

這老人，除了南振岳、龍學文、衞勁秋三人之外，其餘的人都是十分熟悉，他正是本幫中壇壇主插翅獸鍾千鈞。

中壇副壇主羅慕賢悚然一驚，忍不住失聲道：「是……壇主？」

東海龍王公孫敖目光凌亂，掃了大家一眼，沉聲道：「大家請坐！」

語聲低沉，略帶嘶啞，和他平時爽朗洪亮的聲音大有差別，顯然他是憤怒到了極點！

大家很快的按次入座。

東海龍王不安的搓了下手掌，依然放回到膝蓋上，然後抬目，沉聲道：「諸位，這是本幫數十年來從未有過的大事，壇主遭到人家毒手……」

他黯然一嘆，接道：「鍾壇主是咱們多年老友，爲人沉着機警，這次，因江湖上謠傳着黑風婆即將重出江湖，因此，老夫要鍾壇主前去暗中偵察她的動向，不料竟然遭到殺身之禍。」

中壇副壇主羅慕賢臉露悲憤，說道：「鍾壇主是死在這老妖婆手下的了？」

東海龍王目中射出陰毒的光芒，厲聲道：「三十年前，本幫創立之始，因爲這裏是衡山派發祥之所在地，當然不容本幫在此立



足……當然上門尋釁來的，是衡山派猿長老門下弟子神猿劍客紀嘯天，他自恃劍法，一言不合，和本幫中人動起手來，這和他動手之人，就是鍾壇主……」

他說的是三十年前的舊事，而且是龍門幫和衡山派之間的樑子，這和插翅獸之死，不知有何關連？

祇聽東海龍王接道：「之後，咱們和衡山派幾乎鬧得互不相容，雙方約定在嶽麓山下的白箬舖作一了斷。

「後來，總算經武當玉虛子、崆峒孤鶻子兩位道長從中斡旋，把這場意氣之事，消弭於無形……」

說到這裏，臉上漸漸流露出憤怒之色，又道：「不料，三十年後，鍾壇主依然喪在衡山派人的手裏……」

這話聽得大家悚然一震，原來插翅獸鍾千鈞是被衡山派的人害死的。

南振岳、龍學文心頭更覺奇怪，自己兩人在烏羅司遇到任香主，那時他傷重垂危，取出鍾壇主令旗，托自己上龍門幫傳信，追踪他的，明明是瑤山五毒。

由此推斷，那麼鍾壇主也應該喪在瑤山五毒手下才對，怎會是被衡山派的人所害？

心中想着，祇聽東海龍王嘶啞的道：「羅副壇主，你去把鍾壇主衣襟掀開來讓大家瞧瞧！」

中壇副壇主羅慕賢應聲站起，走近插翅獸鍾千鈞屍體，伸手掀開胸前衣襟。

這一掀，大家目光注視之下，祇見鍾壇主胸口端端正正印着一個紫黑掌印，四週皮膚，生似被火灼傷一般，現出焦黑之狀！

東壇壇主申公豹申幹臣目中暴射森森綠芒，厲喝道：「火靈掌，果然是衡山派的手法！」

北壇壇主滿天飛花宋伯通猛地一掌拍在桌上，大聲道：「鍾壇主死得好慘，幫主，咱們該是如何？」

南壇壇主霹靂掌尉遲烱平日和插翅獸鍾千鈞交情最深，此刻老淚縱橫，憤然道：「復仇！老朽非把害死鍾老哥的賊子碎屍萬段不可！」

東海龍王臉上閃過一絲陰笑，點點頭道：「不錯，龍門幫和衡山派誓不兩立！」

他手捋銀髯，轉臉朝申公豹申幹臣道：「鍾壇主屍體，乃是昨晚在侯家灣松林中發現的，申兄可率領所屬，厚殮鍾壇主，護送棺木，可在侯家灣下葬，並查勘該地附近，是否有可疑之處，三日後正午，可趕赴衡山南嶽宮前，與老夫會合。」

申公豹肅然起立，道：「兄弟謹遵幫主令諭。」

接着，抬目道：「幫主可是要親自去南嶽宮問罪？」

東海龍王突然嗔目洪聲道：「不錯，老夫要盡起幫中高手，踏平他南嶽宮！」

說到這裏，轉頭朝羅慕賢吩咐道：「羅副壇主可暫代中壇壇主職務，率領本壇弟兄，隨老夫同去。」

羅慕賢躬身領命。

東海龍王又朝北壇壇主宋伯通道：「宋兄也請率同所屬，和老夫同行。」

滿天飛花也起立領命。

霹靂掌尉遲烱雙目烱烱，問道：「老朽呢？幫主……」

東海龍王朝尉遲烱陰笑道：「尉遲兄請代老夫坐鎮本幫，不知意下如何？」

尉遲烱微微一怔，起身道：「幫主吩咐，老朽自當遵命。」

東海龍王起身道：「好，諸位如果沒有意見，咱們就這樣決定了！」

＊　＊　＊

這是下午未牌時辰！

君山後山，正有一隊全身青色勁裝的武士，護送一口高大棺木，在濃蔭夾道的山徑上，緩緩行進！

走在最前面的，是五匹高頭健馬，馬上五人，正是東壇壇主申公豹申幹臣，新任副壇主南振岳，和香主追魂劍侯俊彥、龍學文、衞勁秋！

他們是護送中壇壇主鍾千鈞的靈柩，兩邊站立着八個勁裝佩刀大漢。那是君山後山出口，龍門幫水陸五道關卡之一。

一行人剛到木柵附近，祇見一名中年漢子趨上幾步，在路側躬身說道：「總巡堂屬下王承斌叩見申壇主。」

申公豹申幹臣毅然坐在馬上，點點頭道：「王管事好！」

王承斌連頭也不敢稍抬，依然躬着身子請示道：「申壇主有事出關？」

申幹臣哼了一聲道：「不錯，你吩咐手下，打開柵門。」

王承斌微微抬頭，道：「柵門開着，壇主請……」

申幹臣濃眉一剔，不待他說完，喝道：「老夫叫你打開中間正門！」

王承斌口中說了兩個「是」，道：「屬下該死，壇主大駕，該走中間，屬下立時吩咐他們……」

申幹臣怒火到了咽喉，沉喝道：「老夫護送鍾壇主靈柩出去，你難道瞎了眼睛？」

（未完・九）

現代奇俠偵探故事/魏　力・文
可　飛・圖

# 血戰黑龍黨

上文提要：黑龍黨是一個國際性的犯罪集團，他們的代號分別由九大行星排列。薩都拉是阿拉伯國家要人，因黑龍黨挾持了他的女兒，要求與他在香港會面，否則便會殺死其女，因此薩都拉不得不在颶風已至的情況下不顧危險降落飛機……高翔奉命扮成重傷的薩都拉與金星、土星會面，方局長已做好一切安全措施，高翔仍被帶走……

女俠援手查案情　獨闖虎穴被留難

「他怎麼了?」好一會，木蘭花才這樣說。

「他被黑龍黨徒擄去了。」

「黑龍黨?在本市未曾聽說過這樣的一個歹徒組織啊?」

「黑龍黨是一個窮兇極惡的國際犯罪集團，並不是本市的。」

「那麼他們爲甚麼擄劫高翔呢?」

「唉，說來話長了。」

「反正沒有事，方局長，你請坐，我們慢慢地說，也不爲遲。」

方局長坐了下來，接過了穆秀珍斟給他的一杯白蘭地，一口飲盡。

他的臉色已不像剛才那樣惶急了，因爲木蘭花雖然還未曾肯定地答應幫助他，但却也不是一口拒絕了。方局長深信如果得到木蘭花的幫助，那麼黑龍黨的黨徒雖然厲害，自己這方面也定然不致遭到慘敗了。

他望着眼前這位美麗的姑娘，心中充滿了敬佩之意。

他將事情的來龍去脈，和在醫院中所發生的事，詳細地說了一遍。

木蘭花以手托腮，靜靜地聽着，穆秀珍好幾次想插口，都被木蘭花作手勢阻住。

「後來，那輛車子，始終未曾被發現。」方局長講完了最後一句，苦笑了一下。

「我還有幾點不明白的。」木蘭花緊蹙雙眉。

「穆小姐，你祇管問，祇要我知道，我一定解釋給你聽。」方局長心中又多了幾分希望，因爲木蘭花肯進一步地要了解事實眞相，那就說明她對於這件事，已是肯接手了。

「那架長臂起重機，」木蘭花說：「普通的長臂起重機，長臂祇不過十五六尺左右，不可能從山崖中直伸過來的啊!」

「那就是黑龍黨人神通廣大的地方。」

「怎見得他們神通廣大?」穆秀珍有些不服。

「你想，薩都拉到本市，祇不過一天。他住在醫院中，黑龍黨人定下了擄劫他的方法，他們祇有一夜零半天的時間，但是他們却將一架長臂起重機加以改裝，使起重機的鐵臂可以伸縮，那架起重機還留在山崖上，本來在進行工程的那架，則被推下山坑，司機也被謀殺了。它的鐵臂，可以伸長到六十尺!」

「方局長，」木蘭花的臉色十分凝重，「我看事情絕不容許你樂觀，要在一夜之間改裝這樣的一架起重機，就算有二十個熟練的工人，也還要一座設備齊全，規模巨



大的工廠才成。」

「我同意你的看法，穆小姐。」方局長回答。

「那也就是說，黑龍黨不但將他們首腦集團中的三號人物『金星』和七號人物『土星』安排在本市，而且本市已經成爲他們隱伏的一個大據點了，要不然，他們怎有能力在一夜間改裝那架長臂起重機?」

方局長額上的汗珠又多了起來。

他站了起來，在客廳中來回地踱着。

「你現在作了些甚麼措施?」木蘭花反問他。

方局長苦笑了一下，道：「穆小姐，我一點頭緒也沒有，一點也沒有。」

「薩都拉先生呢?他怎麼樣?」

「我還沒有將這個不幸的消息告訴他。」

「告訴他吧，」木蘭花道：「據我所知，他是一個十分堅强的人，經受得起打擊的。」

「可是……」方局長遲疑着：「因爲我計劃的慘敗，他的小女兒……」

「你可以告訴他，」木蘭花不等方局長講完，便打斷了他的話頭，「有人願意保證他的小女兒的安全。」

「那麼，穆小姐，你是答應我的請求了?」方局長大喜過望。

「不，」木蘭花却搖着頭：「我祇是願意幫忙一個在焦急中的父親，和救出一個落在匪徒手中的小姑娘。局長，你手下有近千名幹員，爲甚麼還要來麻煩我呢?」

方局長失神地望着木蘭花。好一會，他才說道：「那麼你也不願幫助高翔了?」

「方局長，高翔已經成爲你的部下，你還不了解他麼?我相信他一定會脫險歸來的，而且可以替你帶來十分寶貴的資料。」

「上帝保佑，」方局長喃喃地說道：「但願如此。」

木蘭花也站了起來，方局長嘆了一口氣，慢慢地走了出來，當他一出鐵門之際，他陡地有精神了，鑽進了車中，以無綫電話通知屬下：派三個人在木蘭花的住宅旁邊，監視她們兩姐妹的任何行動，跟踪她們，絕不要讓她們擺脫，也不要採取任何行動。

當車子離去的時候，他又回頭向那幢精緻的小洋房望了一眼，臉上開朗了許多。

他心中在盤算着：木蘭花已答應營救薩都拉的女兒，而薩都拉的女兒是在黑龍黨人的手中。木蘭花要救人，就必需和黑龍黨接觸，自己派人跟踪木蘭花姐妹，就可以得到黑龍黨的消息了。

他以拇指和中指相擦，發出了「得」地一聲，心中十分得意，因爲這就像數學上A等於B，B等於C，A便一定等於C一樣簡單。

木蘭花和穆秀珍兩人站在門口，望着方局長的車子馳去，才退了回來。

穆秀珍的臉上充滿了興奮的神色，說道：「蘭花姐，我們還不去救人麼?」

「好啊，」木蘭花臉帶微笑，望着她的堂妹：「我們上哪兒去救人啊?」

「上哪兒?」穆秀珍尷尬地笑了笑：「蘭花姐，你一定知道的。」

「我怎能知道呢?我連這件事也是剛聽方局長說起，一步門口也未曾出過，怎麼會知道要救的人是在甚麼地方呢?」

「啊呀!」穆秀珍敲着額角：「那我們不是救不到那小姑娘了麼?」

木蘭花忍不住笑了起來，穆秀珍容易興奮，也太容易失望了!她安慰她道：「我們慢慢地想辦法，妳且別失望。」

她來回踱了幾步。

穆秀珍跟在她的後面，也裝着在竭力思索之狀，其實她却甚麼也想不出，祇不過是在等着木蘭花開口而已。

木蘭花踱了五分鐘之久，才停了下來，道：「秀珍!」

「在!」穆秀珍立正，敬禮，挺起了胸，神氣活現：「可是立刻和黑龍黨徒交手?」

「不是，你替我打幾個電話。」木蘭花的回答，大大地出乎穆秀珍的意料之外。

「打電話?」穆秀珍十分委屈：「這種事何必叫我來做?」

「這是救人的第一個步驟，如果你不願意參加這件事的話，你不要打電話好了。」

「我打，我打!」穆秀珍連忙說。

她是一個好動的姑娘，自從「死光錶」一役之後，已經有將近三個月沒有驚險刺激的事情了，如今有這個機會，她怎肯放過?

「打電話給誰啊?」她無可奈何地問。

「打給所有的航空公司，詢問他們，近半個月之內的旅客中，所有七歲至十歲少女所報的名字和國籍，你將之詳細記下來。」

「那麼，你做甚麼事呢，蘭花姐?」穆秀珍苦着臉問。

「我要做的事，暫時還不能洩露機密。」她轉身向樓上的工作室走去，穆秀珍賭氣地在沙發上坐了下來，但是她還是拿起了電話來。

木蘭花在工作室中，取了一隻倍數極大的放大鏡，也就在這時

候，她看到一輛汽車（雖然車身上沒有任何標誌，但是她看到了車中的無線電通話設備，祇有警方的車子才會有這樣的設備的）在街角處停了下來，從車上下來了四個人。

那四個人看來和這輛汽車是十分不配的。

他們是：一個老年農民，體態龍鍾，下車之後，慢慢地走到了木蘭花所住的洋房旁停了下來，放下了手中的包袱，看來像是走累了正在歇脚。

一個是中年人，他一下車，立即從汽車的行李廂中取出一輛自行車來。那輛自行車是可以摺疊的，他將之放了開來，騎了上去，木蘭花順他所去的方向看去，祇見到了洋房的後門，他停了下來，拿出了打氣筒，裝出正在打氣的樣子來。

還有一雙是年輕男女，戴着草帽，看來像是來郊外旅行的，他們手挽着手，向正門走去。

那輛汽車立即開走了。

木蘭花略一轉念，便已明白了那四個人的用意，那是方局長派來的，方局長是要在她的身上得到黑龍黨的綫索。

木蘭花向着窗外微微一笑，她以另一具電話，和兩個朋友通了話。

不到十分鐘，在正門前徘徊的一男一女，向方局長發出了報告：「木蘭花和穆秀珍還在家中，有兩個修理電視的技工進了她們的家。」

「繼續監視。」方局長下令。

半小時後，那一男一女又發出了報告：「她們兩人仍沒有動，但是那兩個電視技工，却已經離開了。」

「注意她們兩人的動靜，不要注意甚麼修理電視的工人！」方局長的心中顯然不怎麼舒服。

那一男一女——方局長的屬下——連忙道：「是。」

那兩個看來是修理電視的技工，騎上摩托車，不一會就馳遠了。

來的時候是兩個人，去的時候也是兩個人，當然不會引人起疑，那奉命監視的一男一女，未曾想到兩個人中有一個在屋中已掉了包，換成了木蘭花，木蘭花已遠去了！

摩托車駛近市區，木蘭花從車後跨了下來，拍了拍前面一人的肩頭，道：「多謝你幫忙！」

「小事一件！」那人爽快地一揮手，自顧自地去了。

木蘭花看來仍然像是一個工人，臉上甚至還有幾塊油污，她向市立第三醫院進發，換了兩輛巴士，她已到了醫院的後門。

她向那片山崖望去，有一輛警車停着，幾個警員正在來回踱步。

那一輛起重機還在，築路的工程暫時停頓了下來。

木蘭花繞着路，向山崖上走去。

她還未曾走到那新築的路上，便有警員攔住了她。

「那裏去？」

「工程部派我來將這架起重機弄走的。」

那警員上下打量了木蘭花幾眼，側身答道：「走吧！」

木蘭花心中暗笑，大模大樣地向前走去，到了起重機旁，她還向那幾個警員，打了一個招呼。

木蘭花沿着起重機的結構架，向上爬去。

這架起重機是德國貨，除了長臂部份之外，其餘的部份都未曾動過。

木蘭花如今要去察看的，就是被人動過，改裝過的部份。

木蘭花有着各方面的極其豐富的知識，那是她從小起便好學不倦，博聞强記的結果。在一個像木蘭花般，具有極豐富知識的人看來，「無頭案」這三個字是絕不會存在的，任何案子，都有線索可以追尋。

譬如說這架長臂起重機，在方局長等人來說，是祇知道曾經經過改裝而已，除此之外，是沒有線索可以追尋研究的了。

但是在木蘭花看來，却是不同。

機器經過改裝，一定要動用各種工作母機，而一夜之間，倉猝的工作是不可能十分細緻的，在放大鏡的檢視下，木蘭花可以在鋼鐵的鋸痕、削痕，鑿痕上看出被使用來改裝起重機的是甚麼機械，哪一國出品，出品編號多少。

這裏並不是一個重工業城市，工作母機的進口數量是很少的，循此追查，至少便可以發現改裝這家起重機工廠的地址了。

而木蘭花認爲那家工廠是黑龍黨徒所擁有的，那麼，事情便更可以明朗化了。

木蘭花爬上了起重機的支架，在經過改裝的地方仔細地察看着。

祇不過二十分鐘，她便已得到如下結論：用來切割的是一種最新的高速旋轉車床，工作者爲了求工作的快捷，用的是大號切削刀，所以工作極其粗糙，鉚釘的數量被減至最少，焊接的地方也少得可憐，換句話說，經過改裝後的這輛起重機，祇能使用一次或兩次而已。

這更證明木蘭花的看法不錯。

因爲沒有一家工廠肯接受這樣一件任務的——除非是黑龍黨自己的工廠。

木蘭花得到了滿意的結果，便又爬了下來。



「好熱啊！」她對附近的警員說。

「好熱啊！」警員大有同感，誰也沒有懷疑這個工人的眞正身份。

木蘭花泰然自若地離開了，她在一家餐室的洗手間中，換上了便裝，抖開了秀髮，任由長髮披在肩上，使她看來更具有青春氣息。

然後，她開始回家去。

當她到達家門口的時候，那一雙喬裝情侶的男女探員張大了眼睛，望着木蘭花，一句話也說不上來。

木蘭花向他們招了招手。

那兩人機械地點着頭。

「兩位辛苦了，可要進來坐坐麼？」

「不！不！」他們十分惶恐地回答。

木蘭花一笑，走進了屋子，穆秀珍迎了上來，笑得直不起腰來。

「這四個傻瓜，看他們怎樣向方局長報告！」

「秀珍，妳別笑，我叫妳做的事情，做好了沒有？」

「做好了。我不但問了航空公司，而且還問了輪船公司。」

「你還笑人家是傻瓜哩！」木蘭花搖着頭，感嘆着說。

「怎麼？我做得不對麼？」

「當然，從阿拉伯到本市，輪船要走大半個月，而所有的事情，都不過是在最近幾天發生的，你去問輪船公司有甚麼用？」

「啊呀！」穆秀珍剛才的一團高興，不知道飛到甚麼地方去了：「三間輪船公司，一個有七十四名這樣年齡的小女孩，記名字也記得我手發酸了，原來竟是一點用處也沒有的。」

「所以，你別自作聰明。」

「蘭花姐，」秀珍不服：「是妳自己說的，要我自己也動動腦筋。」

「不錯啊！」木蘭花坐了下來，開始翻電話簿：「我要妳動腦筋，妳如果動腦筋的話，相信妳一定不會去向輪船公司要搭客的名單。」

穆秀珍鼓着腮幫子，一聲不出。

「航空公司方面的結果怎麼樣？」

「沒有甚麼結果，有一個這樣年齡的小女孩，但却是一個黑人。」

「噢，」木蘭花站起身來：「是一個黑人？是甚麼樣人帶她來的，報的名字是甚麼？是從何處飛來的？」

「是從東京來的，那黑人小女孩，是由一雙日籍夫婦帶來的，名字是阿伊娃，日籍夫婦則是籐康先生夫人。」

木蘭花用心地聽着，這些名字，目前對她一點用處也沒有。可能永遠沒有用處，但是也有可能，將來會大派用場。

雖然她要營救的是一個阿拉伯女孩，而不是一個非洲女孩，但是要將一個阿拉伯女孩化裝成爲一個非洲女孩，那實在是太容易的事了，所以木蘭花才注意這件事。

「妳去設法調查一下，」木蘭花想了一會，抬起頭來：「弄清楚爲甚麼一個黑種人孩子，會有一對日籍夫婦照顧着來到本地，再設法去弄清楚他們的去向。」

「他們下了飛機，又不會留下地址的，人海茫茫，我上哪兒去找他們？」

「秀珍，如果有地址的話，我這就去了，還用你去調查麼？妳時時說要做一個女偵探，何不趁此機會，一試身手？」

「對，妳說得是！」穆秀珍立即高興起來：「蘭花姐，妳做甚麼？」

「那麼，」木蘭花指指電話：「我要打電話給機器進口業商會。」

「怎麼，妳想開工廠？」

「也許是，」木蘭花向窗外看去，在她屋子四周佈置的探員，已經不見了，那自然是方局長想到，監視木蘭花是沒有用處之故。

木蘭花拿起了電話話筒，撥了號碼。

「喂，是機器進口業商會嗎？」

「是的，有甚麼事？」

「我是……」木蘭花隨便揑造了一個工廠的名字：「昌業機器廠，我想問一問，德國出品，S202型的高速切削機，有沒有現貨？」

木蘭花在檢查那架起重機的時候，已經看出改裝起重機用的是哪一類型的機器，她知道那種機器在本市斷然不會多的，這是一個很好的追查綫索。

「沒有現貨，訂購也要半年才能來到。」

「啊呀，我們有一批貨，必需用這種切削機，請問，本市哪幾家工廠有這種機器的？」

那面沉默了片刻，才道：「不多，總共祇有三套，一套是華大工廠，一套是在協記工廠，另外一套……」

「另外一套在哪裏？」

那兩間工廠，全是著名的大廠家，當然不可能是黑龍黨人改裝那架起重機的所在，所以木蘭花焦切地要知道第三套S二〇二型的高速切削機，究竟是在甚麼地方。

「第三套運來本市已有很久了，是一家籌備中的大工廠訂購的。」

「你是說，那套機器，並不是在使用中？」

「是的，它目前存在倉庫中。」

「是甚麼倉庫，你可能告訴我

麼？」

或者是由於木蘭花嬌柔動聽的聲音，使得對方聽來感到舒服的緣故吧，所以對方竟答應了這個有些過份的要求。

「好，請你等一等，我查一查。」

「好的，多謝你。」

約莫等了五分鐘，那面又有聲音了。「是海達倉庫，在海達街。」

「謝謝你，非常謝謝你！」木蘭花放好了電話，已看到穆秀珍從上面走了下來。她連走路也盡量裝出一副神秘的樣子來，木蘭花看了，暗暗好笑。

「蘭花姐，」穆秀珍來到了木蘭花的面前，十分嚴肅地說：「如果晚上九點不見我回來，我可能落在歹徒手中了，請你來救我。」

「知道了，我一定來救你。」

穆秀珍向前走去，在門口略停了一停，向門外傾聽了一下，才將門打了開來，她開門開得太快了，門幾乎撞在她自己的臉上！

她回頭向木蘭花尷尬一笑，便向外走去。

在穆秀珍離開了之後，木蘭花也立即準備起來，她換上了一套唐裝衫褲，提了一隻手袋，看來像是一個工廠的女工。海達街是工廠區，像她那樣的女工打扮，是最不惹人注目的。

當然，人家是不會知道她那隻手袋之中，有着一套十分精美，幾乎可以弄開各種鎖的工具，還有一件她自己設計的武器——一柄可以射出祇能傷人而不能殺人的子彈的袖珍槍。

木蘭花的眼界十分好，她可以在二十呎內，準確地射中人的骨節，令得對方因爲疼痛而屈服。

除了這柄彈子槍之外，還有一具小型的紅外綫觀察器，那具如八厘米活動電影機也似的紅外綫觀察器，不但是巡夜警察的恩物，而且也是木蘭花這一類特殊人物的好工具。

因爲有了這具紅外綫觀察器，便可以在黑暗中視物，而不會暴露自己，這比起使用電筒來，不知進步多少倍了。

木蘭花裝束停當，便由後門離開了家，在經過廚房的時候，她在一塊黑板上留了幾個字：蘭，我可能很晚才回來，不必等我。

四十分鐘之後，擠巴士擠得一身汗，木蘭花才到了海達街。

那時正是傍晚時分，放工的時候，男女工人從工廠中湧出來，在街上匆匆忙忙地走着，希望可以快一點趕回家去。

木蘭花看看已經昏暗下來的天色，心中不由自主地想起：高翔落在黑龍黨徒的手中，已經有十個小時以上了，黑龍黨徒的神通既然如此廣大，那麼，高翔是不是還在人間？還是已遭了毒手？

木蘭花茫然地在人海中向前走着，不一會，她便看到了海達倉庫。

海達倉庫的規模並不大，牆很高，窗很小，門緊緊地關着，一隻大鐵鎖掛在鐵門上。鎖住了一扇小門。在門口，有一個粥檔，正圍了一大羣人。

木蘭花要了一碗艇仔粥，蹲在地上慢慢地吃着，一面仔細打量這個倉庫。

倉庫的窗子裝有鐵枝，離地約有十八呎左右，鐵絲玻璃上，滿是塵垢，從窗中進去是不可能的，倒是那隻大鐵鎖，大約祇要兩分鐘，閉着眼睛，都可以將它打開來的。

一碗粥吃完，木蘭花已經有了主意。

她站了起來，擠進了人羣，直到背貼着那具大鐵鎖。這時，從工廠湧出來的人越來越多，粥檔的生意也旺得可以。

木蘭花將雙手伸在背後，用開鎖的工具撥弄着那隻大鐵鎖。

不到三分鐘，她聽到「卡」的一聲，鎖已經給她弄開了，她慢慢地將鎖取下來，伸手推了一推，已將大門上的小門推了開來。

那扇小門沒有一個人高，必需彎着腰才能進去。木蘭花慢慢地屈起身子，以背部將那扇門頂了開來，等到門開到一半時，木蘭花看到沒有人注意自己，她迅速地縮進了那扇小門，並立即將之關上！

她先俯身在門上，向外聽着。

人人都在爭着買粥，並沒有人注意到木蘭花已經進了那扇小門。

然而，木蘭花才轉過身來。

在外面祇不過是黃昏，但是在倉庫裏面，却已經是黑夜了。

木蘭花在一轉過身來的時候，甚麼都看不到，她取出了紅外綫觀察器，湊在眼前，眼前現出了一片暗紅色，她看到那倉庫的內部，比她想像中的要小，零零落落，堆着一些木箱，木桶，却看不到一套大型的機器。

木蘭花知道S二〇二型的高速切削機，是十分貴重的機器，和這樣一個黑暗，不爲人注意，竟連一個管理人也沒有的倉庫，實在是太不配了。

木蘭花呆立了半刻，除了門外傳來的人聲之外，她簡直聽不到其他的聲音。

她搬了一隻十分沉重的圓桶，擋住了那扇小門，然後，以極其輕巧的步法，在倉庫之中巡了一遍，沒有人，也沒有值得注意的物事。

木蘭花轉向一扇門走去，在那扇門上，還漆着三個字：辦公室。



木蘭花轉了一轉門柄，門並沒有鎖着，她慢慢地將門推開，裏面一片黑暗，木蘭花向前跨出了一步。

木蘭花剛跨出了一步，「砰」地一聲響，門突然關上了。

而在同時，電燈「啪」地亮了，由於在黑暗之中久了，陡然之間，見到了光亮，木蘭花甚麼也看不見。她祇是聽到一個十分陰沉的聲音：「小姐，你是到這裏來上工的麼？」

木蘭花向後退出了一步，她的身後也傳來了一個粗鹵的聲音：「別動！」

隨着那「別動」兩個字，木蘭花感到有一件硬而冷的物體頂住了她的背部。那當然不會是小孩子玩的玩具槍了。

她鎮定地笑了一笑，說：「我闖進甚麼地方來了？」

這時，她已經看到，那是一間佈置得十分華麗的房間。牆上全是隔音板，皮沙發，冷氣機，在一張高背沙發上，坐着一個男子，那男子左眼上貼着一塊紗布，使他的面目更見陰森，他右眼中射出的眼光，使人想起一隻飢餓的貓兒。

他望着木蘭花，發着陰森森的微笑。

「小姐，等一會你就會知道，你是在甚麼地方了。」

木蘭花伸手入手袋。

那人立即喝道：「小姐，最好不要動，你自己看！」

那人拿起一面鏡子，木蘭花向鏡子中看了一眼，她已將伸進手袋去的手，就縮了回來。

在鏡子中，她看到在她身後，有兩個大漢，每一個大漢的手中，皆有一柄連發自動手槍，兩大漢的手指則放在槍機上。

祇要任何一個大漢手指略略一動，她便要離開這個可愛的世界了！

木蘭花是不想離開這個世界的，她甚至不想穆秀珍在家中久等她，所以她採取了最安全的辦法：服從那男人的命令。

那男子懶洋洋地站起身來。

他走到木蘭花的面前，將木蘭花的手袋奪了過去，並將其中的東西全都倒在沙發上。

「嘿嘿嘿……」他發出了驚心動魄的冷笑，「走！」

他手在牆上一按，牆上便出現了一道暗門。

「走！」那男子又尖聲呼喝。

木蘭花向暗門走去，一個大漢距離她五呎，跟在她的後面。

木蘭花走進了暗門，發現前面是一條甬道。甬道中十分陰暗，她也不知那甬道通向何處，但她却不得不向前走去，因爲她的背後有一支槍指着……

*　*　*

載着滿紮着綳帶的高翔的車子順利地避過了警方巡邏車的耳目，向前駛着。

高翔試圖辨認道路，但是却立即有人在他的臉上，覆了一塊黑布。

高翔祇覺得車子不斷地轉彎，似乎永不想停下來。

他在試圖辨認路途失敗之後，便開始在心中計算着時間。

半小時……這是他心中所計算到的時間，車便停了下來，但是他臉上的黑布却仍然未被揭去，他祇覺得自己被人抬着，像是走上了十來級石級。

然後，聽得有人喝道：「小心些，別忘了他是一個身受重傷的人！」

高翔心中苦笑了一下，他想：「我到目前爲止，還是壯得像牛一樣，但是在一小時之後，我是不是眞會成爲一個『身受重傷的人』，却連我自己也不知道了。」

上了石級之後，他繼續被抬着向前走，大約走出了七八碼，他被放在一張床上，蒙在他臉上的黑布，也被人揭走了。

高翔睜開眼來了，祇見那是一間十分舒服的房間；陽光充足，佈置幽雅，床頭甚至還插着一瓶胡姬蘭，倒像是一間一流的病房。

高翔苦笑了一下。

這時，房間中祇有他一個人，但是他却不能作甚麼，祇有等着。

他祇等了極短的時間，門便被推了開來。

在房門被緩緩推開之際，高翔的心中十分緊張，他在心中暗暗告訴自己：黑龍黨黨魁來了！

然而，推門而入的，却是一位美麗的白衣天使——一個護士。

那護士手中拿着一隻瓷盤，上面放着酒精，體溫針，就像是醫院中的護士一樣。

高翔心中七上八落，不知黑龍黨黨徒究竟是在搞甚麼鬼。

那護士將體溫針插入了高翔的口中，高翔含着體溫針，那護士則看着腕錶，房中是一陣極其難堪的沉默。

等到那護士將體溫針自高翔的口中取出來時，她美麗的臉上現出了奇訝的神色，自言自語地道：「體溫正常。」

「小姐，」高翔忍不住了，「這裏是甚麼地方，你是甚麼人？」

「我？」美麗的臉龐浮上了美麗的笑容，「我是你的護士。」

「你是受僱於甚麼人的？」

「當然是你了，薩都拉先生！」護士說。

薩都拉先生？高翔心中苦笑

着，閉上了眼睛。黑龍黨徒到如今爲止，還不知道他是冒充的薩都拉，自己是不是應該趁機逃走呢？

他正在考慮是不是應該撕開繃帶，擊倒那美麗的女護士之際，一陣沉重而響亮的脚步聲已經傳了過來，房門被「砰」地推開了。

女護士連忙退開一邊，臉上的笑容立即斂去，像是推門而入的乃是死神一樣。

高翔吃力地轉過頭去，祇見一個面目陰森的男子已跨進了門口。

高翔在事先研究過有關黑龍黨的資料的，他一看到那面目陰森得如同用花崗石雕出來一樣的男子，心中便「啊」地一聲，知道那是「土星」里賓度，黑龍黨中第七號人物。

黑龍黨的九個首腦人物，有相貌資料的祇不過是四號「地球」艾契曼與七號「土星」里賓度。高翔又知道，在本市主持和薩都拉見面的，則是三號「金星」，和七號「土星」。

如今，「土星」已來到他面前了。

「土星」在門口略站了一站，便望向護士。「他適宜於作談話麼？」

「他的體溫正常，先生。」護士的回答十分恭敬，還帶着幾分恐懼。

「土星」揮了揮手，護士連忙退了出去。

「土星」在房中來回踱了幾步，拖來一張椅子，在床邊坐了下來。

「薩都拉先生，我們以英語交談，你不會反對吧！」他首先開口。

「我不反對。」高翔盡量使自己的聲音聽來低沉，他記得薩都拉的語音是十分低沉的。

「我們不會耽擱你很久，祇要你答應一件事，那麼你和你可愛的女兒阿敏娜，那是一個十分美麗的阿拉伯名字，我如今是在冒充這個小女孩的父親……」

高翔的身子掙扎着要動，口中則焦急地呼着：「阿敏娜，我的阿敏娜在哪裏！」同時，他的眼中也射出一個焦急的做父親應有的目光。

「土星」里賓度陰森森笑着。「她很好。」

「我要見她。」

「現在不能，我們是遵守信用的，祇要你答應了我們，我們便將你送回醫院，和阿敏娜一起送回去。」

黑龍黨徒向薩都拉要求甚麼呢？高翔的心中暗暗地思忖着。

同時，他又迅速地回憶着黑龍黨成立以來的幾項「傑作」。

從那幾項「傑作」看來，那似乎祇是幾項準備工作——準備大幹一場的前奏曲。如今，他們是準備大幹一場了，那究竟是準備甚麼呢？

「我不明白你們要向我需索甚麼，我在我的國家中有地位，但你們也應該知道，我絕不富有，黑龍黨先生！」高翔在考慮了一會之後，這樣回答。

「土星」里賓度，又笑了起來。

「地位，薩都拉先生我們正要利用你的地位！」

「我仍然不明白。」

「首先，我們要你簽署一項文件。」

「文件？」

「是的，參加我們的黑龍黨！」他一面說，一面從上衣袋中取出了一張紙來，那是印刷得十分精美的「入黨志願書」，上面有着黑龍黨徽：一條張牙舞爪的黑色巨龍。

「你們在開玩笑？」高翔閉上了眼睛。

「一點也不，你簽了這張志願書，我們對你的要求才會有切實的保障，同時對你也有好處，我們可使你不但有地位，而且富有。我要提醒你，我以前也和你一樣，是負責一個國家的內部安全的，如今，我也是黑龍黨中的一員。」

高翔當然知道「土星」里賓度曾是南美洲一個國家的內政部長，因爲政權被推翻，他才流亡國外的。

高翔心中暗想：里賓度要以這一點來說服薩都拉，他的說服力不是太薄弱些了麼？

但是，我並不是薩都拉，我又何嘗不能裝成被說服的樣子呢？

「我不需要富有，我要阿敏娜回到我的身邊來。」高翔激動地說。

「只要你簽了這張志願書，你就像是天方夜譚中的阿拉伯王子，你要甚麼就可以有甚麼。」

「我怎麼簽，你看我的手，全是繃帶。」

里賓度哈哈大笑起來。「我相信解開繃帶來簽一個字，市立第三醫院的大夫們一定是不會反對的。」

高翔跟着發出無可奈何的笑聲。「我相信他們不會反對的，這要麻煩你了。」

里賓度慢慢地伸手入衣袋，但是却以極快的速度將手從袋中縮回來，像是他的衣袋之中，有着一條毒蛇一樣。

當他手縮出衣袋的時，傳來了「啪」地一聲響，然後，高翔看到了一柄鋒利之極的小刀。

高翔本身十分善於用小刀，他也收藏了不少小刀，都是絕頂鋒利的，但是高翔却也未曾見過一柄小刀，是像里賓度手中的那柄這樣好的。

刀身狹長，刀口薄得幾乎像剃刀，整柄刀泛着深藍色，那是象徵死亡的一種極其深沉的顏色，高翔



不禁脫口道：「好刀！」

「這是你們阿拉伯人所造的精品。」里賓度得意洋洋地轉動着那柄上鑲着玉石的小刀。一看他的手勢，便知道他也是一個極善於用刀的人。

他以這柄小刀在高翔的小臂彎起，向下輕輕地劃了一下。

刀光過處，綁在高翔手背上的繃帶，便完全斷了下來，高翔的右臂已經可以動了。

高翔心中所生出的第一個衝動，便是想就此去扼里賓度的脖子的。

但是他却將這個衝動忍了下來。

因爲，只要他手一動的話，里賓度手中的刀子就會毫不猶豫地插入他的心口！

他要等待機會，他是可以有機會的，因爲在這間房間中，他和里賓度是一對一，而且里賓度當他是個受了重傷的人，對他絕無警惕性！

他動了動五隻手指，笑道：「還算靈活。」

「你手臂並沒有受傷啊！」里賓度的臉上，略現出一絲訝異之色。

「大概是急救醫生怕我亂動吧。」高翔忙說：「請你扶我坐起來。」

里賓度雙手托着高翔的腰際，將高翔扶着坐起來。

他又將那張「志願書」放在高翔的身前。

「可以借你的鋼筆一用麼？」

「可以，」里賓度取下了自己的鋼筆，還代高翔取下了筆套。

高翔接過了鋼筆，他斜眼看着里賓度，里賓度指着紙上，道：「你只要在這裏簽下……」

他並沒有能夠講完這一句話。因爲在那時候，高翔手中的鋼筆向上一豎，已向他的左眼直插了過去。

里賓度發出了一聲慘叫，身子陡地向後仰去，高翔一伸手，已經取過了里賓度放在床頭的那柄小刀。

但是高翔也沒有機會去使用這柄鋒利的刀子。

和里賓度發出的那下慘叫聲，幾乎是在同時，「砰」地一聲響，房門便被踢了開來，兩個手中持着手提機槍的漢子衝了進來。

里賓度勉强站直了身子，手掩着左眼，血從他的指縫之中流了出來。

「這……不是薩都拉！」他怪叫着。

那兩個持槍的漢子立即踏前一步，扣在機槍上的手指一緊。

高翔閉上了眼睛，他不忍看子彈呼嘯着向他飛來時的情形。

「別殺他！」就在這時候，房門外突然傳來了一個懶洋洋的聲音。

高翔並不希望那個聲音會替自己帶來好運，因爲那個聲音聽來是如此懶，像是一個三天未曾睡過覺的人所發出的聲音一樣。

但是，他却聽不到槍聲。

他睜開眼來，那兩個持槍的大漢已經向外跨了出去，但是却並沒有進來，那懶洋洋的聲音仍從門外傳了進來：

「土星，帶他來見我。」

里賓度手仍捂着眼他怒叫道：「金星，這傢伙刺瞎了我的眼！」

「土星，帶他來見我。」懶洋洋的聲音，重覆着那一句話。

高翔看出里賓度的右眼之中，怒火迸射。

但是，高翔也知道里賓度是不敢不服從那個命令的。

因爲發出命令的人是「金星」，是黑龍黨中第三號人物，比里賓度的地位更高！

里賓度從衣袋中掏出了一塊手帕，將他的左眼，紮了起來，鮮血迅即將他的手帕染紅。

他來到了高翔面前，喝道：「將刀放下！」

「你不能殺我的，」高翔有意激怒他，「還是快帶我去見金星吧！」

里賓度揮起右掌，向高翔的臉上摑來。

但高翔却不等被他摑中，手的小刀已向他的頸上劃去，里賓度怒吼一聲，身子向後一退，一揮手，那兩條大漢衝了上來，高翔的身子轉動不靈，頭上立即受了重重的一擊。

他昏了過去。

等到他醒轉過來時，他已經不在原來的房間中了！

使他昏過去的那一擊，顯然十分沉重，因爲當他醒過來之際，後腦勺上仍是十分疼痛，而眼前的視線也不怎麼清楚。

他勉强定了定神，首先看到陽光從兩邊的窗子中斜斜地射了進來，那已是下午六時左右了，高翔心中想。

他動了動身子，才發覺身上的繃帶，已經全被除去了，而他是被放在一張沙發了。

他剛想坐直身子時，對面一張沙發上傳來了一個懶洋洋的聲音：「高先生，那兩個大漢手中的槍咀，正對着他。」

高翔不喜歡這種情形，所以他的目光連忙轉移，這一次，他見到他喜歡的東西了，那是一個裸女，當然不是活生生的裸女，而是一本雜誌的封面。

那本雜誌被打開着，覆在一個半躺在安樂椅上的胖子的臉上。

（未完・二）

江湖鏢客傳奇故事／辛　彥　五・文

可　　飛・圖

# 彎月刀

**上文提要：**沙成山被囚洞室之後，已看穿了虎躍、龍騰二山莊是一丘之貉，幸伍大浪找來，要張長江放沙成山出去辦事，沙成山才得以出洞……龍騰山莊莊主江厚生失去次子，竟然坑害六位武林人在洞室，沙成山已開始看出端倪，因此他建議「放長線釣大魚」，江厚生採納了他的意見，此一着正中了沙成山之計……白艮與貝海濤也來到龍騰山莊……

## 總管上當發狠心　喬裝名醫等殺人

「冷面豹」貝海濤更是尖聲大笑……

張長江猛的收住笑聲，道：「笑吧！七七之日一過，怕你們就笑不出來了！」

「鐵爪」白艮沉聲對「冷面豹」貝海濤道：「此刻我倒希望沙成山長命百歲了，哈……」

張長江聞得沙成山三字，立刻便往洞口走去！

是的，沙成山絕對不能活，至少洞中地牢囚的人物已被他知道了！

張長江邊往洞口走，口中大聲道：「快，備馬來！」

有人在洞中應道：「總管的馬已拉在洞口了，伍總管在等着你了！」

果然，伍大浪已坐在馬上等他了！

張長江忿怒的瞪了伍大浪一眼，咬牙落在馬背上，道：「你這個名副其實的『武大郎』，眞要是沙成山幹的，我看你怎麼向莊主交代？」

伍大浪當先拍馬疾馳，到了這時候，他也眞的拿不準主意來了！

二人匆匆的趕到一處山林邊，果然，路上躺着三具屍體，不用細看，張長江就知道是于副總管與「祁連二怪」三個人！

伍大浪翻動着屍體，祇見全是一刀要老命，刀刀中在喉管上面，與江二公子的刀口子完全吻合！

於是，伍大浪怔住了！

張長江走近于副總管屍體旁邊，猛古丁一楞，他雙眼如豹目，直視着地上血漬，轉轉頭，又扭扭身子，不由得狂怒的叫起來：「老于在地上寫了個字，『武大郎』，你看得出是甚麼字？」

伍大浪雙肩微晃，立刻走近張長江身邊，細心的比劃着地上的字——血字。

猛然間，他咬咬牙，道：「是個『妙』字又不像，倒像寫的『沙』字！」

好一陣跺脚，張長江幾乎把地踩了個洞，他忿怒的高聲狂罵，道：「好一個沙成山，你這個小狗操的，果然心狠手辣兩手血腥，惹上我們龍騰山莊，你就別想再混下去了，我的兒！」

伍大浪冷冷的道：「餿主意是我出的，老張，你回去上稟莊主，伍大浪一定動腦筋把沙成山原封不變的拎回他老人家面前！」

重重的點點頭，張長江道：「好吧，我先回去挨罵吧！」

＊　＊　＊

一間相當精緻的紅磚瓦屋，屋子前面一片梅花，初冬的季節裡大片花海，在西北涼風颼颼裡尚有一股子沁人心脾的香氣——香得十分



細膩舒坦！

屋子的兩邊，碗口粗的青竹直插雲霄，風吹竹葉響，但響得醉人，毫無呼呼啦啦吵人聲！

屋子後面是個山坡，一片松林延到山坡頂上，青綠得泛黑的松林子把初冬染上醉人的綠色，美極了！

能住在這座精緻的瓦屋裡面，又有「歲寒三友」的陪襯，這個人一定會享受！

不錯，江湖上的「千面老人」易容大師扁奇就住在這小屋子裡面！

「二閻王」沙成山與丘蘭兒騎馬來到小屋前面。

丘蘭兒驚喜的對沙成山道：「沙大哥，這眞是個修心養性的好地方，眞希望有一天我同我們的孩子，平安的住在這種地方，擺脫掉江湖紛爭與搏殺，放棄那權力與財勢的庸俗誘惑，那才是眞正的人生享受！」

重重的點點頭，沙成山道：「是的，神仙笑傲山林，惡人圖謀權勢，蘭妹所希望的便是神仙生活。且讓我們共同努力往這條乾淨的人生道路上走去！」

丘蘭兒仰臉望着沙成山，笑道：「沙大哥，我忽然發現我才是世上最幸運的人！」

沙成山已扶着丘蘭兒去到門口台階下面，他輕聲的道：「扁老，沙成山二次造訪來了！」

不錯，過去沙成山來過！

那一次爲了替「武林老爺」秦百年護送寶物特別請這位「易容大師」在沙成山的頭皮上略施小術，果然瞞過了冷若冰他們的搜索！

現在，沙成山帶着丘蘭兒來了，當然沙成山早已打定主意，目的就是要把丘蘭兒的面貌加以改造！

屋子裡面傳來蒼老的聲音，道：「進來吧，沙成山！」

進屋的不止沙成山，丘蘭兒也跟進來了。

屋子裡，祇見扁奇病懨懨的睡在床上！

沙成山驚異的走近前，道：「扁老病了？」

「千面老人」扁奇嘆口氣，道：「人老了，毛病也多了，你們坐！」

沙成山坐在床邊，急切的道：「沙成山有事相求，扁老這一生病……」

丘蘭兒立刻對沙成山道：「老人家病成這樣子，我們就不用麻煩老人家了！」

扁奇望望丘蘭兒，問沙成山：「這位姑娘是誰？怎會跟你一起？」

沙成山手攬着丘蘭兒，道：「她叫丘蘭兒，也是我老婆了！」

扁奇驚異的道：「沙成山，你敢討老婆，造孽呀！別忘了你是幹甚麼吃的！」

丘蘭兒當然知道扁奇話中含義，立刻笑笑，道：「老人家，是我願意的，而且……」

沙成山忙接着道：「扁老，所以我把她帶到你這兒，希望你能爲她易容，可是……你病成這樣……」

丘蘭兒一笑，道：「沙大哥，你先去辦事吧，扁老病成這副樣子，他需要人侍候，我等他病好了自會小心去找你！」

沙成山怔怔的道：「妳要留下來？」

丘蘭兒指着一臉病容的扁奇，道：「老人家病得不輕，我侍候他幾天，對你也好呀！」

扁奇瞪着沙成山，道：「沙成山，你有眼光，娶了個好心腸女人，你要我替她易容，且等我的病好了便動手！」

點點頭，沙成山道：「既然如此，我儘快趕來，不過……」

沙成山看了丘蘭兒的肚子，期期艾艾的對扁奇道：「扁……老，她……是個有身孕的人，望你……多多擔待了！」

乾乾一笑，扁奇指着沙成山，道：「沙成山，你眞行，佩服！佩服！」

赧然一笑，沙成山重重抱拳施禮，道：「扁老，我走了，你請多多保重！」

丘蘭兒送沙成山到門口，關懷備至的道：「沙大哥，爲我，爲孩子，更爲你自己，此去多多保重，儘早回來呀！」

托起丘蘭兒的俏臉，沙成山笑道：「蘭妹，我說句心裡話，往後的日子裡，我沙成山就是爲妳同孩子而活，放心吧！」

熱呼呼的淚水，就因爲沙成山的這句話，便從丘蘭兒的眼眶裡滾落下來。

是的，生命的可貴之處便在於此，丘蘭兒又何曾不是這樣的想法？

沙成山騎馬走了！

＊　＊　＊

由此地趕到方家集三百多里路，然而，他想着地牢中囚着的兩個人——華山「笑彌勒」鐵秀與玩世不恭的「醉仙」柴松二人！

當然，沙成山也知道另一處囚了兩個人，但他並不知道是何人！

其實，沙成山更不知道連他的仇家「鐵爪」白艮與「冷面豹」貝海濤二人，如今也被囚在山洞的地牢中！

這些人就等着七七之日一到，便無聲無息的陪葬了！

沙成山心中拿不準主意——是

去通知華山派的人？還是先趕到方家集？

其實，兩個地方他都無法去了！

沙成山走了半個時辰不到，小瓦屋子裡面，丘蘭兒已煮了一大碗麵端到床前，笑道：「扁老，你先吃碗湯麵，出出汗病就好的快了！」

丘蘭兒把麵放在一邊，雙手伸着去扶那病懨懨的扁奇，眞快，指影如飛，動作如電，原本病懨懨的扁奇，忽然變得生龍活虎一般，矮老頭成了矮壯漢，丘蘭兒的腕門被鐵箍似的一把扣住！

丘蘭兒驚異的尖聲叫道：「扁……老……你……」

好一聲狂傲的梟笑，病懨懨的扁奇左手緩緩在臉上使力揉擦，擦掉一層粉狀物！

於是，扁奇的整個人全變了，變成虎躍山莊的大總管——伍大浪！

丘蘭兒驚叫道：「原來是你？你……你怎麼會知道我們會來？」

嘿嘿一聲怪笑，伍大浪的左手猛然一個大嘴巴，打得丘蘭兒口吐鮮血，咬着牙，道：「娘的，妳以爲我伍大浪在虎躍山莊吃冤枉糧的？憑你們也想逃出伍大爺的手掌心？」

丘蘭兒血淚迸流的道：「伍總管，你一定設下更厲害的陰謀要害沙成山了？」

一根繩子就藏在床的一邊，伍大浪十分熟悉的把丘蘭兒反臂拴牢，連雙脚也綑起來！

眞愉快，他竟然端起丘蘭兒下的一碗麵，呼呼嚕嚕的吃起來！

收起眼淚，丘蘭兒道：「伍總管，你把扁老怎樣了？」

猛嚥一口麵，伍大浪冷笑道：「沙成山上回在頭皮上弄了個肉包，還是我把他介紹來的，你想我會不知道此地？

「娘的，你們一逃走，我就猜沙成山一定先把妳帶來此地易容，怕的就是『龍騰山莊』追殺，哈，眞叫我料到了！」

丘蘭兒急又問：「扁老人呢？總不會把他老人家也殺了吧？」

伍大浪回身猛一脚，「咚」的一聲便把床板踢開來，裡面敢情還綑了個人，光景還眞是個白鬍老人！

丘蘭兒驚呼一聲，道：「原來你把老人家悶在床下面，快把他放掉！」

哈哈笑着，伍大浪放下碗筷伸手拉起扁奇，道：「爲了捉拿這兩個兇犯，倒眞的委屈扁老了。沒得話說，等我返回龍騰山莊之後，加倍封銀子送來！」

扁奇吐出口中布巾，好一陣喘息，道：「伍總管，你快把我老人家悶死在裡面了！」

伍大浪重重的道：「扁老的這種犧牲，也是對虎躍山莊忠心的表現，且等他們把沙成山捉來，我馬上宰人離開！」

丘蘭兒在地上立刻叫道：「伍總管，你們把我押回去吧，我願意爲二公子償命！」

「哦呸！」伍大浪忿怒的叫道：「妳是甚麼東西？『龍騰山莊』死了十一人了，二公子的命金枝玉葉，妳算甚麼？」

丘蘭兒急得流眼淚，道：「你用甚麼毒計要害沙成山？伍總管，江湖傳言，龍騰虎躍，武林名門，從來就受我輩道上人物尊敬，你們怎麼會變得……」

狂放的一聲大笑，伍大浪道：「不錯，龍騰虎躍甚受武林同道敬仰，但也不免使些手段以對付江湖宵小與亡命殺手，如今可好，竟然敢把刀子抹在江二公子的脖子上，想想看，這還了得？」

丘蘭兒急又道：「可是你們虎躍山莊以重金請沙成山爲你們找尋兩件失落的寶物，難道在他快要到手之際，你們就要了他的命？伍總管，尋寶之事是秦老爺子急着要辦的，你……」

不等丘蘭兒話完，伍大浪哈哈笑道：「去他娘的尋寶，哈……」

丘蘭兒弄不懂伍大浪話中含義，瞪着一雙含淚的眼睛，期期艾艾的道：「伍總管，你的話我不懂？」

伍大浪冷視着丘蘭兒，道：「妳不懂的事情還多着呢！」

丘蘭兒立刻怒道：「難道尋找寶物也是你們的陰謀？」

伍大浪忿怒的旋身踢出一脚，那一脚足以把地上的丘蘭兒踢滾幾丈遠！

然而，橫裡一把，扁奇出手抓住伍大浪的脚踝，搖着蒼白的頭，道：「不，她是個有身孕的人，你不能踢！」

伍大浪一怔，哈哈笑道：「不錯，我不能再給扁老添痲煩，對吧？」

丘蘭兒已驚出一身冷汗……

＊　＊　＊

山道上響起口哨聲，是沙成山在吹，有股子得意之色掛在他那乾瘦的臉皮上！

口哨聲伴奏着馬蹄聲，沙成山時而會心一笑！

黃驃馬不疾不徐的往前馳，沙成山的心中也把事情想得可如意：有一天伍大浪必然會找到自己。

當然，伍大浪會追問丘蘭兒的下落，更會追問是誰殺了龍騰山莊派出的三人。

哼！自己的法寶，便是一問三不知，乾脆就說那天夜裡並未遇見任何人，伍大浪又能怎麼樣？



每想至此，沙成山就會笑出聲來！

前面的山道甚窄，兩邊樹林子荒涼，不少樹已是光禿禿的一片葉子也沒有！

有兩棵虬髯老松，分長在山道兩邊，樹下面還擺設着幾個光滑大石頭，敢情夏天這兒好乘涼！

沙成山見山道上厚厚的一層樹葉子，並不爲意，因爲初冬的山林就是這般光景！

就在沙成山的馬剛剛馳到兩樹之間，黃驃馬一聲低嘶，四蹄再難移動分毫，然而黃驃馬却挺着身子不即倒下去！

馬嘶聲令沙成山低頭看下去，若是疾馳一定會一頭栽下地！

便在這時候，四件不同的兵器已快不可言的往一個定點擊殺而來——那個定點就是沙成山！

「二閻王」沙成山絕對想不到有人在此狙擊他，而且是一擊要老命的手法！

沙成山幾乎沒有多想，一招「泥鰍入水」便順着馬背到了馬腹下面！

於是，馬背上響起一陣「噗嗤」與「彭嗤」怪聲，鮮血便自馬背之上往四下裡標濺！

四件兵器——一對短戟、一對鋼刀、一桿長槍，另一件便是甚少見到的東洋刀！

沙成山並未在馬腹之下停留，當然，他也不敢雙脚碰地，雙臂奮力猛推，人已平着飛向右面的老松樹下。

緊接着雙足一點又起，雙手握着樹幹，巧妙的來了一招「雲裡翻滾」，人已到了五丈外！

果然，四個狙擊他的大漢已紛紛自山道兩邊追殺過來，不錯，是四個大漢！

沙成山的雙目見淚，因爲他的黃驃馬仍然痛苦的站在那兒難動分毫，馬背上尚在冒血！

沙成山高聲叫道：「老黃，你看着吧，我沙成山與你相處有年，臨了讓你如此下場，是我該死！」

「你早就該死了，沙成山！」

忿怒的猛一瞪眼，沙成山也驚異的道：「奇怪，原來你們是『虎躍山莊』的人！」

一個紅臉大漢叱道：「沙成山，老子早就看你不順眼了！」

沙成山冷冷的道：「淮南三條龍，加上『屠手』包不白，原來你們早就來到鳳凰嶺了！那麼，四位是奉了伍大浪的命令來的了？」

白臉的「淮南三條龍」司徒大山沉聲道：「你這個王八蛋，龍騰山莊連擄帶騙的救走了丘蘭兒，你以爲你能躲得了我們的追殺？」

紅臉大漢的「屠手」包不白咧着大嘴巴，叱道：「沙成山，對於你的機智反應，實在令包大爺心折。你竟然沒有摔落下馬去，而且又那麼虛晃一招的自那匹老馬的肚皮下面逃過我的劈頭一刀，佩服！佩服！」

淡淡的，沙成山道：「彼此，彼此，請問四位用甚麼東西絆住我的坐騎？一定費了一番心計吧？」

青臉泛白的厲青水，橫着手中雙刀，沉聲道：「那裡排放着二十四隻老虎夾子，本來就是侍候你小子的，娘的皮，你却精得像是花菓山上下來的猴兒精，就是沒有碰一下地面——操！」

沙成山的背上冒冷汗，他心中明白，一旦被那玩意兒挾住，那才眞的等着挨宰了！

笑笑，沙成山道：「不過，四位並未白費心機，至少把我的坐騎陷住，那比挖我心頭一塊肉還令我難過！」

哈哈一聲得意的笑，司徒大山的紅纓槍一抖，喝道：「仍是你的馬，等着你去騎，騎往陰司路上吧，我的兒！」

成虎的一對短戟比劃着，罵道：「沙成山，明年此日便是你的忌日！」

沙成山重重的道：「對於秦百年的兩件寶物，大概你們另找他人去辦了吧？伍大浪這矮子，出爾反爾！」

忽然，四個正要攻擊的大漢哈哈狂笑起來……

四個人笑得沙成山一怔，立刻想到丘蘭兒，便不由全身一顫！

「淮南三條龍」老大成虎抖着臉上幾粒痲子，笑道：「沙成山，不用你再爲我們莊主代勞，用不了多久，你就會明白是甚麼原因了！」

「屠手」包不白哈哈笑得臉泛紫，道：「沙成山，我看你也別等着明白甚麼原因了，因爲我看得出來，想要把你這身瘦排骨活着拎回去，怕是不太可能了，是吧？」

不等沙成山開口，「淮南三虎」老二厲青水的雙刀一擺，道：「沒被我們鎖在陷阱的鐵箍裡，想要活着把這王八蛋捉住怕很難了！」

「淮南三條龍」老三司徒大山猛頓着紅纓槍，道：「那就捉個死的吧！」

沙成山根本未聽四人說些甚麼，他心中正懸念着丘蘭兒的安危。

如果伍大浪能派人在此埋伏，他當然也可能派人到扁奇的住地，或許……或許那個躺在床上的扁奇……

微陷的雙目猛然怒視，沙成山冷淡的道：「各位原是奉命拿人，我猜想是死活不論，你們說得清楚，我的心裡也雪亮，然而，伍大

涙既然能派出你們四位抄近路埋伏在此，他又爲何不親自來？」

嘿嘿一聲笑，「屠手」包不白道：「你提起我們那位精明能幹的伍總管，是吧？他去侍候女的了，如果我猜得不錯，他大概已經不費吹灰之力的得手了吧？」

沙成山想起丘蘭兒身懷有孕，如何能動手搏殺？

然而他絕對想不到躺在床上裝病的扁奇，竟然就是大總管伍大涙！

挫着牙，沙成山道：「四位，沙成山不想再同你們費口舌了，是該卯上的時候了！」

他那原本病懨懨的表情，此刻宛似大病初癒，雙臂下垂猶似抬不起來一般！

迎面，紅纓槍抖出無數閃亮的冷芒，那支軟軟的五尺槍桿，宛似一條五尺長的靈蛇般顫抖着往敵人扎去！

右面，兩把鋼刀平削下劈，交互怒殺，人尚未接近，已是刄鋒刮臉肌膚生寒！

左面的一把東洋長刀配合得恁般巧妙，窄而長的刀身已發出十二聲「颯」聲，利時到了敵人的左後方！

便在沙成山的忿怒裡，「淮南三條龍」的老大拔身而起三丈餘，手中那一對短戟，好一陣削扎刺戳，摟頭蓋臉的罩上了沙成山。四般兵器，四種攻勢，每一種撲擊都是要命的！

沙成山的身子宛似一個光溜溜的圓球形體，他四肢收縮的瞬間，猛然往那團銀芒中穿去。

祇見他雙手拍打，身子扭扭彎彎，利時間擰腰彈腿，左足尖已點在紅纓槍桿上面，不等敵人的槍桿抽回，右掌便往司徒大山面門拍去，他的身子已倒翻向四件兵器之外，落在三丈遠處！

「淮南三條龍」司徒大山簡直不敢相信沙成山是怎麼閃過自己那一招「梅花三弄」殺招，甚至他在閃避沙成山的迎頭一掌時候，還以爲中途有人插手攔着似的！

是的，太快了！

沙成山的人落地——落在他那匹黃驃馬前面三丈之地，猛然扭過身來，冷視着迎面併肩過來的二人——「淮南三條龍」的厲青水與成虎二人！

一對雙刀與一對短戟已迎着當頭的陽光，「呼轟」不已的直往沙成山撲過去，他們以爲這才是最難得的機會。

因爲沙成山就站在陷阱的旁邊，祇要逼殺過去，便是不能殺死他，也足以把他逼上地上排放的鐵箍上去！

就在四把兵器剛剛遞到沙成山身前一尺不到，突聞得一聲暴喝：「殺！」

極光在沙成山的身前佈下一道星海也似的銀幕。

而他的人已騰空在二丈高的半空中，「銀鍊彎月」帶起的刃芒冷焰激盪，閃爍的光焰中鮮血迸灑成條！

便在兩聲合爲一聲的凄厲狂嗥裡，草叢枯葉中發出「卡卡」響聲，令人心悸不已！

沙成山不用回頭看，成虎與厲青水是不會再追殺過來了，那種卡在足上的鐵箍，眞不是人挨的！

沙成山的身子並未停，司徒大山覷準了他在空中的架式，早一步堵在他的下面，「噗嗤」一聲扎在沙成山的背上！

鮮血飛濺的刹那間，「銀鍊彎月」已狠狠的切過司徒大山的脖子，幾乎把他的人頭切掉！

東洋刀又快又狠的攔腰砍來，「屠手」包不白尚發出厲烈的叫罵聲：「你媽的！」

沙成山並未閃避，他甚至並未回頭看，「銀鍊彎月」反手後殺，「嘩啦啦」纏上了東洋刀。

緊接着一個回旋側踢，「屠手」包不白凄厲的一聲怪叫，「咚」的一聲落在那匹黃驃馬右面，地上發出「卡」的兩聲響！

「屠手」包不白倒楣了！

他被沙成山一脚踢得頭下足上，十分準確的落在一個鐵箍上面，幾乎箍得他面目全非，鮮血四溢！

忙着取出刀傷藥，沙成山反手按在傷口，猛吸幾口大氣，這才找了支樹枝掃去地上樹葉。

於是，一隻隻排放的鐵箍全露在外，每一個鐵箍尚用大釘釘牢在地上，難怪那匹馬不能動了！

沙成山小心的解開馬足上的鐵箍，然而當他正要拉走的時候，黃驃馬却一聲悲鳴，緩緩的倒下地！

是的，這匹馬不祇是傷足，而背上挨的四件兵器更是不輕，牠似是等着沙成山爲牠報仇似的，拖延到四個敵人死在牠身側才倒下去！

沙成山咬牙沉聲道：「老黃，我爲你報了仇，也爲我們相聚十年而感謝你，如果下輩子有緣份，就叫我變成你，你變成我吧！」

於是，黃驃馬不動了！

沙成山却咬着牙回返扁奇的住處！

遠遠的，沙成山望着一片梅花林子發怔，蘭妹如果此刻眞的落入伍大涙之手，自己貿然趕過去，必然受到他的威脅。

姓伍的人矮了些，但却精明無比！

冷冷的，沙成山挫着牙，自言自語：「老子倒要鬥一鬥你這個『武



大郎』！」

不料眞的出乎沙成山意料之外，沙成山剛剛在梅林邊露個頭，屋子裡面已傳來了伍大涙的聲音：「沙大俠，是你嗎？別藏頭露尾了！」

沙成山想不到伍大涙會早已看到自己了！

是的，伍大涙當然精明，從時間上推算，他在山道上安下的埋伏，也應該在這時候回來了。

當然他也不排除萬一，因爲他要對付的是「二閻王」沙成山！

此刻，沙成山緩緩的站直身子，笑笑，道：「伍大總管，你的眼眞尖，一眼便認出我沙成山，倒是令人佩服之至！」

伍大涙仍在屋裡未走出來，他却發出一聲爽朗的大笑，仍然十分鎭定的道：「沙成山，如果是個小人物，伍某人正眼也不看他一眼。而你就不同了，江湖上的大鏢客，武林中的二閻王，你想我能不看在眼裡記在心上，永誌不忘？」

沙成山笑笑，但未往屋子前面走！

不往屋子前面走，自然有他的目的！

然而這個目的却又瞞不了伍大涙，因爲沙成山就是想誘使伍大涙走出來！

伍大涙當然不上當，而且更令他提高了警覺性！

沙成山吃吃笑道：「伍大涙，我可以進去嗎？」

伍大涙冷然一笑，道：「你不用再往前走，沙成山，我沒有把握制住你，但却握了一張王牌在手上……」

沙成山立刻冷笑道：「我知道，丘蘭兒在你的掌握中，是吧？」

伍大涙哈哈笑道：「不錯，丘蘭兒在我手上，沙成山，你這個王八蛋，可要知道我怎麼對付丘蘭兒？」

沙成山狂吼一聲道：「伍大涙，你敢動丘蘭兒一根頭髮，我會把你碎屍，從此虎躍山莊就別想過太平日子！」

一聲狂笑，伍大涙道：「沙成山，眼前我當然不會動丘蘭兒，因爲我尚期望着她來制服你這頭惡豹，我怎會動她？」

沙成山突然高聲道：「蘭妹，妳還好嗎？」

屋子裡面傳過來丘蘭兒的聲音，道：「沙大哥，你還是快走吧，祇要你不落入他們手中，我相信他們還不敢對我下手！」

伍大涙冷哼，道：「是嗎？丘蘭兒，妳眞把妳的沙大哥看成了閻王兄弟？」

沙成山高聲道：「伍大涙，扁奇老人家呢？」

門口走出白髯老人！

沙成山怔怔的道：「扁老，你沒有病倒在床上？」

丘蘭兒突又尖聲道：「是伍大涙裝扮的，他瞞過了你我二人，我們上他的當了！」

咬咬牙，沙成山想起睡在床上病兮兮的扁奇，他竟然會是伍大涙改扮的，當然，這是扁奇的傑作！

扁奇沉重的道：「沙成山，老夫無奈，望你諒解！」

沙成山淡然笑道：「我體諒你老，人爲刀俎，我爲魚肉的滋味，沙成山體會得出來！」

伍大涙突然暴喝一聲，道：「沙成山，你是如何逃過我們設下的埋伏？你難道沒有走那條山道？那是你必經之地呀！」

嘿然冷笑連聲，沙成山道：「不錯，那條山道是我去方家集的必經之地，而且也領教了你那個自以爲萬無一失的埋伏。不過，伍矮子，令你失望了，因爲我還是活着回來了！」

伍大涙忿怒的道：「沙成山，你把他們怎麼樣了？『淮南三條龍』加上『屠手』包不白，他們四個人難道……」

沙成山冷冷的道：「死了，而且死得很慘！」

伍大涙雙拳狂揮着，罵道：「沙成山，你這個王八蛋命眞長……」

沙成山吼叫一聲如雷，道：「我的命長，祇怕你的命就短了！」

伍大涙眥目欲裂的吼道：「沙成山，你在方家集爲我們莊主辦事，你爲何跑來鳳凰嶺呢？就爲了找你的姘頭丘蘭兒？你拿人銀子不爲人辦事，你拿甚麼向我們莊主交代？」

沙成山暴叱一聲，道：「伍大涙，上回陽城我被秦百年耍了一次，我看這次方家集的尋寶，八九不離十的也是一個騙局。伍大涙，沙成山不是驢，如果有人把我當成驢，這個人就離死不遠了，而你……」

伍大涙抗聲道：「誰說這是騙局，十萬兩銀子等你去拿，豈會是騙局？」

沙成山冷笑，道：「我一輩子也拿不走秦百年的十萬兩銀子！」

他重重的哼了一聲，又道：「不過我雖拿不走秦百年的十萬兩銀子，却認識了龍騰虎躍兩個山莊的眞面目——欺騙、陰毒、奸詐，這比我損失十萬兩銀子還値得，伍大涙，難道我說的不對？」

伍大涙嘿嘿笑道：「所以當你離開鳳凰嶺之後，我就相當後悔，便迫不及待的追下來了！」

沙成山冷冷的道：「可是你仍

新派江湖復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 玉釵盟

**上文提要：**徐元平欲揭穿元通弒師之事，元通運用綠玉拂杖的權威命一衆弟子圍攻徐元平與易天行二人……易天行拿出少林寺三座金佛之一，說出當年金色佛像爲何到他手中之事……事實勝於雄辯，元通傳杖給慧因師叔後自戕，慧果亦羞愧自盡，徐元平終替慧空大師達成遺願……徐元平要求易天行替丁玲解毒，原來丁玲竟是被楊文堯暗中施毒致命……

大義凜然救羣雄　古墓一戰傳千古

天齊道長道：「眼下之人，縱然齊傷於石室之中，石室門外尚有九大門派中雲集的高手相候……」

長劍一擺，直向石門衝去。

王冠中身子一横，攔住了去路，道：「進這石室祇有死別，絕無生離。」

天齊道長冷笑一聲，道：「可要試試貧道手中之劍麼？」手腕微振，長劍連閃，灑出了一片劍花，直罩過去。

王冠中一揮手中兩儀尺，斜斜向天齊道長劍上撩去。

天齊道長冷笑一聲，左脚陡然向前踏進半步，長劍一沉，向前推去，忽覺一股不大不小的吸力，硬把自己長劍向一側吸去。

王冠中兩儀尺借機下擊，右腕一揮，斜向天齊道長肋間敲去。

天齊道長預料這一劍雖然不能傷了對方，至少可以把對手迫退開去，哪知長劍吃王冠中手中兩儀尺一吸，偏了一寸，以致攻勢中大大的露出破綻，給予王冠中可乘之機。

形勢迫得天齊道長不得不向後躍退，長劍左搖右揮，封住了門戶。

王冠中固守原地，也不追襲。

紫衣少女急急跑了過去，蹲下身子，抱住梅娘肩頭，一面搖動，一面大呼梅娘。

那宮裝美婦兩道眼神一直緊看着紫衣少女，祇要有人動手暗算她，立時出手相救。

天齊道長略一定神，似是已想透了王冠中手中兵刃的吸力之因，長劍一擺，又衝了上去；這次他已有防備，不再輕敵躁進，攻出的劍招勢緩力强，王冠中揮尺還擊，兩人重又鬥在一起。

武當派的劍術一向被譽爲正宗劍學，施展開來，威風八面，大開大闔，氣勢雄渾，但王冠中手中的兩儀尺吸力强大，常常帶動天齊道長手中的長劍，高手相搏，出手攻勢，差不得一絲一毫；毫釐之差，往往就給敵人以可乘之機。天齊道長長劍受人兵刃所制，搏鬥之間，大爲吃虧。

徐元平回顧了四週一眼，心中忖道：南海門中，個個武功詭異，這青衣老叟的武功自是更爲驚人；論目下實力，中原武林的同道，如能捐棄嫌怨，全力出手，不論結果如何，足可和南海門放手一戰，可惜的是這般人彼此間的恩怨，太過複雜，想要彼此誠心合作，很是爲難。最後的結果，必然是被南海門各個擊破，盡殲古墓。眼下情勢，必須先使中原武林人放棄個人恩怨共拒强敵，或可渡此難關。

他看梅娘受傷倒摔地上後，那青衣老叟仍然神色如常，無動於



然一無所獲，而且……」

不等沙成山的話說完，伍大浪伸手推開門邊呆立的扁奇，一把自地上揪住丘蘭兒，怪叫道：「沙成山，你要不要她活？」

沙成山極目望過去，祇見丘蘭兒被繩子綑得相當痛苦，伍大浪尚且抖着手腕而令沙成山心中一痛！

丘蘭兒尖聲道：「沙大哥，你祇管快走，別理我，祇要有你在，我不信他們會……」

「叭」的一個大嘴巴，伍大浪一掌打得丘蘭兒口吐鮮血，他却冷酷的笑道：「丘蘭兒，我伍大浪可不是憐香惜玉人，妳最好不要亂開口！」

沙成山狂怒的戟指伍大浪，道：「住手，伍大浪，有種出來，我二人放手一搏！」

伍大浪嘿然一聲，道：「那是早晚的事，眼前伍大爺沒興趣！」

沙成山厲叫道：「你想怎麼樣？」

伍大浪立刻高聲道：「跟我回鳳凰嶺去，人是我放的，把你們送回去也是我的本份，沙成山，你總不會看着我把丘蘭兒一人押回去吧？何況她肚子裡還有你的孽種？」

提起丘蘭兒肚子孩子，沙成山心如刀割——自己不能親自照顧，反而令蘭妹吃盡苦頭，我沙成山連個老婆都保不住了，還提甚麼二閻王？

咬牙如嚼乾豆，沙成山重重的道：「伍大浪，我跟你走！」

精神一振，伍大浪道：「君子一言！」

沙成山立刻道：「快馬一鞭！」

丘蘭兒大叫，道：「沙大哥，你……」

伍大浪已哈哈大笑，道：「其實你祇要去鳳凰嶺，我立刻回虎躍山莊找我們莊主，因爲那兩件寶物非要找到不可，而找寶物的最佳人選便是你沙成山，祇要我們莊主出面，你就不會死了！」

沙成山當然知道伍大浪的話等於放屁，他的目的祇是想穩住自己！

笑笑，沙成山道：「此去便全仗伍總管大力協助了！」

伍大浪拍着胸脯，道：「包在我身上，沙成山，尋寶事大呀！」

沙成山立刻又道：「你想怎樣帶我回鳳凰嶺？」

眞快，伍大浪拋出一根繩子，對扁奇道：「扁老，就麻煩你過去把沙成山的手脚綑起來！」

沙成山叫道：「我的雙脚也要綑起來？我怎麼走？」

哈哈一聲大笑，伍大浪道：「我們的快馬就藏在附近，你放心，我不會叫你一步一步的走到鳳凰嶺，那得多久才到？」

沙成山心中咒罵——娘的，原來他們是騎馬追來的，怪不得在我們的前面趕到！

扁奇無奈的拾起一根蔴繩走向沙成山，搖頭一嘆道：「沙大俠，委屈你了！」

沙成山雙手一併，道：「扁老，也是我爲你添了麻煩，你上綁吧！」

遠處，伍大浪手扶門框望向梅樹邊，果見扁奇把沙成山的雙手綑牢，遂又高聲道：「沙成山，你睡在地上，也讓扁老把你的雙脚與手綑起來！」

丘蘭兒尖聲大叫：「沙大哥……我害了你了……」

沙成山坐倒地上，扁奇匆匆的把沙成山雙腿纏綁在一起，沙成山沒有動，扁奇已深深的搖搖頭，道：「沙成山，造化弄人啊！」

扁奇走向小屋，伍大浪眞快，立刻躍出門外，大步便往沙成山身邊走來，口中那得意的口吻：「沙成山，你殺了江二公子本就該死，如今你更知道了鳳凰嶺山洞的秘密，加上懷疑那兩件寶物之事，你怎能再活下去？」

伍大浪的兩隻拳頭已變成了褚赤泛烏之色，宛似兩個生鐵鎚——他本來就被人稱做「鐵拳」，有人見過他一拳搗死一頭牛！（未完・十七）

衷，覺得此人之陰毒，祇怕更超過易天行，處境更危了。

祇見宗濤取過背後的大紅葫蘆，喝了兩大口酒，說道：「徐兄弟，老叫化有幾句話要向你說，不知你聽不聽？」

徐元平道：「大哥儘管吩咐！」

宗濤目光一轉，掃掠週圍羣豪一眼，道：「這般人個個都有該死之惡，但眼下却不是受誅時機……」

忽聽那紫衣少女大聲叫道：「歐駝子，快過來幫我點活梅娘兩處穴道。」

歐駝子目光凝注在紫衣少女的臉上，滿臉惶恐之色，結結巴巴的說道：「小姐，小姐……」

紫衣少女道：「你不用怕，祇管過來，甚麼事，都有我替你擔待。」

歐駝子無可奈何的向那紫衣少女走了過去，目光不時的溜向那青衣老叟，步履沉重，顯然他內心正有着無比的畏懼。

兩個身着紅色袈裟的僧侶突然站了起來，橫身去攔住歐駝子。

那宮裝美婦祇道兩人要對那紫衣少女有所不利，冷喝道：「躺下！」素手一揚，二僧果然應手而倒。

一側旁觀的中原羣豪，個個吃了一驚，暗道：這女人在六七尺外，舉手之間，能使兩位少林高僧躺了下去，這份武功，當眞是驚人得很。

徐元平一皺眉頭，低聲對宗濤說道：「大哥可是要叫我暫時不追究殺父之仇麼？」

宗濤笑道：「你要報殺父仇，咱們這一輩子，都別想再出這古墓了。」

徐元平黯然說道：「救人勝過復仇，何況大哥之命。」

宗濤笑道：「殺父之仇不共戴天，老叫化也不能要你不報，出了這古墓之後，老叫化助你索報親仇就是。」

徐元平道：「相助倒不敢勞動大哥，屆時祇要大哥臨場作個見證，也就行了。」轉過身子，大步對慧因走了過去。

少林寺羣僧眼看又有兩位同門兄弟倒了下去，再也難以忍耐，滿腔沉痛，盡皆化成了悲忿怒火，暗中相商，準備聯手而出，和强敵一拚。

徐元平已看出羣僧激動之情，抱拳說道：「諸位師父，暫請忍耐一二，先讓在下瞧瞧慧因老禪師的傷勢。」

慧因和梅娘，相距祇不過兩三尺遠，徐元平走到慧因大師身旁，已可聞到那紫衣少女身上陣陣幽香。

那宮裝美婦冷笑一聲，道：「哪一個如想暗算我的女兒，那可是自尋死路。」

徐元平心中一動，這青衣老叟既然把我們引入古墓中來，想必早已有備，遲遲不肯發動，固然想先讓我們自相殘殺，以消耗實力，但他們夫妻相互牽制，祇怕也是原因之一，再不然就是他早已胸有成竹，有把握能一舉盡殲羣豪，所以才那般從容冷漠，行若無事。

他愈想愈覺懷疑，不禁的向四面搜望起來。

易天行自殘一臂之後，已知難再逃出徐元平的劍下，石室絕地，黔驢技窮，已不作求生之想，自聽徐元平答允宗濤之請，暫時放手父母之仇，合力對付南海門，不禁精神、機智盡復，眼看徐元平四外張望，立時恍然而悟。

那青衣老叟似是發覺了徐元平東張西望之情，冷笑一聲，道：「這石室，縱有埋伏，也不用老夫發動。」

徐元平暗暗忖道：這老人說的話不可信任，怎生想個法子，渡此危局？

眼光一轉，投注到那紫衣少女的身上，忖道：這紫衣少女，似是爲他們夫婦兩人所愛，如能生擒住她，或可迫那青衣老叟就範，祇要我們能夠離開這古墓，就不怕他了。

心念一轉，突然一躍而起，右手疾快向那紫衣少女腕脈上面抓去，左手却暗蓄功力，推出一掌。

這一段時光，他連番和高人動手，不但武功大進，對敵的機智也增長了甚多。

果然，就在他一躍而起的當兒，那宮裝美婦右手一揚，劈了過來。

一縷細如髮絲的銀芒疾射而來，却被徐元平劈出一股强猛勁力，彈震開去。

那宮裝美婦動作如電，暗器出手，人已同時衝了過來。

她快，徐元平的動作亦快，右手一揮之間，已扣住紫衣少女的腕脈，輕輕一帶，攔在自己身前。

那宮裝美婦突然微一仰身，不但收住前衝之勢，而且人已躍回原地。

徐元平低聲說道：「暫時委屈姑娘一下，情非得已，尚請原諒。」

紫衣少女冷哼一聲，道：「很好，很好……」

祇見那青衣老叟雙目中暴射出冷電一般的神光，凝注在徐元平的臉上，冷冷說道：「徐元平，你可是要以我女兒性命，來要挾我麼？」

徐元平道：「老前輩如以武



功，把我們個個殺死於這古墓中，在下等自是輸得心服口服；但你如在這古墓佈下機關……」

青衣老叟哈哈大笑道：「老夫拚着失女之痛，也要把你們盡埋古墓中！」

徐元平呆了一呆，道：「你當眞是鐵石心腸！」忽覺那紫衣少女纖指，微微在他手腕之上一劃，嬌吟一聲，倒入他懷中來。

原來徐元平抓住那紫衣少女脈穴後，忽然覺得此等作爲不是英雄行徑，立時鬆了五指，倒是紫衣少女借長袖遮掩，反而緊緊的抓住了他的手腕。

那宮裝美婦冷冷喝道：「誰要傷了我的女兒，我不但要把他碎屍萬段，而且還要殺絕他們一家，鷄犬不留。」

祇聽那紫衣少女低聲吟道：「啊喲！疼死我啦！」她最善做作，這一聲呼叫，喊得的凄凉無比。

那青衣老叟望了那宮裝美婦一眼，欲言又止。

易天行突然大聲喝道：「此時不走，更待何時！」當先向那石門走去。

王冠中一揮兩儀尺，冷冷說道：「站住！」

易天行道：「如你們南海門當眞的想打，咱們到古墓外面，找一地勢廣闊之處，好好的打上一場；如若你們南海門當眞的能把我們眼下之人一鼓盡殲，中原武林的實力，至少已被你們減去了一半。不過，咱們要各憑眞功實學，拳脚兵刃，讓對方輸得心服口服。」

王冠中冷冷說道：「諸位如想出這石室，祇有兩條路可走；一條是憑藉武功，硬闖出去，一條求告家師……」

易天行笑道：「在下等選擇第一條路。」揚手一掌，劈了出去。

王冠中一揮兩儀尺，斜斜向易天行手臂上敲去。

楊文堯厲聲喝道：「一起闖吧！」斜斜一掌，攻向王冠中的側背。

忽覺一股勁力橫裏撞了過來，彈震開楊文堯斜攻過來的一掌。

楊文堯回頭望去，看那發掌之人正是胡矮子。

查子清大喝一聲，打出一記「百步神拳」。

拳風凌厲，嘯聲盈耳。

歐駝子回手掃出一掌，封擋開查子清一記「百步神拳」。

南海門中人距離方位取得甚是妥當，不論易天行等拳掌之力攻得如何兇猛，對方或是閃避，或是封架，均能從容不迫的被擋開。

局勢忽然間大亂起來，滿室盡都是拳風激蕩，喝叱震耳。

祇聽伏在徐元平懷中的那紫衣少女低聲說道：「你不能放開我，我爹爹早已在這石室中預佈了天羅地網，縱然你武功再高，也是無法抵擋；他們遲遲不肯發動，是因爲我爹娘之間的相互牽制，和顧慮我的安全……」

徐元平聽得大爲感激，道：「姑娘這等……」

紫衣少女急急說道：「你此刻不能說話，萬一被我爹爹看到你不會傷我，那就糟了。」

徐元平長長歎一聲，默默不語。

祇聽「神丐」宗濤大聲喝道：「各位停手，老叫化有話要說。」

羣豪立時停下手來，向後躍退。

宗濤打量了石室一眼，祇見那青衣老叟和宮裝美婦仍然一片冷漠之色；生似這場搏鬥和他們毫不相干一般，不禁暗暗一歎，暗忖：這夫婦兩人當眞是冷酷得很。當下高聲說道：「他們取了方位，相互支援，咱們這等一陣亂攻，掌力彼此抵銷，如何能夠衝得出去？」

這般人都是久走江湖之人，聽得「神丐」宗濤一說，個個恍然而悟，原來南海門取的方位甚是巧妙，雖祇王冠中和駝矮二叟三人，抵擋易天行、查子清、楊文堯、鬼王丁高等武林中一流高手，仍然能從容應付，全憑方位的移動變化，借力打力，使易天行等攻出的掌力相互對消，間隙還攻，久戰不敗。

宗濤一旁冷眼旁觀，看出南海門中人，借力打力的舉動，喝住羣豪，出言點破。

忽聽宮裝美婦冷笑一聲，大步向梅娘行去，舉手拍了她幾處穴道，從懷中取出一粒丹藥餵她吃下。

祇聽梅娘長長吁一口氣，緩緩坐起身子，低聲說道：「多謝主母相救！」

宮裝美婦冷冷說道：「自我離開南海後，姹姹多蒙你照顧，我救你一次，算是酬報你這幾年照看她的恩情。」

梅娘道：「老婢怎敢居功？小姐聰明絕世，老婢得以追隨，獲益極多……」

宮裝美婦道：「不要多囉嗦啦……」轉目望着那紫衣少女道：「姹姹，爲娘的要走了，你是跟娘走呢？還是要留在這裏？」

紫衣少女嬌吟了一聲，道：「我的腕骨要被他捏碎了，疼死我啦！」

那宮裝美婦眉宇間閃動起一抹殺機，緩步向徐元平走了過去，冷冷問道：「你傷了我的女兒，你自己也別想活！快放開她！」

徐元平凜然說道：「祇要你下令要他們讓開去路，我就放了令

媛……」一揚手中「戮情劍」，架在紫衣少女玉頸之上，接道：「夫人祇一出手，我立時要令媛濺血石室。」

那宮裝美婦臉上的肅殺突然消失，代之而起的是無限惜憐慈和，目中淚光盈盈，臉上情愛橫溢，回頭對王冠中等喝道：「你們退讓開去，打開石門，放他們走！」

王冠中楞了一楞，道：「這個，這個……」

宮裝美婦怒道：「你們聽到沒有？」

王冠中抱拳說道：「弟子聽到了！」

宮裝美婦道：「聽到了怎麼還不讓開？」

王冠中道：「師父命令弟子等死守此地，不得放行一人！」

宮裝美婦冷冷道：「好呀！我說的話等於沒有說了！哼……他想借這石室中埋伏毒物，一舉盡傷中原武林高手，連自己女兒生死都不顧了，我偏偏不讓他如願……」大步行了過去，一掌劈向王冠中。

王冠中不敢還手，也不敢讓避，祇有束手待斃。

那青衣老叟突然遙發一記劈空掌，封開了那宮裝美婦掌勢，說道：「你們讓開去路！」

王冠中應聲退向一側。

駝矮兩叟一見王冠中退了開去，立時齊向一側躍退開去，讓出了去路。

宮裝美婦冷笑一聲，道：「打開石門，放他們一起出去！」

王冠中又是一怔，茫然不知所措。

青衣老叟突然大步走了過來，冷冷說道：「我費盡千辛萬苦，築建了這一座古墓，被你這般一攪，勢將盡棄前功……」

宮裝美婦道：「你有本領，就該正大光明的把他們一個個的殺死，憑仗這古墓中埋伏的毒蛇毒蜂傷害別人，豈是大丈夫的行徑？」

青衣老叟怒道：「這事與你何干？誰要你來管了？」

宮裝美婦道：「我高興要管，你要怎樣？」

祇聽那紫衣少女高聲叫道：「爹啊，娘啊！痛死我了！」

青衣老叟心頭一震，回顧了女兒一眼，突然仰天大笑，道：「蒼天不從老夫心願，那也是無可奈何的事！」伸手在石壁上面一拂，光滑的石壁，登時裂現出一座石門。

宮裝美婦回過頭去，冷冷對徐元平道：「石門一開，你該放了她啦！」

徐元平目光轉動，祇見羣豪的目光全都投注在他的身上，個個臉色肅然。

青衣老叟目睹徐元平猶豫不





決，大為惱怒，厲聲對徐元平喝道：「等一會，老夫定要把你碎屍萬段，以洩心頭之恨。」

那宮裝美婦似是有意和那青衣老叟作對，冷笑一聲，道：「他的武功得自慧空大師，祇怕你也打他不過！」

青衣老叟臉色忽青忽白，這一句話顯然大大的傷害了他的尊嚴。

徐元平突然長歎一聲，道：「兩位老前輩，請讓開路，先讓受傷之人退出古墓，在下留此奉陪，祇要受傷之人已離石室，在下立時釋放令嬡。」

青衣老叟和那宮裝美婦相互望了一眼，各自後退了一步。

徐元平目注少林僧侶道：「諸位師父先請！」

少林羣僧望了徐元平一眼，負起元通、慧果屍體，抱起慧因大師，大步向外行去。

徐元平心中一動，喝道：「諸位師父，暫請止步！」羣僧一怔，果然都停了下來。

徐元平大邁一步，暗運眞氣，連點慧因大師七處穴道，一揮手道：「諸位師父請吧！」

羣僧合掌高吟一聲佛號，大步向外行去。

徐元平目光一轉，低聲說道：「上官堡主、丁谷主，兩位千金傷勢甚重，早得良醫或有生望，請先離此石室吧！」

鬼王丁高望了徐元平一眼，抱起丁玲，大步向外行去；上官嵩牽着上官婉倩的一隻手，緊隨在丁高身後，向外而行。

徐元平的磅礡氣概，和視死如歸的豪壯風度，使他的聲威在羣豪中直線上升；此刻，他已成為羣豪心目中的英雄人物，都對他生出幾分敬畏之心。

那青衣老叟和宮裝美婦果然也未出手攔阻，任由兩人過去。

千毒谷谷主突然加快了腳步，疾向那石門衝了過去。

徐元平一皺眉頭，低聲喝道：「老前輩慢行一步！」

千毒谷谷主已衝近石門，但聽到徐元平喝叫之言，祇好停下腳步，冷冷喝道：「甚麼事？」

徐元平道：「老前輩逃命的舉動太快了……」

千毒谷谷主雖然臉皮甚厚，但也不自禁的覺得一熱，自解自嘲的說道：「這早晚都是一樣！」

其實，想衝出這石門的人，又何止冷公霄一個呢？楊文堯、查子清，都存有衝出石門之心，祇是沒有作出來罷了。

原來，這些人除了惜愛自己性命外，還有一個極自私的想法，希望自己逃出這石室後，讓那青衣老叟發動埋伏，把室中所有的人全數置於死地。這石室中人多死一個，活的人就減少了一個勁敵……

那青衣老叟和宮裝美婦冷冷的望着徐元平，一語不發。

這一陣時刻，徐元平暫成了滿室高手的主宰。

石室中，突然間沉寂下來，聽不到一點聲息。

徐元平凝目沉思，不知在想的甚麼心事。

「神丐」宗濤輕輕的咳了一聲，劃破沉寂，說道：「兄弟，你在想甚麼？」

徐元平道：「我在想咱們該不該留在這石室中，和南海門決一死戰。唉！也許咱們今天都可以全身而出，但事情並未解決；今日的江湖上，仍然是殺機瀰漫，到處勾心鬥角，那就不知道要拖累了多少無辜的人陪上遭殃。如其拖延時刻，倒不如今天痛痛快快的拚上一場，是死是活，就是我們這幾個人，和別人無干！」

宗濤哈哈大笑道：「不錯，這一着，連老叫化也沒想到！」

楊文堯突然插口說道：「如若徐世兄存此用心，那就不該放走了丁玲和鬼王丁高；不但咱們減去了甚多實力，而且走了兩人，江湖上今後也不會太平。」

徐元平道：「他們老年喪女，這教訓應該很大，如若還不覺悟，仍然沉迷於江湖名利之爭，自然會再嘗惡果……」

查子清突然接口說道：「我們父子兩人，如若雙雙戰死石室，那未免太寃枉了……」微微一頓，又道：「玉兒，你也該走了。」

查玉道：「孩子願陪爹爹留此……」

查子清怒聲喝道：「留這裏陪我下葬麼？快給我滾！」「呼」的一掌，劈了過去。

查玉不敢揮手相接，祇好一側右肩，硬擋一擊，祇覺一股强猛之力一撞，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數步，剛好到了石門旁側。

查子清疾快的又劈出了一掌，把查玉送出了石門。

徐元平忽然仰天一聲長嘯，推開那紫衣少女，目中神光閃閃，右手斜斜舉起了「戮情劍」，左手領動劍訣欠身對那青衣老叟說道：「老前輩，在下……」

青衣老叟突然冷哼一聲，接道：「你可要試我一掌？」

徐元平道：「老前輩儘管下令閉上石室，擺成奇陣，在下願一試南海門中武功。」

原來，他在這片刻工夫，腦際中連連閃掠慧空大師相授武功之情，想他留在武林中的英名，何等的崇高？自己雖未拜在他門下，但武功由他所授，自應奮力一戰，以

全慧空大師留在武林間的崇高聲譽。

他這奇想，連一向精明的易天行，也有些猜測不透，一時之間，愣在當地，兩道眼神怔怔的盯在徐元平的臉上，緩緩說道：「元平兄，就在這石室之中相搏麼？」

徐元平肅穆的說道：「石室中雖有埋伏，但在下相信，南海神叟老前輩，決然不會發動。」

那青衣老叟怔了一怔，道：「你們之中，難道有老夫敵手之人？」

徐元平道：「老前輩不過是記恨慧空大師，才費盡心機築建了這座古墓，想把中原武林高手一網打盡，以挽回敗於慧空手中的顏面，其實，老前輩敗於慧空手中之事，中原武林人物，知道之人可算得少之又少，何況慧空大師早已西歸我佛。」

他微微一頓，又道：「在下雖非慧空大師弟子，但却是唯一得他武功眞傳之人，老前輩如若要報仇，找在下也是一樣。」

青衣老叟冷肅的說道：「好膽氣！」

徐元平道：「大丈夫，豈能貪生怕死？在下雖知非老前輩之敵，但極願捨命領教老前輩幾招絕學。若在下傷在老前輩的手下，也許能使老前輩心中的積忿稍爲平息；如若在下倖勝了老前輩，老前輩敗於慧空大師之手一事，也該心平氣和了。」

那青衣老叟臉色一變，緩緩走了三步，道：「老夫見識一下你馭劍術，已有幾成功力。」

徐元平暗中提聚眞氣，「戮情劍」緩緩在前胸劃了一個半圈的劍圈，肅然說道：「老前輩請！」

青衣老叟道：「老夫讓你三招。」

徐元平道：「老前輩如若定要相讓，一招也就夠了。」右腕倏然一振，直欺而上，「戮情劍」幻起了三點青芒，分襲向青衣老叟三處大穴。

青衣老叟右肩一晃，足不跨步，膝不打彎的避開了一擊。

徐元平收住劍勢，道：「老前輩請出手了。」縱身一躍，直欺而上，「戮情劍」左搖右揮，幻起了一片青芒，波翻浪湧直罩過去。

易天行冷眼旁觀，發覺徐元平出手的劍勢，似是更加凌厲許多。

那青衣老叟自恃身份，不肯施用兵刃，但憑一雙肉掌，抗拒徐元平手中鋒利絕倫的「戮情劍」，但他的手法怪異，世所罕見，掌指運轉之間，着着指襲向徐元平雙腕脈穴，迫使他中途撤劍。

表面上看去，徐元平劍勢如虹，着着凌厲，排山倒海一般直罩過去，但事實上，却已是打得十分吃力，那青衣老叟的掌指，有如附腕之蛆，揮之不去，避之不開，始終不離開他雙腕脈穴。

這兩人驚心動魄的惡戰，使一側旁觀的羣豪個個緊張無比，雙目圓睜，盯住在兩人的掌指和寶刃之上，臉上神情也隨着兩人的險招變化。

那紫衣少女看了一陣，突覺熱血上衝，頭一暈，向地上摔去。

那宮裝美婦突然一伸手，接住了紫衣少女的嬌軀，順勢抱入懷中，說道：「姹兒，姹兒……」

這一段時間，紫衣少女連受折磨，她原本嬌弱的身體，更顯得柔弱不堪，看到徐元平和那青衣老人搏鬥得劇烈，心情大爲緊張，一個是生身之父，一個是心上情郎，這兩人，不論哪一個傷死，都將大傷她的芳心，但見兩人的搏鬥愈來愈是兇險，她的心神也隨着增加緊張，終於身體不支，倒了下去。

青衣老人聽得那宮裝美婦呼叫姹兒之聲，不自禁的轉臉望去，精神一分，被徐元平疾掃兩劍，封閉了他的掌指，左掌「呼」聲，拍出一掌「夜半鐘聲」，擊向青衣老人右肩。

那青衣老人祇防到他手中的寶刃，却不料徐元平突然拍出一掌，如要閃避，勢非向後躍退不可，那將授敵以可乘之機，當下一聲冷哼，右肩一抬，反向徐元平掌力之上迎去。

祇聽「砰」的一聲，徐元平掌勢正擊在青衣老人右肩之上。

那青衣老人雖然中了一掌，左手却奇詭絕倫的一指點在徐元平的右腕上，「戮情劍」應手而落。

徐元平飛起一脚，橫裏踢去，左手反腕點出。

徐元平右腕被點受傷，雖然傷非脈穴，但那老人指力雄渾深厚，亦覺得一條臂酸麻難抬。

他借這片刻喘息之機，暗中運氣活血，準備再戰。

易天行回顧了宗濤一眼，道：「宗兄，徐世兄這一招精深博遠，兄弟就沒有看出奧妙所在！」

宗濤道：「你可是向老叫化子討教？」

易天行道：「願聞高論。」

宗濤笑道：「這一招拳脚齊出，乃大有名堂之學！」

楊文堯道：「甚麼名堂？」

宗濤道：「這叫做『獨臂跛子打狗』，另一半不能用了。」

楊文堯道：「這名堂未免太不雅了。」

宗濤哈哈大笑，道：「要想雅，那就別問老叫化子！」

易天行微微一笑，道：「傲嘯山林間，笑談生死中，宗兄的豪



氣，實叫兄弟心折。」

忽見徐元平探臂撿起了「戮情劍」，揮轉了一週，疾向那青衣老叟刺去。

「神丐」宗濤表面上嘻嘻哈哈，其實他對徐元平的一舉一動，都暗中留心觀察，祇見他滿臉茫然之色，雙目也變得十分遲滯，一直圓圓的瞪着。不禁心頭一震，暗道：這孩子是怎麼了？

易天行似也發覺徐元平的異常神情，訝然說道：「宗兄，徐世兄有些不對？」

宗濤輕輕咳了一聲，道：「老叫化去替他下來！」

易天行說道：「你一人難是敵手，要上咱們聯袂而出，兄弟雖已殘了一臂，但已覺出功力盡復……」

祇見徐元平步如行雲流水，劍似長江大河，奇奧怪招，層出不窮，打得輕快靈巧，但攻勢却又綿密異常，無懈可擊。

宗濤和易天行齊齊運氣戒備，但却無出手的機會。

所有觀戰的羣豪，都爲之精神大振，凝神屛息而觀。

那宮裝美婦臉上，也泛現出愕然之色，凝神而觀。

忽見徐元平舉劍指，左手却疾快的拍出了一掌。

那青衣老叟臉色忽然一變，屈指彈出。

一縷銳嘯，疾湧而出，向徐元平的左臂「曲池穴」擊襲。

徐元平突然一矮身子，「戮情劍」脫手飛出。

一道青芒，盤空飛繞，但却遲遲不落。

徐元平左手圈了一個圓週，劈出一掌。

青衣老人揮臂接下一擊，徐元平突然長嘯而起，右手一招，握住了「戮情劍」，團團亂轉起來。

羣豪凝神看去，祇見徐元平每轉上一週，手中的青芒就暴長甚多，心中若有所知，但又不甚了瞭。

祇見那團團飛轉的青芒，愈來愈大，片刻間暴長數尺。

徐元平的人影，已然隱失在青芒之中不見。

那紫衣少女低聲說道：「娘啊！這可是劍道中最上乘的……」

一語未完，旋轉的青芒突然暴長成一道青虹，疾向那青衣老人射去。

那青衣老人似是早已有備，平收胸前的雙掌，突然一齊推出。

一股排山倒海般的內勁，直向那青芒撞了過去。

那疾飛青虹，似是被那强猛的掌力擋住，又開始在那青衣老人身側團團旋轉起來。

青衣老叟兩掌連揮，不停的推出了强猛的內力，但却始終無法把旋轉在身側的青芒推開。

雙方相持約一盞熱茶工夫，那青衣老叟的臉上突然開始滾落下汗水，但盤轉的青芒，却愈離愈近。

忽然間青芒直衝而入。

那紫衣少女突地尖聲叫道：「徐元平，你不能傷我爹爹啊！」

青芒忽斂，人影乍現，羣豪還未看清楚，忽聽一聲大喝，一條人影，疾摔過來。

宗濤大聲喝道：「徐元平！」一把抱住了那條人影。

紫衣少女正在向前狂奔，目睹其情，霍然止下了脚步冷冷喝道：「爹爹，你傷了他。」

青衣老叟肅然說道：「我收招不及！」

紫衣少女道：「我如不叫他一聲呢？」

青衣老叟臉色慘白的說道：「那爲父的要傷在他鋒芒絕世的『戮情劍』下。」

紫衣少女道：「爹爹啊！你勝在女兒一聲喝叫中了。」

青衣老叟默然不語。

紫衣少女又道：「我娘恨了你一輩子，作女兒不能恨你，但我要讓你嘗嘗老而失女的痛苦。」緩步向徐元平走了過去。

那青衣老叟神情激動，轉眼向那宮裝美婦望去，祇見她一臉冷漠，顯然並沒有出手相阻之意。

充滿着殺機的局勢中，混入父母的慈愛，兒女的柔情，頓然使肅殺的氣氛，爲之緩和了不少。

易天行忽然長歎一聲，道：「宗兄，徐世兄的傷勢如何？」

宗濤道：「心脈已停，生機瀕絕，看樣子祇怕是難得活了。」

紫衣少女忽然放聲大笑，道：「死得好啊！死得好啊！」

宗濤怒道：「不是你一聲喝叫，祇怕你那爹爹早已經身首異處；他在生死交關之際，仍不忘情於你，你却這般的幸災樂禍。哼！化外野民，當眞是毫無情義！」

易天行嘆道：「今日之局，唯死而已，先發制人，先操一分勝算。」「呼」的一掌，劈向那青衣老叟。

查子清探手摸出一把蜂尾毒針，手腕一揚，疾向那青衣老叟射去。

青衣老叟左袖一拂，一股罡風，應手而出，一片蜂尾毒針，盡爲那罡風擊落，右手一揮拍出，迎向了易天行的掌力之上。

易天行祇覺一股强凌的反震之力撞了過來，心神登時爲之一震。

查子清揚手打出一記「百步神拳」，却被王冠中橫身接了下來。

駝矮二叟和那紅衣缺腿大漢，

齊齊揮動兵刃衝了上來，天齊道長也拔劍迎上，眼看一場武林第一流高手的混戰，即將展開，那青衣老叟却突然大聲喝道：「住手，老夫有話要說！」

雙方齊齊停下手來，凝神而聽。

祇見那青衣老叟一拂胸前長髯，說道：「老夫祇道當今之世，祇有一個慧空堪與老夫匹敵，但也未必能勝老夫；但他却勝了一拳半脚，事後老夫思量那次相搏經過，愈想愈是不服，有心再找他較量一次，但他已被少林掌門人罰於幽室面壁……」他一頓後，又道：「數年後，老夫曾找上少林寺中邀他比武，並以『戮情劍』爲賭注，勝者取劍……」他望了宮裝美婦一眼，歎道：「至於我們私人間的事，老夫不願公諸於世，諸位最好不要多問。」

那宮裝美婦忽然長歎一聲，垂下頭去。

宗濤早已放下懷中徐元平，準備出手，聽到此處，接問道：「那以後的事呢？」

青衣老叟道：「慧空在老夫再三相激之下，答應出手，我們在他被罰面壁的幽室中，互以上乘內功相搏……」他聲音忽然轉低沉，道：「半宵苦戰，老夫仍然敗在他的手下……」

他語聲越說越沉，到後來幾已聽不甚清。

「神丐」宗濤冷哼一聲，道：「這一次你輸得是否心服？」

青衣老叟長嘆一聲接道：「那一次我輸得仍未心服，祇因我奔波千里而去，避過了少林寺那許多高手的埋伏後，方與他動手，但他却一直安安適適地坐在石室中，未曾耗損半分眞力，一勞一逸，縱然分出勝負，也不能作準！」他現激動之色，目光四掃一眼，接道：「直到今日，老夫遇着了徐元平後，才知道天地之大，萬物之奇，絕非世人所能臆測，天地間更多武林高手，老夫不能稱霸於世……」他激動的語聲，又自沉落。

「神丐」宗濤冷笑一聲，道：「算你還有些自知之明！」

青衣老叟雙目一張，眼神中突又射出逼人光芒，厲聲道：「但各位不要忘記，普天下，能與老夫一爭勝負之人，慧空之後，也不過祇有徐元平一人而已，別的人……別的人……」

他緩緩垂下目光，緩緩頓住語聲，祇因他心中已然心灰意冷，是以再也不願說出傷人的言語。

羣豪似也覺得心頭十分蕭索，所以大家也都不願說話。

無言的沉默，使四下氣氛更見沉肅。過了半晌，青衣老叟方自長嘆一聲，道：「意氣相爭，徒逞一時之快，而留百年之憾，數十年的武林盛譽，到後來也無非是黃粱一夢……」

他突地仰天長嘯一聲，嘯聲有如龍吟，四下羣豪相顧失色。

青衣老叟似乎在這一聲長嘯中，洩盡了胸中塊壘，沉聲接道：「此時此刻，老夫終於大徹大悟，再也不願流血，更不願動手……」沉痛的語聲中，他緩步走向室外，隨着沉重的脚步，他緩緩地接道：「若有人要與老夫爲難，祇管出手，老夫絕不還擊！」

衆人面面相覷，心頭俱是一片沉重，哪有一人還能出手相擊。

靜寂中祇見他身形緩緩走出了石室，脚步聲逐漸遠去……

這石室雖有他的愛妻、愛女和門徒，但他却未回頭看一眼，似乎他此去後，便再也不會回到人間了。

直到那脚步聲漸漸消失，紅衣缺腿大漢、王冠中以及南海門下之人，突地伏身痛哭起來，使得四下羣豪也爲之聳然動容。

宮裝美婦凝目望着青衣老叟消逝戶外，冷冷道：「走了最好……」語聲雖然冰冰冷冷，但雙目中却已隱隱泛出一串晶瑩的淚光。

易天行回顧了一眼殘廢的左臂，黯然說道：「盛名累人，英雄氣短。宗兒，咱們也該走了！」

宮裝美婦背過身去，拭去目中淚水，說道：「姹兒，跟娘走吧！這十幾年來，我一直沒有照顧你，從今以後，我要好好對你……」

紫衣少女搖搖頭，道：「娘自己走吧！女兒要永留這古墓中了。」

宮裝美婦吃了一驚，道：「甚麼？」

紫衣少女道：「女兒已經不是蕭姹姹了！從此時起，我已是徐夫人啦！」

梅娘急急接道：「姹姹，你胡說甚麼？徐相公不是死了麼？」

蕭姹姹道：「就因他死了，如若他還活在世上……」

宮裝美婦接道：「你和他定過親了？」

蕭姹姹道：「女兒早已心許，寒玉釵定盟作證，伴着他一座青塚，却不料他仍活在人世之上……」她忽然縱聲大笑了一陣，道：「娘啊！你一直沒有見過女兒之面，可知道女兒的容色如何麼？」

那宮裝美婦一怔道：「爲娘的曾偷回南海數次，看到你遊戲海濱，祇不過你沒有見過爲娘的罷了。」

蕭姹姹道：「娘親可記得女兒的容貌麼？」



宮裝美婦道：「尤強過爲娘幾分。」

蕭姹姹放聲大笑，緩緩揭開了蒙面黑紗。

她的傾國容色，早已深深的印在羣豪之心，此刻見她揭開黑紗，都不自禁的凝目望去。

目光觸處，都不禁爲之一怔。

原來那紫衣少女匀紅的嫩臉上，此刻却交錯着條條紅痕。

宮裝美婦目睹愛女臉上交錯的紅痕後，突然失常，尖聲叫道：「姹兒，姹兒！是誰毀了你的容貌？」

蕭姹姹忽然流下淚來，道：「是我自己。」

宮裝美婦嬌軀一顫，道：「你自己？爲甚麼你要毀了自己？」

蕭姹姹望了仰臥在地上的徐元平一眼，道：「因爲他死了……」忽然探手檢起了「戮情劍」，放在前胸上，說道：「娘親如是惜愛女兒，那就答應我留在這裏！」

宮裝美婦熱淚如泉，緩緩從頭上拔下一隻玉釵，道：「姹兒，寒玉釵本成雙對，爲娘的離開南海時帶走了一隻，此釵乃千年寒玉製成，常帶身側，可駐容色，徐相公已經死去，你爹爹掌力雄渾，祇怕已難有良藥可救，用此釵可保他屍體不壞！」

蕭姹姹接過玉釵，一揮「戮情劍」，道：「你們都該走啦！一盞熱茶之後，我就要發動機關，閉上這座石門，那時，你們將永遠沉淪這古墓中，難再生離此地！」

羣豪相互瞧了一眼，緩步向外行去。

這時，羣豪都有些心灰意冷，神態蕭索，不復適才那等生龍活虎，豪氣英風。

「神丐」宗濤回頭望着那紫衣少女和仰臥在石地上的徐元平一眼，內心之中泛起來一股黯然的憐惜，暗暗歎道：蕭姹姹天仙化人，容色如花，舉世美女，無與匹敵，那如花盛放的笑容，仍然深深留腦際，但此刻的她，却已容色改變，滿臉交錯着紅痕，徐元平出道江湖，短短近年的時光，已然盛名大噪，武林道上第一流的高手，都對他生出敬畏之心，少年英雄如日初升，蓋代霸才，鐵膽俠心，隱隱間已成了左右武林大勢人物，却猝然喪命古墓。她爲他毀去了閉月容貌，他爲她斷送了一條命，這是因果報應？

忽見易天行大步走了回來，面對徐元平的屍體，屈下一膝，單掌當胸，朗聲道：「世人都知我易天行積惡如山，却不知我易某人的霹靂手段正是我慈悲心腸，仁善與兇殘未到眞相大白時，極難分辨……」

羣豪齊齊止步，凝神靜聽。

祇聽易天行繼續說道：「我易某生平之中除了對宗濤敬重之外，折服的祇有你徐元平一人，天不假英雄之年，留下了一局殘棋，但望你英靈相佑，助我易天行完成你未竟之願，待武林底定，大局坦蕩之日，易天行將結廬孤獨之墓，以餘年相伴英靈。」兩行英雄淚，點點灑落胸前。

「神丐」宗濤突然長歎一聲，道：「易兒，咱們該走啦！」

易天行站了起來，拭去淚痕，大步向外行去，將要出門之時，突然又回過身，說道：「蕭姑娘！」

蕭姹姹淡然一笑，道：「甚麼事？」

易天行道：「姑娘胸懷絕才，世間無難你之事，不知世間有沒有能使徐元平復生之藥？」

蕭姹姹道：「告訴你也不妨事，但我相信沒有人能夠尋得救他之物。」

易天行道：「姑娘說出聽聽！」

蕭姹姹道：「萬年雪蓮子、千年毒蟒膽、百年鯉魚血、成形何首烏，四物齊全缺一不可。」

宗濤怔了一怔，道：「能有相救徐元平的藥物，想來定有使姑娘復容之藥了？」

蕭姹姹微微一笑道：「縱然能恢復我絕代容光，憐世人有誰能欣賞？」微微一頓又道：「古墓關閉在即，諸位快些走啦！」

宮裝美婦黯然一歎，道：「姹兒，千古恨事唯一情，爲娘的要去了。」

蕭姹姹道：「女兒不送啦！」

宮裝美婦目光一掃南海門中羣豪，厲聲喝道：「你們還留在這裏作甚？」

南海門中羣豪相互看了一眼，隨在那宮裝美婦身後，跟着中原羣豪魚貫步出石門，行不及丈，突然響起一聲大震，那沉重石門疾合一起。

一縷婉轉的歌聲由石門中傳了出來，凄涼幽沉，動人心弦，羣豪祇覺脚步愈來愈是沉重，心重如負重鉛，鬥志全無，豪氣盡消，神情蕭索的步出甬道，看落日西沉，已然是黃昏時分。

（全文完）

**上文提要：**獨孤二郎祇用刀背殺退一衆官兵，每個姑娘贈銀十兩，讓她們回家。爾後他帶着三件金飾欲去雲夢答謝齊大妹子……齊大妹子到風月宮賣消息，得銀五千兩，但也惹來殺身之禍，幸虧獨孤二郎聽說她下江南，怕她遇到水賊而急急趕來，正好遇到她被牡丹與玉梅兩殺手所傷……獨孤二郎說，如果有人可告訴他親人的消息，他願意當這人一輩子牛馬……

新派武林傳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 武林情未了

二郎臨危解母難　謹遵慈命尋兄長

杜一虎還是要回猴兒坡。

齊大妹子把獨孤二郎拉在身邊，她摸着獨孤二郎的背，道：「獨孤少爺呀，我其實早就該告訴你了，實在因爲我心中明白，如果告訴了你以後，你就危險了！」

獨孤二郎道：「大嬸呀，你告訴我關於我娘的消息，我眞的會有危險？」

「現在我不以爲你危險了，因爲你已盡得天南奇叟司馬龍前輩的眞傳，我放心了。」

她頓了一下，又道：「我知道你娘的消息很久了，可是在這一段長時間裏，我們得到了可怕的消息。」

獨孤二郎道：「大嬸，聽起來很嚴重嘛！」

「是的，從前我以爲相當嚴重。」

齊大妹子忽的冷笑，道：「風月宮爲甚麼會把毒王與余凝霜二人放出來，不出三月我們就知道了，那是她們的陰謀，以爲放出了余凝霜，就能把獨孤無名引出來，以爲放出余凝霜，就能把余凝霜的兩個兒子引出來，所以她們派人暗中監視，這已經很久很久了！」

獨孤二郎道：「大嬸，她們的目的是甚麼？風月宮爲甚麼要坑害我一家人？爲甚麼？」

齊大妹子道：「這就是江湖，江湖上有許多孤傲不羣目空一切的人物，那些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梟雄，稍有挫折便血腥以對，少爺，你這是剛出道，血腥還在後頭呐！」

獨孤二郎道：「我爹我娘又怎麼得罪了風月宮，爲甚麼要害我一家人！」

齊大妹子道：「看來你已知道不少事情了！」

「我要把事情搞清楚！」

「少爺，說來話長呀！」

獨孤二郎道：「大嬸，我祇想知道爲甚麼！」

齊大妹子道：「認眞的說，大概就是風月宮的冷風香與冷月嬌二女太愛你爹了！」

「太愛？我不懂！」

「正因爲太愛你爹，而你爹却娶了武林中第一美人余凝霜，且生下了你兄弟二人，遂引起了風月宮兩個女魔頭的嫉妒，她們便暗中把你娘與你兄弟二人擄走了。」

獨孤二郎道：「我爹必發急了！」

「而且急得不得了，急得他來到我的酒舖，一心想要我們幫他打探你母子的下落！」

獨孤二郎道：「可是我爹也失踪了！」

齊大妹子道：「從毒王的口中，我們得知你爹是上了那兩個女人的當了！」



獨孤二郎道：「上當？」

「是的，風月宮冷風香，命毒王暗中練成一隻人皮手套，那是十分劇毒的人皮手套，當你爹得知你母子三人被風月宮囚在君山，你爹仗劍直上君山！」

齊大妹子對於這一段的細節不清楚，她不知如何在君山一戰，但她可以猜得到，必是那隻人皮手套作怪。

頓了一下，齊大妹子接道：「必是你爹中了毒，然後奔下君山就不知去甚麼地方了！」

獨孤二郎道：「還有，我的哥……」

「他被石一刀帶走了，可是石一刀被囚君山、你哥的下落不明。」

獨孤二郎道：「我哥也可憐呀！」

齊大妹子躺下了，一邊，杜一虎抱着猴子直發呆。

獨孤二郎若不回山寨，杜一虎怎麼辦？

＊　＊　＊

雷聲隆隆，烏雲罩山嶺，大山中有些恐怖，大山中更見寂寞，老君嶺上不但恐怖寂寞，而且悲愴。

余凝霜已經用山泉洗眼有年了，她也以毒王調製的藥物每天敷在眼上兩個時辰。

余凝霜並不氣餒，她有一股力量在支持着她，那是一股無形的力量，丈夫、兒子，總希望有一天能夠一家團圓。

人嘛，都是活在希望之中，檢討過去，展望未來，這話人們常常掛在嘴邊上，其實也就是爲了希望。

一個人如果沒有希望，這個人就形同行屍走肉，完了。

余凝霜不以爲自己完了，她瞎着雙眼抱希望。

這是一場很不平常的雷雨，就好像大山也要被天雷閃電摧毀了似的。

余凝霜這幾個月很慘，因爲毒王李歧旺病了，病得成了皮包骨，病得一步路也難行。

雷聲隆隆，山石滾動中，毒王把余凝霜叫到了身邊。

「獨孤夫人呀！」

「李大叔。」

「自從老夫躺下以後，一切吃喝全靠你摸索着撐下去，眞的辛苦你了。」

「大叔，應該的，凝霜無怨言。」

「可是老夫自知大限將到，祇怕……」

「不，李大叔，你會好起來的。」

慘然一笑，毒王李歧旺道：「人呐，六十一病熬三春，七十一病熬百日，老夫年近八十，已熬過了頭，挺不過去便祇有等大限了。」

「不，李大叔，我怎麼辦，上天對我的懲罰還不夠嗎？那太不公道了。」

毒王李歧旺道：「夫人，你聽老夫說。」

他自懷中摸出一本手册，道：「收下來，這是老夫一生浸研天下萬毒的心得，千萬別落入他人之手。」

余凝霜接過來立刻揣入懷中，道：「李大叔，凝霜先餵大叔喝些湯。」

毒王李歧旺道：「不，我心中有許多話要對你說，你聽了也許會對老夫不以爲然。」

余凝霜道：「不會的，李大叔，不論甚麼話，你說的我都不會不高興。」

忽的，李歧旺一聲大笑：「哈！」

他笑得愴然，可也笑得開心。此時此刻，此情此景，毒王的這一聲笑，實在有些不配襯，他應該哭才對。

然而他却笑，而且大笑。

余凝霜如果能看到，必然大吃一驚，因爲李歧旺的笑是殘酷的，梟雄惡霸之流的表現。

忽的，李歧旺臉色灰蒼蒼的一陣急喘，半晌，他才緩過氣來。

「獨孤夫人呐，一個人在臨死之前，他所說的話絕對是眞實的。」

「大叔，我相信。」

李歧旺道：「老夫比之你丈夫獨孤無名幸運太多了，更比之江湖上對你垂涎的幾位大豪，老夫比他們更得意，更幸運，哈！」

他笑，是因爲太過得意了。

李歧旺又道：「你丈夫與你這位天下第一美女相處不過三年吧！」

余凝霜道：「李大叔，我們差五十一天滿三年。」

「老夫却同妳這位武林第一大美人共處十二年八個月，哈……」

余凝霜道：「雖然一室一洞，但李大叔是君子，從未對凝霜輕薄過。」

「那是有原因的。」

余凝霜一呆，道：「大叔，事實上大叔是君子。」

「老夫是小人，是僞君子，是渾蛋。」

余凝霜吃一驚：「大叔！」

「妳聽老夫說下去。」李歧旺還發出一聲冷笑：「老夫當年以毒害人不知多少，豈是善良之人呀，老夫更非坐懷不亂的柳下惠，四十歲以前，甚至堪稱色魔二字，這就是爲甚麼風月宮的冷風香把你我囚於

一洞室的主要原因，那惡毒的女人，一心想叫老夫姦妳。」

余凝霜聽得全身不自在，她顫抖的道：「可是李大叔對我如同父女一般。」

「老夫乃是不得已，但心中不作此想。」

他好像習慣的嘿然冷笑，又道：「十多年來，老夫時時都想着與妳同被而眠，視爲我妻，那多麼的美妙，因爲妳是天下最美的女子，多少人爲妳瘋狂，而我……」

余凝霜道：「當年我雙目未失明的時候，大叔也並未對我不禮貌呀！」

李歧旺忽的大聲吼，他似心有不甘，吼道：「四十歲以後我中了自己調製的毒物，我的身子起了變化，我再也舉不起來了，而且縮得幾乎同個女人差不多，兩隻卵蛋也化了，沒有了，我……又如何對妳下手啊！」

他忽然悲哀的以雙掌擊打自己的人頭，似乎對自己的製毒工作後悔不已。

余凝霜終於明白了，這，也許是天意吧！

但她宅心仁厚，又共處十幾年，便立刻安慰道：「大叔，意念人人都有，行動才最重要，大叔並沒對我有任何越禮之處，且又照顧凝霜多年，這份恩情，似同父女之情義，凝霜永銘在心吶！」

就在這時候，忽然洞口閃光流電，雷聲穿洞而入，余凝霜被那氣流衝得向石壁上倒去。

「啊！」

她昏了，昏在洞室的流泉上，祇見那泉水流過了她的臉，流過了她的脖子，秀髮已濕，一動也不動了。

於是，接連又是幾聲悶雷，大雨嘩嘩的落下來，也不知過了多久，余凝霜蠕動了一下，便吃力的撐起身子來，她忽然驚呼：「我……」

她先看雙手，再看洞壁，石床上橫着毒王李歧旺。

「我看見了，我看見了吔！」

余凝霜神奇的看到了光明，高興得立刻撲過去，大聲呼叫：「李大叔，我能看到了。」

悠悠然，李歧旺張開了雙眼，也張開了口。

雖張口，却未說出話來。

余凝霜搖着李歧旺那皮包骨身子再歡叫：「大叔，我的雙目已能再看到你了，大叔……」

李歧旺好像是彆出來的一句話：「老夫一生終於做了一件好事情，哈……」

毒王李歧旺忽的全身一顫，很快的僵了，而且僵得全身變了顏色，青黑色。

「李大叔！」余凝霜大哭，熱淚串串流下來。

她陷入孤單了，荒山之上，她怎麼辦？

余凝霜把毒王李歧旺的屍體覆上棉被，跪地叩頭，略作整飾，她發覺頭上有不少白髮，對水照容顏，她幾乎肯定自己容顏老逝，不復當年艷光四射了。

就在這天過午，大雨停了，余凝霜走出了老君洞。

她現在可以看到了，看到這個原本是花花世界却又因人爲而變得十分醜陋可厭的世界了。

雖然醜陋，却又逃不出醜陋的範疇。

雖然可厭，每個人却又無可奈何。

余凝霜的武功比不過風月宮的五花瓣任何一人，她當年就是被五花瓣抓上君山的。

現在，她自由了，能看到東西了，至少，她要盡快的去找她的丈夫，她的兒子。

祇不過就在蛇溝口處，斜刺裡閃出兩個白衣女子，其中是水仙。

山道上，水仙與另一女侍併肩攔住了余凝霜。

「喲，瞎子又能看見了呀！」

另一女子道：「怪了，李老頭爲甚麼不見了？」

余凝霜心中震驚，她接道：「李大叔死了。」

水仙道：「那好呀，江湖上少一個禍害。」

余凝霜忍無可忍的叱道：「風月宮也不是好門派。」

白影閃掠，水仙撲前欲打余凝霜。

余凝霜疾閃，口中尖叱：「毒！」

水仙心中一怔，立刻閃退：「妳有毒？」

余凝霜道：「妳何妨出手試試。」

她雙袖下垂，雙目半閉，一副篤定的樣子，水仙果然不再出手了。

「你要到甚麼地方？」

「去找我丈夫。」

「你丈夫十年前就不見了，失踪了，也許死了。」

「去找我的兩個兒子。」

「也一樣的不見了，死了。」

余凝霜尖聲道：「不，他們沒有死，他們都活着，好端端的還活着。」

「在那兒？我們派出多少人找呀，找了多年也未找到他們，早死絕了，哈！」

就在這時候，遠處飛一般的奔來兩個人，那是一男一女二人奔來了。

荒山古道突然有人來，立刻引



起了水仙與另一女子的注意，水仙已噫了一聲。

「是她，這個專門出賣消息的女人。」

不錯，齊大妹子來了。

齊大妹子也帶着獨孤二郎來了。

齊大妹子的手上還提了個袋子，那裡面裝的是點心，冷風香叫她吃的點心，她帶來了。

齊大妹子要找毒王，看一看冷風香叫她吃的是甚麼毒點心。

她怎知毒王已死了一天半。

這二人奔到了石龕前面，齊大妹子吃一驚。

「獨孤夫人呀！」

對面，余凝霜道：「你是何人？怎知我……」

她「我」字甫出口，來的少年人獨孤二郎一聲大叫：「妳是我娘，娘……」

獨孤二郎騰空撲過去，他投入了余凝霜的懷中，哭了，而且是大哭。

余凝霜先是一呆，雙手托住二郎的臉頰，她端詳，細看，猛古丁大叫一聲：「我的可憐乖兒喲！」

母子二人相擁而大哭，那哭聲果然山爲之動容，水爲之嗚咽，人們也落下了同情之淚了。

水仙與她身邊的女子先是一楞，繼之冷笑。

她似乎要全力撲擊了。

齊大妹子一聲尖叱：「二位姑娘，這種場面下，多麼的感動人心吶，你們何忍出手。」

水仙叱道：「殺了他們再殺你這出賣消息的女人！」

「爲甚麼連我這爲你們打探消息的人也一併要殺？」

「因爲你太愛銀子了，因爲你們太會炒作新聞了，因爲妳的丈夫又出山了，但更重要的是他母子一旦相逢，我們就毫不遲疑的下手搏殺，除非他母子乖乖的跟我回去洞庭君山。」

水仙冷酷的怪笑，又道：「眞叫人難以相信，這瞎女人的雙目竟然會重見光明，太令人難以相信了。」

此刻，獨孤二郎熱淚盈眶，雙肩抽動不已，十多年的懷念，十多年的悲愴，就在這一刻情與愛完全奔放出來了，對於水仙與齊大妹子的吼叫，他母子二人幾乎是充耳不聞，就好像除了他母子之外，別人都不存在似的。

齊大妹子也感動，她大聲的吼叫道：「水仙姑娘，江湖之上很少看到如此感人場面，太少了，江湖上祇見血腥，祇有利害與偏激，難道你就不會稍作等待，且由他們失散多年的母子在母子天性的流露中，體會一下人生的善良可親可敬一面嗎？你們祇有自私，祇有對別人出刀，你何妨此刻稍靜片刻，領略一下，這人間不只是殺戮，人間是有愛的啊！」

水仙嘿然道：「那是你說的，我們却不以爲是，人間祇有恨，祇有仇，有怨，甚麼叫愛，風月宮的人早就看穿了人世的無情冷酷，所以祇有殺，祇有刀才是維護人性尊嚴的法寶。」

齊大妹子急叫：「不對，那是當年你們兩位宮主太過偏激，那種得不到便毀滅的個性，實在有失厚道。」

「你大膽，敢評論我們宮主，你死吧！」

水仙騰身而上，鋒利的尖刀挑向齊大妹子，另一女子却奔殺獨孤二郎與余凝霜。

齊大妹子側旋疾閃，她的手上也多了一把尖刀，那水仙祇是冷笑：「三招之內取你的命。」

齊大妹子反問：「殺人滅口，不叫消息外漏呀！」

水仙的二招已抖出一片刀光：「不錯，殺了你，抓走他母子回君山。」

就在這時候，另一女子的刀已點向正自悲傷的獨孤二郎背心了。

余凝霜大叫：「不要殺我兒子！」

她出掌疾拍，但獨孤二郎頭也不回，那麼神妙的反手抓住那女子握刀的右腕門，就好像他的腦後長了眼睛似的，那姑娘頓覺右腕骨痛徹心肺，尖嚎一聲：「呃。」

「轟」聲起處，那女子被拋起二丈高下，重重的被摔落在石地上，幾乎昏死。

事出突然，那撲殺齊大妹子的水仙怎知獨孤二郎的厲害，她狂吼一聲：「殺了你！」

水仙馭刀直撞向獨孤二郎，豈料獨孤二郎以背護着他的娘余凝霜，半側身並沒閃開，他的左手五指已搭上了水仙的手臂上。

水仙突覺刀芒中一隻手伸過來，就是無法閃讓，就在她的驚怒中被對方順勢打得刀落了，人也往側撞去，差一點一頭栽入山溪裡。

「佛抄手，大輪廻佛抄手！」

這叫聲來自山林一棵大樹上，隨着這一聲狂叫，一團人影飛掠而來。

此人一到，立刻向獨孤二郎再出招。

獨孤二郎以爲又是風月宮敵人，不由展開雙掌，抄十截，鎖拿，一口氣七招十五式使出來。

不料對方出手也妙，雖未能打敗獨孤二郎，但已令她大聲的直叫：「找到了，找到了呀，哈！」

這人是個老太婆，一個七十上下的乾瘦老太婆。

老太婆的背上腰上掛着皮囊酒袋，滿臉的紅光，酒氣薰人，她站在獨孤二郎面前，大聲道：「小友，你，哈……」

這正是酒言酒語的表現，語無倫次的吼叫。

獨孤二郎不認識這老太婆，余凝霜也一樣的不認識此老太婆，她驚訝的張大了雙目，很想知道這個愛喝酒的老女人是個甚麼來歷。

醉一半醒一半，老太太忍不住的仰天哈哈笑，她忽的戟指兩個已受傷的風月宮女子，道：「滾，休在此地惹我老太婆發火，叫你們死無葬身之地。」

那水仙忿怒的回吼：「老太婆，你敢對風月宮無禮，你不想活了！」

忽的，老太太長身而起，她撲向水仙，人未到，張口一股酒箭射自她的口中！

水仙揮刀，又發鏢，不料此老太太了得，大袖一揮，水仙已被她揮出三丈外，酒箭中身，她的臉皮火辣辣的痛。

水仙知道來了高人，但她仍然固執的叫道：「你是誰，你報個名字來！」

老太太叱道：「回去，回去告訴何雙雙，老婆子決心要找她決一死戰！」

「甚麼？你找我們老夫人？」

「甚麼老夫人，她叫何雙雙，嫁給冷公元！」

「告訴你，我們老爺與夫人許多年以前已歸天了，你找嗎，死了就找到她們了！」

「甚麼？何雙雙已死了，哈……」

她突然厲叫：「滾！」

水仙至少已知這老太婆與老夫人有仇，她不能再待在此地了，此地盡是強敵！

剛才老太太對獨孤二郎出手，還以爲是獨孤二郎的仇人來了，如今這個局面，她不能留下來了。

一聲尖吭大叫：「我們走！」

立刻，風月宮兩個受了傷的女人拔身而去，刹時間走得無影無踪！

老太太哈哈笑，一把拉住獨孤二郎，道：「快告訴我，你這功夫是不是司馬龍傳你的？」

「功夫呀……」獨孤二郎有些黯然！

老太太以爲小子在隱瞞甚麼，不由又道：「剛才你露的那一手，明明是司馬龍的大輪迴佛抄手，絕不會錯的，那一把抓碎骨頭的功夫就叫金剛掌，你瞞不過我老婆子的，快說，到甚麼地方……」

她忽然「噫」了一聲，又道：「天吶，你這模樣好像我的乾兒子嘛……」

獨孤二郎怔了一下！

齊大妹子立刻問道：「老太太，你還有乾兒子呀！」

「我有乾兒子！」

「你乾兒子有多大了！」

「同這小子差不多！」

「叫甚麼名呀！」

「我那乾兒子呀，他叫東方一郎！」

「一郎，一……郎……」余凝霜聽得大叫一聲，幾乎昏倒，立刻間，她又淚眼滂沱了！

獨孤二郎道：「娘，別哭！」

齊大妹子指着獨孤二郎，對老太太道：「老太太，你的乾兒子長的模樣與他差不多吧？」

「幾乎一樣，唉，我是越看他越像我的乾兒子！」

齊大妹子道：「老太太，實際上你的乾兒子與這位獨孤二郎是親兄弟孿生的，他叫二郎！」

老太太一聽，道：「我乾兒子沒提過他有個兄弟！」

齊大妹子道：「他們不但是孿生兄弟，而且這位夫人便是他兄弟的親娘，也是中州一劍獨孤無名的兒子呀！」

余凝霜突又仰天伸出雙手大叫：「無名啊，我們兒子長大了呀，你……你在何方唷……」

聽聽，聽聽就叫人心酸難過不已！

齊大妹子也爲之動容！

老太太一聽余凝霜是中州一劍獨孤無名的妻子，她走上前道：「夫人，我老婆子叫東方美呀！」

齊大妹子驚呼，道：「江湖怪俠，大酒簍子就是你老呀，我早該想到的！」

「哈……」東方美得意的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兒，想不到二十年不在江湖，竟還有人知道我老太婆的名號，哈……」

她忽然對余凝霜道：「是你的兒子我會還你的，只不過老婆子必需說明一件事！」

余凝霜急問：「我的一郎，他還好嗎？」

「哈……那小子好得不得了，只不過老婆子爲了叫他接我的衣鉢，我把他關在一處地洞中，等他成功了，自然放他出來，你安心啦！」

「謝謝，謝謝前輩厚待我兒子！」

東方美忽對獨孤二郎道：「快，帶我去找司馬龍，唉，我們都老了，他應該回心轉意與我相伴老年了吧，老來我們爲伴，我不會怪他拋棄我的，幾十年都過去了，人嘛，有清醒的時候，當年我一再的對他說過，找對象，要找一個眞正愛你的人，可是……」

她忽然雙目凶光畢露，吼道



：「司馬龍呀，他偏偏不聽我的話，愛上了何雙雙那個浪女人，可是人家又不愛他，何雙雙愛的是風流不羣的冷公元呀！」

她似是在傾吐着幾十年的滄桑，有悲哀，有氣憤，更有激動！

「我拚命的追求着司馬龍，而他，寧願苦等，這一等等了一輩子過大半了！」

獨孤二郎忽然落淚了！

「小子，你哭了！」

「我乾爹已死，我就不哭嗎？」

「甚麼，你說甚麼，你再說一遍！」

獨孤二郎道：「乾爹吐血死的！」他抹拭着眼淚，又道：「乾爹苦了一輩子，他……自己封在一個山洞裡整整十七年之久，只爲了一個毫不重要的誓言，我是在山中打野味奔到山上，乾爹才自洞中出來，那天好大的雪呀！」

「在甚麼地方？」

「大別山最高地方叫三仙岩！」

「哈……」大酒簍子的仰天狂笑，笑得她白髮飄飄，雙目掉淚，雙手虛空亂抓，道：「三仙岩，三仙岩，三仙岩，當年我一路追他，追到了三仙岩那個高高的荒嶺上，他就消失不見了，我在山上大哭，我……太愛他了，司馬龍呀，我如果知道你躲在三仙岩，早叫你同我一起過日子了，你知道我爲你借酒消愁嗎？我這情呀，是情孽，此生……」

忽的，她神奇的一把拉住獨孤二郎，道：「他死在那兒，帶我去看看！」

獨孤二郎道：「我娘剛與我相見呀，老太太！」

東方美道：「你如果不帶老婆子前往，你們一輩子也難以一家團圓！」

她此話一出，余凝霜急對二郎道：「快，快帶前輩去三仙岩！」

齊大妹子道：「公子呀，我帶你娘回雲夢，你帶東方前輩去三仙岩，半月之後我們再見！」

余凝霜也點頭：「我的孩子呀，你應該去的，當做的事就應該去做，你爹就是這樣，唉，情之一字，你不會知道的，世上多少人吶，爲情困苦迷惘一生，至死而不以爲苦，姻緣情懷，苦樂難分清楚，至情至愛，是非難有公論，孩子，去吧！」

獨孤二郎對齊大妹子道：「我去，可是我娘的安危，大嬸呀，你勞神了！」

齊大妹子道：「你放百二十個心，我會找個十分隱蔽地方，叫你娘安全的等你回來。」

獨孤二郎對東方美道：「老前輩，我帶你去三仙岩，完了以後你也要帶我去見我哥！」

東方美道：「你小子不吃虧呀，走！」

她拉了獨孤二郎，便立刻往東南方奔去了！

從這裡伏牛山區走向大別山區的三仙岩，那是上千里的路程，有得這二人走的！

余凝霜望着剛見面的兒子又被東方美拉走，不由深自一嘆，道：「問世間情爲何物，眞叫人生死相許！」

她頓了一下，又道：「這兩句話果然不差，想這東方美年輕時候必也很美，功夫又高，她偏愛上了司馬龍，但司馬龍又不愛她，司馬龍愛上了風月宮的冷公元妻子何雙雙，幾人處在愛的漩渦裡無法自拔，混過了一生，也痛苦了一生啊！」

齊大妹子道：「夫人，這世上太多的人，他們熱愛，愛得執着，愛得轟轟烈烈，至死而不渝的可並不多呀！」

「不了之情，造成了太多的悲劇！」

「所以我以爲平淡自然，自求快樂過一生！」

齊大妹子這是由感而發，她心中明白，痛苦過日子，那是對生命的一種糟蹋，人嘛，快活一日就是賺了一日，生命總是有限的短暫，若叫她也像東方美這樣的執着，打死也不幹。

齊大妹子就是把握人生，她才不會芳華虛度。

* * *

大酒簍子東方美與獨孤二郎走山路，第三日已到了太白山下，由此往南便是三江地界了！

孫二娘的野店就開在太白山下面！

現在，獨孤二郎與東方美一老一少的併肩奔來了。

那孫二娘與她的女兒孫水秀仍然在這裡住着，七虎山莊的西門開不再前來打那孫水秀的主意了！

七虎山莊的宰父長風有了命令，少到太白山下找她母女二人的麻煩！

就在獨孤二郎剛奔到野店門口，屋子裡傳來一聲歡呼尖叫聲：「哎呀，我的媽呀，快來看呀，石一郎他來了吔，幾年不見，又長高了！」

立刻，內屋走出個灰髮女人！

是的，孫二娘出來了，時光催人老，孫二娘的頭髮也灰蒼蒼的了！

孫二娘猛抬頭，她也笑了！

「喲，我的乖乖呀，可不正是石一郎嘛，這幾年不見你到來，孫二娘是挺想念的！」

她仔細看，又道：「那夜你在大雪地裡練刀法，一千遍呀，

哈……」

獨孤二郎吃一驚：「大娘，我不叫石一郎，我叫獨孤二郎，你說的石一郎他……」

楞了，孫二娘與孫水秀二人吃一驚！

「怎麼長得那麼像！」孫二娘怔怔的！

孫水秀道：「我看你就是……石一郎！」

她母女二人怎知石一郎已是東方一郎了，但東方一郎早已明白，他叫獨孤一郎，這是他住在這野店中下半夜在床上未睡着，聽到石一刀與孫二娘的對話了。

「我不叫石一郎，你們說的必是我哥，他如今在……」

「在我住的地方！」東方美終於開口了。

她對孫二娘母女二人，又道：「別問那麼多了，快給我們弄吃的叫他吃個飽，我老婆子的兩個酒袋裝滿酒，我們吃了好趕路！」

「行，二位屋裡歇着，咱們侍候，你們一邊吃，一邊告訴我，石一郎他現在怎麼了！」

東方美道：「他現在好得不得了！」

孫二娘撫掌道：「請問，一郎怎麼沒有來？」

東方美道：「他在用功吶！」

「用功？用甚麼功？」

獨孤二郎道：「練功夫，我哥就是跟這位東方前輩習功夫，他不能來！」

孫二娘道：「你眞像你哥！」

「我們是孿生兄弟！」

很快的，一應吃喝送上來了，孫水秀很高興的向那獨孤二郎道：「小兄弟，有機會同你哥一起來，老姐姐我很歡迎的！」

獨孤二郎道：「我會的，謝謝！」

一邊，那東方美捧起酒壺不用碗，二鍋頭她一口氣喝下二斤半，她甚麼也不吃！

孫二娘看得一瞪眼：「眞能喝！」

二鍋頭喝下肚，東方美哈哈笑，但她的話却又很難過：「阿龍，阿龍喲，我總想有一天同你對坐對飲，對談對唱，愉快的過上三五年，你……」

她忽然又難過的咬咬牙：「爲甚麼，女人還不就是女人，外表差不一定不美，我的心比何雙雙好多了，你爲甚麼不同我在一起呀，你糊塗，混蛋！」

獨孤二郎一聽，火了！

「你罵我乾爹，我就不帶你去了！」

「唷，你這小子，同你哥一樣，挺有良心的嘛！」

她猛喝一口酒，又道：「小子！你敢不帶老婆子去三仙岩，你也休想見到你哥，需知在這件事上，我們是水幫魚魚幫水，各不吃虧！」

獨孤二郎道：「那你別罵我乾爹！」

「行，我不罵！」她吃吃一笑，又道：「你小子如果合了我老婆子的意，老婆子傳你一套搬移大法中的無影功，加上阿龍授你的大輪迴佛抄手大法，小子啊，江湖上你可以橫着肩膀走路了！」

獨孤二郎道：「老前輩，我已與風月宮二宮主動過手過了招，她也吃不了我！」

冷冷的一哼，東方美道：「風月宮當年以陰狠毒辣四字闖出了名堂，只因阿龍的關係，我老婆子又愛阿龍愛得廢寢忘食，愛得快發瘋，所以我避開了風月宮的人，才由她們橫行江湖，想想幾十年了，這股子爭强好勝的勁頭兒淡了，但在武功上，老婆子不把她們看在眼裡放在心上，她們吶，甚麼東西！」

獨孤二郎道：「我爹的功夫又如何？」

「獨孤無名嗎？」

「是呀，你能打敗我爹？」

「沒對過手過過招，不知道，但若論年紀，你爹應比我老婆子小上三十春！」

獨孤二郎道：「你好老啊！」

東方美叱道：「人都會老，你也一樣會老！」

她忽然臉現悲愴的又道：「他老天不老，人老情不老，天荒地老不了情，孩子呀，人活着千萬別爲情而苦，那眞的是笨驢呀！」

獨孤二郎道：「那你老是……」

「我是笨驢……爲情困苦一生……」

她一挺而起，背了酒袋，提了另一酒袋，又道：「吃好了吧，咱們走！」

獨孤二郎抓了一塊醬肉，又捲了兩張油餅便跟上去了，孫水秀與孫二娘二人急忙奔到門口，孫二娘大聲叫：「小兄弟，有一天見你兄弟二人一齊來，孫二娘歡迎呀！」

獨孤二郎忽的又回來了！

獨孤二郎對孫二娘母女二人道：「你們眞好，對我兄弟二人有照顧，回去吧，看看桌子下面，是我送你們的，千萬要收下，大山裡賺小錢很苦的！」

他話說完，人又走了，而且走得眞快，眨眼間已是一里開外了。

孫二娘一聽，急忙與女兒轉入屋子裡，母女二人看桌下，甚麼也沒有。

孫二娘冷冷一笑：「這個孩子不老實，逗咱母女二人吶，沒他哥好！」



孫水秀道：「不會吧，我聽他說話挺老實的，不像是個說謊的！」

孫二娘叱道：「你看看，桌子下面甚麼也沒有！」

孫水秀拉開椅子低頭看，一道黃光射入她的眼中，不由得「噫」了一聲，忙着彎腰更低頭，不由大聲叫起來：「娘，快來看！」

孫二娘本已往灶上走，聽了女兒叫，急忙又回過身來，道：「看甚麼？」

「桌面下……」孫水秀把桌子用力推倒，這母女二人看得嚇一跳，桌面板子下方穩穩的嵌了一錠金子。

「哇呀呀，金條吔！」孫二娘大叫起來。

孫水秀用手去挖，她挖不下來，祇好取了刀子來，母女二人挖了半天才把那十兩重的金條挖出來。

要知獨孤二郎身上帶了三根金條，那是他由猴兒坡當山大王時候帶在身上的，原本打算送給齊大妹子，因爲齊大妹子在他的心中是恩人！

現在，孫二娘母女笑開懷了。

「這孩子眞的好，同他哥一樣的！」

「娘，我就說嘛，他們兄弟都是有良心的人。」

「那老太婆就不一樣了，喝了酒也不多說，出門就走，她也不掏銀子！」

「娘，那老太太沾了獨孤二郎的光了！」

這母女二人高興呀，二人對着笑，兩張臉皮都快笑得僵住了。

＊　＊　＊

已經翻過兩個山頭了，走在後面的東方美忽然不太愉快的說：「你這小子挺大方的！」

獨孤二郎道：「我大方？」

「吃了一頓酒飯，送人一錠金子，這……難道還不算是大方呀！」

「我的媽呀，原來老前輩已看到了？」

「你以爲我老婆子醉眼瞇瞇的是個醉婆子呀！」她又是一口酒喝下肚，又道：「老婆子可以告訴你小子知道，這家野店母女二人會功夫，開黑店，但人嘛，應該是正邪之間，所以站在女人立場，我不管你送她們甚麼！」她把酒袋拍拍，又道：「所以老婆子提了酒袋不給錢了，哈……」

獨孤二郎一聽，心中琢磨：「若論功夫，這老太太厲害，江湖閱歷更了得！」

獨孤二郎就是想不出來，自己往桌板下面把那錠金子偷偷的嵌去，她是怎麼會知道的。

＊　＊　＊

漸漸的，獨孤二郎也開始傷心起來了。

祇因爲前面十幾里外的大高山就是大別山三仙岩絕嶺荒山，他這是舊地重遊，觸景傷情。

反之，東方美却有一股子興奮。

「阿龍啊，原來你躲在這高山之上呀，我找了你二十年，你……你好狠唷！」

她說着，又見傷感的道：「人家已結婚生子十多年了，你仍然不死心，就像是……唉，我也等你一輩子，你今又得到了甚麼？難道你去西方世界找那何雙雙呀，我東方美不甘心吶，阿龍！」

前面帶路的獨孤二郎更是開始拭眼淚了！

「乾爹，二郎回來了，回來看你了，還有……」

他忽然回頭問東方美道：「對了，我帶你去見我乾爹，我向乾爹說帶誰一齊來了？」

東方美道：「說是舊識也可以，說是女友也行，小子啊，你就說是他的老婆又有甚麼不可以！」

「你們沒有結爲夫妻呀！」

「我們差一點結爲夫妻了！」

「差一點就是沒結婚。」

「死人不說話，活人我同意，小子，你有甚麼資格反對的？」

獨孤二郎一怔，道：「我舉雙手贊成你老人家是我的乾娘！」

「哈……」東方美大笑，敞開了喉嚨粗笑，聲震山岳，眞像鴨子叫！

獨孤二郎不笑，他的心中苦，苦得他開始往那座大高山上奔跑！

東方美不笑了，她緊緊的跟上去。

獨孤二郎這一回着實的要看看這老太太的功夫，她到底在輕功上怎麼樣！

要知獨孤二郎的功夫，自那司馬龍以開頂大法把自己數十年的功力全部渡給獨孤二郎之後，憑獨孤二郎的苦練，那已稱得上頂尖高手之列了。

獨孤二郎以十四五歲年紀，就能一蹦四丈餘高下，那實非常人可比。

此刻獨孤二郎忽然發足狂奔，奔行如飛。

他的口中更是大叫：「乾爹！」

從山下奔到山上，山嶺綿延十八里，獨孤二郎就足足奔飛十八里，等到絕嶺斷崖高處，獨孤二郎剛站定，耳畔忽聞一聲：「到了嗎？」

獨孤二郎猛回頭，不由得嚇一跳，老太太幾乎貼着他的背後站，氣不喘心不跳，臉不改色還呵呵笑！

獨孤二郎忍不住的一聲叫：「你……」

「我怕你跑掉！」

「前輩好功夫！」

「那表示你的功夫也不差！」

獨孤二郎道：「老前輩，你這就是如影隨形神功呀，我乾爹說過，江湖上能有此功夫的人祇有一人，他說的那個人必定是你了。」

「他是怎麼說的？」

「我乾爹說，秦川有個女子，那女子會搬移大法，功夫好，人也美，可是……」

「可是甚麼呀，你快說下去。」

獨孤二郎道：「我說了以後前輩生不生氣呀？」

「不生氣，人都死了生甚麼氣！」

「我乾爹說，女人會如影隨形神功，男人就慘了，這個男人時刻會心驚肉跳吃拉不自由，不自由就勿寧死！」

「甚麼？這話是你乾爹說的？」

「是呀，你想想，一個大男人，幹甚麼事都得防着老婆貼在背後，有一天惹火了她，挨刀殺也難提防！」

「唉，原來爲這個，他才不同我在一起呀！」

獨孤二郎道：「所以啦，女人過份監視男人，並不是一件好事情！」

東方美叱道：「老婆子以爲，這不是你乾爹說的，你小子是『裱糊匠上天……胡云(雲)』的！」

獨孤二郎道：「這麼說，那個當年的美女就是你老前輩了？」

東方美道：「不錯，老婆子也美過三十年，江湖上多少人打我老婆子主意，他們不是被我殺掉，就是被我老婆子嚇跑！」

「老前輩以此如影隨形身法嚇跑了他們的？」

「不錯！」

「連我乾爹也嚇跑了！」

「你……」東方美迭足道：「阿龍啃，你爲甚麼不對我說呀！」

她忽然拉住獨孤二郎道：「帶我去呀，站在這斷崖邊上喝西北風呀，小子！」

「到了！」

「到了？亂石巉崖，在甚麼地方？」

「就在此地！」

祇見獨孤二郎走到一處石堆前，他指着石堆道：「當年，我乾爹就是以大輪迴轟天掌力推開了千斤巨石，由此山洞之中再現世，他自囚十七年之久！」

東方美一聽之下，立刻雙手並施，把堵在洞口的石頭搬開來。

獨孤二郎攔不住，跪在洞口叫乾爹：「乾爹，東方前輩太愛你了，一生祇守你一人，如今乾兒子帶她來，乾爹呀，她才是你應該愛的人！」

那東方美把洞口撥開，荒草遮去半個石洞口，她身子一跳進去了。

獨孤二郎起身跟進去，祇見洞中石床上仍然平躺着那司馬龍的屍體，屍體已乾，皮連骨上如同風乾的鴨子！

依稀，仍然能辨出他是司馬龍！

怪事發生了！

東方美見屍她不哭，她笑。

東方美大笑，口中直叫：「阿龍阿龍，你還是被我找到了，哈……你跑不了啦！」

一邊跪在地上抹淚的獨孤二郎，他以爲東方美瘋了才會笑，才會語無倫次！

忽又聽東方美道：「阿龍呀，地老天荒你終於不開口，我就守你到永遠，哈……」

她忽的拉住獨孤二郎，吼道：「你們是怎麼過日子的？當他未發現你之前，他自囚洞中怎麼活？」

獨孤二郎道：「我好像對老前輩說過，那時候你來看，這洞中有泉水，渴了就喝泉水，洞中有香草，當菜吃有好處，你再看，那面有兩個小窟窿，山上野兔很喜歡這洞中長的香草，我乾爹把香草放在一個窟窿口，兔子一到他捉活的吃兔肉，地上鋪的兔子皮，天寒地凍也不怕冷呀！」

東方美一聽之下，忽自懷中取了一個小冊子，她十分愼重的對獨孤二郎道：「兩件事情告訴你！」

「甚麼事？」

「這第一件事情，你哥在練功，三月之後可練成，他住在終南山醉仙崖，找到地方大聲叫，他就會聽得到，可是要等三個月！」

「那第二件事情呢？」

「這第二件事情，就是這本小冊子上的搬移大法中的如影隨形功，你照冊子上寫的去下功夫練吧！」

獨孤二郎道：「前輩你……」

「我住在此洞中！」

「這兒已是墓洞了，同死人……」

「在我老婆子心中，他是活人，出去，老婆子就要封洞了，再不出去揍你！」

獨孤二郎道：「老前輩在此，總也少不了酒吧，是否由小子我帶把酒送來！」

「不喝酒！」

「爲甚麼？你祇吃酒的人不吃酒呀！」

「小子呀，老婆子喝酒是澆愁，找不到我心上人之後，老婆子才天天喝醉酒的，如今愛的人在眼



前，我老婆子就不再喝酒了！」

「唔，愛的力量偉大呀！」

「你小子以後會知道！」

她指着洞口又吼叱：「你出去，去到雲夢找你娘！」

提到了找娘，獨孤二郎不再多言，他回身便往洞外走，口中還大叫：「我會來探望老前輩的！」

「少來打擾老婆子的清靜！」

「我也會帶我哥來探望老前輩的，你難道也不想看到你的乾兒子？」

洞中，東方美大叫：「去告訴你哥我的乾兒子東方一郎，叫他以後找一個愛他的女人，找一個不愛他的女人，他小子就是混蛋！」

這幾句話顯然是她心中積壓多年的牢騷話，她此刻應是有感而發了！

於是，洞口的大石頭一塊一塊的又堆塞上了，從外表看，誰會相信那是一個山洞？

當然，更是無人會相信這山洞中還自囚了一個活生生的武林高手叫東方美！

* * *

獨孤二郎走了，他奔下了三仙岩，轉往雲夢，這條路他不陌生，當年與石二刀在一起的時候就走過了！

獨孤二郎如今是喜憂各半，喜的是見到了娘，又有了哥的消息，相信不久就會兄弟相會了！憂的是爹的生死弄不清，是生是死不知道，怎不令他憂心啊！

不料獨孤二郎剛奔到山脚下，從荒林中跳出兩個大漢來，這二人手上拎着刀！

等到這二人奔到獨孤二郎面前，三人看得一瞪眼！

兩個大漢不是別人，霍長山與毛六二人是也！

霍長山一見是獨孤二郎，一聲大叫：「哇呀呀，原來是當家的呀！」

獨孤二郎有些生氣的道：「是你二人呀，怎不聽我的話，再幹翦徑生涯呀！」

霍長山迭足浩嘆，道：「哎呀，當家的，咱們猴兒坡完蛋了呀！」

「怎麼會完蛋的？」

「當家的，自從你率領着衆家兄弟劫了三江知府衙門師爺的銀子，放走了那十個姑娘，沒幾天，大批官兵就殺上山來了！」

「來了多少官兵？」

一邊的毛六道：「三四百，也許四五百……」

霍長山接道：「這中間還有女子武功高，其中有兩個少女了得，殺人不眨眼！」

「又是女人……」

霍長山又道：「當家的，李度山他們六人受了傷，躲在林中正養傷吶！」

獨孤二郎道：「帶我去瞧瞧。」

毛六當先帶路，獨孤二郎道：「一百五六十兄弟們，他們怎麼樣了？」

「死了三十多，餘下的逃上大荒山，大伙都在盼！」

「盼？盼甚麼？」

「盼望着當家的快回來呀，我已派了馬老八去雲夢找你了，至今未回來！」

獨孤二郎一聽之下也火了！

「你快跟我走，咱們再回山寨去。」

霍長山道：「當家的呀，山寨被官兵們一把火燒了咱們三排大草房，祇有七個山洞在，裏面也被用石頭塞上了，完了吔！」

他口氣悲哀，表情無奈，說得獨孤二郎更是火大了。

獨孤二郎年少氣盛，他心中想這些官兵眞無情，不思如何收編安撫這些山上兄弟，動不動出兵來剿，來殺，他們都幹些男盜女娼勾當，這是甚麼世界！

似乎受了他爹獨孤無名的遺傳，思忖着一個人習武爲何事，不就是匡扶正義，安定家邦，除暴安良，助弱濟貧嗎，不要以爲上山就是當强梁，山盜一樣有義氣！

獨孤二郎以爲，這好惡不能由人來評斷，上天自有分得明，今天遇上這碼子事，說甚麼也得再回猴兒坡。

獨孤二郎口袋之中還有兩錠金子，他取出來交在霍長山手上，道：「把逃散的人一個一個的再找回來，咱們重振猴兒坡聲威。」

他一時間忘了快回雲夢會他的多災多難的親娘了。

霍長山與毛六帶了獨孤二郎進入荒林中，幾處斷崖深處有石洞，三人走入石洞中，祇見洞中鋪乾草，橫躺斜臥了四個人，祇一看便認出是李度山、徐大壯、王天笑與尹七四個人。

四人見來了獨孤二郎，四人的傷立刻間好像好了一大半，四個人已挺直了上身大聲叫：「當家的，你可回來了，再要不回來，怕是兄弟們快死光了。」

那尹七手拉獨孤二郎道：「當家的，這一次官兵來剿山，有個白衣女子，她帶了一個少女，這二人出手眞狠，雙手打出花葉鏢，鏢鏢中人身。」

他自身邊摸出一隻花葉鏢，對獨孤二郎道：「當家的，你看看，你看看這隻鏢，多麼的鋒利呀，我的大腿根上中一隻，我帶鏢逃。」

獨孤二郎一看之下，不由雙目一厲，發狠勁的道：「好呀，風月宮的女人也來了。」（未完・十九）

**上文提要：**唐耕心與李天佐抓住李桑，才知「天上人間」一些毒癮極深之人在地窖解毒，謊稱「大漠雙狐」加入是假的，祇來了「夜鶯」闕林，衆人商議之後決定乘虛而入……「十不全老人」急於建功，帶領部下襲擊「潛龍堡」，結果因唐雲樓等高手去「天上人間」，「潛龍堡」燬於一旦，龍潛、蕭笠等也戰死，衆人祇好去「一瓢山莊」……

# 神劍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司空羽・文
可飛・圖

## 妙手回春復容顏　換取承諾爲武林

火谷老人道：「祇有三成。」

李天佐道：「我有四成，也就是僅僅治得使人敢看的樣子，而不是完全和未毀容之前一樣。」

火谷老人道：「當然如此，請教李老弟如何治療？」

「採用洋法，老兄你呢？」

「我知道老弟的所謂洋法，也就是開刀，所以我祇能協助你，以內服之藥使傷口提早癒合。」

李天佐道：「三四成的成功機率，不知譚大俠滿不滿意？」

「不滿意也要滿意，因爲除了咱們二人，沒有人能做得到恢復三四成的成績。」

李天佐道：「如果石綿綿知道祇有三四成的復容機率，她可能不接受。」

這工夫譚起鳳走了進來，道：「如何？」

火谷老人說了祇有三四成的效果，譚起鳳大感失望，道：「祇有三、四成？」

李天佐道：「這祇是最保守的估計，況且，看情形，還可以再動第二次手術。」

「還要第二次？」

「如可能還有第三次，甚至第四次。」

譚起鳳緺起眉尖，一直展不開來，李天佐道：「你必須說服她，有耐心地接受一次、兩次、三次的手術，這種西洋手術，在國內還是獨此一家，別無分號。」

譚起鳳道：「還是不要預先告訴她要動好幾次手術。」

「還有一件事，我要事先說明。」

「請說！」

「動手術之下，需要換皮。」

「換皮？能不能取自她自己身上其他部位？」

「不行，臉皮最嫩，必須臉上的皮才行。」

「我的臉皮如何？」

「譚大俠的臉皮較粗糙，男人的不成。」

「那就讓這兒的丫頭……」

「那要看看她的血型，合則可用，不合則必須另找。」

李天佐一試那丫頭的血，立刻搖頭。譚起鳳大爲失望，道：「火谷老兄的見解如何？」

崔永泰道：「不瞞幫主說，這類手術，以西洋方法較爲有效，必須開刀。所以我祇能協助他使創口及早癒合。」

譚起鳳道：「能不能以綿綿自己身上其他部份的皮膚移用？」

李天佐道：「本來也可以，但最好是臉上的皮膚，況且，臉上動手術，再切割身上其他部份之皮，祇怕她痛苦，不易癒合，而且身體上也會失去了美感。」



的確如此，綿綿的胴體是完美無瑕的。

譚起鳳道：「以她自己身上其他部份之皮移植到她的臉上，然後再以我的皮膚植到她的身上成不成？」

「譚大俠的血型也不成。」

譚起鳳攤手道：「這可就難了！」

李天佐道：「說難也不太難，要是不顧石姑娘的危險和痛苦，取她自己身上的皮，當然也成。」

「取下皮之後很難癒合嗎？」

李天佐道：「是的，而且面積越大，癒合則越慢，太大了還有生命危險，所以被火或被熱水燙傷之面積越大，危險越大！」

譚起鳳看看崔永泰，崔向他點點頭，表示李天佐說的全對。

就在這時，譚起鳳道：「好像有人來了……」

向院中望去，兩個人站在內院門口，這民宅分內外院，這二人分明是自外院越牆而入的。

他們居然是燕雨絲和辛南星。

不但譚起鳳愣住，李天佐和那個使女也愣住了。崔永泰殘得太厲害，坐在輪椅上，所以還沒有看到。

譚起鳳冷哼地道：「來領罪赴死的？」

燕雨絲道：「也可以這麼說！」

譚起鳳道：「辛南星欺人太甚，迭次撩撥，我才忍無可忍，毀了他的容。至於妳，祇要永遠不在我的視野之內出現，我已經把妳忘了！」他把毀辛之容的事攬到自己身上。

燕雨絲道：「多謝！」

譚起鳳道：「那就滾吧！」

燕雨絲道：「滾是遲早要滾的！祇不過今天來此，要順便辦一件事！」

「不要囉嗦！你們沒有資格！」

燕雨絲道：「這和你無關，我是來求兩位名醫的……」

譚起鳳一震，吶吶道：「莫非妳要找李、崔二位爲辛南星治臉復容？」

燕雨絲道：「醫者有割股之心！我想兩位國手不能見死不救！」

「死？辛南星會死嗎？」

「他很消極！」

「這種人有勇氣自裁嗎？」

「有，差一點就……」

「可是兩位大國手祇怕不會幫助一個色狠！」

「如果他是色狠，你譚起鳳又是甚麼？」

譚起鳳大聲道：「你們一定要我……」

李天佐道：「譚大俠，這二位來了，我忽然想到一個可能變通的辦法。」

「甚麼變通辦法？」

李天佐道：「燕女士，我可以爲妳檢查一下皮膚及血型嗎？」

「爲甚麼要檢查，甚麼叫血型？」

「這不是馬上可以解釋清楚的。」李天佐道：「妳以爲找到大夫，吃上幾劑藥，臉上的疤痕就可以消失了嗎？」

「當然不會！」

「要爲辛大俠復容，自然要植皮，妳願意給他皮嗎？」

而這話很不好聽，燕雨絲又不能不答，道：「當然願意。」

「妳就是願意給他皮，也要檢查一下，你們是否適合。」

「有這麼麻煩？」

「如果麻煩之後果能治癒，那還是值得了哩！」

「怎麼？沒有把握？」

「女士以爲找人復容就可以完全和未毀前一樣？」

燕雨絲不出聲了，李天佐道：「請二位進屋來一下。」

古代名醫扁鵲和華佗，醫術精奇，那時華佗已可開腦，（按：現代醫學發達，開腦也不過才二三十年歷史。）所以在數百年前植皮，在名醫來說並不太玄。

檢查結果，大家都希望知道。

在客廳中，譚起鳳坐在主位上，李天佐及崔永泰在客位上，燕雨絲和辛南星坐在下位上。

辛南星一直低着頭，要不是燕雨絲强拉他來，他是絕對不會來的。

客廳內很靜，每個人的心事不同，希望却大致相同。

李天佐此刻眞是舉足輕重，道：「有件事我必須鄭重聲明，事實如此，不能不遷就……」

譚起鳳道：「李大國手快點說出來好嗎？」

「快不快都差不多，因爲必會引起一些爭議。」

譚起鳳道：「是怎麼回事？」

李天佐道：「這事眞難說，好像冥冥中這麼安排似的……」

燕雨絲道：「李大夫請快說吧！是不是我的皮膚不適合他？或者……」

李天佐道：「正是，妳和辛大俠的血型不合，而偏偏妳的血型和石綿綿姑娘的相合……」

衆人一聽，不由一怔，燕雨絲大聲道：「要我爲她植皮？作夢！」

李天佐攤攤手道：「這一點在下早就想到，但巧的是，偏偏譚大俠的血型正好與辛大俠的相合……」

衆人又是一怔，譚、辛二人臉色驟變。

這眞是一件最頭痛的安排，要

燕雨絲爲情敵植皮，簡直是門兒也沒有。如果要譚起鳳爲辛南星植皮，有這種可能嗎？

屋內陷入可怕的沉寂，很久之後，譚起鳳道：「除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合適的皮膚了嗎？」

「當然有，祇不過到哪裏去找？找誰？」

譚起鳳道：「身上任何部份的皮膚都成嗎？」

李天佐道：「除了臀部皮膚較粗之外，其他各部份的都成，但女性植皮却必須是較爲細嫩的皮膚。」

譚起鳳道：「我願以自己的皮膚換取別人的皮膚爲綿綿復容。」

「好！」李天佐道：「僵局終於打開了一邊，燕女士如何？」

燕雨絲恨石綿綿入骨，可以說母子離散，家庭破碎，全由石綿綿引起，要她爲她植皮，這怎麼成？

李天佐道：「燕女士，這是互惠的，如妳不答應植皮給石姑娘，當然，辛大俠也就不可能得到譚大俠的皮膚，妳要三思！」

「不可能！」燕雨絲大叫着。

譚起鳳走了出去，崔永泰道：「夫人，如妳不太重視辛大俠的復容，你也不會來此。既然已經拋頭露面來了，何不成全到底？」

燕雨絲很堅決，絕不會成全她的敵人。

又僵持了一會，辛南星站起來，道：「雨絲，我們走吧！我本就不願意來的。」

燕雨絲却又不想走，辛南星却已走出客廳，燕雨絲上前拉住了他，道：「南星……」

「這是打不開的僵局，走吧！我能體會妳的心情，如果我是妳，大概也會和妳一樣！」

「南星，我……」

「妳放心！妳不能成全妳的大敵，我十分同情妳，我寧願永遠是醜八怪，也不會讓妳痛苦的！」

辛南星硬是拉走了燕雨絲。

崔永泰道：「這後果在我意料之中。」

李天佐道：「現在還言之過早！」

崔永泰道：「怎麼？你以爲他們還會回來？」

李天佐道：「可能，但這可以作爲他們之間情感的試金石。如果他們之間的情感和譚大俠與石姑娘二人一樣地深厚堅定，他們必然還會回來，一個人爲了愛，必要時連生命也可以犧牲的！」

崔永泰低聲道：「你以爲他們二人之間是情重於慾，還是慾重於情？」

李天佐道：「他們二人是情、慾並重，可能慾比情稍多一些！」

「對了！老弟，你不但醫術高明，看事也深入一層。我以爲他們回來的可能性不大了！」

李天佐道：「我的看法稍有不同，如果他們不回來了，他們在一起的時間就不多了……」

這工夫，辛、燕二人又回到院中，站在門口，燕雨絲道：「李大夫，我勉爲其難！」

李天佐道：「那太好了！我就知道，夫人乃是重情感的人！」

崔永泰不由折服，不但這類醫術不如李天佐，料事也不如他。

李天佐道：「這件事就好辦了！我再來仔細檢查，研究一下……」

＊　＊　＊

在這二人的手術中，崔永泰作了李天佐的助手。這也是因爲李天佐的醫術足以服人。

燕雨絲心不甘情不願地以大腿內部的細嫩皮膚成全了石綿綿，譚起鳳也以同一位置的皮膚成全了辛南星。

一個成全的是自己妻子的情人，另一個則是成全了自己丈夫的情婦。

這是一件打鴨子上架的事，沒有選擇的餘地。

當然，也在考驗這四個人（兩對情人）之間的情感純度。

二十天後，石綿綿和辛南星的臉自然都有顯著的改變。而移植皮膚的譚、燕二人的腿也癒合了。

現在，開始第二次植皮，因爲石綿綿和辛南星都對李天佐有了信心。第二次手術後，效果必然更好。

好在除了兩位大夫，不是病人就是病人最關心的人，他們都有耐心等待。

又過了十五天，創口癒合。本來也沒有這麼快，自然是崔永泰內服外用的藥極具癒合效果。

揭開藥布一看，自然是又大有進步。

兩人都是嚴重毀容，也不可能一蹴而成，所以譚起鳳和燕雨絲二人都大讚手術之神奇。

兩個當事人自然要攬鏡自照，一看之下，他們也知道，不能像變魔術一樣，一下子就變成以前的樣子，他們都以爲，再有一次，那就和一個普通不太美也不醜之人相似了。

兩人都表示滿意，且感激兩位名醫。

李天佐道：「再有一次，我以爲也差不多了，不知兩位願不願意接受第三次手術？」

兩人都願意，於是第三次手術也做過了。這天晚上，李天佐和譚起鳳在後院中品茗，李天佐道：「譚大俠，我要回去了！」

「李大國手，我知道不該再留你了，可是，萬一還需要第四次手術呢？」



李天佐道：「譚大俠，即使再動三次手術，仍不能使他們恢復舊觀！」

「話是不錯，但多一次是不是更好一些？」

「不一定，譚大俠，我以爲三次以後，就沒有甚麼必要了，再說我很思念一些老友，不知小唐等人如何了！」

「他們很好，已遷到『一瓢山莊』去了！」

「譚大俠，這些日來，在下發現，你並不是一位……」

「以前以爲我是個沒有人性的禽獸？」

「當然不敢那麼想，但我發現，大俠用情至尊。有所謂『祇畏僞君子，不怕眞小人』，因爲僞君子有一層假善的外衣，眞小人却是赤裸裸地，使人有所提防……」

譚起鳳道：「謝謝李大國手誇獎！」

「譚大俠今後有何打算？」

「祇希望和綿綿永遠廝守……」

「大俠就把『人間天上』交給『十不全老人』了？」

「是的，他可以繼承我的事業。」

「大俠不想爲後代子孫積點陰德？」

「『十不全老人』有甚麼不好？」

「和氣致福，殺氣寒薄！老賊是個不折不扣的屠手！」

譚起鳳道：「如今却也沒有更合適的人選了！」

李天佐道：「大俠從未考慮過收攤子？」

「你是說解散此幫？」

「那不是大功德一件嗎？」

「這……我還沒有考慮過……」

李天佐道：「大俠不以爲這件事很值得考慮嗎？」

譚起鳳道：「李大俠，我祇想改善幫中不合理之作風，却還不想解散！」

李天佐嘆口氣道：「大俠有未想到？這事和爲他們復容差不多？」

「你是說……」

「祇能改善，不能徹底解決……」

譚起鳳一驚，道：「李大國手是說，你也能爲他們的毀容整到十之八九的程度而沒有去作？」

李天佐道：「不是不去作，而是心情不好，潛龍堡死了一百餘人，大俠以爲這對我的技術沒有影響？」

譚起鳳暗哼了一聲，原來他留了一手，算是敲詐。

「李大國手是說，祇要我解散『人間天上』，你就可以把綿綿完全恢復舊觀？」

「不是完全恢復舊觀，而是和過去差不多了。也可以這麼說，如果遇上一個不知她曾被毀過容的熟人，可能看不出她曾經被毀過容！」

「噢……」譚起鳳大爲驚喜，也很惱火，道：「我不解散『人間天上』，你就不竟全功而留一手？」

「事實上，我也盡了全力！」

「好，讓我考慮三天！」

「不，大俠祇有考慮一夜的時間。」李天佐道：「若大俠答應了，我就留下來作最後一次手術，反之，明天我就要回去了！」

「好，明天我回你的話！」

譚起鳳往前面去了，在前面通道上，他和燕雨絲不期而遇，燕雨絲和辛南星來此之後，盡量避免和他單獨見面。

譚起鳳道：「妳不想孩子們嗎？」

「那是我的事。」

「辛南星的臉好了之後，你們要遠走嗎？」

「那也是我們的事。」

「你們之間眞有所謂至情嗎？」

燕雨絲冷笑道：「如果沒有，我兩條大腿內側的皮膚都是疤痕纍纍，那是爲了甚麼？」

「我是說辛南星除了慾之外，還剩下多少情？」

「不會比石綿綿給你的少。」她要走，他攔住了她，道：「我還要問妳一句，最初到底是誰先勾引誰？」

「用不上『勾引』二字，他是君子。」

「如果他是君子，那第一次見面就發生了那種事，就顯示妳不是淑女了。」

「即使是以前，我也沒有把自己當淑女，就像你也沒有資格爲君子是一樣的。」

譚起鳳道：「妳恨我，我也不怪妳，我祇是爲妳抱屈。」

「抱甚麼屈？」

「和辛南星在一起，委屈了妳。」

「你想拆散我們？」

「絕不，我總以爲，辛南星不是一個有骨氣的人。」

「不是又如何？」

「如果不是，妳的未來很不樂觀。」

「危言聳聽，告訴你，你破壞不了我們。」

譚起鳳攤攤手，欲言又止，燕雨絲已經走了。

第二天晚上，譚起鳳和李天佐又在後院中品茗。他對李天佐很敬佩，但他也很惱火，能做得很好，却又留了一手。

李天佐道：「譚大俠先不必回

答那個問題，我想另外請教一個問題。」

譚起鳳道：「那就問吧！」

「大俠一直未考慮過與夫人重修舊好？」

譚起鳳有點意外，似乎想不到他會問這個問題。他搖搖頭，道：「你不以爲問這問題是多餘嗎？」

「怎覺得是多餘的？」

「他們二人要不是深深相愛，燕雨絲會帶他來此求醫？」

李天佐道：「那是表面上的看法。」

「甚麼？表面上的？」

「對，他們如果眞到了無阻無礙的境界，就不必來拋頭露面了，你想想看，我們二人是譚大俠請來的，他們二人稍有自尊也不會來求你的。」

「他們不是來求我而是來求你們二位。」

「其實那是虛假的，大夫是大俠請來的，他們來此求醫，自是來向大俠低頭。」

「不對，他們不會向我低頭，也可以說，他們雙雙來此求醫，也等於是來向我炫耀或示威的。」

李天佐微微搖頭，道：「譚大俠，祇怕並非如此，等着瞧吧！關於昨天所談之事……」

譚起鳳道：「在下決定答應這個條件。」

「大俠空口無憑。」

「怎麼？還要譚某寫個字據給你嗎？」

「好！大俠一言九鼎，在下信得過，請問要多久的時間？」

「三個月以內。」

李天佐抱拳道：「譚大俠才眞正是千古情聖，祇怕換了任何其他的人，都不會輕易放棄的。」

＊　＊　＊

潛龍堡被襲之前，派往四大門派去聯絡的四個年輕人如莫傳芳、夏乾、冷雪舫和鄭昭，其中一人未死。

這未死之人即冷雪舫，原因是他回程時遇上「人間天上」的人，動手之下不敵，被追逐截殺，躭擱了行程。

妙的是，他正好發現了譚起鳳爲石綿綿復原的民房。

他看到譚起鳳進入該民房中，立刻回去報告，這才發現潛龍堡變成一片焦土，且在附近看到一些新墳。

未死的人他可以猜出，可能是去了「一瓢山莊」，就立刻趕到「一瓢山莊」。

幾位前輩很重視這件事，認爲可以捉活的，也都相信譚起鳳可能和石綿綿隱在那裡。

甚至他們也相信，李天佐和崔永泰也在那裡。

表現最激烈的是龍三，一時也不能等，要立刻前去復仇，一干長輩們也都能體會他的心情。

於是由唐雲樓和班達加上小唐和龍三共四人前去，他們以爲這實力足夠了，其餘如嚴如霜、顏君山和江豪等人留守。

在目前，留守太重要了。他們估計，「十不全老人」可能再次發動奇襲，一舉而殲滅白道中人。

由「一瓢山莊」去譚起鳳之處不過一天的脚程，第二天傍晚就到了。

四人略事休息，用過晚膳，就在那民房四周看了一下，然後等到二更過半。

譚起鳳和臉上包了藥布的石綿綿在談話，他們都充滿了希望，石綿綿道：「起鳳，此恩堪稱『恩同再造』了！」

譚起鳳道：「咱們還客套甚麼？」

「起鳳，這已經証明了一件事，你對我是至眞至純的了。」

「怎麼？在此之前妳以爲我對妳是假的？」

「至少我以爲你對我的慾多於情感。」

「妳想想看，若非我非妳不可，我會輕易把『人間天上』交給別人管理，甚至我還答應了李天佐，祇要他能使妳的容貌恢復十之八九，我就解散『人間天上』。」

「起鳳！」他們緊緊地抱在一起。

在此同時，燕雨絲在辛南星屋中，兩人都沒有談話，很久之後，辛南星道：「雨絲，妳在想甚麼？」

燕雨絲道：「我偷聽李、譚交談，李說能使復容的效果達十之八九。」

「那不是和原來差不多了？」

「正是，但是那是指石綿綿。」

「怎麼？兩個復容的人待遇不同？」

「他們之間有約法，李爲石復容十之八九，譚就在三個月內解散『人間天上』。」

辛南星默然，停了一會，道：「雨絲，即使我祇能復容六七成，也很知足了。」

「不，如果待遇不公，我會報復。」

「不要，雨絲，我們鬥不過他。」

「你不懂，現在他可能鬥不過我們。」

「怎麼會呢？不論是武功或人手衆多，都不是我們所能比擬的。」辛南星一直活在燕、譚二人情感的夾縫中。他道：「雨絲，妳有甚麼辦法對付他？」辛南星握住她的手道：「雨絲，譚大俠對我們已經算是很寬大了。」



「南星，你這話就沒有出息了。」

這工夫譚起鳳忽然發現班達喇嘛站在房門外，不由大驚，本來班達和他比仍是差一截子的，怎奈他爲石綿綿植皮，兩大腿內側創口尚未癒合。

「班達，你們來了多少人？」

「祇有四個。」

「是哪四個人？」

「唐雲樓、我、唐耕心和龍三。」

這四個人中的一個——唐雲樓就未必調理得了，況且，他必須帶走石綿綿。

他知道，龍三是來復仇的，冷雪舫也要爲蕭笠報仇。

譚起鳳道：「綿綿傷勢未癒，能不能稍緩數月？」

班達道：「我能緩別人不能緩。」

「好吧！」譚起鳳道：「我馬上出去。」

班達退回院中，譚起鳳爲了石綿綿，可能不顧身份了，抱起她拏起兵刃就自後窗穿出。

但是，龍三發誓不會讓他逃掉，掄鐝攻上，祇攻不守。仇恨使他隨時準備犧牲。

譚起鳳抱着一人，一手迎敵，龍三還是佔不到便宜，此刻唐雲樓呢？原來這四周也有「人間天上」的心腹監視保護。

那是霍、歸和談天儀十來個人。

這些人自然不是唐雲樓的敵手，但正因爲他的身份太高，也不忍下手太狠，一旦留情，就會拖久些。

唐雲樓以爲，屠殺潛龍堡之人，主要罪魁爲「十不全老人」，其餘均是從犯。

就在談天儀中了一掌，歸、霍兩個跛足高手不久也被擊退時，「魚鶩」關林又出現了。

這就是躭擱時間的原因。

要是唐雲樓一出手就不留情，這些人沒一人能接下他二十招，即使是「魚鶩」關林，祇怕也接不下他的七十招。

至於小唐，被八九個「十二天使」中人纏住，雖傷了幾個，一時也不易脫身。

所以龍三十分不利，以他的造詣和譚起鳳比，自然相差太遠，不出二十招就開始挨打，不久被擊倒。

譚起鳳不忍重挫他，更不忍殺他，抱着石綿綿越牆而出。

此刻的燕雨絲和辛南星也不能不逃，因爲她目前的身份，不怕白道中人，但辛南星等於叛幫，被逮回去八成沒命。

二人在牆外就被龍三遇上，道：「辛南星，也可以說一切不幸皆由你而起。」

「師弟，我沒有參加他們去屠堡，事實上，我和雨絲在一起，從未進過『人間天上』。」

這當然是眞的，但龍三道：「你不和燕雨絲胡來，譚起鳳不會終日不返幫，也就不會由『十不全老人』負責率衆到潛龍堡去。」

辛南星道：「師父之不幸，我萬分難過。」

「如你眞的難過，就自絕在此。」

燕雨絲道：「龍三，去屠堡的人是『十不全老人』，和南星根本扯不上關連，你要怎麼樣？衝着我來好了。」

「妳以爲能唬住我？」

「試試看！」抽刀攻上，刀鐝一接，刀被鐝盪開，論膂力，燕雨絲不如龍三，但論招術，龍三却佔不到便宜。

這半年多以來，她和辛南星在一起，自然會縱慾而荒廢練武，而龍三却大爲精進，所以二人相差不多。

辛南星在一邊搓手，幫助那一個都不好。

譚起鳳抱着石綿綿奔出兩里左右，林中閃出一人，竟是小唐。

譚起鳳對小唐有一份特殊的看法，而小唐對此人也差不多，但自潛龍堡被毀，幾乎無一活口之後，這份惺惺相惜就淡了。

「譚起鳳，也許我仍非你的敵手，但我必盡全力絆住你。」

譚起鳳道：「你沒有錯。」

「我若是不留下你，無法交代。」

「對！」兩人都撤劍在手。

石綿綿道：「耕心哥，我求你也不成嗎？」

「石姑娘，潛龍堡一百七十八口……」

「那和起鳳一點關係也沒有，完全是『十不全老人』的主張。」

「他畢竟是一幫之主，他要負責。」

兩個人立刻動上手，譚起鳳有時用刀法，有時也用劍法，他的刀窄長，和劍極相似。

譚起鳳覺得，每次和小唐交手，他都有進步，這年輕人太可怕了，七八十招後，譚雖佔了上風，却沒有較大的突破。

這是因爲小唐把父母的絕學合併精研，自成一格，更加凌厲，加之譚起鳳的心在石綿綿身上，又怕有人追來。

如此打法，自然不會有多大的威力。

石綿綿道：「唐大哥，起鳳已答應李天佐李大哥，祇要李大哥使我的復容效果達到八成，起鳳決定

解散『人間天上』。」

小唐心一軟，此人對石綿綿眞是情深似海，他說得出就必能做到。

祇不過要他放他一馬，又覺得不妥。

就在這時，忽見遠處有人向這邊追來，好像是龍三。

小唐此刻心念疾轉，放不放呢？放了，譚可能會解散「人間天上」，要找「十不全老人」較易，如不放，此刻加上龍三，譚不易脫身。

臨時決定，小唐道：「請吧！」力擊一劍，譚、石狂奔而去，小唐追了一陣。

這工夫龍三追了上來，道：「小唐，是誰？」

「譚起鳳！」

「你和他打了多少招？」

「七八十招左右。」

「你眞行，換了我，接不下他三十招。」

「你別高估我，他爲石綿綿植皮，大腿上的傷未癒，要不，我也接不下這麼多招。」

「可惜我遲來一步，不然的話，這血賊跑不了的。」

「怎樣？其餘的人呢？」

「『魚鶯』關林已被唐前輩重挫而生擒，談天儀負傷而逃，其餘七八個『十二天使』中人全被擊斃。」

「辛南星和燕雨絲呢？」

「也跑了，剛才我就是來追他們的。」

＊　＊　＊

此刻譚、石二人奔出十七八里之外，已經慢下來，因爲劇烈震動會使傷口惡化。

「綿綿，傷口要小心，李天佐和崔永泰又都不在我們身邊。」

「是啊，再找李天佐祇怕很不容易了。」

「那可不見得。」溝中走出一人，竟是李天佐，二人不由大喜，

譚起鳳道：「李兄眞信人也！」

李天佐道：「咱們都要信守諾言，我把石姑娘的臉治好，你要解散『人間天上』。」

「那是當然。」

「所以我就跟來了。」

「不會是引人來攔截我們的吧？」

李天佐道：「李某不會作這種事，我是以整個武林的安危爲重。」

「佩服！」譚起鳳道：「我們走吧！」

李天佐道：「李某還有個要求，要先講在前面。」

「請說！」

「『人間天上』解散，要把『十不全老人』、歸鄉、霍金、石擎天和金羅漢等人交給我們。」

譚起鳳有點爲難，「十不全老人」傳了他部份武功，而石擎天也算是他的岳父，這眞爲難。

「譚大俠作不到嗎？」

「李兄，上次祇約定解散『人間天上』，如今又增加了一項，等於額外的要求。」

李天佐道：「解散『人間天上』，進而交出這幾個人，不過是一件事！」

譚起鳳道：「李兄，這不是一件事。解散之後，你們要對付誰就對付誰，我管不着，但要我把他們親手交給你們，這一點……」

李天佐道：「這樣吧，只把『十不全老人』交給我們就成了！」

「李兄，有所謂『盜亦有道』，我雖爲一個邪惡幫會之主，也有我起碼的作人準則，不能出賣朋友！」

李天佐道：「既然如此，我也不便勉强你，你至少可以告訴我們，確切解散之期吧？」

「當然，這一點我可以作到……」

李天佐道：「我們走吧！再找個地方，定要十分隱蔽。」

「不久前雙方火併，李大俠在何處？」

「我立刻藏了起來，我不能幫你，當然也不便幫對方，假如我是個雕塑家，我能把細心經營而即將完成的作品再把它毀了嗎？」

「好高明的比喻，的確不能……」

＊　＊　＊

石綿綿在巧奪天工的技術之下，復容幾乎已有十之八九的成績，她興奮，譚起鳳更高興。

對李天佐這份感激自是不必說了。這是揭開藥布之日，石綿綿攬鏡之下，發出了無法自制的歡呼。

譚起鳳取出十萬兩銀票，道：「李兄，盞盞之數，不成敬意，這份友誼是不能和金錢比擬的！」

李天佐沒有去接銀票，道：「譚大俠，既然金錢不能和友誼比，





這件事就不必介入金錢！」

「無論如何，我不能不意思意思！」

「譚大俠能鐵定解散『人間天上』，這已經是天大的禮物了！」

「李兄總要收下，會不會是嫌少？」

「好好！譚大俠，既然你過意不去，我就拿點，你把所有的銀票都掏出來如何？」

譚起鳳全掏出來放在桌上，李天佐選了一張一千兩的收下，道：「既然要意思意思，已經夠了！」

「李兄，你眞是一位廉潔的君子！」

「這實在不敢當，但望大俠告知確實之日期。」

譚起鳳想了一下，道：「今天是十二日，下月十二日，即爲解散之期！」

「譚大俠，君子一言。」

「如白染皂！」

「我要走了！」

＊　＊　＊

「十不全老人」坐鎭「人間天上」，所受到的尊敬不比譚起鳳差，第一，他下令分批戒毒，其次薪水提高。

這次把潛龍堡的人趕盡殺絕，部下更對他增加了向心力。

這工夫「十二天使」中的一個年輕人來報，說是夫人回來了，「十不全老人」道：「和幫主一起回來的嗎？」

「不是，僅夫人一人，有要事要見代幫主！」

「好，快請！」

燕雨絲和「十不全老人」見了禮，「十不全老人」道：「夫人是不是改變了心意，此後不再在外面遊蕩了？」

「不是，我是來傳達一個重要消息的！」

「是甚麼重要消息呀？」

「老前輩想不想聽？」

「妳目前是胳膊彎向外，還有甚麼好消息呢？」

燕雨絲起身就要出廳。「十不全老人」道：「雨絲，老夫不過是開個玩笑，妳專程回來，自然是有大事相告了！」

「當然！」

「那就請坐，說出來吧！」

「石綿綿已經恢復容貌了，所以譚起鳳不可能回幫了！」

「噢！是崔永泰的回春妙手嗎？」

「不是，是李天佐，崔只是助手。」

「這是在老夫的意料之中。」

「只不過有件事却不在你的意料之中。」

「甚麼事？」

「他答應李天佐的要求，一旦手術成功，要解散『人間天上』。」

「十不全老人」一震，道：「眞的？」

「不但是眞的，而且還訂下了日期！」

「何時？」

「下月十二日。」

「十不全老人」冷冷一笑，道：「他不先打個商量，就獨斷獨行，自作主張嗎？」

「他以爲『人間天上』是他手創的，他有權作任何處理！」

「不見得，如今老夫和部下相處，水乳交融，不能因他一句話就這麼解散了！」

「我也有此同感！」

「老夫歡迎你返幫！也歡迎辛南星加盟。我會給他一個較高的職位。」

「多謝前輩，另外還有一點……」

「請說出來。」

「對方要求在解散之日，要把幾個重要人物交給對方……」

「十不全老人」忽然狂笑一陣，道：「一定有老夫了？」

「是的，前輩是第一位，另有歸、霍、石、金四位，再下面的就沒有興趣了！」

「好好，老夫很感激妳回來報信，只要下月十二日他返幫來，妳的消息就十成十可靠了！」

「老前輩如不信，我就留下作人質。」

「不是不信，老夫要請你們作副幫主或護法，也請你們在此看看老夫如何處理這件事。」

「謝謝前輩！」

「由於妳事先告訴老夫這件事，一來使老夫免於危險，二來也使本幫也免於危亡，老夫心存感激，決定把一身所學傳給三個人！」

「不知是哪三個人？」

「妳和辛南星，再加上一個談天儀！」

「老前輩，談天儀是譚的愛徒，他靠得住嗎？」

「當然，老夫不作沒有把握的事……」

燕雨絲是如何知道譚、李二人之間的約定呢？原來譚起鳳和石綿綿被小唐放了一馬之後，奔出十來里。二人在休息交談，巧的是燕、辛二人也逃出，就在附近，聽到了他們二人的交談中最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解散「人間天上」。

至於把「十不全老人」交出，譚反對的話，燕雨絲並未說明，等於加油加醬，說是打算交出。

燕雨絲過去雖知二人在一起，而且譚對石很認眞，却未親眼見過，前幾天辛南星和石綿綿動手術復容，同住在一幢大宅之中。

在那一段不短的時間內，她有很多次聽到譚石情話，也偷看到譚餵石吃藥及吃飯。甚至爲她洗脚或洗澡。

自那時起，她就恨到了頂點。

燕、辛二人隱在一邊聽到譚、李交談，正要出面再要李天佐爲辛南星作最後之治療，譚等却迅速離開了現場，他們二人竟未追上。

原因是譚拖石而奔，速度不減，燕背辛而行，那就很慢也很吃力，不久就追丟了。

* * *

「魚鶯」關林被帶回「一瓢山莊」中，班達說了此行的經過。

江豪道：「原來他們在治療毀容。爲甚麼不把辛南星那叛徒帶回來？」

龍三道：「算他命大，被他溜了。」

唐雲樓却知道，不論是譚起鳳或辛南星，小唐都有縱敵之嫌，甚至班達喇嘛也略知小唐對辛南星放了一馬，只是唐雲樓和班達二人都不能說。

好在此行未空手而回，立刻開始審問關林。

江豪踢了關林一脚道：「老小子，說說『人間天上』的事？」

關林栽大了，也就把生死置之度外而不出聲。

龍三道：「到潛龍堡去殺人，有你一份對不？」

關林還是不出聲，龍三一脚踩向他的肋骨末梢上，關林也眞會忍，面孔扭曲，但未吭一聲。

嚴如霜道：「關林，事已至此，說了可以少受些痛苦。」

關林道：「在下被俘，唯求速死！」

「沒有那麼容易，除非你能說出『人間天上』的近況和未來的動向！」

關林道：「你如果是我，你也不會說。好歹我是『人間天上』的副幫主……」

龍三一脚又踩在他的小腿迎面骨上，這兒最痛。

關林一頭大汗，還是沒吭一聲。龍三滿門血債，只要有機會，就絕不放過。

這工夫又在他的腰上力蹴三脚，不要說是血肉之軀，就是一塊鐵也會蹴扁的。

那知關林這一次非但沒有吭，動也未動一下，班達道：「關林已自斷舌根自絕了……」

果然如此，此人還不愧爲一條漢子。

顏君山道：「目前譚起鳳不問幫中之事，全由『十不全老人』手包辦，而這老賊又十分了得，咱們總要想個法子幹掉這個老賊。」

江豪道：「有個最好的人選，可以去辦此事……」他睨着小唐。

小唐道：「江前輩別找我的麻煩了！」

江豪道：「這怎麼能算是找你的麻煩？你只要和燕子飛聯絡一下，那邊的情況就一目瞭然了！」

「也不是那麼簡單，燕子飛通敵的罪名被坐實之後，他再也不會被信任，也就得不到幫中的秘密了！」

「話是不錯，但身在『人間天上』之中，總會聽到一些消息的。」

班達道：「知己知彼，百戰百勝。唐小哥不妨試試看。我總覺得『十不全老人』比譚起鳳更狠更毒！」

顏君山道：「正是！」

班達道：「似乎譚起鳳目前想收回『人間天上』的統治權也未必能辦得到。」

眾人都同意他的看法，江豪的建議，都不反對，唐氏夫婦也不能反對，只好讓他去找燕子飛。

事實上大都知道，最好的一條路是燕雁，她對唐耕心更好，却都不說出來。

原因是死了一百多人，大家都帶孝，也就不分是爲誰帶孝了。連蓮剛死，誰也不願談這類的事。

* * *

「十不全老人」說了就作，一有空就在後面暗道口外傳授燕雨絲、辛南星及譚天儀的武功。

此刻談天儀還不知道師父和「十不全老人」卯上了，十二日師父要回來接收統治權，且制住「十不全老人」。

當然，制住他交給李天佐，這不過是燕雨絲添油加醬，故意挑撥，唯恐天下不亂而已。

「十不全老人」對燕雨絲及辛南星並不太瞭解，他所以敢把絕學教他們，主要是他們和譚起鳳勢不兩立。

理由只有這麼簡單。

至於談天儀，老賊是愛才，因爲談天儀頗堪造就，他以爲以絕技誘之，絕對可以使他叛離譚起鳳。

當然，還有另外一個控制他的法寶即將亮出來。

那就是「十不全老人」的孫女江蓀，她身手高絕，而又美艷。昨夜才到，談天儀驚爲天人。

「十不全老人」教完了今天的課程，特別叫談天儀到他的院落去。他這院落大小僅次於譚氏夫婦的。

「十不全老人」道：「你可知老夫傳你絕技的深意？」

「老前輩有意栽培……」

「以前我傳譚起鳳，也不過才一二十招，而對你，却要傾囊相授！」

「多謝老前輩成全！」

（未完・卅三）


THE ROYAL GOLD
紫金丹
寧神固神
腦活腎通　事業成功
THE ROYAL GOLD
THE LADY PEARL
碧玉珠
婦女之寶
女人唔補好易老
碧玉珠
The Lady Pearl